

七 号 花 园

[旅美] 袁道之 白 莉 著

電 子 工 業 出 版 社 ·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现代都市题材小说，作者匠心独具，视野绝妙，采用特殊的视角和崭新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房地产热潮的大背景下，以名星马晶晶坠楼死亡事件为热点，展开故事情节，深刻地揭露房地产业个别大鳄牟取暴利，勾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手段和丑恶嘴脸，热情歌颂了主人公文文、黄林等人追求真善美的纯真性格。小说背景深沉，场面壮阔，情节错综复杂，悬念迭起，险象环生，从历史广度与深度，对大都市敏感的房地产业的万花筒现象，采取了崭新的创作手法，堪称近年来中国都市题材小说中的一部力作。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号花园 / 袁道之等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0. 8

ISBN 978-7-121-11423-6

I. ①七… II. ①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0065 号

责任编辑：吴 源

文字编辑：孙延真

印 刷：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100036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东里甲 2 号 邮编：100036

开 本：720×980 1/16 印张：15.5 字数：270 千字

印 次：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人 物 表

文 文——《名人周刊》专题记者，出身名门，颇有大家闺秀之风，飘逸孤傲，为人正直。

文 廉——文文之父，美国文氏软件集团公司创始人，学识渊博。

周小光——文文好友，首都医学院博士研究生，神采飞扬，为人善良。

黄 林——将门之后，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名人周刊》总裁。

马晶晶——著名影星，不幸坠楼死亡。

马大联——马氏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马晶晶之养父。

季东广——香港四季集团公司董事长，人称“季半城”。

肖江雨——四季集团总裁，季东广夫人，人称“四太太”。

季马克——季东广之子，马晶晶男友，出生在豪门世家，对爱情狂热追求，富有个人魅力。

张理尼——大远集团公司公关部经理，哈佛商学院 MBA，冷若冰霜，飘如惊鸿，才华横溢。

石大远——大远集团公司董事长，老谋深算，为人豪爽。

王明亮——公安局刑警队队长，素有“神探”之称。

小 红——《名人周刊》前台。

张大力——马大联助理，小红昔日恋人。

曲 直——名仁集团董事长兼《名人周刊》董事长。

阿 兰——曲直的助理，倪克山情人。

韩二丰——黑道杀手。

倪克山——黄林的司机。

小说梗概

小说《七号花园》是一部现代都市题材小说，作者匠心独具，视野绝妙，采用特殊的视角和崭新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房地产热潮的大背景下，以女星马晶晶坠楼死亡事件为热点，展开故事情节，深刻揭露房地产业个别大鳄牟取暴利，勾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手段和丑恶嘴脸，热情歌颂了主人公文文、黄林等人追求真善美的纯真性格。

小说在危情迭起、险象环生的情节中，使用黑色幽默，把经济转型时期特殊阶段中所发生的坠楼事件、记者追查、商场激战、房地产领域中的激烈争斗，富商之间合纵连横的商业手段等惊险内容，融入温馨浪漫的爱情故事。以探询、追求、破解人性中的诚挚、善良为故事主线，穿插了历史岁月中的悲欢离合，催人泪下的酸甜苦辣，出人意料的离奇悬念和年轻人之间的真挚情谊。在展示明星坠楼事件的追查主线发展过程中，在富豪云集的七号花园的特殊环境里，逐步展开故事情节，深入揭示房地产大亨的内心世界，并着重刻画了文文与周小光，季马克与晶晶，黄林与张理尼三对年轻人之间的曲折故事。

为了追求真挚的爱情，小说中的主人公历尽艰险，不懈努力，前赴后继，呕心沥血，试图维护人性的尊严，各个角色栩栩如生，故事错综迷幻，扣人心弦。

在小说里，富商之女文文与黄林之间的真挚爱情故事，也因在亦真亦幻的历史风云中，显得格外浪漫，十分动人。此外，电影明星马晶晶坠楼案件的悬疑故事，《名人周刊》的起死回生，马董事长与马晶晶父女情感，九号地标的激烈争夺，七号花园里的趣事轶闻，季氏家族内部的豪门风云，浮躁年代中普通人追寻浪漫主义爱情的不懈努力，一环紧扣一环，情节曲折复杂，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悬念迭起，迷影飘忽，将掩埋在都市喧嚣中的各种故事和激情岁月中的复杂现象，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把主人公的真情实意描述得淋漓尽致，浓笔重彩，成功再现了人与人之间互相关怀，互相照顾的人格魅力。

电影明星马晶晶坠楼死亡以后,《名人周刊》记者文文坚持不懈,始终追寻事件真相,坠楼事件究竟是马晶晶自杀还是他杀?马董事长为什么要以司机身份在七号花园出没?香港富商之子季马克为什么未能与马晶晶成婚?周小光的真情实意能否感动铁石心肠的文文?老谋深算的石大远最终能否与马大联成为生死之交?“海归”黄林和张理尼能成为恋人吗?九号地标究竟花落谁手?对于这些扣人心弦的悬念以及许多离奇事件的来龙去脉,随着小说故事的进展,读者将会逐步破解,最终获得出乎意料的答案。

大都市的生活从来就不平静,但是,在日益现代化的进程中,浮华和喧嚣并没有泯灭城市居民的真挚情感,更没有磨灭掉他们生命中的幽默情趣。

《名人周刊》由于发行量日益下降,濒临绝境,专题记者文文在她的好友周小光的帮助下,及时获取了有关七号花园住户电影新星马晶晶坠楼死亡的详细经过,在周刊上陆续发表深入调查的专题文章,使得周刊发行量与日俱增,周刊总裁黄林为之欣喜不已。文文在调查过程中,得到七号花园中神秘住户马大联、石大远和季马克等人士的协助,但是,围绕着坠楼事件的迷雾不仅没有散去,反而更为浓厚。

事实上,七号花园的一些住户在针对即将拍卖的九号地标,展开了幕前幕后的激烈争夺。马晶晶为什么会坠楼而死?在死亡背后究竟掩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神秘内情?在投标的紧要关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各个竞争对手相继退出竞标?马晶晶坠楼事件如何真相大白?幕后黑手何时浮出水面?九号地标最终花落谁家?

大都市的生活仍在继续,我们的时代依然飞速发展,即便在生活中出现了个别为富不仁的房地产商人,但是,老百姓依然淳朴,还是善良,新一代不断成熟,爱情与人性的光辉始终灿烂。

小说《七号花园》背景深沉,场面壮阔,情节错综复杂,悬念迭起,险象环生,从历史广度与深度上,对大都市敏感的房地产业的万花筒现象,采取了崭新的创作手法,堪称近年来中国都市题材小说中的一部力作。

目录

contents

引子...	001
第一章 明星坠楼...	011
第二章 恩重如山...	025
第三章 痴男怨女...	036
第四章 相见恨晚...	052
第五章 雾里看花...	062
第六章 假面舞会...	078
第七章 祸起萧墙...	093
第八章 柳暗花明...	105
第九章 家有内鬼...	118
第十章 温馨圣诞...	131
第十一章 少帅出师...	143
第十二章 危机公关...	157
第十三章 绝处逢生...	171
第十四章 疑案迷云...	183
第十五章 剥茧抽丝...	195
第十六章 水落石出...	212
尾声...	233

引子

北京的夜总是给人以一种特殊的温馨感觉，那种宁静中所蕴涵着的深沉，那种沉默里所掩藏着的浩然大气，都是文文所极端迷恋的。即便是在纽约长岛的海边别墅里，尽管那是自己的家，可是，她还是无法忘却北京的一切，尤其是北京的夜。正是这种迷恋，使她在纽约大学新闻系毕业以后，立刻回到北京，并在《名人周刊》里得到一份专题记者工作。

文文喜欢独自欣赏这种异乎寻常的宁静，她总是站在落地窗前，极目远望，尽管只能看到茫茫夜色，也还是不说话，就是默默地，无声无息地站在那里。文文住在一栋中档的红枫公寓里，对面就是京城第一豪华住宅七号花园。

谁都知道七号花园，人们一提起这个豪华住宅区，就说是“七号”，你一说“七号”，谁都会流露出羡慕或嫉妒，乃至愤然的情绪。

无论如何，“七号”可是北京数一数二的高级住宅，里面绝无白丁，即便是打扫卫生的大嫂也给人感觉良好，身上的服装也不会老土。你只要聊起京城的名人，很多全住在那里。为什么？这一富人区的设计颇为独具匠心，据说是美国一家著名设计事务所负责设计，由香港巨富季东广投资开发的。小区四周是四栋二十层高的高档公寓，外部色彩为国际流行橄榄色，不张扬，不狂妄，而是给人一种风雅，一种大都会的难忘风度。最妙的是，特意在四栋高层公寓的遮掩下，在内部绿树浓密的树林里，修建了四十八栋独栋住宅，面积从五百平米到一千平米，小楼错落有致，样式各有千秋，而在大片绿色遮盖下，互相独立，隐藏着各住户自己的高度隐私。

在朦胧夜色之中，七号花园显得越发神幻，位于园区正南的会馆灯火通明，有意无意地闪烁着令人眩晕的辉煌。照明灯光经过欧洲著名设计师精心设计，全都是欧洲色彩，极为雅致。作为鲜明对照的是，七号花园的住宅区域则是灯光淡雅，幽暗中隐隐约约地显示出某种磅礴大气，而大气中总是显示了那

种君临天下的豪迈气魄。

周小光走到她身后，低声问她道：“老看‘七号’干什么？要不，赶明儿我去买一套，让你显摆显摆？”

文文知道，这是典型的小光式幽默，尽管他的父亲是医学院教授，但也买不起“七号”的任何一套住宅。于是，她不置可否，只是淡然一笑。她忽然想到，在这茫茫大都会中，谁个最辛苦？谁个最疲倦？谁在外面风风光光，而在实际上却是咬断牙，和着血，往肚里吞？

文文把问题抛给小光，随即问道：“知道答案吗？”

小光是首都医学院博士研究生，他很聪明，而且很幽默，说起各种网上段子来，很逗，最绝的是，他在讲述段子时，自己从来不笑，一脸严肃，等到听者笑得前仰后合之时，他还是严肃。他说，这才是幽默大师的风度。文文叫他“检察官”，其实，小光在外表上看起来比检察官还要严肃，但是，他蔫儿坏，骂起人来，不需要带脏字。

这两天文文不痛快，心情非常郁闷，人们总以为富二代无忧无虑，始终活在幸福的神话城堡之中，吃不完的山珍海味，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其实并不尽然。他们，或是她们和我们寻常人一样，有烦恼，有痛苦，烦恼和痛苦可能比我们还更多一些。

文文在《名人周刊》上班，公司总部在海淀数字大厦九层，面积只有二百平米，就连黄总也跟大家挤在一起，只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实际上，所谓的黄总不到三十岁，是去年刚从美国回来的，他喜欢媒体，喜欢影视和动漫，相当，相当地喜欢。

黄总希望自己能在中国传媒、影视和网络游戏领域有所作为。其实，他本人就是热门游戏“梦幻世界”的十段高手，不算独步华夏，也是一个数得上的人物。小光是他的死党，在这一行里得心应手，每月靠出售网络游戏中的高端设备就能赚七、八万元，这样一来，他在网络游戏圈里名声大振，还有无数的粉丝，甚至还有几名嗜爱游戏的大款也要求他帮他们打进九段，每月支付代理费一万元。小光和黄总关系越来越铁，两人甚至计划想开设一家网络游戏公司，还想拍摄一部动画片，一部令他们两人心动的动画片。

文文现在还记得，半年多以前，她和小光去国贸举办的招聘会，出于好奇，

她看见一群年轻孩子坐在公司招聘桌后，一脸阳光，满面春风，就走了过去。

一个年轻女孩很漂亮，但是，实在是稚嫩得可以，对人却极为客气：“你好，需要了解什么？”

文文却不客气：“我能和你们老板谈吗？”

年轻孩子依然客气：“哦，我叫小红，就是周刊的，算是黄总助理，你就和我谈吧。”

“你老板是富二代吧，拿着老爸的钱就出来混？”

小红依然眉开眼笑：“我们黄老板不是富二代，是将军之后，刚从美国留学回来。”

“他怎么养活你们公司？”

“靠我们大家赚来的钱啊。”

小红把《名人周刊》筹办的来龙去脉讲述了一番，实际上，《名人周刊》是著名的仁仁集团所投资的。文文觉得很新鲜，天下什么怪事全有，像黄老板雇用一班小年轻的稀奇古怪的创业方式，她还是第一次听说。

小红继续说道：“小姐，你问了这么多问题，现在该我问了吧？”

文文笑了：“好吧，我告诉你，我叫文文，从美国纽约大学传播学院毕业，擅长专题报道，够了吗？”

“参与过实际报道吗？”

“我的毕业实习就是在《纽约金融报》进行专题采访，曾经获得美国新闻报道三等奖。”

“哇，姐姐，您是个传说，真酷！这么年轻，造诣如此不得了。”

文文也很得意，在这个世界上，能有人夸你，而且是真心诚意地夸你，还委实不易。此时，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走到附近，静静地聆听文文的叙述。

小光和这些年轻人齐声喊道：“黄总，您来了。”

黄总热情洋溢地和文文、小光握手，随即询问道：“小光，是你把文小姐带来的？文小姐，你愿意加盟本周刊吗？”

小光说：“她是自己闯过来的。”

文文问道：“《名人周刊》现有多少人？”

“你如果愿意来，将是 010 号。”

文文笑了，很天真，很诚恳：“我敢肯定，贵周刊是全球最小的周刊。”

黄总满怀信心地回答道：“也是全球最有前途的周刊！”

“什么让你如此自信？”

“我和你的能力和视野。”

“你怎么能确定我会加盟？”

“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加盟。”

“你凭什么如此信任我？”

“直觉。”

文文严肃地说道：“你的成功将在于直觉；但是，你的失败也将是直觉。”

黄林自信地回答说：“成功是属于我的，失败则属于我的对手。”

“好，我同意加盟！”

就这样，文文成为《名人周刊》专题记者，黄林原来要安排她出任专题部主任，可是，文文说：“我这人不会做官，就专职当记者吧。”

黄总说：“也好，我不用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把你的新闻灵感淹没掉。”

《名人周刊》或许是全球最小的周刊，但肯定是全球最开心的一家新闻媒体。在文文的设计下，周刊内部环境设计很有品味，基调是那种略带朦胧的蓝色，但是，在冷色调里，又迸发出一些鲜艳夺目的现代色彩。凡是到周刊来联系业务的人员，一走进来，就会赞叹不绝，在一个月內，公司发展到了二十多个人。

文文整天很忙，忙得一塌糊涂，她在七号花园附近地区租了一套公寓，每月租金八千元，这是她从周刊所得的工资。其实，周刊总部就在她的公寓不远的地方，开车五分钟而已，步行只要一刻钟。在黄总管理下，周刊里面气氛很现代，该干活就干活，该开心就开心，气氛十分活跃。

黄老总交际很广，有时喜欢自己动笔，动手写一些名人故事，而且对于故事标题善于采用时下流行的耸人听闻的用语。他为圈内人士所赞赏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呼啸江湖”，无非是叙述一家上市公司老板，也就是男主人公在贫穷时，飘零江湖，结识了女主人公，开始创业，在此过程中，他们遭到竞争对手的暗算，经过艰难险阻，最终光明战胜了邪恶，爱情融化了敌意，有情人终成眷属。

文文觉得文章本身还说得过去，但是，故事是否能吸引读者？周刊毕竟创办不久，每一期专题文章全很关键，成败与否将取决周刊的发行量。于是，她

就拿起笔，在人物造型和故事安排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进行修改。

黄总看了她的修改稿以后，非常满意：“COOL，文小姐，你真酷！我想，要是你不加盟的话，我的媒体理想将成为泡影了。”

文文听了，很是受用：“千穿万穿，马屁不穿。黄总，你还有什么赞扬话，尽管道来。”

周刊内部的年轻员工对文文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自然跟着黄总对她赞誉有加。周小光其实是在去年和文文认识的。小光陪着导师袁教授去看首都网球公开赛，正好导师也给文文买了一张票，请她去看。导师和文文的老爸过去是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同学，关系很铁。小光对文文当然是一见钟情，但是，文文对这个博士生可是不“来电”，尽管彬彬有礼，对他并不怎么“感冒”。

后来，小光打电话邀请文文吃饭，专门安排在北京最为有名的 MAXIM 法国餐厅。文文来是来了，但是，很冷淡，小光婉转表示，希望文文能和他有更为密切的关系，文文却一口回绝了：“对不起，我不想和博士生有任何私人关系，我有事先走了。”

文文的拒绝反而激起了小光更强烈的追求念头。他知道，要是以常规方法去讨好文文，肯定没戏的，因此，他在得知了文文的博客以后，立即在网上注册了一个“讨厌记者”的网名，不停地给文文的博客留言，文章苛刻，挑剔，很快就引起了文文的注意。文文和他不时展开笔战，小光很有文采，有些文章写得很是精辟，不乏闪光点。就这样，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到后来，每当文文在采访中遇到难点时，小光就会为她出主意，提建议，还真解决了不少问题。有时，文文在职业生涯中出现低谷时，会情不自禁地在自己博客里倾诉苦涩，聪明的小光就立即为她留言，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

文文逐渐发现，“讨厌记者”其实是最爱记者的，和他建立了很默契的关系，甚至觉得“讨厌记者”是一个非常细致、睿智的学者，因此，每次她都会认真回复“讨厌记者”的留言。有了这样的基础，前两个月，当小光宣布自己就是那位“讨厌记者”以后，文文表示可以建立好朋友的关系，但是，并不是那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对于小光来说，毕竟还是进了一步，立即表示同意，所以，目前的关系就是处于较好状态。

这天，文文在自己住处与小光聊天，她问小光“你网名叫‘讨厌记者’，

所有记者你都讨厌，还是只讨厌一个？”小光说：“只随便起个名字，并不针对谁。”文文说：“你肯定有所指，老实交待！”小光顾左右而不语。

此时，文文催促道：“我问你呢，到底是谁？”

小光说话往往慢半拍，能把文文给气死，文文是急性子，思维快，说话快，做事快，当然，干错事更快！

小光同志开口说话了：“是，啊，是……”

周小光博士总是显得有那么一点慵懒，甚至很是闲散，而正是他有意展示的这股劲儿，自己颇为欣赏，据说，不少90后女孩子们也很喜欢，甚至着迷。但是，文文记者讨厌慢！慢是什么？是笨！是傻！是智商低的一个鲜明标志！遗憾的是，小光就具有这一标志。

“快说啊！究竟是谁？”

“是鱼妓！”

“什么鱼妓？”

“吃鱼的妓女！”

文文却不乐意了，他说什么全行，但决不能侮辱她的职业同行！

“鱼你个头！”

她顺手把沙发上一大垫子给摔过去，小光马上像中弹似的，痛苦地大喊一声，随即倒在地板上，昏死过去。

文文喊道：“你装什么死狗？快爬起来！”

没有动静，小光一动也不动，静静地躺在地板上。

小光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文文是知道的，万一他要犯病了，多危险！小光妈妈曾经嘱咐过她，万一小光心脏病发了，一定要马上送医院。她跑到他跟前，小光还是没有反应，面容苍白，甚至没有呼吸。文文紧张了，她不能不紧张，马上低下头去测试他的呼吸，他还是没有气息。

文文吓得要哭了：“小光，你别吓我，你快醒醒！”

正在这时，她感觉到一只手紧紧挽住了她的细腰，把她拉倒在小光身上，她想站起来，可是已经为时已晚了。

小光板着脸，低声说道：“骂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文文气得要死，小光这一手真够毒的，便说道：“不带耍赖的！”

小光还是不起来：“你别动，我给你讲个笑话。说的是，国际巨星梨女士

在香港召开记者招待会。”

一娱记询问道：“据说您将出演大片‘信陵君’中的赵姬？”

那位记者朋友国语不太好，梨女士使劲听，才听清楚，随即回答道：“对不起，我从来没有计划出演‘叫鸡’！”

全场哄笑！

文文大叫：“不准你侮辱我们香港同行！”

小光继续说道：“其实啊，娱乐记者就是‘叫鸡’，谁叫得响，谁就走红！”

此次文文真火了：“你再瞎说，我真抽你！”

小光见她真火了，也就不说了。文文问道：“你知道七号花园开发商季东广的故事吗？”

“听说过季马克公子，对他爸爸妈妈不太了解。”

文文和季家一直是很熟悉的，不是一般的熟，是非常的熟。文文说：“我自然不能不先讲讲这个家族的背景。当年香港有一个小姑娘，从小喜欢吃牛排，四处学习牛排的烹调手艺，什么意大利式的、法式的、美式的、俄式的，她全学会了，高中毕业以后，她就自己开了一家牛排小馆，结果，生意相当火爆！小姑娘继续钻研，推出一特色牛排，称为‘四妹牛排’，她在家排行老四嘛，每天被点得最多的，就是‘四妹牛排’，一天，店里来了一个中年人……”

小光笑了：“故事来了，中年人必有来头！”

文文闭上眼睛，继续说道：“中年人就是香港巨富季东广先生，人称‘季半城’，据说，他的房地产在香港中环一带有好几条街！”

“这么说，他家与你家有一比？”

“怎么比？没得比！他帮过我爹创业，我们家欠他人情。季半城也很喜欢烧牛排，一次宴请新加坡李董事长时，李太太说：季半城啊，你的牛排烧得一绝，可是，比起‘四妹牛排’就要逊色一些了。这季半城听说以后，很不服气，你想想，这么有钱，他能服谁？”

小光回答说：“就服他自己！”

文文接着说道：“季半城悄悄来到四妹的牛排店里，叫保镖们在外面远处等候，自己慢慢品尝，这不吃还好，一吃，就吃出差别来了。他服了，不是一般地服，是服得五体投地！你不知道，这会烧的，和不会烧的，大不相同。会

烧的，一吃就能分出高低。季半城把四妹叫出来，说道：我想买下你的牛排馆，你开个价！”

“牛！季半城牛！”

“四妹更牛！她不想卖，要是不卖，那她就是天下最牛的了！”

小光高喊：“我一生佩服的就是牛人！”

文文继续说道：“你别打叉！四妹笑着说道：好啊，你要真心买，就出一千万美元吧！”

“漫天要价，更牛！”

“季半城不笑，他从来就不笑，也压根不会笑。他说：好的，不过，连你一起买下！”

“回盘合理！”

“什么合理？商人就是无耻，谈生意嘛，怎么把人给扯进来？”

小光说：“在商人眼中，世上一切全是商品！”

“小光啊，你太让我失望了，连你都这么庸俗，这世界就没救了！”

小光说：“好，好，好，不说了，你还没告诉我，四妹答应了季半城吗？”

“那么容易？她也是好人家的女儿，就为了一千万美元把自己给卖了？”

小光故作惊异状：“一千万美元还不卖？你出价，我立马把自己卖给你！”

“去你的，没正经！你照照镜子，值一千万美元吗？人家四妹可是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你能比吗？”

“是不能比，我也就沉鱼落雁之貌，稍逊色一些！”

“没羞！亏你说得出来！”

“咳，快说啊，四妹答应了吗？”

“开始没答应。季半城也不着急，邀请许多名师，为她进行单独培训，舞蹈、礼仪、英语、音乐、书法，足足培训了一年，邀请她参加香港模特大赛，结果荣获冠军！”

“四妹嫁给季半城了？”

“能不嫁吗？人家下了那么大本钱！再说，要是不嫁，能有季马克吗？”

小光说道：“也是！”

“遗憾的是，老头子前面已经有过三位夫人，尽管表面上全离婚了，实际上也就是那么回事，四妹嫁过去，表面上是正宫娘娘，实际上已经算四房姨太

了。不过，她永远与自己生活，不和那些夫人们来往，这算是结婚的条件，季半城也答应了。”

小光感慨地说：“早就听说季半城的大名，没想到，这‘花园会馆’也是他的旗下产业。”

“错，是四妹的个人产业！四妹在中国台北、香港、澳门、纽约、巴黎都开设了花园会馆，所谓‘GARDEN CLUB’各大分店，生意一直很好！”

“季半城好福气，美人、美餐，一应俱全！”

文文讽刺道：“怎么？你也想步其后尘？”

“不敢，不敢，我小光何才何德，敢有如此奢望？”

“我看你是有贼心，没贼胆！”

“我可是和那位著名作家一样，我是流氓，我怕谁！”

“算了吧，你是精神流氓，但在生活中却还要一些虚假脸面！所谓立牌坊的婊子是也！”

小光佯作生气状：“这么说话，我可不高兴了，女孩子家，要有教养嘛！”

文文大乐：“小光博士生气了？难得，难得！戳到要害处了！”

此时，电话铃响，文文打开手机，说道：“哦，是老马大哥？什么？……什么？马晶晶死了？跳楼？是自杀还是他杀？不清楚？我马上就来，你等着我！准确地址在哪里？”

小光也紧张了，他曾经陪文文去采访过晶晶，小丫头人很好，说话得体，谦虚和蔼，没有什么架子，刚刚出道一年，她的上升势头吓煞人，窜得很快，三线演员居然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一线演员。据说，她的三部电视剧同时在北方台和 CCTV 播放，还有一部电影在欧洲得奖！对于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女演员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切！

但是，她怎么会坠楼？是自杀？还是他杀？是情杀？还是谋杀？

小光马上闻到这条新闻的火爆味道，这将成为明天媒体的头版头条！他对文文说：“马上通知你们周刊，争取发个头条！”

“你有病啊？六个 W 都没有搞清楚，就想出风头？不是脑子灌水，就是没文化！你还贬我们记者，我看，你一辈子也当不了！”

小光是首都医学院博士生，导师是他爸爸的同学，管得松，时间比较多，

闲的，就老来找文文聊天，两人说是恋人吧，却不是；说不是吧，却比一般朋友亲热多了。此时，文文命令道：“快下楼，你开车送我过去！”

“去哪里？”

“七号花园！”

下楼以后，小光和文文立即跳上停在楼边的丰田吉普车，飞也似地朝七号花园驶去。时值晚间，夜色迷漫，三环路上的灯光依然明亮。

小光说：“你可要抓住机会！这是难得的头条新闻！”

文文却没说话，望着车窗外的淡黄色灯光，沉默不语。她总是这样，每遇大事，话却很少，一人独自在思考，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去想，就是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灯光。

第一章

明星坠楼

文文的公寓距离明星马晶晶所住的七号花园不远，五分钟以后，他们就开进了花园，在 B 区停下，只见楼前小花园附近的树荫里，站着十几个人，围着花园里面的草地，在指着说着什么。

晶晶的司机老马见文文到了，忙冲过来，眼里噙着泪花：“她怎么会这样傻？怎么会不顾一切？”

“警察到了吗？”

“警察应该马上就要到了！我已经打 110 报警了！”

文文拉着小光就冲进人群，看见花园楼前的草地上，有一个女人身穿高级丝缎睡衣，正面朝地趴在那里。死的样子很难看，没有任何美感。

文文喊道：“医生来了，请大家让一下！”

周小光从医学院本科毕业以后，当过两年医生，倒还是货真价实的大夫，听文文一说，马上底气十足，大声说道：“请各位让开！”

一旁观看的人们听说是医生来了，就马上闪开。小光走进小花园里面，蹲在晶晶身体附近，小心用手测试了一下她的鼻孔，随即说道：“已经没有任何呼吸了！”

他随即翻了翻死者的眼睛，瞳孔放大，显然，已经没救了。此时，文文正使劲在拍照，反正是 NICHON 数字相机，随便拍，不心痛，就从各个角度和位置，对晶晶的身体进行拍摄。

小光继续检查，把了把脉，说道：“没有脉搏，也没有心跳！”

人群中有人问道：“要送医院抢救吗？”

“没有意义了，太晚了。”

文文询问他们道：“是谁最早发现的？”

一位中年妇女说：“大约二十分钟以前，我在这里溜狗，看见八楼阳台上

有一个女人在栏杆上行走，我就马上大喊：“危险啊！快下来！”但是，那女人没有停下来，继续在栏杆上面走来走去，好像在学杂技团走钢丝，随后，她就垂直摔下来了！”

小光询问道：“是跳下来的，还是不小心摔下来的？”

中年女士迟疑不决：“好像是不小心摔下来的吧？也可能是跳下来的？反正没太看清！”

文文询问道：“您是几号楼的？”

“B区二号楼401的。”

“谢谢。”

七号花园四周有四栋二十层板楼，豪华装修，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每个方向各一栋，开发商在四栋板楼中间地带，一共修建了四十八栋两层小楼，独门独院，因为建在四栋高楼里面，外面来往的路人根本就看不见，显然，设计师是力求在闹中取静，修建另一洞天。正因如此，中间这些小楼就很贵，十年前售价为了一千万一栋，现在已经有人开价四千万，但是，有行无市，根本就没有人出手。

说话间，三辆警车开进花园，七、八名警察把现场立刻围了起来，开始分别进行询问。文文和小光动作很快，早已撤走。

文文低声说道：“你去找保安，了解晶晶的房子是谁的？是她自己买的？还是别人的？如果是别人的，那是谁的？”

小光说：“YES, SIR!”（是，长官！）

他们两人分头行动。文文找到老马，马上询问他道：“老马，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晶晶的？”

老马人很善良，中等身材，有些魁梧，是晶晶的司机兼保镖，据说是她的亲戚。他曾经为晶晶送资料到文文那里，正好碰上吃饭，文文就留他一起吃，后来熟悉了，也就无话不谈。

老马说：“一个多小时前，她要我去超市帮她买些妇女用品，我就去了。回来时，刚走到这里，就听见有人喊：“八楼有人跳楼了！”我跑过来一看，原来就是晶晶！我没主意了，腿都站不住，就想起你，只好马上打电话给你。”

文文说：“她留下遗书吗？”

“不知道，我还没上去呢。”

“那我们快上去吧！”

老马问道：“要不要和警察打个招呼？”

“没关系，他们马上就会上来的！”

老马迟疑了一下，被文文拉着上楼，到了八楼，老马打开房门，触景生情，含泪招呼文文进去，文文动作也快，立刻冲到客厅里面。在桌上，她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人生真没有意思，我累了，太累了，哎……”

文文立即用相机把纸条拍了下来，然后，她冲进卧室，看见里面有一张双人合影，是马晶晶和一个年轻英俊的绅士在一起拍的，年轻人仪表堂堂，气宇轩昂，一看就很有气派。文文暗中想道：“这不是季马克吗？”

她当然不放过任何机会，使劲拍摄，善良的老马只是憨厚地站在一旁，什么也没干涉。正在此时，警察敲门进来，为首的就是京城赫赫有名的神探王明亮警官。

他看见屋里有两个人，便问道：“马晶晶住这里吗？”

老马回答道：“是的。”

“你是她什么人？”

老马迟疑了一下，说道：“我给她开车。”

“她是如何掉下去的？”

“我不知道，此前，她叫我去买东西。”

“你不在现场，有证人吗？”

老马说道：“有！超市的收据我还留着，门口保安也能证明。”

王警官转过身来，问文文道：“你是谁？”

“我是《名人周刊》记者，是马晶晶的朋友。”

王警官笑着说：“你叫什么？”

“文文。”

“哦，是大名鼎鼎的文文记者啊，你很厉害，我常看你的文章，写得真好！”

“谢谢！”

“你也住在这里？”

“没有，我是刚刚到的。”

“消息挺快的。到多久了？”

“一刻钟左右吧。”

“你是什么时候看见马晶晶的？”

“我来的时候，就看见她趴在地上了。”

“你是和她约好的？”

“没有约，正好路过，随便来看看的。”

“真巧！你和她熟吗？”

“熟得很，老朋友了。”

“你一个人来的？”

文文不高兴了：“警察同志，我是否要叫我律师来？”

王警官笑着摆摆手，说道：“文文，你是大记者，配合我们工作吧。你们不容易，我们更不容易。是不是？”

文文生气地说：“对不起，我还有事，先走了。你要是找我调查，请先和我律师联系。”

她随即把自己律师的名片交给警官。王同志想了一下，还是把名片留下了，随即也把自己的名片给了文文：“如果你想起任何线索的话，请和我联系。”

文文傲气地说道：“我想，我用不着和你电话联系的。”

“邮件联系也可以。”

文文说：“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再见面的。”

王明亮笑了：“那可不一定，说不定哪天你遇见麻烦事情，还急着找我呢。”

文文正色道：“我再有麻烦事，也不会来找你。”

“我们为人民服务，随时欢迎文记者的光临。”

王明亮永远喜庆，和颜悦色，他其实长得很帅，极有男人味道，在他的和蔼面前，文文有些后悔自己的态度，不过，既然狠话已经放出去了，还后悔什么？

文文走了，王警官向她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目送她离开房间，老马则留了下来，继续接受调查。在楼下花园附近的小路上，小光正在等她。一见文文，他就兴奋异常：“你知道这套公寓是谁的？”

“谁的？”

“石大远的。”

“石大远？”

是啊，京城何人不识君？石大远别说在首都，就是在全国房地产界，也是跺一脚，全国房地产市场要抖三抖的！什么是一言九鼎？他的话，老石的话就是如此有份量！他说全国房地产市场即将出现拐点，大家就要认真对待！他说房产有泡沫，就连广州具有百亿身价的房地产大鳄也会立即降价出售楼盘。

在每次召开房地产业界大会时，文文曾经亲眼看到很多各地的地产大王见到老石，都要深鞠一九十度大躬，口中连声喊道：“大哥！石爷！”

这套公寓居然是老石的，可是石爷为什么要把房子让给晶晶住？他和她是什么关系？她的死和他难道就没有任何瓜葛吗？

文文在冥思苦想，《名人周刊》总裁黄林也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苦苦思索。黄林是个海归，长得仪表堂堂，周刊里的女孩子喜欢死他了，见了他就晕，只要他主管周刊，小姑娘们表示，即便不拿工资白干也行，看见他，就养眼！黄总能说会道，写起文章挥洒自如，万言立就。而且，最妙的是，他和女孩子们保持等距离，以免各位女士争风吃醋，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就是有一点尚未尽如人意，那就是，他接手周刊以后，发行量每况愈下，对于董事会来说，你即便是商界天才，只要发行量下降，你也是狗屎！这是大家的共识，也是全世界各家董事会的一致看法。黄总很苦恼，对于他的苦恼，所有发行量下降的杂志总编辑都有同感，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周刊的文章有问题，所以读者不爱看！

董事长曲直先生劝他说：“黄老弟，别太认真，发行量很重要，有些烂办法也不是绝对不能考虑。”

“您是说，可以采用狗崽队等土办法？”

“未尝不可试试，死马当活马医！”

黄林博士是个具有职业道德的君子，他当即回答道：“我宁愿辞职，甚至自杀，也绝不用那些烂办法，烂文章！”

曲直董事长很大度，办杂志的老板全很大度，他啥也不说，只是很有含义地笑一笑，文雅地拍拍黄总的肩膀，那可是意味深长的一拍，大意是说，好自

为之，多加保重！

黄总很睿智，睿智的老总心里明白，曲直董事长已经准备采取换马的战略措施了。他自己尽管涉世不深，但是，全球媒体老板的一些小把戏，他还是深谙的。此时此刻的黄总很苦恼，苦恼得要发疯。但是，善良的好人，特别是善良的好官总会有好报的。

在办公室里关着灯，默默坐在黑暗中的黄总突然接到文文的电话：“黄总，马晶晶死了！”

“花样年华的年轻明星怎么会死？”

“黄总，她是从八楼跳下来，或是坠落下来，然后当场死亡的！”

“自杀还是他杀？”

“还不知道！”

“有现场照片没有？”

“已经拍了一些！”

黄总当即下令道：“使劲拍，拍个够，回来我和你一起选！”

“好的！”

“你马上回总部，明天提前出周刊，拿这当头条！”

等到文文回到周刊办公楼时，她发现里面灯火通明，前台小红在大门口等她，告诉她说：“文文，你面子好大啊，所有周刊的工作人员全部被紧急召回，全在等着你！”

黄总亲自在会议室门口迎接她，隆重、庄严，无数嫉妒的眼光射了过来，含着杀气，甚至毒气，可怕啊！文文生平第一次知道，自己居然会如此重要，直接关系到周刊的生死存亡！

黄总在周刊全体会议上宣布：“各位，周刊的处境，我的处境，不需要废话了！很明显，我们周刊的决战时刻到来了！我宣布：一、明天周刊提前出刊，以马晶晶坠楼事件作为头条，我们要大做文章，做足，做透！二、以文文为核心，成立马晶晶专题报道组。在目前的非常时期，文文的专题组有权在周刊内部使用一切，例如所有车辆，包括我的奔驰专车！可以调动一切！任何人员，只要文文专题组需要，立刻配合使用！大家明确吗？”

无论是谁，包括那些射出嫉妒毒光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全部高喊：

“明确!”

毕竟，谁都不傻，这是绝妙的起死回生的战略时刻！只要周刊发行量上升，可爱迷人的黄总就能稳住阵脚，就能给大家涨工资，多发奖金！乌拉，同志们，冲啊！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周刊同仁们的战斗力很快就展露出来。

美术组的编辑们马上把封面设计出来，那是可怜的晶晶在花园地面上安息的悲惨情景！与之相对照的是一张如花似玉的美人大照片，那是马晶晶在海外获奖时的照片，青春活力四射，前途无量，充满自信，如花一样，比花还美！

里面的封面故事，也就是专题文章，则由文文口述，周刊专题部刘主任现场边打，边撰写出来的，图文并茂，读起来，连周刊内部的女孩子们在一旁听着，也不由自主地掉下眼泪，真是哀而动人！

当写到晶晶的遗书时，文文读着：“我累了，很累了……”时，多感人啊，就连一旁站着的黄总也涌出一种流泪的冲动！重磅文章还有权威透露明星所居住的公寓房间的主人是京城房地产巨头化名“S”先生！这将引起读者们的丰富遐想：巨头与明星！他们是什么关系？桃色关系？抑或暧昧关系？“S”先生究竟是谁？

黄总看到周刊的设计样刊时，得意洋洋地说：“女士们，先生们：人们难道不会继续关注吗？不会购买下一期周刊吗？只有傻瓜才不关心，才不去买！”

黄总不再苦恼了，即将胜利的老总是从不苦恼的，他已经看到周刊繁荣昌盛的伟大前景！是啊，是玫瑰，就会开花！现在是玫瑰开花的伟大时刻了。明天，就是明天，《名人周刊》的特刊将会布满京城所有报摊和零售点，包括机场、车站等，这一爆炸事件将会吸引所有读者群的好奇眼球！他，麻省博士黄某人再也不是吃素的了，他将扬眉吐气，一洗过去一年的耻辱！

翌日清晨五点，《名人周刊》所有车辆全部出动，在第一时间，把周刊特刊送到全市所有的售报点。果然不出所料，上午十点，全部周刊被销售一空，销售量增加一倍，全市所有人们的谈论话题就是：可怜的女明星马晶晶！

黄总立即把好消息打电话告诉曲董事长，坏消息不妨压一压，但是，这样的好消息难道不应该让曲老板及时分享吗？

曲直老板立即夸了他几句：“黄博士，好好干！干出成绩来，我们整个集

团的老总就非你莫属了!”

黄总高喊:“YES, SIR!”(是,长官!)

刚放下电话,曲直董事长立刻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关于撤销黄林周刊总裁职务,由董事会另行聘任的通知”。

曲直微微一笑,他很喜欢微笑,微笑是最好的外交手段。他不快不慢地把这份文件给撕碎了,扔进废纸框里,随即说道:“这小子的运气还真他妈的好!”

首战告捷。文文在《名人周刊》当然红得发紫。红,自然有红的好处,肯定也有红的坏处。你想想,在现代社会里,竞争是何等激烈!有你的好果子吃,那别人的好果子就不一定能吃着了,这是一个相当浅显的道理。

对于黄总来说,既然有个良好的开头,他就不能泄气,一鼓作气的古训他记得很熟。于是,他召集周刊骨干力量开会,成立具有战斗力的专题报道组,全力以赴,瞄准此次晶晶坠楼事件的后续报道。

在会上,专题部主任询问道:“何时公布石大远的大名?”

黄总微笑着说道:“着什么急?引而不发,跃如也!”

主任很是佩服,老总就是老总,在关键时刻,把握火候真是极有分寸。

下午,黄总接到前台小红电话:“黄总,有客来访!”

“谁?”

“大远房地产开发公司公关部张理尼经理。”

“你就说我在开会,二十分钟以后,等会议结束再见她。”

黄总很得意,甚至有些得意忘形,他没法不得意,周刊市场部的得力广告人员轮番进攻,一直没拿下大远集团的广告。据说这位张经理十分高傲,一听说是《名人周刊》来的,马上下令不见,而且,连起码的面子也不给,敷衍的时间也没有。广告人员回来后,找他哭诉,他恨得牙根痒痒的,可是,他明白,商场之所以有趣,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实力较量的战场,你没实力,拼不过对方,那你就只能去当孙子,只能低三下四,忍气吞声。等到你哪天当爷了,你再去竞争对手面前趾高气扬,纵情扬眉吐气吧。

现在,趾高气扬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黄总高兴地对专题报道组的人员说:“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我们周刊

同仁报仇雪恨的日子！大远集团那个张经理只能委曲求全，来到周刊，在我们面前低下她那高昂的头颅，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文文小姐写出了一篇重量级的文章！”

大家全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文文，赞赏的，平和的，羡慕的，甚至还有仇视的，全有，一应俱全。文文心头当然高兴，不过，她不傻，保持低调的职场防御手段她还是驾轻就熟的，于是，她故作羞涩状，不好意思地低下头，从眼角去扫了一下平时敌视她的几个对手，果然，那几个人在挤眉弄眼，以示蔑视。

二十分钟以后，黄总把张小姐晾得差不多了，就带着广告总监，在会议室里召见了大名鼎鼎的张经理。黄总一见，才知道张经理为何显赫，原来她不仅漂亮，说是沉鱼落燕，一点也不过分。这么漂亮的公关部小姐能不傲气？她分明是足以傲视天下一切男人的尤物了！当然，黄总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绝不是刚出道的小毛头。他很有风度地和张经理握握手，随即进入正题。

张小姐和颜悦色：“黄总，你在封面报道中给我们留了面子，我们很感谢，所以，我决定在你们周刊投放适量广告。”

黄总很高兴，但是，他在心里劝自己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所以很平和地说道：“对自己朋友讲义气，是我们周刊的一贯作风。”

张小姐继续说：“第一次我们投放二十万元，视效果如何，再决定未来的投放数额。”

黄总心里冷笑，你是来打发叫花子呢？但他依然微笑，没有说话。

广告部洪总监一直和他配合默契，遂冷笑道：“张小姐，我们周刊没有你们实力雄厚，但是，对于大客户来说，我们从来不接一百万元以下的广告。”

张经理也冷笑道：“我听说，你们手头已经不那么宽余了，别说是十万元，甚至五千元的广告也做。”

黄总不能不出面，他仰天大笑：“此一时，彼一时也。今天我们周刊销售量是上期的一倍，下午加印的十万份也一抢而空。”

洪总监恰到好处地补充道：“洛阳纸贵。”

黄总站起来，很有气魄地高声说道：“洛阳纸贵，而且还要更贵！京城六环的住宅已经一万元一平米了，一套房子动辄百万元，如果一家房地产公司遇到负面报道，恐怕至少要少卖几百套房子吧？那种损失肯定要以亿元来计算。

对不起，张小姐，我还有一个会，就由洪总监送您下楼吧。”

此时，张经理竖起眉毛，瞪着杏眼，不客气地说道：“怎么？黄总，我是第一次来拜访您，您不仅不给面子，还下逐客令？”

广告总监大笑：“下逐客令是张小姐的拿手好戏，周刊同仁们印象深刻！”

黄总大喝道：“洪总监，你怎么可以如此对待一位美丽的女士？你应该陪她好好谈谈，晚上我请张小姐吃饭，你来定一下。”

张经理也厉害，忽然阴转晴：“黄总，你忙，我也没空，饭就不吃了。这里是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可以马上兑现。”

洪总监很高兴，马上去接，却被张经理挡住了：“且慢，懂规矩吗？条件谈了吗？”

总监微微一笑：“什么条件？你说。”

“贵刊在今后的报道中，不得出现任何有关大远公司所有人员的一切内容，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公开的，或是匿名的。清楚吗？”

洪总不敢做主，眼睛盯着黄总。黄总说：“对于漂亮女士的要求，我历来是尊重的。”

张经理快人快语：“合同我已经带来了，如果今后你们违背合同条款，将要处以十倍罚款！”

洪先生再次看着黄总。黄总说：“我历来做生意讲究诚信，既然签了，没有道理不遵守！”

很快，双方就签下合同，周刊方面接受了一百万元支票。

临走时，张经理嫣然一笑：“黄总，你很有魄力，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

黄林报之以灿烂的笑容，简直是笑容可掬：“军中无戏言，来，拉拉手，终生为友！”

张经理没有拉手，却和他美式拥抱了一下：“黄博士，你是 MIT（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我是哈佛毕业的，我们在波士顿可是门对门啊！”

黄总在她的拥抱中，难得地体验了短暂的温柔和甜美：“既然如此，我们周刊的大门永远向你开放！”

洪总监在一旁呆了，化敌为友，居然可以是几分钟的事情。张理尼经理厉害，黄总也不示弱，海归看来也还是有绝活的，否则的话，怎么能当老总？

张小姐走了，在电梯间门口做了一个梦露式的飞吻，气质过人，丝毫不俗，黄总晕，实在是有点晕，当然，他不断提醒自己，在商场中，要提防女人，特别要提防漂亮女人。他不断对自己说：“善良的人们啊，你们可是要警惕！”

一小时以后，我们的大记者文文很气愤，很痛苦，很郁闷。刚刚窜红的女记者被黄总一棍子打回来，她能不郁闷？能不掉泪？所以啊，自古以来，宦海浮沉是家常便饭，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可是，文文看别人清楚，看自己糊涂，毕竟，还是嫩！

事情很简单，文文连夜赶稿子，刚赶到周刊社，要求马上发稿，黄总已经打了招呼，把头版头条的位置留给她，她很高兴，自己的才干得到海归老总的认可，能不高兴？可是，她没想到的是，风云突变，负责送校样的小红告诉她，说她的稿子被毙了！

文文大怒：“谁找死？不想活了？”

小红悄悄说：“是黄总毙的！”

“不可能！”

嘴上说不可能，心里还是虚的。这年头，什么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太多了，比比皆是！但是，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事情也是屡屡发生。文文生气了，她不能不生气，老总怎能说话不算数？于是，气愤填膺的文记者立刻冲到黄总办公室，站在门口责问道：“是你毙了我的稿子？”

黄总满面春风：“来，来，进来慢慢说。”

“就在这儿说！追踪石大远的文章是我的心血之作，你怎么说不用就不用？”

黄总耐心解释说：“人家一下子掏出一百万，这点面子能给？”

“只要给钱，就什么也不说了？新闻工作者的良心究竟在哪里？”

黄总急了：“你别发火嘛，老实说，我比你直率！还有良心！可是，我不是一个人，周刊四十多个人要吃饭，要交房贷，我能坐视不管？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我有什么办法？”

“我们就不管晶晶的案子了？”

黄总把她拉进办公室，对她说道：“外面四十双耳朵在听你说话，说不定

还有石大远的线人!”

这回该文文傻了:“石大远的内线?”

黄总说:“要是没有才奇怪! 有线人才不奇怪! 他有数十亿资产, 这点事情根本不要他去吩咐, 下面人早办好了。”

“商场如此复杂?”

“事关大局, 几十亿的买卖, 你的文章是要人家吐血的! 我能不毙? 毙是为你好, 不毙是要看你倒霉, 而且是倒大霉!”

文文回到办公室, 情绪低落, 她一直想不通, 黄总究竟是为她好, 还是被石老板给买通了? 抑或真为员工考虑? 她越想越委屈, 不由得落下两行泪。

正在此时, 她的电话铃响了, 她按下键问道:“哪位?”

一个沙哑的男低音低声说道:“文文吗?”

“是, 你哪位?”

“我是你爷爷。”

声音的低沉中分明具有某种威慑力。

“我爷爷早死了。”

“老子又从阴间回来了。”

“告诉你, 你想吓唬我? 我可不吃这一套!”

“好, 你吃不吃这一套, 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告诉你, 不要走得太远了, 石老板的事情不许你再插手了, 否则的话, 老子就要你去见你爷爷!”

文文还要细问, 对方电话早挂了, 只听见一阵忙音。过了一会儿, 电话又响了。

文文拿起电话就说:“你少来这一套!”

里面传来周小光的声音:“怎么回事? 你没事吧!”

“没你个头! 老板毙我的稿子, 石老板又派流氓来威胁我, 你又不管我, 你说, 该不该骂?”

小光历来好脾气:“该骂, 当然要骂, 我是生下来让你骂的。临来以前, 上帝对我说: 孩子, 你下凡以后, 就去做文文的跟屁虫, 她要你干啥, 你就干啥!”

文文破涕而笑:“去你的, 就会拣好听的说! 你说, 石老板的文章还写不写?”

“写，当然写！他派人骚扰你，说明你切中要害！”

“那你就快过来，看看老娘如何对付那个老混蛋。”

小光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顿时高喊：“YES, SIR!”（是，长官！）

此时此刻，在七号花园 6—6 号独栋内，石大远先生正在聚精会神地写毛笔大字：“戒燥”。字大如方桌，确实有千钧之力，墨是乾隆时期的宫廷御墨，色如新漆，黑色透亮，据说字迹千年依旧，丝毫不褪色。他把最后一笔使劲一顿，深深一按，半晌才收笔，把特制狼毫湖笔放在和田子玉笔搁上，然后退后两步，仔细欣赏自己的杰作。

在旁边观看的张理尼很是佩服，不由得鼓起掌来：“一笔好篆字，只怕书法协会的刘老夫子也写不出来！”

石爷冷笑道：“刘老是写字的吗？典型的文化混混！那里面有几个是真写字的？哼，写得东倒西歪，也敢自称书法家？”

此时，张理尼继续说道：“石老板，那个周刊的文文不太听话，准备继续写追踪报道。”

石大远在公司里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很有份量，他当然也希望公司外面的人一样听他的话。他于是说道：“这小丫头还不听劝？莫非想吃点硬的？”

张理尼很豁达，海归嘛，看问题总是很豁达：“小女孩嘛，总是要摔几个跤子，跌几个跟头，才能成熟一些，我当年比她还要轻狂啊！我建议，先看看，她还有什么文章可做？”

石老板说：“那个海归黄总不是同意不用她的文章了吗？”

张经理说：“可是，她和男朋友小光还不甘心，还要继续写。”

石老板仰天大笑：“娃娃要写，还能不让她写？只怕写出来也是废纸！谁敢登？还要不要我们的广告了？”

石老板知道，自己在京城还是有一定实力的，和个把小孩子较劲，太没意思了。于是他下令道：“先别动她，看她如何动作！”

张理尼道：“是，老板！”

石大远很惬意地伸了伸懒腰，随即说道：“该吃点东西了。”

张理尼手挽着石老板进餐厅了，餐厅很大，足有一百平米。七号花园 6—6

号共有一千平米，里面装修豪华，光线明亮，充满欧式情调。石老板喜欢这套住宅，是因为在三环里面，地段不错。周末他去郊外顺义的亚特兰提思庄园住，那里更为舒适，幽静，四周空气清新，全是天然氧吧，有助于身心健康。

他对理尼说：“随便吃一点，以素为主！”

理尼笑着说：“要不来点白酒？好久没陪您喝了，真没劲！”

“好，来点白的。你理尼陪我喝，我还能不喝？真高兴啊，现在集团里面能和我敞开说话的人没几个了，江湖啊，江湖！”

“是的，高处不胜寒！”

商场的江湖令人感慨不已。这天晚上，七号花园很不平静，也无法平静，晶晶的坠楼事件早已打破了许多人原本宁静的生活。明天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会越来越热闹。

第二章 恩重如山

文文正烦着，默默地坐在沙发上，独自生闷气。灯光幽暗幽暗的，接近蓝黑色，使她心情越发忧郁。她打开了自己的 HI-FI 音响，“蓝色的爱”的旋律立刻就在房间里回旋。

此时，她接到小光的短信：“快看 49 频道电视！”

她马上跳起来，把电视转到 49 频道，原来是警方关于晶晶坠楼事件的新闻发布会。

神探王明亮在会上照本宣科，严肃地宣读了一则声明：“关于年轻演员马晶晶坠楼案件的初步调查结论是：警方目前尚没有掌握任何他杀的证据，从现场勘查结果，以及法医解剖结果，经过专家鉴定，初步结论是：马晶晶从自己居住的公寓阳台上不慎坠落，导致立即死亡。”

警方声明发布以后，许多记者争先恐后，提出各种问题，但是，王神探很谨慎，尽管始终微笑，可是，除了微笑，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更有价值的线索。他或者说：无可奉告；或者表示：我所要说明的，全在警方声明里了。最终，主持人微笑着宣布新闻发布会结束。

文文仔细回顾了一下发布会的内容，知道王神探是留有余地的，措辞十分审慎，例如“目前没有掌握任何他杀的证据”，这里的“目前”二字就大有文章。此外，“初步结论是”，这表明，这种结论是有所保留的，将来也有可能改变。

此时，文文接到黄总电话，要她马上去周刊总部开会。等她赶到总部，发现其实就是黄总和她两人开会，黄总亲自为她泡了一杯咖啡。

文文说：“应该是我为您泡才对！在日本公司，女性职员理应为上司泡茶，或是泡咖啡。”

黄总笑着说：“你应该庆幸，你没有在日本公司上班。我对战将历来十分

器重，无论是男，或是女；其次，我对有功的战将更是有所偏爱。”

文文说：“只要你不生气就好。”

“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你一篇文章就为周刊弄来百万广告，够全周刊一个月的开销，其中，还包括我的高薪，我感谢你还来不及，怎么会生气？等过一阶段，我请你和你的那位朋友小光吃饭。”

“饭店由我选？”

“当然由你选，还有什么要求？”

“暂时没了。”

黄总马上脸色严肃：“那就转入正题。你下期专题的热点是什么？”

文文说：“最好的卖点被你毙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为了大家的工资，为了你那顿饭，只能让步妥协了。”

“既然如此，只能不得已求其次。”

“其次为何？”

“晶晶的遗书。”

“内容是？”

“我在晶晶客厅里面的桌上，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人生真没有意思，我累了，太累了，哎……”

“你拍照了吗？”

“我立即用相机拍了下来，你看，就在这里。”

黄总爱笑，笑是情绪的展现，也是外交技巧。他大笑道：“晶晶的遗书？太妙了！文文，你太优秀了，是我的骄傲，是我们周刊的福星！从明天开始，不，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周刊专题部主任！除开原有工资外，再加上职务工资！”

文文也笑了，她的笑是对自己才能被认可的喜悦：“工资我拿，但主任的事情，还是让老主任去做吧。”

“可以，你安心写，享受主任级待遇。再下一期周刊还有什么卖点？”

文文又笑了，这是对未来胸有成竹的自信：“你就把奖金准备好吧，在今后一个月里，你可以相信，晶晶事件最权威的报道，全由我发出。”

黄总可爱，非常可爱，他马上激动得跳起来，不断拍额称庆：“人要是运气

来了，什么也挡不住。好，文文，今后你要外出用车，可以随时用我的专车。”

“万一你要用呢？”

“我宁愿打的，也会保证你的用车。”

文文也激动了，这么好的领导，她能不卖命干？她随即把一张双人合影交给黄总。这是马晶晶和一个年轻英俊小伙子在一起拍的，年轻人仪表堂堂，气宇轩昂，一看就很有大家子弟的派头。

“这位先生是谁？”

“我爸爸老朋友季东广的儿子季马克。”

“要动员所有人员去帮你查，一定要尽快查明马克和晶晶的关系。”

文文沉稳地说道：“这就是再下一期周刊的封面照片！”

“YES！”

黄总高喊道。

文文此时说道：“黄总，不过，你可不能再用广告费的理由，把这条独家新闻给毙了！”

“DONE DEAL！买卖成交！”

商量完公事，黄总热情地和她握手：“我们的女英雄，今天我不要小倪开车了，我亲自开车送你回家！”

“黄总，这面子够大的！”

文文抿嘴一笑，在周刊内部，从来没听说高傲的黄老板会亲自开车送谁回家，今天，她将享受这一高级待遇了。黄总却在心里想道，周刊的中兴，看来只能靠这小丫头了！唉，阴盛阳衰，什么事儿啊！

关于晶晶案件的周刊第二期继续引起巨大反响，晶晶的遗书当然是独家新闻！人们爱看她的电视剧，爱看她的电影，当然更要看她的最后留言！人们边看边哭，这么优秀的年轻艺术家居然会走得这么早，可惜啊，本来她会成为中国的奥黛丽·赫本的，真可惜！是的，她累了，尽管所有的观众都累，但是，有她累吗？她在拍摄爆炸画面的现场时，冲来冲去，不怕危险！有些男演员都吓得不敢演下去，可是，我们的晶晶，勇敢过人的小妹妹，她在严冬时刻，毅然决然跳下冰冷的江水之中，连圈内最为残酷的大导演也为之感动，留下老泪！在扮演一部武侠片中女侠时，她从二楼跳下来，居然拒绝使用替身，这是

什么精神？这是大无畏的职业演员的勇敢精神！人们在文文的文章中，感受到马晶晶的高尚风格，把她当成现代励志偶像！

人们怎能不去关心所有与她相关的新闻，特别是独家新闻呢？《名人周刊》发行量节节高升，广告部的电话络绎不绝，市场部的同志们眼睛全笑眯了，过去那种愁云惨雾一扫而空。黄总则笑得合不拢嘴，对谁全笑，对员工，对客户，对读者，对一切人！他没法不笑，在可能被老板赶走的最后关头，文文挽救了他，挽救了周刊，挽救了他黄总的声誉！MIT 回来的，管理不好这区区周刊？未来如何去管理世界五百强企业？

只有文文是冷静的，她是为新闻而写新闻的，她依然活在纯真年代，没有世俗观念，她是周小光心目中真正的偶像。

小光说：“你是新闻界真正的记者，纯粹的记者！”

文文只是淡淡一笑，她确实是为新闻而生，为新闻而死。如果需要的话，她会毫不迟疑，走上前线，成为一名普通的战地记者。

文文问小光：“如果我去战地报道新闻，你跟我去吗？”

小光面如土色：“姑奶奶，你饶了我吧，看在我爸爸妈妈的面子上，把他们唯一的独子给放了吧！坦率而言，我为什么不向你求婚？就怕你提出这个要求！”

“你是怕死吧？”

“我死，全家会死三个！你死，你家只死一个！”

文文笑了：“理论很独特。愿闻其详！”

小光回答道：“我家就一个宝贝，爹妈拿我当命，我死，他们也得死，所以我死，就等于死三个。你家里人早就知道你的痴迷不悟，了解你精神方面有严重缺陷，你那大无畏精神是大家众所周知的，所以，他们早已有精神准备，即便你在伊拉克死了，他们只会竭力去擦干眼泪，但绝不会因为你死而去死！”

文文笑了：“有趣，真幽默，但是确实是事实。”

当天晚上，文文和小光约见了老马，老马还居住在那套豪华公寓里。老马情绪低落，对她说：“房主已经派人来通知我了，希望我在一周内搬走。”

文文叹气道：“人一走，茶就凉！”

小光气愤地说：“哪个王八蛋来跟你说的？我抽他！”

老马回答说：“是一个什么公关部的张经理，还是海归呢！”

文文笑了：“不是冤家不聚头。”

老马问道：“你认识她？”

“岂止认识？太了解她了，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哪！”

小光早听她说过张理尼，马上唱道：“这个女人哪……不寻常！”

他唱“沙家浜”可是原汁原味，全家都是戏迷，与京剧界元老们熟得很，文文刚认识他时，以为他吹牛，就说道：“你就吹吧，使劲吹吧。”

话没说完，电话响了，小光一看号码，大喜，说是：“齐爷的电话，你来接吧。”

齐爷可是北京京剧界的老爷子，是国宝级的人物。文文狐疑着接通电话，那边传来一个人们早已家喻户晓的沧桑声音：“是小光吗？好几天没见着你，小兔崽子，那段‘空城计’的戏，我还没给你说完呢。哪天过来？”

文文连忙把“国宝”的电话交给小光，小光没大没小地胡扯了一通，挂上电话后，文文知道北京城水太深，就连小光这么熟悉的朋友，都有那么多的精彩内幕故事，她算是服了，不得不服啊。

他俩和老马约好，搭乘翌日上午的飞机同去大连，对晶晶的过去历史进行深入采访。

文文说：“老马，你的机票我们来买吧，你的困难我们是知道的。”

老马没说什么，只是表示感谢，依然憨厚老实。

翌日中午，他们三人在大连机场着落，出去以后，他们看见八个身穿高级西装的保镖成扇形走上前来，用警惕的目光盯着他们，两辆奔驰 600 三排坐轿车停在机场通道未经特许不能停车的地方。

老马脸色凛然，低声说道：“来，小张，给北京的客人拎包！”

小张带着八名保镖齐声高喊：“是，马爷！”

文文和小光全晕了，看来，不仅是北京水深，大连的水也不浅啊……

老马是谁？是大连金融界数一数二的大亨！马大联，一个辉煌的金融奇才！老实说，他要是跺跺脚，海边的浪花就要三跃而上。但是，任何英雄几乎全是从失败中杀出来的，没有失败，哪来经验？哪来后面的百战百胜？所以，真正的巨头是不猖狂的，猖狂的其实不是什么大家伙。

各位看官，你们必然和文文以及周小光一样诧异，老马和晶晶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何老马委曲求全，蜗居在晶晶的公寓里？这里自然有一段故事。

二十年前，老马刚下海，钱没赚着，反而一身是债。人何时最苦？欠债最苦！你想想，别人来向你讨债，这脸往哪里搁？面子全没了，女人讲究的是漂亮！男人讲究的是面子！没有面子的男人是窝囊废，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那天，老马被迫债的逼得走投无路，自然失去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大连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靠海近！大海就在你身边！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多美啊，蔚蓝色的大海，海天一色，那种宁静，那种浩瀚，你能不赞叹？不欣赏？可是，对于失去生活勇气的男人来说，就容易想歪了，想到大海的另一个用途。这个用途太可怕，也很省事，你往里面一跳，就一了百了！

老马也想歪了，想一了百了。他很勇敢地来到海边，准备毅然决然地冲进去，与大海融为一体！融为一体是诗人的语言，是诗歌的大意境，你要是没有诗人的大境界，那就不要融为一体，还是各是各，好自为之。在他即将冲进大海的最后一瞬间，他听见了一声婴啼，那是一种呼唤，一种来自天籁的呼唤！

老马转身一看，就在海边的椅子上，有一个花布包裹着的婴儿，正是那婴儿的响亮啼声让他猛然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他并不孤独！他走到椅子边，把包裹小心地抱起来，那里面是一个美丽的小孩，身上有张纸条，上面用歪歪斜斜的字体写道：“对不起您了，他走了，我养不活小晶，请您当她的父母亲吧！”下面没有落款，很清楚这是个弃婴。

老马抬头一看，只见天上乌云密布，马上就要下雨了，他必须带着孩子离开海边。从那一刻起，他的生命就和晶晶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他成为小孩的养父，一把屎，一把尿，慢慢把她养大。

说来奇怪的是，从那以后，老马想做什么生意，什么就成功，晶晶当然成为他在商界的幸运星！老马开始炒股，他是大连第一批股民，那时的股友，现在出国的出国，跳楼的跳楼，坐牢的坐牢，老实说，能够善始善终的，实在不多，不过，老马绝对是凤毛麟角的一个！

他感谢晶晶！于是他把小孩始终供着，惯得不行。小姑娘后来要学表演，他就天天开车陪她去学，跳舞、练琴、学朗诵，什么全陪着。对他来说，天大地大，没有晶晶的事情大，那可是他的生命，他的全部！

晶晶在他的全力帮助下，考进艺术学院表演系，他就跟随养女到了北京，然后，从她大二开始，就亲自悄悄出钱，每年为她拍一部电视剧，邀请最好的导演，最强的明星团队，这样一来她不红才怪呢！晶晶越来越红了，可是，她并不知道老马的富有，她只知道老马从来不缺钱，老马也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财富，只是让她知道，他们不需要别人的钱。

老马会装，装得很像，始终以晶晶的司机和保镖出面，老实憨厚，不显山露水。老实说，晶晶一直到死都不知道老马的财产在大连的位置是非常靠前的。

马爷把自己的投资集团一直委托职业经理人管理，自己只管战略，不管细节，在北京当司机居然当得十分起劲，他准备等晶晶玩够了，就带她出国定居，悠闲地渡过余生。

可是，人算终究不如天算，晶晶从楼上坠落下来，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这对马爷是个巨大的毁灭性的打击。他感到，晶晶不在了，他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他的命运和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过去的一星期，他一直在北京，和几个退休的赫赫有名的大侦探一起研究，试图找出她真正的死因。可是，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一头雾水，真相还是隐藏在迷雾之中。真相究竟是什么？是自杀？还是他杀？还是无意中坠落？究竟谁是嫌疑人？

老马很看重文文和小光，所以专门邀请他们到大连来，深入了解晶晶的过去历史，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探明此次坠楼事件的真相。文文和小光在惊讶之余，也就乐得享受马爷的殷勤款待。对于大款的招待，文文历来的态度是不吃白不吃，她毫不迟疑，毫不留情。老马也高兴，东北人讲义气，文文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时，从来没有看不起他，他很看中这一点，马爷最讨厌势利小人。

马爷在北京是装平头百姓，在大连可是真大爷，到哪里全是豪华车队。他把晶晶的历史从头至尾讲叙一遍，带着他们，从相遇的海滨，到后来的幼儿园、小学、辅导班、初中，该去的地方全去了，所有的照片全部提供，慷慨啊，老马！文文实在是感激，甚至到了涕零的地步。

文文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老马，没有人能比她更了解晶晶的过去。她是大拿，绝对的大拿！《名人周刊》关于女明星短暂一生的系列文章将在娱乐圈里造成系列冲击波。海边一声婴啼，多感人，多扣人心弦！大明星诞

生的本身就是一首圣歌，一首非同寻常的伟大赞美诗！从那以后，发生了多少故事啊！

文文及时和黄总通了电话，懂事的记者总是和总部及时联系的。黄总激动了，他不能无动于衷！黄总在电话里说：“文文，告诉你，当年我接到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时，也没有这么激动，因为那是我应该得到的。可是，你的系列报道，蕴含着越来越大的新闻，完全是天籁之音！怎么赞扬也不过分！谁能弄到十分之一内容，谁就能成为历史幸运儿。可是，现在已经全在你的手中。我只能用伟大两个字来形容你！”

伟大？文文自己可是冷静的，她没有透露马爷的身份，也不能披露。老马是因为完全信任她，才和盘托出，她必须对得起马爷的信任。

四天调查很快就结束了，晚宴过后，老马屏退左右，严肃地说：“文文、小光，晶晶就是我的一切，为了查出她的真实死因，我不惜任何代价。你们下一步追查目标是什么？”

文文想了一下，回答道：“照片！房间里晶晶合影照片！”

马爷顿时一脸悲伤，满是凄惨神色，想说什么，却又欲言而止。小光看了文文一眼，只见她神色自如，表现得若无其事。

七号花园中的花园会馆是封闭式俱乐部，从不对外开放，只有花园里面的住户才能自由出入，享受里面游泳池、咖啡馆、健身房、KTV 等等设施，里面的装置全部进口，据说连厕所水龙头都是从德国进口的，从不使用合资企业产品。里面最受住户欢迎的是西餐馆，石大远先生最爱在这里吃法式沙拉和蜗牛。餐厅很有品味，里面是豪华装饰，灯光暗淡，但是，暗淡得恰到好处，毕竟朦胧可以增加食欲。其实，来的客人基本上都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聊天、社交、恋爱，或者是为了其他莫名其妙的事情。

大远集团公关部张理尼经理斜靠在沙发座位上，显得有些慵懒，她的闲散最有味道，那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美，娇艳却并不令人讨厌。她有资格在老板面前自由自在，她的父亲和伯父全是石老板的好友。

石老板低声对张小姐说道：“你可以尝尝这家店里的招牌菜阿拉斯加龙虾，龙虾可是每天从美国空运过来的，绝对新鲜，味道不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

老板历来喜欢讲故事，他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所谓的儒商，正如他自己所标榜的，是一个有些文化品味的买卖人儿。张小姐喜欢听故事，长得漂亮的小姐全爱听故事。

她马上问道：“什么故事？说来听听。”

大远缓缓地吐了一口烟圈，淡蓝色的小圈一圈一圈地朝着上方慢慢飞去，从他口中飞出的那些烟圈的奇妙组合，确实很有趣，似乎带出了他过往的回忆：“当年，我去美国留学时，穷啊，揣着五十美元就下飞机，现在想想真后怕，五十美元够干嘛？吃一顿便饭而已，幸好我英文还不错，就买了一份报纸查广告，一看，暑假招人去阿拉斯加捕龙虾。我就去应聘了。招工的问道：你有经验吗？我说，我在北海道捕过，其实，我现在也不知道，北海道在哪里？于是，我就被录用了。海上那个风浪大啊，走在船上的甲板上东摇西晃，脑门给磕出好几个大包。”

张经理也幽默：“难怪石老板脑门儿比我们大，我就纳闷，怎么会那么大？敢情是在美国磕的。”

老板苦笑道：“你啊，是吃你老爸的，啃你老爸的，是泡在甜水中长大的。对了，我讲到哪里？”

“捕龙虾。”

“那捞上来的龙虾真他妈多啊，无穷无尽，船到码头，我啥也不吃，就吃龙虾，那味道真美，肉是甜的，细腻啊，无以复加。最后，我一直吃到呕吐了。这世界上有几个好东西，龙虾、鲥鱼、大闸蟹！吃过这三样美味，其他就可以不吃了。对了，今天的谈话主题是什么？”

张理尼提醒老板道：“石叔叔，是关于晶晶案件的问题。”

“你说说看，她和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她住的公寓就是您提供的。”

“咳，那时，她刚到北京不久，有一次在新片发布会上，我遇见了她，我就随口一问：住哪？她说：没地儿住。我又随口一说：那就住我这儿，七号花园还空了一套公寓呢，没想到她第二天就搬了过来。”

“七号花园谁不愿意住？我还愿意呢。”

“好啊，现在空出来了，你去住。”

“我找晦气啊？睡大街上，也不住那里面，刚死人，多不吉利！”

石老板继续说道：“《名人周刊》那里没动静了吧？”

“没了，一百万搞定。”

“反正要做广告，省得那个文文乱嚼舌头。”

“她也不是省油的灯，据说也有背景。”

“查一下！”

“好的。还有，就是其他媒体好像闻到了味道，也来向我要求投放广告。”

“不投了，只此一例。”

“是。还有，最新消息是：文文去大连了，在那里是司机老马负责接待的。”

“你消息慢了！他哪里是司机？他是马氏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他的钱未必比我少多少。”

“在北京是装的？”

“动机不明。我们大远集团在大连房地产业硬是插不进去，关键就是他的马氏集团太厉害了，斗不过他。”

“可是他天天在给晶晶开车啊！”

石老板大笑：“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我太佩服了。主帅不在，军威犹存，多厉害啊！我要是出去一个月，家里还不翻天？大远集团就完蛋了。”

张经理说：“据说文文在那里花了四天时间，彻底调查，动机不明。”

“显然是为了查明晶晶的历史背景，进而搞清此次事件的真相。”

“您的意思是？”

“娘的，事情还没有完。七号花园会更热闹了！”

“老马不是搬走了吗？”

“错！老马在这里早就买下了2—2号独栋。”

“和您的一样大？”

“不，还大两平米。”

“那他为什么还一直住在您的小公寓里？”

“这就是老马的厉害，他早就想进入北京房地产市场，知道最强的对手就是我，于是就贴身侦察，狠，真他妈狠！”

张经理大惊：“叔，水这么深？”

石老板微微一笑：“刚刚吹皱一池春水啊！事情看来还没完，你去和《名人周刊》黄总聊一聊，我见过他，确实是个人才，据说也单身，很有身价。你看，你对他印象如何？要不要我去做媒？”

张小姐宛然一笑：“叔叔，目前我还没看上他。不过，和他喝杯咖啡应该没问题。”

老板脸色严肃起来：“要搞清他的想法，设法把他拉过来，把文文也一起拉过来。”

“对付老马？”

“是的。不过，在老马四周，好像还有几个神秘人物，我只是模糊感觉，没有证据。”

“那我去查。”

“查那些大人物？你还嫩呢，先学两年吧。”

“看来，好戏才刚刚开始。”

“说起来，晶晶的死只是一台开场锣鼓，或者说，只是歌剧序曲。等老马回来，大戏就正式开始了！”

张小姐鄂然！

第三章

痴男怨女

这天，天昏沉沉的，即或是白天，也暗得很。北方的沙尘暴总是令人讨厌，讨厌极了。晶晶的葬礼在万宝公墓举行，媒体记者云集，几十部摄像机四处密布，摄影记者跑来跑去，追着拍摄前来参加葬礼的名人。这当然是难得的机会，一次就可以拍摄到那么多平日难得见到的大腕。看来，人们喜欢马晶晶，为她的去世真正感到惋惜，于是，自发来参加葬礼的，有小孩，有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还有老年人，人们过来就是为了最后送她一程，眼圈全是红红的，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真情实意，难以言表。

文文和小光来得很早。文文说：“今天肯定会有意外的发现。”

小光说：“你肯定最想见到那位白马王子！”

“不仅是我，我想，很多人都在等他。”

“他倒底是谁？”

“他刚从英国剑桥回来。”

“你的消息这么快？是谁家的公子？”

“吃这饭的，要是消息慢，还能在江湖上行走？至于是谁家的，现在还不能透露。”

名人一个接一个来了，现场顿时成为高级名车展示会，大奔、林治、宝马，已经不在话下，宾利、劳斯莱斯、悍马也是驰来驶去，吸引着人们的眼球。

小光感叹道：“真他妈的馋死人了，要不，你也来一辆？”

文文不屑一顾：“你啊，小家子气，这种身外之物算什么？”

“你啊，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老爸上班据说是使用直升飞机，所以你对轿车不感兴趣。最近，你老爸悄悄给北方大学捐款，一出手就捐了一千万美元，还要匿名，真他妈的牛！”

“我警告你，别在我面前说 DIRTY WORD!（脏话）”

“你就老是开一辆普通车，你爸爸妈妈还不心疼？”

“他们自己不开车，我爸爸回国时，还亲自去坐地铁。”

“他那是玩儿风雅，他坐地铁和我们小老百姓坐地铁可不是一个味儿。你啊，还真不明白，我不敢向你求婚，怕的就是自讨没趣。”

“人贵有自知之明，你居然还有自知之明，真出人意料！告诉你，我有一朋友，是北京金融界的大操盘手，你猜他开什么车？”

“悍马？”

“错！最老式的北京吉普。”

“不可能！”

“老掉牙了，可是，车上发动机是 000001 号！最早型号的，酷毙了吧！”

小光肃然起敬：“真有个性！”

“可惜他结婚了，娶了我的同学，否则我就嫁给他了。”

小光感叹道：“我是自愧不如啊？”

此时，马爷出现了，身后跟了两个保镖，就是在大连接待文文的张大力和小李。文文向他们挥挥手，他们明明看见了，但却没回应。

小光说：“职业保镖就是专业。”

此时，石大远也出现了，张经理和他走在一起，他经常在电视露面，顿时引起人们一阵轰动。他们正看着，忽然有人拍了一下文文。

她转身一看，忙说道：“黄总，您怎么来了？”

黄总说：“今天这么热闹，我能不来？看见那边的高个子吗？”

“王神探？”

“是的，他为什么来？说明他对晶晶自杀的结论还没底，还在追查。”

“我该怎么办？”

“去见他，单刀直入！”

文文想了一下，就走了过去，王神探对她的到来并不吃惊，作为刑侦队元老，他见的人太多了，见的世面也大了去了，什么人，什么场面没见过？

文文说：“老王同志，还记得我吗？”

老王一笑：“大名鼎鼎的文记者，我还能忘记？”

“等谁呢？”

“你等谁呢?”

文文说:“我们写在手上,然后一起亮出来,如何?”

“学孔明赤壁大战?”

文文一笑:“我看,就复杂性来说,恐怕不亚于当年那场大战吧?”

老王却不以为然:“小菜,小菜。”

随即他在手上写下一个字,文文也写下一个字。

文文低声喊道:“一、二、三!”

两人同时展开手心,上面全写着“季”字。

老王一笑:“看来,英雄所见略同。”

文文说:“你为什么要找他?”

“那你为什么要找他?”

文文直言道:“晶晶的合影。”

老王回答道:“我也一样。”

“你要传讯他?”

“不会传讯的,只是想认识他,和他聊聊而已。听说你去大连,得到很多独家资料?”

“只是历史,没有现实。”

“历史是现实的母亲,她会说明很多事情的。”

“你了解吗?”

“当然。”

“那我能得到什么呢?”

“文文,协助警方了解案情,是一个公民的义务,你别无选择,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

文文叹气说:“老王,你就是太较真。好吧,明天你在我们周刊上会看到我的全部采访资料。”

老王说:“你啊,救活了周刊,了不起。”

正谈着,文文说:“看,季马克来了。”

果然,季先生出现了,他就是与晶晶合影的那位风度翩翩,长得一表人材的先生。

老王说:“真帅!他母亲是香港模特大赛冠军,他们季家的夫人几乎全是

从大赛里出来的。”

文文不以为然：“帅算什么？面子活儿。不过，季公子可不是草包，剑桥大学 MBA，去年暑假和晶晶在香港认识的。”

“你怎么知道？”

“协助警方了解案情，是一个公民的义务，我别无选择，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

说完，文文就离开了。

其实，文文和季马克是老熟人了，岂止熟，差一点还是恋人。文文确实可爱，聪明，常常令人刮目相看。当年她还在美国读高三时，年轻，少年好胜，闷头准备了半年，以全班 SAT 第一名成绩，考取纽约大学传播学院。开学时，同学们全呆了，怎么来了一个扎着马尾巴小辫儿的小女孩？那么纯真，那么可爱，就是不像大学生！文文也吓了一跳，怎么全是大哥，大姐，大她两三岁？好在她机灵，很会交际，大家也就喜欢她了，对她很好。同班的一个美国学生见文文可爱，也就萌生爱意，有事没事就和她在一起，请她吃饭，去酒吧，文文那时极单纯，反正把他当学兄看，也不避嫌疑，老和他在一起，去跳舞，下饭馆。如此一来，自然有好事者把消息捅到文董事长那里，文老尽管不保守，可是，他还没像老美那样开放，当然要对小文文负责。

于是，文老就把文文叫回家，对她说：“现在，你还小，还不到十八岁，要珍惜大好时光，认真读书，中文也不能丢，明白吗？”

文老是严父，文文是个聪明人，哪能不听老爸的命令？当即吓出一身冷汗，再也不敢和那位美国同学接触了。文文原本还不懂什么是爱情，等到一回避那位同学，觉得整天空落落的，若有所失，很是怅然。文文是高智商，但同时也是低情商，她哪里知道世界既是美好的，又是复杂的？她在大学宿舍里闷头哭了一天，眼睛红泡泡的，又去上课了。

一年以后，文文以全班第一名成绩傲视群雄，此时，她才意识到，难怪父亲要棒打鸳鸯，要是不棒打，自己怎能如此出色？老爸英明，英明老爸，生姜还是老的辣啊，文文对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

大四期间，赫赫有名的华人企业家季东广和三公子季马克来到纽约，邀请文老和文文一起吃饭。当年文董事长起步时，得到季半城很多帮助，他们两人

一起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真是何等了得，十几年风云变幻，现在又坐在一起，他们感慨万千。

文老询问季半城道：“老兄此次来美国，有何事情需要我帮忙？”

大企业家笑了：“老弟，一来是看看你，叙叙友情，二是要看看文文，听说她在纽约大学成绩优秀，马克很不服气，想亲自来见一见。”

文先生笑了：“此事易耳！”

文老指着在一旁倒茶续水的小女孩道：“她就是文文！”

季半城一见到文文，看是一小姑娘，忙说：“文兄，您很幽默，开玩笑的劲头不减当年！”

“哪里是开玩笑？文文可是很早就读书了，现在大学快毕业了，也才二十岁。”

马克此时心服口服：“文叔叔，文文看起来是真正的千里马，实在厉害！”

文文见父亲和马克他们夸她，脸红了，文先生见马克如此推崇自己的女儿，心中高兴，嘴里怎么也得谦虚两句，忙说：“过奖，过奖。”

此时，季半城见儿子对文文有意思，也就严肃起来，用英语询问文文几个关于传媒在商战中作用的难题，诸如危机公关处理等等，谁知文文怕易不怕难，越是艰险越向前，居然答得八九不离十。季半城很满意，笑了起来，他实在是高兴，文文是老友的千金，又是少年奇才，如何能不重视？

他马上拍案道：“好，文老弟，文文马上要毕业了，就到我的香港公司公关部就职，如何？”

文董事长也很兴奋，尽管他并不想包办女儿的婚事，但是，他对马克也非常满意。

他当然知道季半城的打算，于是回答道：“好的，就这么定了，文文，你马上准备准备，尽快动身去香港。”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说难不难，说不难，很难！文文的运气来了，来得是如此之快，相挡都挡不住。但是，大家全认为非常匹配的一对，文文自己却不来电。她觉得马克是个好人，可是，她和他之间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因此，她不能答应去香港，一旦去了，事情就会朝着没有退路的方向发展，她要把父亲和季叔叔的念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文文笑着说道：“谢谢季叔叔看中我，邀请我去香港公司就职，但是，我已经决定回北京去谋职务，而且，我想在独自一人的环境中，磨练自己的职业

能力，看看我在没有父辈的关照下，能不能在北京的职场得到发展？”

季半城何等精明，顿时看透了文文内心中的想法，但是，他很爱面子，于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立即说道：“好啊，年轻人有志气，要放单飞，不过，我对你的邀请是永远有效！”

文董事长马上说道：“文文，还不赶快谢谢你季叔叔？”

文文反应也快，便立即道谢。马克一想，既然文文去北京自己也应该去闯一闯，他就马上说道：“父亲，现在北京发展很快，我们四季集团在那里也有很多业务，我希望也去那里锤炼锤炼。”

季老板马上答应，反正北京的业务需要有人去管，马克去，他还能不放心？于是说道：“好啊，既然文文也去那里，你就去北京，看看文文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

文先生见女儿婉言谢绝了季半城的邀请，尽管不满意，但是，他还是不想过分勉强女儿，于是就把话题叉开，说起一些有趣的往事。晚饭以后，季半城示意马克驾车送文文回学校，马克欣然奉命而去。

看着两人的背影，季老板对文董事长说：“老弟，如果我们能结成儿女亲家，那真是天大的喜事！”

文董事长也微笑着说道：“那要看文文有没有福气了。”

文老很会说话，表态留有余地，既表同意，但也只是说了个活话。在文文回大学的路上，马克是一见倾心。文文本来就漂亮，现在更是春风得意，那种学生气质，再加上少女清纯，美丽神韵如同天使一般！

到了女生楼前面，在分手的时候，马克憋了半天，终于挤出一句古今中外所有少男少女的共同语言：“I LOVE YOU！”（我爱你）

文文笑了，笑得格外灿烂：“我们刚刚认识，可能我还无法理解您的情感。不过，我还是谢谢你，马克哥哥！”

直到现在，马克依然记得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青春，爱情，浪漫，事业，他们将一起回到北京，奔向古老而又新型的大都市，去探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

其实，世上男女间的话，有时可信，有时是不能信的。刚刚回到北京的时候，马克还和文文频繁联络，后来，见没有希望，联系就越来越少，最后，居

然彼此没消息了。文文向马克的朋友们一打听才知道，马克在北京和一个冉冉升起电影明星马晶晶整天形影不离，打得火热。文文只好把事情原委告诉远在美国的父母亲，父母亲当然很不高兴，可是，不高兴又有何用？人要是变心了，拉也拉不回来。从那以后，文文开始变得更成熟了，明白事理了，哦，原来世界是如此复杂，如此不可思议。

马晶晶追悼会在极度的悲哀中举行，会上传来阵阵哭泣声，认识的，不认识的，似曾相识的，都被气氛所感染，即便是文文这样铁石心肠的人也流下了眼泪。

马大联董事长以晶晶家长的身份致悼词，他几乎泣不成声，坚持把稿子念完。文文注意到，王神探听得非常认真，一字不漏，文文也用录音笔把他的讲话录下来了。

石大远以生前友好的身份也讲了话，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小光悄悄哭着说：“文文，我百年以后，你一定要照此为我开一次追悼会，规模不要太大了，太大是很浪费的，就这么大也算可以了。呜、呜、呜……”

文文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追悼会结束以后，马爷被张大力等保镖搀扶着，勉强支撑着走进轿车。文文注意到，石大远的脸上却浮现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文文等到季公子走近她身边时，冲了过去，试图和他说话，两名保镖立刻挡住了她。

季公子却挥挥手，说：“让她过来。”

文文说：“马克，我想采访你一次。”

季先生彬彬有礼地回答道：“可以，文文，你说吧，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任何时间。”

“好的，晚上七点，我们在七号花园会馆西餐厅见。”

“为什么选那里？”

“我住在那里，方便。”

“你最近还好吗？”

“见面再谈吧。”

说完，季马克就走了。文文注意到，王神探在远处向她伸出大拇指，文文故意装着没有看见，心里说道：“看看谁牛。”

七点正，季公子准时走进七号花园会馆西餐厅，那风度，那气派，简直迷死人了。文文想道，香港模特冠军的儿子就是帅，正想着，公子已到身边，她立刻站起来，温文尔雅地和他握握手。马克握手时，很认真，很虔诚，手握得不太紧，但绝不敷衍，看来是个诚挚的大家子弟。

马克说：“不好意思了，让你久等。”

文文答道：“我也刚到。”

点完菜后，马克说：“先谈正事，然后再说其他。你有什么问题，请随便问。”

文文说：“那我就直截了当，马克，你真是个痛快人。第一个问题：你和马晶晶是什么关系？”

马克脸上顿时掠过几丝乌云：“怎么说呢？她带给我纯真、美丽、天真无邪，应该说，我是爱上她了。”

文文问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马克陷入回忆之中。说起马晶晶和季马克的相识很奇特，很有趣。那次，马克从香港回英国，正在机场贵宾候机室里休息，突然，门口传来轻微的争执声，一位年轻的女孩子要进来休息。

但是，服务小姐婉言谢绝：“对不起，您买的是经济舱，不能进来！”

那个女孩子一看就是有身份的，手拿 LV 包，价值几万，为什么还要买经济舱呢？马克很好奇，他一生好奇，之所以进入商界，也是因为好奇。

他起身走到门口，对服务小姐说：“她是我的朋友，你就让她进来吧！”

服务小姐知道马克的身份，不好拒绝，有些犹豫：“可是，我们有规定……”

女孩子不屑地说：“什么规定？无非是势利眼罢了。”

马克对服务小姐笑着说：“不就休息一会儿嘛，这样，你要是为难，我就出去，让我的这位朋友进来，如何？”

谁知那位女孩子居然抬起头来，斜视着他说：“为什么？你这么好心，图什么？”

“不图什么，起码的君子风度！”

服务小姐还是犹豫，季马克也不费话，把手中的贵宾卡交给女孩子，自己拉起行李包，朝门外走去。

女孩子大叫：“谁要你关照？我可不领情！你回去吧！”

服务小姐只好微笑着说：“先生，您别离开，就让这位小姐进去吧！”

女孩子一听，提着 GUCCI 的行李包就朝里走，也不理马克，径自在沙发上坐下。季公子原本也没有和女孩子搭讪的意图，他还是颇为自负的，从来自恃清高，在女孩子面前，彬彬有礼，但是，绝不跌份去讨好。见女孩子不理他，也就微微笑一下，回到原先的位置，埋头看书。很快，就开始登机了，他走在前面，突然，听见有人喊他，回头一看，居然就是那位高傲的女孩子。

马克问道：“对不起，是你喊我？”

“是啊，我看你很严肃，并非那种伪君子，所以啊，想和你认识一下。”

马克很好奇地问道：“你为什么买经济舱？”

“为什么不能买经济舱？比尔·盖茨有时候还坐经济舱呢，就你们这些富家子弟爱臭显摆！”

马克笑了：“我不是大款，也不爱显摆，其实，你才是款姐，还说我呢！”

女孩子很是诧异：“你怎么知道？”

“你的行李包在中环专卖店一只要卖三万元，我的公文包是在北京买的，才花五百元，天壤之别啊！”

“原来你也是势利眼啊？我还以为你是君子风度呢！”

“也不是啊，我只是好奇，有人富了爱显摆，有人阔了爱装穷，你是属于后者。”

女孩子冷笑：“我既不臭显，也不装穷，只是兴情所至而已。”

上了飞机以后，马克说：“你去前面头等舱吧，我去坐你的经济舱。”

“谁要你的破人情？你想和我聊，就到后面的经济舱来吧！”

马克笑道：“好啊，我有好几年没挤过了，就来重温昔日的生活吧！”

就这样，季公子和马晶晶认识了，熟悉了。抵达伦敦希思机场以后，马克亲自把她送到宾馆，原来，她是来英国和一家电影公司洽谈演出事宜的。他俩每天至少聚会一次，但是，只聊天，不谈其他。

马克问她：“怎么？你缺一个聊友？那就上网好了！”

“笑话！我缺什么？缺聊友？我后面跟着一大堆！我是看你可怜，孤独，寂寞，快得自闭症了，来挽救你一下！”

季先生不由得仰天大笑。

晶晶说：“我喜欢看你大笑的样子，有些像当年大陆的赵大明星！不过，你倒是很实在，没有那种做秀的感觉！”

“所以啊，我笑得比赵明星好，是不是？”

这天，晶晶把马克请来，说是重要事情，可是，饭吃了一半，她还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切入正题。马克也不急，他原本是个急性子，可是每年假期在他父亲公司里实习，从基层干起，商场呆了几年，棱角全磨平了，脾气也不急了。

我们的话题还是回到花园会馆来吧。

此时，文文继续询问道：“晶晶爱你吗？”

“爱总是双方的，特别对我来说，不会去做无用功，搞单相思。”

“也就是说，晶晶也爱你？”

“我想是的。她很难得，在影视圈里没有绯闻，老实说，狗崽队在她身上是捞不到油水的。”

“你们是什么时候相爱的？”

“大约一年以前，那时她还不太红，只是小有名气而已。我们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相识的。”

“你家里接受她吗？”

马克悲伤地回答道：“可惜，我家提出的条件没有被她接受。你知道，香港大户人家很喜欢明星和模特当儿媳妇，但是，入门条件是从从此隐居豪门深处，所谓变成金丝笼里的小鸟。”

“这很遗憾，毕竟是现代社会。”

“是的，时代改变了，但是规矩没变。”

“马晶晶拒绝了？”

“是的，她的回答是：她爱我，也爱演艺事业。”

“但是，你父母不接受？”

“所以她不能成为季家的人。”

“你的态度呢？”

马克想了一下，回答道：“我很遗憾，毕竟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不能破坏家族的规矩。但是，如果我不能让马晶晶成为我的夫人，我将会终身遗憾。”

“对于她的死，你是如何看的？是自杀，还是他杀？”

“我尊重警方的判断，毕竟他们是权威。”

“现在好像没有最后定论，是吗？”

“这确实使我困惑。如果是自杀，她为什么要走绝路？我们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我一回北京，我们就在一起。但是，如果是他杀，谁会杀她？为什么？动机是什么？手段是什么？谁在现场？”

文文想了一下，还是问道：“出事那天晚上，你在哪里？”

马克笑了，很绅士的：“不在现场。在飞机上，至少有十个人可以为我作证。”

“在哪班飞机上？”

“在香港来北京的 098 航班飞机上。”

“你来的目的是？”

“带她去美国拉斯维加斯，突击结婚！”

“马晶晶知道吗？”

“她当然知道。我们已经商量了几个月！”

“也就是说，她当时应该很高兴？”

“我想是的。”

“可是她却坠楼了，下去了，死了？”

“是的，当我抵达七号花园时，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季公子此时一脸悲哀，几乎是绝望的悲哀，那是一种真诚的流露，没有做秀，那表情弄得文文想哭，毕竟她和马克当年是好朋友，想到他和马晶晶之间的悲剧，就想当场大哭。可是，她不能哭，她是职业记者，在新闻面前，只能保持职业冷静。

她看到季先生眼眶里全是泪，就把餐巾纸递过去，马克很不好意思地说：“文文，谢谢你。”

文文继续问道：“我问得太多了，可是，实在抱歉，我想知道，你对马大联先生是怎么看的？”

“他是晶晶的养父，一直对她很好，对我也很好。”

“他接受你吗？”

“当然接受，他十分诚挚地祝愿我们幸福。”

“他为什么要以司机的身份出现？”

“富人都会有某种奇特的怪癖，我老爸也会一个人出去吃大排档，以回忆他年轻时的故事。”

“你对石老板如何看？”

“你是说石大远先生？”

“是的。”

“他很慷慨，对人很大方，对晶晶也很好，他和我父亲也很熟。”

“他和老马关系如何？”

“好像不认识。”

文文抱歉地笑了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我能把今天的谈话公布吗？”

季先生忧伤地回答道：“我过去保持在隐秘状态，是为了马晶晶。我今天公开我们这段恋情，我相信是她的初恋，也是为了安慰她在天之灵。”

“也是为了安慰你自己的内心忧伤？”

“当然是这样。不公开我们之间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老天是不会宽恕我的。”

“马克，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我相信，千万读者会为你们惋惜不已。”

此时，季公子接到一条短信，他和气地说道：“文文，实在对不起，我还有场应酬，就不陪你了，先告辞一步，你慢慢用，账单已经处理好了，此外，如果还有问题，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

马克很文雅地走了，非常客气，客气到文文感动不已。她注意到，大远集团公关部张经理正在门口等马克，两人应该是事先约好的，而且，肯定是张经理的上司石老板在等马克。那是为什么？石老板为什么要和他见面呢？为了商业合作？还是为了晶晶？

文文看了看窗外，七号花园真是迷人，安静得像个宁静的海湾，精心设计的灯光非常幽雅，幽暗中闪着浪漫的色彩，如果能在花园里的幽幽灯光之下，牵着恋人的手，什么也不说，只是漫步，一起漫步在花园里，那会多令人神魂倾倒？

“文记者，你一人在这里？”

低沉而沙哑的声音使文文从遐想中跳了出来，她抬头一看，面前居然是老马，马董事长。

翌日上午，在《名人周刊》黄总办公室里，黄林亲自为文文倒了一杯咖啡。

文文品了一口：“不错，真正的兰山咖啡。”

黄林笑道：“是用咖啡机磨出来的，我为你亲自做的。”

文文也笑了：“受宠若惊啊，不敢当。”

“我们先谈正事。据说昨晚很热闹？”

“是的，季公子回答了我所提出的全部问题，但是没有提供新的照片。”

“你拍摄的马晶晶那一张就够了。”

“文章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了，敬请审核。”

“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的文章随到随发，出了问题我负责。”

文文说：“在那以后，我遇见了马爷，马董事长。”

“他问了你关于季先生的谈话吗？”

“他笑着说，不需要问，他会了解全部情况。”

黄总说：“马爷那么自信？”

“是的，他说，季先生和石董事长也了解他的全部情况。”

黄总仰天大笑：“这就是商场，与战场没有区别，只有不同的残酷。”

“至理名言。”

“七号花园水很深啊，马爷、石爷、季爷，季公子全住那里。”

“是的，真巧。”

“还有一个人也住那里。”

“谁？”

黄总看着她：“你，文文小姐！”

文文立即否认：“可能吗？”

“是的，有人告诉我，1-1号独栋就是令尊大人买给你的嫁妆。”

文文笑了，很可爱：“可是并没有新郎啊。”

黄总说：“文文，我很佩服你，为你的低调，为你的敬业。我是昨晚才知道，令尊大人就是美国文氏软件集团老板。”

文文调皮地问道：“跟我在周刊的工作有关系吗？”

黄总只好承认：“没有任何关系。可是，也有很大关系。”

“此话怎讲？”

“这表明，你随时随地有可能离开周刊。”

“我离开了吗？”

“据说，已经有三家猎头公司找过你了。”

“确切地说，有四家。”

“你给他们的答复是？”

“NO WAY，不可能。”

“为什么？”

“为您黄总的咖啡。”

黄总笑了：“是的，我是磨制高级咖啡的专家！但是，我对我自己都没有如此热情。”

文文好奇地问道：“那你为什么没有主动追求我？好像您现在还是单身王老五，当然，是京城最有身价的王老五。”

“追求你？可能吗？”

“为什么不可能？”

“我们不是一路人，你是虔诚的文人，永远是。我是善良的商人，永远是，我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文文笑了，很开心：“和领导开这种暧昧玩笑，可以增加公司内部干活动力。”

黄总严肃地说：“你应该配备保镖了。”

“为什么？”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要注意安全。”

“我很安全，绑架我的人找不到我爸爸，我都是通过邮件和他联系的。”

“令堂大人呢？”

“整天念佛，虔诚得很。”

“古怪的家庭。”

“你家庭不古怪吗？”

黄总想了一下，说道：“也是，各有各的怪法。”

“你家老爷爷可是延安时期的名人啊，那笔章草，就连当年有名的书法家也不敢小觑。”

“别人全夸他是将军书法家，可是，说来惭愧，我那笔字还不如你。”

文文骄傲地说道：“我可是得过名家真传的。”

“高人，高人。”

“谁是高人？”

“全是高人，除我以外。”

文文笑了，讥讽地说：“有些言不由衷吧？南方通讯聘请你去当执行总裁，你却拒绝了。”

“里面很复杂，水太深，还有些浑，我不想去趟，就婉言谢绝了。你的信息也很灵通嘛。”

“北京城说大也大，说小，也就那么个大圈子，无非是张三、李四、王五。”

“你为什么不自己操控一家媒体？”

“我喜欢当记者，当文人，当个打工者，作为旁观者，冷静地审视四周的一切，那多自由，天马行空，来去方便。再说，有您罩着，多省心。”

“有点意思，返回正题。看来，七号花园是越来越热闹了，马爷和你深谈过，季公子也和你深聊过，就剩下石董事长了。”

“他很沉得住气。”

“毕竟是老狐狸嘛！江湖上一大掌门人，什么风浪没见过？不过，今天他就会来找你。”

文文很佩服，很崇敬：“黄总，你是战略家啊。”

“不敢，不敢。”

“至少是个算命大师。”

“不是吹的，风水八卦，我还是读过几本书的。”

“你是如何断定老石会不再沉默？”

黄总站起来了，战略家在决战之前都喜欢站起来，那种威风，那种凛然大气，油然而生：“他已经没有时间了，至少没有太多时间了，再拖下去，他的处境会很不妙。《名人周刊》已经成为他们之间过招的绝妙战略要地！是他们几家集团火力侦察的试验场！马家军、季家军的主帅全找过你了，石家军的领头能坐得住？坐不住的！”

文文由衷地说道：“黄总，讲文笔，您可能不如我，但是，讲商场决战，我与您相差甚远，心服口服啊！”

黄总很高兴，受到漂亮下属的赞扬和崇敬，能不开心？

他说：“给你出道题：三家主力寻求决战的焦点是什么？”

“晶晶之死？”

黄总笑了，而且是哈哈大笑，笑得眼泪快出来了：“文文，你还是嫩，欠锤炼。知道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吗？百炼才成钢啊，你需要百炼，你在我这里是选对了合适的领导，合适的单位，合适的时机，遇见了难得的决战机会，好运气！”

文文一脸崇拜：“YES！”

黄总说：“少来啊，你那心里是什么小算盘，谁知道？别那么全神贯注地看着我，这种小把戏我见多了。说起你老爸，他在纽约长岛的公司我去过，乖乖隆的东，三千员工，公司里居然有一百张乒乓球桌，午休时，员工全在那里打乒乓，可热闹了。”

“我爸最喜欢打。”

“要是不喜欢，他能买那么多球桌？他那全球软件指挥系统室真令我服气，简直和美国宇航中心指挥室一样，神了，可以即时指挥全球分公司的进展，牛！真他对不起，差一点说错话了。”

“没关系，我老爸有时也用国骂的，那多痛快，解气啊！”

“好了，告诉你吧，本月广告一千万元进账了，广告总监说要请你吃饭，董事会几个董事笑得那个灿烂，我真佩服。”

“为什么？”

“你没看见，半个月前，他们准备解雇我时，个个脸拉得长长的，……”

“像驴脸？”

“别侮辱驴了，比驴脸还长，还难看！”

文文叹息道：“老总不好当，所以我不当。好了，我该回去写文章了，今天石大爷要是不来请我，您还得为我泡兰山咖啡。”

正说着，小红走进来，说道：“老板，大远集团公关部张经理在外面，说是亲自来邀请您和文文去他们集团参观指导。”

黄总和文文两人相视，楞了一下，随即同时大笑。

小红很老实，惶恐不安：“黄总，你们笑什么？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文文说：“小红，领导就是比我们高，高，实在是高。”

小红莫名其妙，一脸尴尬。

第四章

相见恨晚

大远集团公关部张经理很有魅力，而且是魅力四射。她一进来，室内就飘逸着那种迪奥“POISON”的淡雅香水的味道，很好闻，很高雅。看来，张经理也不是一个俗人，深知装饰自己的奥妙。

张经理一见文文就大惊小呼：“是文文吧！大记者啊，京城何人不识君！”

文文知道此人势利，但也不点破，便很客气地说道：“过奖，过奖。”

“据说，令尊大人就是文董事长？大名鼎鼎啊！”

文文笑着说道：“父亲的事业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的富二代精神境界就是高！”

黄总出来解围：“你不也是富二代吗？”

张经理幽默地说道：“我只是赝品，我父亲是教授，但我伯父是香港上市公司董事长！”

文文笑着说：“好歹也是个人物！”

张经理皱皱眉头，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刺耳，味道不对，但是，也不好发作，知道她厉害，只好说道：“走吧！石董事长在等你们呢。”

石董事长在七号花园会馆中餐厅设宴，无非是龙虾、鲍鱼之类的，其实，对于这一层次的人士来说，上几道素菜就可以了，吃不下，实在是勉强食之。

石爷今天情绪很好，对文文说：“你老爸下次回来，一定要安排聚聚，我这个人，不看重钱，看重朋友。钱是什么？”

张经理说：“是催化剂！”

“NO！是王八蛋！对不起，文文，黄总，女士面前使用这种刺激性的语言是不合适的，张经理经常提醒我，今后还要多提醒。”

文文说：“同意！钱就是王八蛋！”

黄总刚在吃龙虾，没注意听，便问道：“谁是王八蛋？”

文文回答道：“钱！”

黄总继续问道：“哪公司的钱总？”

众人喷饭。

文文知道，黄总熟知江湖把戏，故意制造小笑话，缓和气氛，高，实在是高。

石爷忍住笑，继续说：“文文啊，我可是你的粉丝，我很少看杂志，可是，你的文章必看，写得好啊，一针见血，切中要害！”

文文严肃地问道：“谁的要害？”

石董事长豪爽地笑了：“当然是我的要害！否则，我给你们广告费干什么？”

黄总解嘲道：“不打不相识！你看，现在我和张总关系融洽多了，每天要有一个电话！”

张经理站起来：“先为大家有缘分干一杯！”

石爷果然厉害，干下一杯白酒：“是爷们，就要干！张经理，你别拦着我，我不能在江湖朋友面前跌份！”

张经理接着说：“第二杯酒是为一个好消息干的！”

黄总大笑：“张经理，您是我们光辉灿烂的信使，每次都会带来好消息！”

“今天的消息更好！大远集团将继续在你们那里投放广告，下月两百万！”

黄总马上为自己斟满两杯：“石总，我干两杯，一百万一杯，您随意！”

石爷也豪爽，示意张小姐为他倒满两杯，两人一起干了！现场场面马上热烈许多，两人开始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什么全喝，红的、白的、绿的，无醇的，有酒精的，恨不得穿一条裤子，真是相见恨晚。

文文不动声色，仔细观看商场上的热闹活剧。

一阵狂欢以后，石爷大声疾呼：“酒后吐真言！今天，文记者随便问，我是问啥答啥，绝不保密！”

文文马上开始采访：“请问石总：你认为晶晶是自杀，还是他杀？”

石爷说：“她为什么要自杀？她在节节胜利，前途无量，有任何自杀的理由吗？”

文文问道：“您的意思是他杀？那么，可能的嫌疑人是谁？”

“我没说是他杀！我只是说她没有自杀的理由。”

石总真是英雄，即便大醉，醉后依然不胡言乱语。

“马爷和她是什么关系？”

“父女关系！”

“您什么时候知道的？”

“昨天！从你们周刊上！”

“季马克和她是什么关系？”

“不知道，等着你告诉我！”

“你和季家熟悉吗？”

“非常熟悉！我是看着马克长大的！”

文文说：“据说，石、马、季三方即将在京城房地产领域中有大动作！能透露详情吗？”

石总说：“我们大远集团目前的重点是在二线城市，在北京没有大动作，至少目前没有。”

“最近会有吗？”

“你知道，我已退居二线，日常工作是年轻老总在主持，你可以去问他们。”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三家会进行主力决战吗？”

石爷大笑：“商场上全是朋友，没有敌人！我石某人在江湖上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只有别人对不起我的，没有我对不起别人的！口碑好，就是我们大远集团发展成功的关键！”

张理尼带头鼓掌！

文文说：“今天的采访明天即将出版，您同意吗？”

“当然同意！话都说了，还能不准发表？那不是我的作风！”

“谢谢！”

此时，张经理说道：“今天石董事长还有一个提议，希望你们周刊和我们进行战略合作，大远集团提供资金，你们周刊负责业务，共同奋斗，打造中国一流的媒体集团！”

黄总询问道：“石董事长的意思是兼并我们周刊？”

石爷马上摇头：“兼并太难听了，是战略合作！我当董事长，其余事情全

由你们去办，价钱你们开！如何？”

黄总说：“这个问题嘛，我可以转告董事会，不过，在董事会决定之前，我是无权决定的。”

石爷最后说：“即便合作不成，欢迎你们二位随时来我集团工作，小张，把我的私人手机号码告诉他们，你们可以二十四小时和我联系！”

黄总感激得五体投地：“石董事长，您是真正的伯乐啊！”

文文很得体地笑笑，不过什么也没说。

正在此时，包厢的门被人踢开了，一位保镖模样的人走了进来，原来是老马的张大力助理：“石董事长，实在对不起，刚才您的人坚决不让我进来，我没办法，只好做了对不起您的事。”

石爷大笑：“怎么个对不起？”

张大力说：“把您的四名保镖给放倒了。”

石爷笑得更厉害了：“好小伙子，有水平，告诉你们马爷，明天借你一天，给我们几个年轻人培训一下，如何？”

张大力谨慎从事：“石董事长，我一定转告马董事长！”

张理尼微笑着问道：“您有什么事？”

张大力回答道：“马董事长明天请您吃饭！”

“好，他约时间，地点！”

“明天晚上七点，就在这里，如何？”

“一言为定！”

文文仔细一看，尽管张大力戴了墨镜，但他脸上显露出来的杀气令人震惊。

翌日晚上，北方地产界两大巨头终于正式会见了。七号花园会馆 A 包厢很宽敞，有会客室，独立卫生间，还有两个餐厅，一个是主餐厅，一个是副餐厅，给秘书、助理、司机用餐的。

老马七点差五分来到包厢，老石七点正迈进包厢，两人握手时，非常诚恳，不虚假，眼睛互视，真诚地看着对方，热情洋溢是不用说的。

老马说：“石兄，其实我们以前见过几次面！”

老石说：“马大哥，原先是不识庐山真面目，把你误认为是晶晶的司机，安排在外面副餐厅里了。”

“哪儿不是吃？外面还自在一些。”

此时，两人正式入座，老马和老石分别屏退左右，偌大包厢里面，就他们两人，显得有些空荡荡的。美丽的服务小姐陆续端上各种佳肴，虽然算不上是满汉全席，但也玲珑满目，五花八门，大大小小二十来盘，大人物吃饭是吃派头，吃风度，要的是场面，讲的是热情。

老马问：“今天怎么个聊？”

老石很谦虚：“客随主便！”

“好，你豪爽，我也不能小气！每人先讲一个故事，热热身，渐入佳境如何？”

老石也痛快：“我是弟，你是哥，我先抛砖引玉！东汉末年，曹孟德请刘皇叔喝酒，喝了半天，老曹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曹孟德厉害，后人不得见，但是，他这句话我最欣赏！什么是实事求是？这就是实话实说！当年的英雄是他们两人，今天华夏北方房地产界，我看过来，看过去，也就你我了！来，走一个！”

老马击掌叫好，两人干了一杯。老马随即把服务小姐喊来，说道：“把杯撤下，换大碗喝！”

小姐犹豫了一下，老石说：“我们是粗人，喝不惯小杯，换！”

小姐立马换成大碗。老马说：“还是碗好！非常解决问题。我来讲，当年越王勾践实力弱，打不过吴王，没辙，主动跑到苏州，去给吴王养马，喂草、牵马、吃屎，无所不为，图啥？卧薪尝胆是也！”

老石大喝道：“好，来一碗！不过，你是养马了，当司机了，可是没献西施，也没……”

“也没吃屎！我来说完。故事说到这里，无非是要说明，我们两人有缘，而且必须有缘！”

“没缘也得有缘！形势使然！”

“绝对正确。”

老石凭借三分酒意，开始提问：“你来到这里，所欲何为？为什么要以司机身份出面？”

老马说：“坦率而言，微服私访是也！你早就想进入我的地盘，可是，你没敢！”

“是的，我怕孤军深入，中了你的埋伏！”

“你要是前年在我那里搞房地产，我肯定会叫你有去无回，死得很难看！”

“同理，听说你去年想到我这里尝鲜，我暗自好笑，老马也敢来？”

老马笑了：“所以我识时务，带着晶晶来玩玩影视，不务正业，你总没话说了吧？”

“你到这里第二天，我就知道你是来者不善！”

“对，醉翁之意嘛！”

“在房地产！”

“来，喝！”

两人推杯换盏，喝得热闹。读者会纳闷，这么喝，受得了吗？受得了！他们早就在事先吃了两片高级药“九德隆”，专门解酒的，二两的酒量喝一斤白酒是小菜。

老石说：“你一来，我就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了。”

老马说：“你谦虚，我还没来，你早就知道确切消息了，我的那位林助理早就被你买通了，是不是？”

“老林其实也是好人，只是想赚点外快，你也不用为难他，没有必要！”

“他现在还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很爽呢！”

“你可别乱来啊！”

“乱来？我谢他还来不及！我的假消息全是他提供给你的！”

老石恍然大悟：“厉害，老兄实在是厉害！”

老马接着说道：“故事讲完了，该说正事了。”

“先说晶晶？还是先说九号项目？”

“九号项目今天不说，下次你做东，再接着聊。”

“好，你想问什么？”

老马说：“你是采取什么办法，把晶晶给逼上绝路的？”

老石仰天大笑：“错，老哥！我老石在江湖上行走多年，有一个规矩，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我从不对女人下手！”

老马疑惑地问：“可是，你为什么要把晶晶安排到七号花园来住？”

老石解释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七号花园早已买下独栋3—3号？但我知道，她是你的养女，对她好，就是对你好！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我让她

住这里，就是向你传递信息，我老石是个热心肠的人！”

老马不能不承认，老石的话有道理。他接着问道：“那天晚上，我去外面超市为晶晶买东西，你为什么独自去她那里？”

老石说：“那天气氛不对，我的人听见晶晶房间里面在大吵！吵得很厉害！我很不放心，就亲自去看，但是，晶晶没有让我进去！她对我说：石叔叔，我没事，您走吧，早点休息！”

“究竟是谁在里面大吵？”

“我去的时候，已经没人吵了，但是，里面究竟是几个人，我可不清楚！”

老马看着老石的眼睛，想了一下，很歉意地说：“老兄，我错怪你了，实在对不起，我自罚一杯！”

老石说：“我陪你喝！”

两人喝完后，老石说：“九号项目的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拖延不得！不知你有什么打算！”

老马说：“我心中只有晶晶的事，其他事情已经无所萦怀了。”

老石暗自好笑：“老兄，看开点，斯人已逝，我们活着的人还得干事情，是不是这么个理？”

老马说：“今天喝得痛快，疙瘩也解开了，我给你一句话：从今往后，你我就是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只要你有用得着的地方，你就尽管吩咐！”

老石大喜，喝酒哪里不能喝，偏要在这里喝？和谁喝不行，偏要和老马喝？喝的目的是为了老马这句话！

老石站起来，乜斜着眼，端起大碗，气壮山河地说：“你我是兄弟，患难与共，有福同享，来，干！”

老马也站起来，走到老石身边，用左手紧紧挽着他，气势磅礴地喊道：“军中无戏言！干！”

喝完以后，两人一起倒下，趴在凳子上就睡着了。什么叫情谊？这就是情谊！什么叫兄弟？这就是兄弟！半个小时以后，双方保镖听见里面毫无动静，只有鼾声阵阵，连忙进来，只见北方两大房地产巨头全都进入梦乡，脸上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一种对未来兄弟情谊充满祈望的美妙神情。

与此同时，黄林和大远集团张理尼经理在七号花园会馆咖啡厅的会见很愉

快。这里的咖啡不便宜，好一点的要 98 元一杯，最普通的美式咖啡也要 58 元。黄总是见过大世面的，不过，看到这价格，也有些头大。

黄总说：“就简单喝一点吧，老吃饭，吃得要吐了。”

张经理也同意：“我能吃多少？正减肥呢。”

黄总幽默道：“别减，你要是想和我约会，千万别减，我对瘦骨如柴的模特型女孩子最反感。”

理尼很惊异地说道：“哇噻！你今天很幽默嘛，一点也不古板。”

“古板是在办公室里的假象，在下属面前怎么着也得端着一点吧？能这么胡说八道吗？”

“倒也是。”

张经理其实是个很开朗的女人，只是在海外呆了几年，故意显得很酷，很海归，什么开口就说谢谢，闭口就说 EXCUSE ME（对不起），弄得非海归人士非常反感。其实，她还是一个很不坏的人，干不出什么伤天害理的大事来。

理尼一坐下来就说：“我今天是不是很漂亮？”

黄总幽默地说：“不是很漂亮，是漂亮得昏倒，倾国倾城啊！”

张经理若有所思：“我就纳闷，怎么没把你给倾倒？”

“我可是食草男人，你那种美，没用。”

“新概念！食草男人？出自何经何典？”

“日本男人现在都要做这种男人，没有强烈的进攻性，就像吃草动物那样，也不想当男子汉大丈夫了，更不愿承担丈夫和父亲的神圣责任，女孩子要约会，YES！不约会，O.K. 什么都行。我看，我开始有这种倾向了。”

张理尼斜眼看他一下：“怕是找理由吧？为什么一直不给我打电话？”

“今天不是打了吗？”

“只请喝咖啡，太抠门了。”

“也行，喝完咖啡，我们出去吃兰州拉面。”

“行，一言为定。”

“你还真去？”

“真去！只要你去。”

黄总说：“今天我感觉真好，有了男人的尊严。老实说，前两周都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幸亏文文救了我。”

“别提那小姐，架子还真不小。”

“她的架子比你小多了，我们直奔主题吧，开门见山！”

“好，你要什么内幕消息？”

黄总大笑：“你别出卖得太快了，我的魅力真有这么大？”

“去你的，谁出卖消息？你想知道什么？”

黄总严肃地说：“晶晶一案，你怎么看？”

“自杀，绝对自杀！”

“但她可没有自杀的理由啊。”

张理尼看了看四周，没有发现熟人，低声说道：“给你透露一点内部消息：在她跳楼前一个小时，房间里有大吵的声音。”

黄总大惊：“你真厉害，谁跟谁吵？”

“不知道。”

“为什么吵？”

“更不知道！”

黄总激动得掏出香烟，手发抖，抖得厉害。张小姐立刻为他点上。

黄总说：“你要一辈子能像今天，我黄林死而无憾！”

“我要让你死在温柔乡里。”

黄林大笑，笑得更有男性魅力：“我就怕死在你这种女人手里！到生命最后一刻，也不知道，究竟是你杀死我的，还是别人杀死我的！”

“这就叫高手！真要让你知道，就不是我张理尼了，反正你会死得很愉快，那还不够吗？”

黄总故作痛苦姿态：“这是爆炸事件，骇人听闻啊，出来就是重磅炸弹！看来，这案子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那你怎么知道是自杀？”

“女人的直觉。我要是晶晶，肯定会自杀！”

“为什么不是他杀？”

“杀她干什么？要钱，她没钱，我是说她没大钱，要是桃色事件，她也没有什么绯闻，就只和马克好，不可能有情敌、三角恋之类的。”

“她临死前的大吵会是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你的事情，是文文的事情！”

“案子到现在，是越搞越复杂啊。”

“对你的周刊来说，可是大好形势啊，吊起那么大的胃口，别说别人了，我每天一上网，就上你那个破网，想看看有什么独家新闻。”

黄总大喜：“北京城里居然还有比张小姐消息更灵通的？”

“是的，我讨厌文文。不过，平心而论，她真是一个优秀的采访记者，能挖到别人挖不到的东西，真是宝贝啊！”

黄总低声说道：“你还能透露一点什么？”

“懂规矩吗？”

“什么意思？”

“该你说了，你当我傻啊？”

黄总笑了：“我还以为是爱情的力量！”

“狗屁！这是商场，商场就是商场！”

“好，你给我真货，我也给你透露一点好东西。”

张经理马上严肃起来。

黄总悄悄说：“季马克的父亲季半城今天上午悄悄抵达北京，据说是为了一个重要项目来的，而且是志在必得。”

“什么项目？”

“九号项目！”

“什么九号项目？”

“石老板一听就知道，是一个六七十亿的项目。”

张经理大惊：“你真不是一个花花公子，过去我还真小看了你。”

“咱俩可是半斤八两。”

两人相视大笑，那是一种相当会心的欣赏。

黄总说：“走，吃兰州拉面去！”

“你还真好意思请我吃兰州拉面？”

黄总说：“也让你过过老百姓的日子。不过，那可是我朋友推荐的一家很独特的兰州拉面馆，只对朋友开放，其他人一律不接待，包你满意。”

张经理一听，顿时心花怒放：“和充满魅力的黄总出去吃饭，即便是兰州拉面，也会吃得非常愉快！”

第五章 雾里看花

“图穷而匕首见!”黄林语出惊人。《名人周刊》会议室里坐着几个人，几个关键人物。他们是：

文文，必不可少的人物，晶晶专题一号记者，也就是首席记者。

小光，文文的智囊，高参、狗头军师，怎么说，他也不会否认。

张理尼，大远集团公关部经理，石老板核心圈人物，举足轻重。

张大力，老马的助理，马董的铁杆，必要时可以为老马牺牲。

还有一个季先生，也就是马克。

最后进来的是王明亮，刑警队神探。

王神探首先声明，今天来是看看朋友们，不发言，不表态，不代表任何方面，只是来坐坐，希望大家理解，不拍照、不登周刊、不发任何消息。

黄总完全理解王神探谨慎从事的风格，表示坚决支持。他说：“我们周刊已经发表三期专题，目前，已经收到数千封读者来信，网上反响更是热烈，要求周刊说明，晶晶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还是其他可能。今天的会议宗旨就是讨论这个不可漠然置之的问题，我们总得有个说法。下面谁发言?”

张理尼、张大力、季先生马上表态，我们也只是来听听的，啥也不说，不登周刊，不……诸如此类。

黄总笑了，笑得很可爱：“各位，人命关天！慎重从事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总得有所交代，是不是？文文，你先说。”

文文站起来，准备发言。黄总说：“还是坐着说吧，女士一站，我就紧张。”

文文笑着说：“不站着说，很不痛快。各位全是知情人，其实，案件很简单，大家一碰，十有八九就真相大白。可是，我纳闷的是，为什么大家全不表态？既然如此，那我就抛砖引玉。”

她环视全场，只见大家全在看着她，很认真，无比认真，这可不是普通的娱乐新闻，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新闻！

文文说：“从逻辑上来说，很简单：三种可能，一、自杀！二、他杀！三、其他原因造成的坠楼。YES? OR NO?”

大家全点头，点头很有意思，算是表态，也不算是表态。说是表态吧，其实啥也没说；说是没有表态，分明点了头。除了这三种可能，还有其他可能吗？当然没有了。

黄林说：“张经理认为是自杀！”

张理尼马上反驳：“谁说的？我没这么说过！”

黄总很天真，说道：“是你昨天对我说的啊！”

“谁能证明？不能算数！”

文文说：“那我们先把案发前的情况总结一下。小光，请！”

小光胸有成竹地走上前来，打开投影仪，说道：“先介绍一下案发前的相关情况。案发前一个小时，有人听见晶晶房间里发生大吵。此人前去查看，晶晶没有开门，只是说，没关系，已经过去了。这说明，在此之前，里面至少有两人，或两人以上。一人是晶晶，那么，还有一人究竟是谁？”

文文继续指着投影，说道：“与此同时，有人在附近超市看见马董，马董是一小时以后才回去的，有很多人可以作证。因此，老马和此案无关。”

小光指着幻灯片说道：“在案发时，有住户看见一个人在阳台栏杆上行走，好像就是晶晶。因此，如果情况属实，晶晶不是被杀，很简单，如果出现第二人的话，她应该会大声喊叫的。”

文文总结道：“在此之后，大家全看见了，晶晶坠楼了，但是，肯定没人推她。因此，此案可以肯定，是晶晶自杀！这是本人的推断，仅供参考，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全场肃静，没有一点声音，沉寂片刻后，黄总带头鼓掌：“好，总结得好，谢谢文文和小光！”

文文补充道：“此外，季先生的怀疑可以完全排除，案发时，他在飞机上。”

季先生很感激地朝她点点头。

张理尼马上站起来：“你们想要匆匆结案？怕没那么容易吧？这只能是错

误的新闻误导!”

黄总询问道：“你的看法是?”

“我没有看法。不过根据你们事先的逻辑判断，应该还有一种可能：其他造成坠楼的原因!”

文文询问道：“什么原因？请举例说明。”

张经理说：“那是你们的事情，不是我的事。”

文文说：“可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其他可能出现的原因。”

黄总说：“也可能是因为感情因素所造成的?”

文文说：“那也只是自杀。”

黄总说：“既然如此，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理由证明是他杀！至于其他原因造成坠楼也没有证据！因此，我们倾向认为：晶晶一案是自杀案件，与其他人无关。下期出版发行的周刊将做此报道，还有其他问题吗?”

王神探全神贯注地听取了所有人的发言，最后他说：“听了很多，很受启发。谢谢!”

黄总说：“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散会，谢谢大家光临惠顾。”

各位与会人士陆续退场，最后只剩下黄总、文文和小光。

此时，王神探回来了，他笑一笑：“对不起，我的笔忘记拿了，我回来拿笔。”

黄总说：“我们没走，正等着呢，知道你要回来的。”

王神探说：“你们真是这样看的吗?”

文文说：“不这样看，还能怎么看?”

王神探笑了：“你真聪明，想套我的话?”

文文也笑了：“你回来拿笔，说明你是另有看法。”

“如何见得?”

“否则你就不会回来了。”

“这说明不了什么。你们发表这种看法的目的是什么?”

黄总笑着说：“烟幕弹。”

王神探大笑：“谁说文人不聪明？你们的小把戏还不少。”

黄总询问道：“能不能透露一点？我们可是向你彻底亮牌了。”

“透露什么?”

“你的个人看法?”

“很抱歉，我的看法只能在最终结案时发表。”

文文笑了：“你回来就足够了，证明我们的判断没有错。”

王神探说：“对不起，我找到笔了，要走了。再见!”

王警官走了。黄总满意地搓搓手：“尽快把专题调查转向九号项目。”

“九号项目?”

“对! 季家、石家、马家，三家主帅全汇集在北京，说明什么? 说明一场决战即将开始!”

小光询问道：“黄总，你真厉害。你怎么会觉察出来的?”

黄总不无得意地说道：“我的博士研究课题就是企业领袖的战略部署与战略管理。这几位老江湖自以为厉害，殊不知，尽在我的意料之中。”

小光越发糊涂了：“那么，晶晶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

黄总故意压低声音，显得越发神秘：“烟幕弹! 无意中的有意事件! 有意中的无意事件!”

文文说：“连我也糊涂了。”

黄总点点头：“没有十年功力，怕是只能在外面雾里看花喽。”

文文和小光显得莫名其妙，如在雾中。

此时，黄林接到王神探的电话，希望与他见面。黄总在公司附近一家成都风味小餐馆见到王明亮时，非常热情。餐馆面积不大，但是菜好吃，很便宜，因此生意一直很好。

黄总说：“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王警官笑着问道：“何以见得?”

“道理很简单，尽管我没有直接参与采访调查，但是，毕竟我在控制周刊的报道导向。因此，你肯定会想知道，我是如何进行决策的? 为什么会做出这一决策?”

“是的，是有些好奇。当然，今天只是作为朋友随便聊聊，不代表警方。”

王明亮举手要了六瓶啤酒，还有就是下酒凉菜。他说：“每人三瓶，不够再要!”

“舍命陪君子!”

“好酒量!”

黄林看着王明亮，说道：“你声明也好，不声明也好，都是和警方的看法联系在一起的。”

王明亮说：“确实，你说的是实话。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想知道，你的判断是如何做出来的?”

“事实加经验和感觉。从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一起孤立案件。一位女明星跳楼了，死了，就这么简单!但是，正因为她是明星，所以大家全很好奇，警方更得谨慎从事，我们则必须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而且，要大做特做，做足，做到极限。其实，事情很简单，只有几条主线：一，老马和养女；二，老石和女明星朋友；三，公子与明星恋人。看起来好像关系不复杂，可是，在关系的里层，应该还有东西?”

“什么东西?”

“还有造成死因的真实原因!”

“什么是真实原因?”

“我的结论是：晶晶确实是自己跳楼，这应该可以定案了。可是，问题在于：她为什么要跳楼?她活得很滋润，很开心，凭什么要走上绝路?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神经有病!二、外力压迫!”

王警官询问道：“她神经有病吗?”

“没有，至少我们没有发现，老马也说她没有神经问题。”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她是被迫自杀?”

“而且，只有三个人可能逼她自杀!”

“谁?”

“老马、老石、还有老季或小季!对不起，或者说，季家更准确一点。”

“老马的动机是什么?”

“从逻辑上来说，有几种可能：一、情感因素，他有恋女情结，舍不得女儿离家出走；二、他讨厌季公子，不想把女儿嫁给他；三、其他原因。”

“老石呢?”

“老石历来轻视妇女，很少打女人牌，不用美人计，本人也不好色。他对晶晶的态度最诚恳，最实在，所以把房子让给她住。”

“那你的意思，我们可以排除老石的怀疑？”

“不行！如果他在商业上有某种动机，那就难说了。”

王警官十分佩服：“那么季家有什么动机？”

“两种可能：一、季老要求晶晶退出影视圈，但是，她不愿意；二、某种商业利益！而且是巨大的利益驱动！”

“你个人认为，哪一种可能最大？”

“不好说！”

王警官其实很少喝酒，他不断给黄总敬酒，六瓶酒他才喝了一瓶！其余五瓶全是黄林一人喝的，黄总喝得很开心，很自在，好久没有真开心了。黄总有一个毛病，好为人师！但在这里，他确实是被人作为老师所对待的。王警官为人低调，谦虚谨慎，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成为京城第一神探。

两人正喝得开心，一个漂亮小姐走到他们跟前，赞扬道：“真是酒酣耳热，三缺一，就差一人了！我来加入你们，好不好？”

两位男士一看，原来是张理尼小姐，玉树临风，亭亭玉立，就站在他们面前。张经理说：“别在这里吃啊，我请你们去七号花园去吃。”

王明亮笑道：“我还有事，就不陪你们了。下次再见。”

张理尼其实就是要和黄林有机会单独接触，因此，也就没有挽留。王警官走后，张经理和黄林分别驾车直奔七号花园。七号花园会馆设计极有品味，里面是豪华装饰，灯光暗淡，但是，暗淡得恰到好处，朦胧得颇为浪漫。其实，来会馆的人士基本上都不是为了吃，或者玩，而是为了聊天，为了社交，或者是为了爱情，合法的，抑或暧昧的。

张经理靠在沙发座位上，她的英文名字是 LILY，也就是理尼。此时，张理尼低声说道：“黄先生，你可以尝尝这家西餐厅的特色牛排，很不错的，里面还有故事。”

黄总笑道：“你是指四太太的故事吧。”

理尼缓缓地吐了一口烟圈，随即说道：“你知道？”

“这个经典故事已经是众所周知了。”

灰色的小烟圈朝着上方慢慢飘去，张经理确实很会吹烟圈，她喜欢欣赏烟圈中的那种虚无缥缈。

黄林转入正题：“你今天要我来，不会就是让我欣赏你吐吐烟圈，寻寻开心吧？”

理尼回答道：“是的，你很敏感，今天确有正事！”

“何事需要我出力？”

“我们虽然不是铁哥们，但是，毕竟都是从波士顿回来的，那种天然的联系使得我对你说话就很坦率了。”

“谢谢你的信任。”

“我很喜欢季马克！”

“我还以为你喜欢我呢。”

“我当然喜欢你。幽默，有教养，翩翩君子，可是，你很难保证我的生活费用。”

黄林故意装作悲哀：“是的，我很遗憾，我根本无法满足你高昂的生活费用。”

张理尼冷笑：“你不要故作姿态，糊弄我。我不需要你的怜悯，你会以为我是一个经济动物？不是的，我也有自己的品位。但是，所谓的品位是要有经济基础的。”

“可以理解。”

“四太太最近准备挑选一个儿媳妇，第一人选是文文，第二人选就是我。”

黄林笑了：“不错啊，位置很靠前。”

“别假惺惺的，心里别提多乐！我不希望成为第二，我要的是第一！”

“你需要我做什么？”

“说服文文，主动退出此次选拔。”

“我要是帮你完成使命，你如何谢我？”

“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信息。”

“好，请告诉我，在九号项目中，石老板的战略是什么？”

“他决定联合老马，打压季半城，以便一举夺标。”

“好战略！北方房地产业的前三名就是他们三家，石马两家联手，肯定夺标。”

“但是，石老板并不担心老季，他还担心一个人。”

“谁？”

“不知道，他不肯透露。他只是说，此人为江湖上一高手，从不显山露水，老谋深算，纵横驰骋，从不失手，但是，一旦此人出手，下手极狠，无所不为。”

黄林使劲在脑海中搜寻，可是，还是不能拼凑出此人的形象：“算来算去，算不出来。”

张理尼心事重重地说：“我可是满足了你的要求，现在，你告诉我，你将如何动作？”

“那你就别管了，我保证，文文主动退出，为你腾地儿，如何？”

张理尼把脸一板：“黄先生，人要讲诚信，你要是说话不算数，那就别怪老娘翻脸不认人！”

黄林大笑：“幸好我没被你的假象所蒙蔽，真要是当了你的老公，还真不知道会如何死去！”

“军中无戏言！”

“成！我保证十天之内，你就成为第一候选人。但是，你还要为我透露一次内幕消息，从此以后，我们就两清了，如何？”

“好，一言为定！”

张理尼微微一笑，依然妩媚，还是那么迷人。

四太太选儿媳妇的消息果然不是空穴来风。文文昨天接到母亲的越洋电话，从来都是埋头念佛的母亲此次却从虔诚的祈祷中跳了出来，热情洋溢地劝说文文走进季家。

在电话中，母亲说：“接受四太太的挑选，是我和你爸爸的一致意见，你也不小了，总不能老是在外面当北飘。”

文文对母亲回答说：“您还知道北飘？不简单！我告诉你和老爸，我的个人事情是我个人决定的，你们别费心了。我不是商品，不会让任何人来挑选。妈妈，您还是继续念佛吧。”

说完，她就把电话挂上。文文心烦意乱，只能打电话给黄总，尽管她和黄总没有男女之间那种恋情，不过，她依然觉得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黄林听完她的讲述以后，表示说：“这是你个人的选择，没有任何人能压迫你去做违心的事情。我建议你和小光商量一下，也许，你并没有决定接受他的爱，可是，他毕竟是一个可以商量的知心朋友。”

“好的。”

黄林知道，文文是不可能走进季家的，她太独立了，季家的森严大家族气氛并不适合她，所以，他答应了张理尼的要求，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文文把小光叫过来，对他推心置腹：“小光，当年家父在起步时，得到季半城相助，才在美国软件界有了一席之地。我们家实在是欠他们家的大人情。可是，欠的人情总是要还的！拿什么还？你说说，老季家究竟缺什么？”

小光说：“什么都不缺！就缺好媳妇！”

“你太厉害了，什么全知道！”

“常识，常识而已！据说季半城的三公子马克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来大陆发展，需要一个贤内助，特别是晶晶死后，四太太对马克的婚事不能漠然置之。”

文文说：“你真是太睿智了，料事如神。诚如你所预料的，四太太是我母亲的好朋友，她看上了我，要我给她的三公子当太太！”

小光抚掌大笑：“好极，好极！门当户对！香港富商和美国华侨巨子联姻，媒体又会有爆炸性新闻了！不过，你这条新闻只能由我来撰稿！黄总可得出高价才行！”

文文生气了：“小光博士，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把我推出去，是何居心？”

小光很诧异：“你又不是我的女朋友，我推你出去干甚？”

“你说过要我做你女朋友了吗？”

“我没说过，你说过吗？”

“没劲，你这博士太没劲了，全无博士水平！”

“先别扯了，说正经吧！”

“四太太和季大爷可是很严肃的，他们家要是出来提亲，在这世界上可是从来没被拒绝过！”

“于是，你文文要让他们知道，这世上还是有一人敢对季家说 NO 的？！”

“我可不敢，我需要有人给我壮胆！”

“你要我给你壮胆？我有这胆吗？我还有这实力去斗吗？得罪你爸爸，我就得弄个半死，再得罪季半城，那不是找死吗？”

“小光，你太让我失望了！我原以为你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君子，现在看来，你这个君子居然也是一个伪君子！”

文文站起来就要走，小光说：“别走，你还没买单！”

“你没劲，该你买！”

“我买也得有买的理由，是你请我来的，为什么要我买？”

“你是小人，就该小人买单！”

“小人会买单吗？会买，就不是小人！”

“反正今天老娘心情不好，说不买，就不买！”

小光叹口气道：“兹事体大，要从长计议！”

“不就是不嫁吗？有什么好商量的？”

“豪门恩怨，说来话长！你想怎么办？”

“我想要你陪我去见四太太，也就是季家四夫人，让她自己死了这条心！”

“我以何身份？”

“便宜你了，就权当是我的男朋友！让你臭美一回！”

小光很犹豫：“你知道，我这个假女婿，伪劣产品，弄不好，漏出马脚会很麻烦的！”

文文杏眼怒睁：“周小光，你给我一句实话，究竟是帮，还是不帮？”

小光苦着脸说道：“姑奶奶，不就当一次男朋友吗？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说好了，就假冒一次，演完戏，做完秀，就啥也不是了！一言为定！”

文文笑了：“好，一言为定！”

小光全身乏力：“我怎么会遇见你这么个姑奶奶啊！”

“快走！”

“去哪里？”

“去花园会馆办公室！”

“去哪里做甚？”

“四太太正在那里等我！”

“现在？”

“现在！”

小光晕了，他没法不晕，这事情还真不是闹着玩的，要是露馅了，今后他如何去见文文的老爸和季马克啊？他犹豫，他迟疑，可是，一脸灿烂的文文春色盎然，紧紧拉着他，就朝会馆走去。

七号花园会馆里灯光暗淡，朦胧色调让小光情绪越发低沉，他该怎么办？他既不愿得罪两家豪门，也不愿伤文文的心，这做人真难，可难也得做啊！

他想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干脆，当机立断，就陪她去一次，就冒充一次男朋友！会死人吗？总不会吧！想开了，他也就有底气了。于是，他挽起文文的手臂，很绅士地走着，这是他第一次以男友身份和文文如此近距离接触。她身上的香水味飘了过来，淡雅，高贵，犹如春天法国葡萄园里的迷人芳香，唉，即便前方是地雷，咱也得去趟！为了文文，为了友谊，为了青春和美丽，为了这世上的一切，他勇敢地走着，前行着。当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为了这一次英雄行为，他将面临多么大的压力。

四太太名叫肖江雨，婚后叫季肖江雨，当她面自然没人敢叫四太太，全是叫季太，或是肖董。当肖董见文文挽着小光进了她的办公室，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四太太何等聪明，一看就明白了，小丫头，还真会耍小伎俩，哼！

但是，什么是大家族掌门人？那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全不失态，那种高雅与宁静是有力的展示，有实力的人还需要失态？那是无力的表示，掌门人不失态，永不失态！

肖董说：“这位是？”

文文妩媚地介绍道：“阿姨，这是周小光博士，我的男朋友。”

肖董笑一笑说：“周博士，在哪里高就啊？”

小光忙说道：“我还在医学院攻博，博士还没拿到。”

文文忙说：“马上就要拿到了，他最近在欧洲权威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许多知名大学全邀请他去做博士后。”

肖董微微一笑说：“年轻有为，不简单。”

小光也谦虚地说：“在肖董面前，只是后生小辈而已，不敢猖狂的。”

四太太说：“就我这小侄女文文敢到处张牙舞爪，猖狂得很啊！”

文文不以为然地说：“阿姨，您就这么糟践我啊？我可是很懂事的。”

肖董也不争辩，只是问道：“周博士去过文文家吗？”

文文的老爸文董事长非常老派，文文哪敢随意往家里带？小光只好回道：“还没机会拜访文董事长。”

肖董冷笑道：“到我这里可以随便一些，去见文老伯，怕是要慎之又慎！”

文文急了：“我下周就带他飞纽约，我就不信，老爸能不见他？”

四太太脸色复转平静：“急什么？那么好见？你说呢，周博士？”

“肖董所言极是。”

小光知道，玩笑是不能开得太大的，太大就无法收场了。谁知肖董却话中有话：“周先生，世上有些忙是可帮的，有些忙是不可帮的。”

文文撒娇地说：“阿姨，您这是什么意思？”

“周先生是聪明人，还能不知道我的意思？”

“是的，确实如此，有时也只能适可而止。”

“就是嘛，周先生识大体，懂大局，博士生哪会像小文文那样，神叨叨的。”

小文不开心了：“他就是我的男朋友嘛，您还不信？小光，你告诉阿姨，你是不是？”

小光大笑：“真可笑，这么简单的问题还需要说吗？”

他聪明，以笑来阻挡，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含含糊糊，支支唔唔，这显然是很高明的答复。

四太太更聪明：“周先生，你真会说话，我很欣赏你的才华。你要真是文文的男朋友，我就放心了。”

小光有些尴尬，只好微微一笑，不再继续趟这浑水。

肖董叫人为他俩端上咖啡，随后说道：“周先生，周末我这会馆将要举办假面舞会，到时，我为你介绍几位了不起的女孩子，比文文更出色。”

文文又撒娇了：“阿姨，您真缺德，他是我男朋友，您还要为他介绍女孩子？没门！”

四太太不快，脸色虽宁静如故，但是语气却很严肃：“周末你马克哥还要和你一起跳舞，你们的关系也要在舞会上正式宣布，你就别瞎折腾了，到时，你父母也会来。”

小光知道四太太处事果断，干脆利落，不拖泥带水，心中很是佩服。

文文还想说什么，四太太立马打断：“你别多说了，这是两家之间的大事，不仅仅是你和马克之间的事情，怎么能让你一人说了算？”

“可是，周小光会同意吗？”

四太太正色道：“周先生为什么会不同意？他根本就不是你的男朋友，关他甚事？周先生，你说呢？”

小光保持沉默，他也只能保持沉默，这确实是季半城家族和文董事长家族之间的联姻，事关数百亿资产的重新整合，怎能容别人插手？”

四太太继续说道：“周先生，小文文聪明，但是太任性了，你要多教教她为人之道。你今后有什么忙需要我帮的，尽管开口。”

文文大叫：“小光，别被阿姨收买！”

四太太笑了，贵族之笑令人折服，笑中含威，那种春风化雨似的威风凛凛，又是何等气质！

她说道：“你的小把戏以为我不知道？文文，你和小光从认识那一刻起，我就完全知道你们的友情关系。老实说，这也是你父母交待给我的事情！你别把小光的友谊误作为感情！”

文文生气了：“阿姨，您怎么能派人监视我？太无理了吧？”

“监视？我为什么要监视你？这是关怀，是关怀备至！是你父母要我负责你的人身安全，你整天在外面跑来跑去，万一有仇家使坏，我能不事先提防？周先生，你说的是吗？”

小光只好回道：“当然，安全是很重要的。”

四太太高兴地说：“文文，你看，周先生也完全理解我的关心措施！”

文文瞪了她一眼，颇为生气，拿起包就朝外冲出去了。小光忙说：“对不起，肖董，我去劝劝她！”

肖董很理解：“好的，周末假面舞会上见！”

小光在会馆楼上楼下找了个遍，可是哪里还有文文的身影？对于今天自己的草率行为，他颇为自责。起先就不该答应文文，去冒充什么男朋友，结果为四太太所识破，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好在他也想得开，不就这么大的事情嘛？是文文要他冒充的，又不是他自己来瞎掺乎的。

花园会馆是京城里最豪华的一家高级会馆，里面的老家具全是古董家具，最晚是清朝的红木、黄花梨，还有几件是明朝宫廷的紫檀木，价值连城；墙上悬挂的字画也全是明清老字画，动辄数百万。四太太很想得开，既然要办会馆，那就办成中国第一。据说，在奥运会期间，几名欧洲财界名人每天来会馆参观、聊天、喝咖啡，全是由四太太自己亲自出面接待。

小光乘机在会馆内部慢慢参观，他见过的古董也不少了，但是，这么多名画、书法作品，还有高级家具互相辉映，在古色古香的氛围中，展示出恢弘的华夏历史神韵，他叹为观止，在那些凝固的历史画面前流连忘返，久久不愿离去。

在三楼办公室内，四太太正在监视器里，认真观察着小光的动静，她若有所思，究竟在想什么？没人知道。

对于文文来说，她对两家长辈安排她的婚事十分反感，这可是让她怎么也接受不了。其实，在美国居住时，她和马克的关系也很融洽，季公子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历来有绅士派头，很会照顾女孩子。可是，文文尽管和他相处不错，却始终没有感觉，不来电，拿现代语言来说，则是 NO CHEMISTRY，全无化学反应。文文不想订婚，更不想和三公子结婚，她本来就是一个追求自由的女孩子，任性，但是懂事，活泼，不过从不胡来，善良、温柔、处事大方、得体，要不然，四太太不会如此坚持这门婚事。

肖董经常表示：“坦率而言，在这个世界上，哪个女孩子能被我们季家看上，那是这个女孩子家祖宗积德。”

文文的妈妈听后虽然不很舒服，但是，也不能不承认，这话是不错的。四太太决定在此次假面舞会上，正式宣布文文与马克的订婚喜事。

当文文的妈妈告诉文文以后，她可生气了，她绝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两家老派人物去掌控。为什么要那么做呢？这是我个人的事情，是我的幸福，是我的婚事，为什么要被别人来摆弄呢？文文的话对不对？当然对！可是，在肖董眼里，这自然是孩子气的糊涂话，是脑子灌水的昏话！

冲出四太太办公室以后，文文关上了自己的手机，她不想和家里联系，更不想和肖董联系。至于小光嘛，此人很不够意思，没有坚持到底，而是在四太太面前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文文把自己关在周刊办公室里，埋头写作，她希望在专题文章绝妙故事的世界里，排遣人间的孤独，驱散自己的苦恼。

此时，黄总走了进来，见到文文，显然很吃惊：“文主任，你这么加班的话，我可付不出那么多加班费。”

文文没好气地说：“谁要你支付？你不愿付，就别付，小气鬼！”

黄总说不过她，自然知难而退：“好，好，我惹不起，还躲不起？”

不过，黄林还是十分敬重这位海归记者的，他知道文文还没吃饭，就亲自去肯德基，买一些快餐来，送到她面前。

文文拿起一块炸鸡，得意地说：“当老板就要这样，要学会关心员工！”

周刊其他员工打趣道：“黄总哪里是关心员工？他就只关心你一人。”

文文不依了：“那哪行？要买就得全买，不买我就不吃。”

全场欢呼，掌声如雷。黄老板尴尬，只好宣布道：“好，好，每人一份，一视同仁。”

加班员工们的欢声笑语快把屋顶给震破了。明天就是星期五，晚上将是假面晚会。

翌日中午时刻，一位翩翩公子在几名助理簇拥下，走进周刊总部。

前台小红询问道：“先生，您找谁？”

公子很客气地询问道：“文文小姐在里面吗？”

“在里面办公室，我带您去吧。”

公子要助理们在外面等他，自己去看文文，小红把客人领到会议室后，就退出去了。

文文一见是马克，大惊：“你怎么来了？”

马克文雅地回道：“母亲要我来送明天舞会的请柬。”

“这种小事还要你亲自出马？”

“母命难违。”

文文摇摇头：“你啊，都多大了，还要由父母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没有你那么幸运，我们家里的环境你是清楚的。”

她斩钉截铁地说道：“你告诉阿姨，我在编辑部里很忙，明天来不了。”

马克微微一笑：“也罢，你不去也好，反正我可以回去交差了。”

说完，他和文文轻轻拥抱一下，彬彬有礼，然后就离开了。他刚一离开，周刊编辑部里面可是炸开锅了。前台小姐小红站到椅子上说：“各位同仁，我正式宣布，大中华区最有身价的白马王子季马克先生刚才亲临本编辑部参观。”

其他年轻人全都询问道：“真是他吗？”

“当然是他，的的确确，明明白白！目前的时尚杂志哪一期没他的照片？”

“他来看文文姐，那文文姐也绝非等闲之辈了！”

“那是当然。”

黄总听大家吵得热闹，忙出来询问：“出什么事了？”

大家一五一十讲给他听，黄林是个很新派的人物，从不把富家公子放在眼里：“你们管别人干什么？做好自己的事！”

小红语重心长地说：“老板，当心啊，情敌出现了，而且是个不可轻视的情敌！”

黄老板毕竟年轻，一听情敌之类的话，就不好意思，脸刷一下子就红了：“别瞎说，影响不好。”

文文在里面听得一清二楚，但她知道，这种事情别解释，越抹越黑，干脆不理大家，埋头写自己的文章。就在此时，小光和黄林也分别接到正式请柬，邀请他们和自己的女友或朋友出席当天晚上在花园会馆举行的假面舞会。

可是，小光并不知道文文究竟在哪里？过去，他们之间唯一联络方式就是手机，而最近两天她一直关机，打编辑部电话，文文也不接，根本就无法联系上。小光只好打电话给黄林：“我该怎么办？”

黄林说：“去啊，当然去！”

“可是，文文要是不去，我一人去多没劲？真是去不好，不去也不好，那究竟该如何呢？”

小光实在是有些为难。黄林说：“你啊，就是缺点男人的魄力，对待女孩子，千万不能太宠着她，该好就好，不好就断！”。

小光也知道这种所谓的鹰派做法，可是，在文文面前，他还有这种勇气吗？一见到文文，男子汉的气魄一点儿也显示不出来，在她的魅力面前，黯然失色。

第六章 假面舞会

在七号花园自己的豪宅里，季老先生正在沉思默想。季半城喜欢北京，他是在十岁时被父亲带到香港去的，但是，儿时古都的记忆铭刻在脑海中，真正是刻上去的，一刀一印，深刻得很。旧城风貌，风沙中的骆驼队，四合院上空的鸽哨声，隆福寺的小吃，北海的湖水，所有这一切又怎能遗忘？

他是港澳商界最早到大陆来做生意的，与其说是为了赚钱，还不如说是被一种思乡的深情所驱使。他来了，更加喜欢北京了，愿意扎下来，做些事业。于是，他在东三环地区买了一大片地，设计，开发，修建了七号花园。他自己的独栋外面看是欧式，里面的装饰确实是标标准准，规规矩矩的中式，是他小时候居住过的那种四合院的情调，几乎不走样。独栋前面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全然是很江南的，应该说，他准备长期住在这里，一直住到离开这个世界。

这天已经是星期五了，季爷很悠闲，自己拉着京胡，吊了一阵嗓子，随即把胡琴交给姚二爷，由他伴奏，唱了两段“空城计”。唱完后，他喝了一口普洱茶，说道：“姚二爷，咱们在一起唱了多少年了？”

二爷很谦虚，历来谦虚，在季爷面前谦虚，在下人面前还是谦虚，做人低调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的座右铭。他低声说道：“怕有五十年了。”

“是啊，岁月不饶人，一晃就是半个世纪。你看，还能有五十年吗？没有了！人生苦短！”

季爷用京剧念白说了“人生苦短”，后面加了一个“啊”的拖音，委实是韵味十足，含意无穷。姚二爷话不多，他知道，当二爷话越少越好，话多了，就怕这二爷的位置也保不住。二爷跟着季爷这么多年，鞍前马后，所立战功无数。季半城在这个世界上不相信任何人，连四太太也只相信一半，他只相信姚二爷一个人，当然，二爷确实也值得信任。当年，二爷曾有可能出任港府高层

官员，但是，他知道季爷不想他离开，就毅然决然推辞了这一美差。

季爷靠在沙发上，随意问道：“二爷，你看这小四为什么要举办假面舞会？”

“不是说，她要宣布三公子和文家小姐订婚的事情吗？应该是经过您同意的吧？”

“文文是个好丫头，我是同意的，但是，四太太如此热心，却令人生疑。”

“很简单，无非是联手文家，壮大她自己在集团的势力而已。”

季爷叹了一口气：“你看看，大夫人不多事，大儿子季彼得目前掌管集团香港资产；二太太心胸狭窄，但是，无伤大雅，老二季亨利现在掌控集团美国资产；三夫人喜欢英国，就和海伦住在伦敦，集团的欧洲资产就由她们负责了。照说，马克现在回国了，大陆资产该由他来继承，可是，四太太不想放手，你说，我该怎么办？”

姚二爷知道兹事体大，既然事关大局，事情能不大吗？他说道：“其实，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何为大？”

“江山继承为最大！您想想，古往今来，多少豪门不是垮在这一问题上？”

“是啊，我何尝不知？但是，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按照现有势力范围进行分割，大家各得其所。”

“您的意思是：老大得香港资产，老二得美国资产，千金得欧洲资产，三公子马克得大陆资产？”

“YES！”

“那您干甚？”

“退出江湖，做做太上皇，多逍遥啊。”

“历朝历代，可曾有真正的太上皇？只要大权旁落，只剩太上，何皇之有？”

季半城原很聪明，一点就透：“你的意思是，不能过早放权？”

“您才七十，至少还能干十年，急什么？收权要快，放权要慢，古之道也！如此，则天下太平。”

季爷心服口服：“二爷，都说你老二，我老大，可真正的大老还是你啊！”

“大哥，你可是要小弟折寿了。四太太不是不想集团一分为四吗？那好，

就按她的意思办，总部权力不放，您还是董事长，下面是四个相对独立的分公司，但是，财务上还要对集团公司负责，也就是对您一人负责。”

季爷斩钉截铁地说道：“好，就这么定了。”

谈笑间，季氏四季集团的大局就定夺了，其实，天下许多大事无不在喝茶或喝咖啡之间，轻松搞定。

古都的夜很宁静，但是，宁静中又有许多不宁静，小光的心就很不宁静，他还真是挂念文文，马上就要开假面舞会了，他不希望文文和四太太闹翻。为什么要闹翻呢？世上的事情无一不可通过交流去解决的。可是，他确实没有与文文的其他联系方式，文文只要关机，他就无可奈何了。他反复思考，只有一条路，就是去文文的公寓找。但是，他并没有文文的房间钥匙。

现在，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开车来到文文的公寓，询问门房道：“请问，文文回来了吗？”

门房很客气：“对不起，我们不能告诉您，有规定。”

“那麻烦你打电话通知她，我来看她。”

门房打了半天电话，但是，始终没人接。

于是，门房很抱歉地说道：“对不起，先生，没人接。”

公寓里面太大了，数百套房间，他也进不去，在哪里等？小光很无意地把一张百元钞票放在门房手边：“小伙子，我有急事找她，很急的。”

门房很聪明，在百元钞票前，没人不聪明：“先生，或许您可以自己去按按她的门禁对讲机？试试看吧。”

小光笑了笑，转身离去，使劲去按对讲机，但是，始终没人讲话。他知道，文文肯定还没回来。于是，他只好在公寓前面花园的木椅上等，他坐在那里三个小时，一直到中午十二点，文文才回来。

当她看到精疲力竭的小光时，吃惊地问：“你等多久了？”

小光假装平静：“不太久，三个小时吧。”

“你啊，真傻！有什么事？”

“我都冻僵了，难道不请我进去坐坐？”

文文是个心软的女孩子，此时一脸歉意：“对不起，小光，实在不好意思。”

文文的房间很干净，里面每天有人负责打扫，提供优质服务，这也是她喜欢住在这里的原因。小光喝了一杯咖啡，觉得暖和多了：“我来，是给你送请柬的。”

“什么请柬？”

“今天晚上假面晚会的请柬。”

文文生气了：“我早说过，我不去。”

小光和蔼地说：“此请柬非彼请柬，是作为我的朋友去的。”

文文说：“是作为你的女朋友去参加？”

“对，是作为我的女性朋友去参加，我可不想乘人之危。”

“女朋友！”

“女性朋友！”

“有区别吗？”

“当然有，这是事实。”

小光喜欢文文，喜欢她的睿智，她的敏捷，她的善良，几乎她的一切！但是，他看她，就好像是哥哥对待妹妹那样，而不是男人对待女人那样。为什么？他不知道，或许，他缺乏与女孩子周旋的经验？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和女孩子谈恋爱的经验？他是个书生，有时候书生气十足。尽管在学术上，他可不嫩，老辣得可以，能和所有的医学权威过招，所有的对手决不敢低估他的学术水平。在医学领域中，他可说是所向披靡，但在儿女情场上，他确实是一个低能儿。

文文颇为不满地说道：“你啊，脑子灌水了。”

小光回答道：“我们两人中，肯定有一人脑子灌水了，但是这个人绝不是我。”

“肯定不是我！因此，那就只能是你。”

文文笑着说，其实，小光的书生气是她喜欢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她讨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喜欢单纯，喜欢坦率，而小光全具备。

文文微笑着说：“小光，你真单纯得可爱，有时，我还真喜欢你。”

小光脸有些红：“我是单纯得可爱，可是，这就值得你喜欢吗？不可思议。”

此时，小光把请柬放在桌上，随即说道：“我看你很累，就先撤了，今天晚上还要去热闹热闹啊！”

文文确实赶稿子赶得筋疲力尽，实在是很累，很想中午休息一下，她送小光到公寓楼下，分手前，两人很友好地拥抱了一下。他们没注意到，在不远处的一辆轿车内，有人把他们两人拥抱的情景拍摄下来。公寓四周很宁静，但是，在宁静之中，却还有很多让人不宁静的东西。

今天是星期五，快乐的星期五！周刊前台小红很高兴，其实，她是乐天派，天天高兴，可是今天特别高兴。她为什么高兴？

刚才文文把她叫到办公室，拿出两张请柬：“为了感谢你的全力合作，今天晚上有两张花园会馆假面舞会的请柬，我想让你和黄老板去参加，由你陪同黄总去！”

“我陪黄总去？太好了，还能见到季三公子吗？”

“当然能见到，今晚晚会由他主持。”

小红兴奋，小红激动，谁说天上不掉馅儿饼？今天还真掉了，而且，不偏不倚，就掉在她小红头上：“文文姐姐，你真好，你怎么有那么大神通？能让三公子来给你送请柬？”

文文淡然一笑：“我们是在美国认识的，那时，他在欧洲留学，放假常到纽约我家里来玩，和我家关系很好，就这么简单。”

小红问道：“你为什么要把请柬给我？”

“你以为天上掉馅儿饼了？今天晚上你在跳舞之前，还有一项任务！”

“什么任务？能去参加假面舞会，上刀山我也干！”

文文说：“昨天，我赶出了新的一期周刊专题文章，你陪黄总先去见三公子，就说是我说的，要他在舞会前给来宾放一下周刊的宣传光盘，把他们给震住！”

文文边把光盘交给小红边说：“你先去见黄总，对他说明晚上的活动，他会高兴去的。”

“那你会去参加晚会吗？”

“我把请柬给你，但是，我还有一份，你别操心。”

“你真好，文姐，现在像你这样的大好人不多见了。”

黄总本来不太喜欢热闹，可是，听说能在现场播放《名人周刊》的专题光盘，进行企业形象宣传，他当然愿意去了。

晚上六点，小红陪同黄总，乘坐一辆破旧不堪的红旗车，咣啷咣啷地在七号花园会馆门前停下来。根据历史考证，在光辉灿烂的花园会馆门前，从来没有停过如此不动人的轿车，如果黄总的车还能够被称作为轿车的话。

停车场保安皱着眉头说：“先生，今天我们有重要活动，您能不能停到别的地方去？”

小红不干了：“凭什么？我们可是有正式请柬的。再说，你听说将军书法家黄老吗？这就是他老人家当年用过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黄总不想争吵，忙说道：“不让停？那就换个地方吧。”

小红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她是科技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家里也不穷，只是在出国前出来打打工，赚些零花钱。此时，她冷笑一声：“小伙子，跟你说吧，我什么大人物没见过？你把你们领班叫来，我来跟他说。”

保安不敢再吵下去，只好让他们的破车停到地下车场去了，在那里面全是豪华轿车，不是法拉利，就是奔驰，顶不济也是林治。

黄总觉得很过意不去，便说道：“小红，让你委屈了，下次我们乘大奔来气气这些势利小人。”

小红也有个性：“下次？没准我还不想来了呢。”

走进舞会会场以后，小红马上找到季三公子，把文文的意图告诉了马克。三公子笑着说道：“文文的光盘肯定要宣传的，没问题，我一定播放！”

小红说：“那就对了。还有，我可一直是您的粉丝！”

马克不敢怠慢：“哇，这么漂亮的粉丝！幸会，幸会！”

小红激动得满脸红光。

黄总也和马克握手致意：“会馆布置得很雅致啊！”

马克高兴地说道：“谢谢。此外，文文在你那里工作，全靠你黄总关照，下次我请你赏光，来会馆小酌一下，如何？”

小红不开心了：“怎么不请我？我要生气了！”

三公子忙道歉：“对不起，当然不能没有小红小姐了，一起请，一起请。今天客人太多，失陪，你们自便，我就不陪你们了。”

说完，他把小红和黄总交给助理，吩咐助理安排播放文文专题光盘的事情，随即一阵风似地忙去了。小红此次是万事如意，又和三公子近距离接触，下次还能在一起吃饭，实在是开心得很：“黄总，你看，今天是托你这个贵人

的福，才能有此殊荣。”

黄总也感叹道：“小红，没想到，除了坐前台，你还真能在外面应酬。我今天可是托你的福啊。你看，这会馆舞会的场面还真不小，比我上次在国贸参加的舞会还要气派，少见，真是少见。”

小红很得意地指点他道：“黄总，这叫做楼外有楼啊！”

“正是，正是，难怪叫季半城啊，此言不虚！”

花园会馆所举办的假面舞会是京城一大盛事，历来一票难求，会馆内部古色古香，有十年历史了，中外多少名人曾在这里下榻，留下无数有趣的轶事。黄总当然没有兴趣去关注历史烟雾中别人的往事，他只是希望今天的周刊专题光盘的播放能够引起各界人士更大的关注。

黄林站在豪华的舞厅中间，看着小红在忙碌着，调试电脑播放设备，准备播放工作。会场的音响设备相当高级，所播送的音乐幽雅、婉转，别有情趣。优美的旋律在黄林耳边回旋，像溪水静静地流淌着，缓慢，不急不忙，甚至有些慢悠悠地在流动。他真的有些陶醉，真想在美妙的旋律中放松下来，好好休息片刻。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辛苦？无穷无尽地劳累？他真羡慕自己那些同学和朋友，一直在追求悠闲，没有任何烦恼。可是，他真能闲下来吗？不知道。

此时，从朦胧的灯光里显露出一个戴着面具的情影，身材苗条，走路的姿势透着一股傲劲，那应该是豪门名媛所独有的傲气。没错，那气质，那神韵，只有名媛才具有！黄林马上就被吸引住了，这些年来，他走遍世界，见过无数佳丽，可是，只有眼前这位女孩子的那种神闲气质使他永远无法忘怀。他没有直视那个女孩，只是从眼角微微地瞟了一眼，毕竟自己也是有身份的人，即便绅士算不上，起码的派头总该有的。可惜，他不能看清女孩子的面容，她戴着一副魔鬼假面具，十分狰狞，阴森可怕，但是，那么娇媚的身材，即便是妖魔的面具也无法遮掩其中的无穷的韵味，反倒是越显女性高贵的魅力！

假面女孩从他身边走过，一股兰蔻的香水味飘过来，淡幽中渗着高雅，令人闻之入迷。他试图上前与她交谈，但是，女孩却故意从他旁边飞快走掉，好像要逃脱一般，但却不失傲慢，不丢派头。黄林只好放弃搭话的念头，正当他失望的时候，女孩却突然停住了。

她回过头来，询问他道：“黄先生，你也来参加舞会吗？”

黄林大喜，忙快步上前：“是的！请问，您是？”

假面女士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问道：“你没带舞伴？”

“我只带来一位同事。至于舞伴，我哪来的舞伴？我很少跳舞！”

女孩子笑了，声音真美，美得令人陶醉。黄林迟疑了，终还是说道：“你的音色真美！”

“是吗？别人都这么说。你和马克不是很熟吗？”

“你是指季三公子？还算熟吧。”

“刚才你们不是还在一起聊吗？”

“只是聊一件小事。”

“三公子好像没小事好聊吧？”

“他当然没小事，我的事情可是小事。”

“什么事？能听听吗？”

“今天要播放我们《名人周刊》的专题光盘。”

“专题光盘？我喜欢！待会儿来欣赏吧。”

黄林真诚地说道：“希望你能喜欢。”

“但愿如此。但是，我能看得上的宣传文章可不多见。”

女孩说完就走了，一溜烟似的，小红过来一看，黄林还是魂不附体，暗自好笑。小红说道：“喂，至于吗？老板！我们周刊可全是美女，哪个不比刚才那魔女强？”

黄林喃喃说道：“不是的，不是的，她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黄总不说了，他怎么说？连真正的面容他都没看到。

快到七点了，舞会即将开始，舞场里早已是群魔乱舞，各式各样的打扮，五花八门的衣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混杂在一起，天使、魔鬼、仙女、罗汉、孙猴子、猪八戒，都在那里欢叫着，狂笑着，喧嚣、热闹、狂欢，假面舞会果然热闹，谁都不用掩饰，可以纵情喧闹。黄林四处打量，东张西望，终于发现那个戴着魔鬼面具的女孩子了。

于是他鼓足勇气，走上前去打招呼：“你好！”

那女孩子诧异地问道：“我不认识你！”

“刚才不是在会场门口见过你吗?”

“谁在门口见过你? 神经病!”

骂完后，女孩子转身离去，他正有些垂头丧气，突然闻见后面飘来兰蔻香水味，很是熟悉。“HI!” 莺啭燕鸣般，好娇滴滴的声音。他转过身去，原来正是那个真正的假面具女孩。

她问道：“刚才你认错人了吧?”

黄林不好意思：“是的，很难为情，被骂了一顿!”

“被骂好，头脑不会热昏。”

说完，她对小红说：“对不起，我能和这位先生跳舞吗?”

小红说：“当然可以，不过，舞会还没开始。”

“没有开始才更要跳呢，真开始了，我可能就会走了。”

很自然，他俩开始翩翩起舞，她跳得真好，根本不需要他带，而且，客观而言，事实上是在带着他跳，舞步轻盈，轻盈得要飘起来。黄总生平第一次如在梦中，似在仙境里，在她的旋转下，飘飘欲仙，那种快速旋转令他沉浸在欢悦的情绪之中。

音乐结束以后，他陪她坐下来，为她拿来一杯鸡尾酒。她说：“谢谢!”

“能摘下面具，让我一睹芳容吗?”

她笑着说：“这可是假面舞会，不兴摘面具的。”

他坚持道：“就摘一下。”

她冷然说道：“我摘一下，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不至于吧。”

黄林说道。

“你还是要看?”

“是的，既然你说我会后悔，那么，我更想看了。”

“那好，今后你要是发生什么事情，可别怪我。”

他笑起来了：“我这一辈子从来就没怪过别人，更不会去责怪一个女孩子。”

她不说话了，端起酒杯，那个姿势美极了，雪白的兰花指微微一翘，与红色鸡尾酒互相映衬，显得越发美妙。当他在目不转睛欣赏纤纤细指时，她用另一只手摘下了自己的假面具。顿时，他眩晕了，晕得天眩地转，不能控制自

己。在他眼前出现了一个绝代佳人，那双眼睛闪现出惊人的魅力，是一种可以击穿任何男人之心的巨大魅力。黄林走南闯北，算是跑遍世界了，美女也见过不少，可是，面前这个可以倾国倾城的天仙可真是第一次看到！

女孩子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张理尼！

他只能低声说道：“理尼，你……你今天……比任何时候，比我想像的，还要美！”

她漫不经心地回答道：“是吗？男人全这么说。”

“为什么你比平时要漂亮得多？”

她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道理很简单，女为知己者容！”

“我希望和你确立恋爱关系！”

理尼长叹一声：“你何苦呢？何必自讨苦吃？我看你是个很善良的人，真不忍心伤害你，你明明知道，我爱的是谁？”

“不，不，你应该跟我相爱的，真的！”

“傻孩子，你会后悔的，真的！”

“理尼，我真傻，为什么今天才发现你的美丽呢？我们在一起绝对会幸福的！”

她突然伤感起来：“妈妈说，我命不好，是个克夫命。”

刚说完，她忽然又大笑起来：“你、我怎么那么傻？今天是假面舞会，就让我们忘掉一切，尽情享受晚会的欢乐吧。”

黄林暗暗想道，啊，人生多美，生活多好！接下来的一切全是那么美妙，京城夜景，喃喃的誓言，她身上的迷人香水味……黄总沉浸在梦幻之中，好像他与美女一起来到阳光明媚的加州，在蔚蓝色的大海之滨。他紧紧地抱着她，低声说道：“你爱我吗？”

她给他一个甜蜜的热吻：“当然感谢你！没有你，哪来所有这一切快乐？”

“这仅仅是开始，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她偎依在他的怀里，轻轻地说：“我爱你，黄林！”

他坚定地说：“我爱你，我会给予你一切！”

她抚摸着他的脸庞：“你真好，真的，我真幸福！”

其实，此时的张理尼就是在刚才被季马克依然拒绝以后，伤心不已，无奈之中，把黄林当成自己感情的替代品。

突然之间，小红走过来，对他说道：“嘿，老板，开始播放我们周刊的专题光盘了，别胡思乱想了。”

小红历来讨厌张理尼，见黄总和她在一起，竭力想提醒他冷静下来。但是，有什么用呢？黄林睁开眼睛，眼前的美女早消逝了，在会场前面的大屏幕上，文文精心策划的专题文章“九号花园……凝固的音乐！”吸引了全场来宾的注意，动人心弦的情节，充满活力的人物形象，在未来即将耸立在七号花园附近的新型欧式别墅群的雄丽背景下，分别出现了：“逐鹿九号花园，群雄竞起！”的画面。文文用她那浑然天成的优美文笔，展示了季半城、石大远、马大联等房地产大亨的竞争战略，来宾们被图文并茂的文章所折服，不时热情鼓掌，十分钟以后，文章播放完毕，全场掌声如雷。

季公子用富有磁性的男中音说道：“各位来宾，刚才播放的是《名人周刊》的专题光盘，下面，由周刊总裁黄林先生讲话。”

黄林原本不习惯这种热闹场面，但是，毕竟是周刊公共形象宣传的最佳机会，他立即向全场来宾鞠躬，饱含激情，高声说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三公子正式宣布道：“假面舞会继续进行！ENJOY THE FUN！”（尽情欢乐吧）

欢快的乐曲声响彻全场，所有来宾开始再次翩翩起舞，晚会，欢乐，美酒，飘旋的舞伴，美丽的女孩，歌声，乐曲声，五彩缤纷的灯光，尖叫的女孩声，全在假面具的掩饰下，汇织为一场欢乐的歌舞盛会。

黄林和理尼，文文和小光也在优美的乐曲声中欢快起舞。小光心悦诚服地说：“你的专题文章确是大气磅礴，画面真美，没想到，你那么有才华，简直是才华出众，才华横溢，怎么夸也不会过分。”

文文哼了一声：“给你一点颜色瞧瞧，让你知道，什么叫文字的魅力！什么是专题报道的艺术内涵！”

小光开心地回答道：“我可是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文字艺术，那就是：以文文为代表的伟大的震撼力，那是一种可以超越时空，压倒一切的宣传艺术！”

文文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你不会是在损我吧？”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来损你？”

会场里低沉乐声悠悠扬扬地飘忽着，假面舞会的音乐是那么的令人熟悉，

有时欢快，有时伤感。文文想起最近的曲折生活经历，泪水夺眶而出。人生的感受真有些咸咸的，可又是淡淡的，谁能说清楚？

小光询问道：“怎么了？你不快乐？”

文文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她真不知道，或许，她已经预感到前面的道路出现了一些阴影？

是的，阴影就在楼上，就在三楼的四太太肖董办公室里。四太太从监视屏里观看着会场上的人群，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年轻，年轻得令人嫉妒；闲散，闲散得潇洒，全是名牌衣着，时尚皮包，欢乐的女孩，假面具下的姑娘，幸福得令人嫉妒。或许，人生就是假面舞会？一个个舞伴有真实的，也有虚假的，人们不时更换着舞伴，或者继续把握着原来的舞伴？抑或一起告别舞会，远离浮华，不再在风花雪月的场所出现？四太太不知道，她不明白，她还是需要时间去弄明白，究竟什么是假面舞会，什么是假面人生！

她询问身旁的助理道：“文文来了吗？”

“来了，就是那个带着灰姑娘面具的女孩子！”

“和她跳舞的男士是谁？”

“是周小光博士！”

哼，他们两人还是泡在一起？文文还真是目无一切，够有气魄的，在今天的商场中，能够不听肖董话的人，还真不多。看来，她文文还真是敬酒不吃了。那该怎么办？请她吃罚酒？也许，人们只有在吃罚酒时，才会真正明白，我是谁？我谁都不是！

想到这里，四太太笑了，笑得依然美丽，有权势的女人笑起来最美！要知道，男人是依靠权势征服世界的，但是，女人则是依靠美貌征服世界的！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历史！！

黄林在舞会上见到的美女是谁？就是张理尼，他确实是被理尼的美色所倾倒。几年前他就见过理尼，张小姐其实是个多面女人，有时温柔，有时强悍，有时充满女人味，但是，更多的时间却是具有男性的魄力，四处出击，纵横驰骋。正是在今晚的舞会上，黄林发现了她的惊人魅力。当然，她和文文的个性全然不同，文文善，理尼狠；文文追求个性自由，理尼喜欢名利场中的一切奢华。

对于张理尼来说，她知道，黄林并不能给她无限的金钱，但是，她可以利用他的将军家庭，变人脉关系为无限金钱，可能会慢一些，可是，毕竟是十拿九稳。其实，她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季公子依然沉浸在对晶晶的无穷思念之中，那种悲伤，那种郁郁寡欢，不可能很快就恢复正常。

尽管黄林不可救药地被张理尼所迷惑，可是，张小姐并没有真正喜欢黄林。她精于计算，善于寻找候补队员，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充满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矛盾。她知道爱情的美丽，更知道爱情的魅力，可是，爱情能当饭吃吗？她的父母能让她无忧无虑地生活，但绝对无法给予她奢华和名利场的入场券。那怎么办？竭尽全力抓住一个金龟婿！既然季马克不能到手，那么，从各方面来看，世上没有比黄林更理想的丈夫了，讲学历，讲门第，讲相貌，讲人品，黄总，可爱的黄总理所当然是目前的第一人选！

但是，张理尼并没有答应黄林，她不会轻易就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在目前的情况下，她不得已求其次，感情的天平倾向黄林。但是，请注意，张理尼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会继续做出呕心沥血的努力，紧紧盯着马克！世界上的许多希望往往就是在最后一刻出现的！此时，你看，理尼真有心计，舞会还没有结束，她就立刻去楼上办公室探望四太太。实际上，张理尼是四太太干女儿。说起来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在香港一次商界知名人士的聚会上，张理尼的伯父，一家实力雄厚的香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将理尼介绍给了季东广夫妇。理尼那时正值豆蔻年华，虽然还是个小姑娘却谈吐不凡，对时事颇有见解，很得季东广夫妇欢心，尤其是四太太，和理尼更聊得来。理尼的伯父见状不失时宜地提出让理尼认四太太干妈，四太太当然也乐得个顺水人情。

话说回来，理尼上楼后一进门，她就扑上去：“干妈，您怎么不去跳舞？我可是等您好半天了！”

四太太何等精明，理尼的这些小花招她是一览无余。不过，她大气，她宽容，她不会揭穿任何小人物的把戏，为什么要揭穿呢？不动声色地观看那些可怜的小人物的表演，不是更精彩吗？

于是，她笑了一下，回答道：“那是你们年轻人的疯狂派对，我一个老太婆去凑什么热闹？”

理尼很生气，那种愤慨是由衷的：“谁说您老了？胡说八道！您看起来多年轻，也就三十刚出头！”

天下老女人最爱听别人说自己年轻，明明知道是假话，但还是百听不厌。

“瞧你说的！”

理尼故意显得漫不经心地问道：“文文呢？她来没来？不是说今晚要宣布她和马克的订婚盛典吗？”

理尼厉害，果然厉害，哪壶不开，她就偏偏去提那壶！但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四太太可是更加厉害。她看了一下理尼，马上读懂了小丫头的心思，说：“你那文文妹妹啊，了不起，翅膀长硬，据说自己还去找了一个男朋友，是个什么博士生。叫什么？叫周小光！对了，小周！”

理尼说道：“我认识此人，自命清高，以为了不起，其实是志大才疏。”

“我看也是，我提醒过文文，她可是名花有主，可她居然阳奉阴违，不以为然。现在的年轻人啊，不得了，哪会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放在眼里？”

理尼很生气，在老太太面前，她的脸色永远随机应变：“干妈，瞧您说的！我可是不同意您的话，您在我心目中，一点也不老，是生命的常青树，永远是我们年轻人的光辉楷模！”

“小家伙，就是嘴甜，很会说话，专拣我爱听的说。我看，以后你就别叫我干妈了。”

理尼知道渐入佳境，忙追问道：“那叫什么？”

“把干字去掉，就叫妈！”

张小姐大喜，忙叫道：“妈！可是您看得上我，可马克呢？他会同意吗？”

四太太厉声说道：“在这个家里，我的话就是最终决定！他有什么理由不同意？你放心，理尼，我向着你，你就是我的好女儿！”

“妈！”

如果说，这第一声“妈”是抢占制高点，那么，这第二声“妈”就是稳住胜利果实！她叫得肖董心花怒放，四太太立即把理尼抱在自己怀里，她决定让理尼来取代文文的位置。

四太太是个睚眦必报的女人，她喜欢别人顺从，听话，但是，讨厌别人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现在看来，理尼通情达理，明辨是非，那为什么不要这样一个能够察言观色，永远顺从的媳妇呢？什么是大家族的女人？那就是以顺从为最高天职的女人！

四太太对张理尼说：“从今以后，你把三儿跟紧些，别让他去找文文，也

别让他和社会上乱七八糟的女人来往！”

这个权力可是很重要，只要拥有控制权，马克还能往哪里跑？于是，理尼回答道：“妈，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

不是用跟紧，而是用照顾，字用得好，四太太可以用跟紧，因为她是妈，是拥有实际权力的妈，当然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这决不是候选儿媳能够用的字！毕竟，现在还没有过门，就是将来过门了，在用词选字方面，还是要谨慎从事，不能疏忽大意。在这个家族里，陪伴四太太，还是如同陪伴母老虎那样，需要脑子里有根弦，一根认清家族里面真正关系图的大弦！得使劲绷着，不能放松啊！

四太太随即说道：“你看看，多不像话！刚才居然播放了文文的所谓专题文章，她倒会利用难得的晚会，为自己大做宣传，她利用马克和季家的目的太明显了吧？”

理尼同仇敌忾：“显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文文太任性了，很不懂事，怎么可以这么去做呢？”

“你去查查这家周刊的背景，是谁真正投的资？”

“妈，您放心，我一定尽快查明。”

四太太平静地说道：“查明以后，你对周刊投资方说，周刊那个黄总裁不是一块合适的料，应该换一个。”

理尼很是吃惊，觉得四太太太狠了一点，可是，她不露声色地说：“好的，可他们会换吗？”

“你去对他们说，我希望和他们在周刊运作上进行全面合作，只要一撤换黄林，我马上签下投资协议，并把我在香港的信息资源无偿提供！”

张理尼心想，黄林这回完了，得罪四太太，或者是没有完全按四太太的话去做，那就只能是这种下场。理尼立即回道：“好的，我会尽快去见他们的曲直董事长。”

肖董布置完任务，顿时觉得轻松许多，她在商场驰骋多年，就讲究一个“快”字。兵贵神速，在商界做事，不快，就只能坐失良机，让对手坐大。理尼拿到上方宝剑，从此师出有名，她在心中说道：文文，这可是你自己让位的，可别怪我。

第七章

祸起萧墙

《名人周刊》专题文章在花园会馆舞会上的播放取得了很好效果，文文高兴，黄总高兴，小红当然也高兴。翌日上午，黄总接到马克电话，约他在花园会馆吃午餐，黄林当然是准时赴约。在会馆中餐厅里，马克已经在等他了。

三公子开玩笑道：“黄先生开的那辆红旗车很有轰动效应！下次，给我也弄辆开开？”

黄林开玩笑道：“现在最时髦的，其实是 751 型摩托车，带车斗那一种！真来劲！”

此时，背对着他的女士把头转过来，黄林不看则已，一看就觉得晕，她就是昨天舞会上的那位绝代佳人张理尼！

三公子开玩笑道：“昨晚你们两人可是在舞会上出尽风头！”

理尼也很谦虚：“不用这么说，其实，谁都想和你跳！”

黄林是真心诚意地喜欢上张小姐了，一见她在场，所有的话就没有了，只是呆呆地看着她，有些失态。理尼见多识广，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于是她马上提醒他道：“黄总，您在想些什么？”

黄先生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马上说道：“客随主便，随便吧。”

菜上来以后，三人边吃边谈。三公子说：“长话短说，昨天看了你们周刊的文章以后，我有一个提议，想和你合作，把你的周刊做大，做强。”

在商言商，黄总既是在生意场上，当然也不傻：“如何做？你们有何高见？”

三公子示意理尼来说。张小姐马上提出：“其实，因为有文文，我们大家就更有信任感了。马克希望提供五千万资金，取得贵周刊一半股份，他当董事长，你出任 CEO，我任 CFO（首席财务官），文文出任总编辑。”

黄林颇为意外：“这么慷慨？这么说，周刊市值就是一亿元了？”

三公子说：“完全正确，新公司将尽快完成其他兼并业务，建立网站，并向视频发展，再梯次朝手机领域拓展，不断前进。与此同时，我已经联系好美国《名人》杂志，他们很有合作意向。我们可以把他们杂志在中国的使用权买下来，扩大公司经营范围，明年在美国买壳上市，力争在两年内，做到市值十亿元。”

马克讲述得很平静，可是，黄总却有些晕，他没有想到，如果合作成功，周刊将会如此高速膨胀。

张小姐说：“力量，这就是金融的力量。”

马克继续说道：“讲经营管理，你是高手，但是，要是玩金融，恐怕就是我们的强项了。理尼是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你知道，哈佛商学院的强项是市场营销，斯坦福商学院是IT管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就是财务管理了。这是理尼的优势，我呢，可能在金融运作方面有些小小的优势。”

黄林笑着说：“谦虚，虎父无犬子。”

三公子厉声说道：“我就是不想靠虎父的牌子吃饭，才来和你合作的。”

“原来如此，但是，你父母会同意吗？”

“这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黄总回答道：“好吧，我回去和董事会商量一下，明天给你答复。”

张小姐说：“希望您不会让我们失望。”

她用甜美的笑容表示出她的强势，而且，还在“我们”两个字上强调了一下。显然，她的意思是：从此以后，我是季家的人，你就别想染指了。

马克则说道：“我来帮你做大，你来帮我独立！大家各得其所。”

黄林回到周刊总部，马上和文文商量，他以为文文会同意的，谁知她竟激烈反对：“不行，绝对不行！马克和理尼凭什么来摘桃子？”

“不会吧？我看他们很有诚意，再说，我们周刊还是大股东，他们抢不过去的。”

“我总觉得里面有问题。你想想，他们做什么不行？非要来和你合作？谁知道这是谁的主意？江湖险恶，我们不能不当心。”

“他们干嘛要害你？马克过去和你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文文哭笑不得：“你不知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倒是理尼对你很有意思。”

黄林说道：“她的意中人可不是我，她做事历来是脚踩两只船，六亲不认。”

文文故意说道：“有那么厉害吗？我可没有那种感觉，她有那么复杂吗？也是，在爱情上，女孩子可就难说了。”

“岂止是难说！昨天她还对我一往情深，可今天已经人走茶凉。”

文文盯着他看：“你没有爱上她吧？你要是爱上她，那你就彻底没救了，死定了，而且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说不定还是你自己挖坑，自己抢着往里跳，还说感谢她让你跳呢。”

黄林无可奈何：“文文，别这么去说理尼吧，毕竟，我们还是有些好感的。”

文文见他不高兴了，知道里面大有文章，便马上打住：“好，不说她了。关于周刊改组的事，反正是你们的周刊，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我能左右全局？你们董事会自己决定吧。”

黄林笑道：“你就帮帮我拿主意吧，谁叫你是未来的总编辑呢？”

“好吧，我去问问小光，看看他还有什么高见？”

黄林当然还没意识到商场里面的复杂，他更不知道兼并以后可能发生的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尽管大刀还没有架在他的脖子后面，可是，文文已经感觉到一种无形的阴影已经隐隐约约地袭了过来。

黄林还是那么快乐，那么逍遥自在，那么乐观。他听完文文的意见后，马上表示：“这肯定是好事！对马克来说，当然是好事，他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他父亲过去可能需要十年才能依靠制造业去积累的财富。”

文文坚持道：“至少对我来说，可不是好事，我不想这么多人来管。”

“谁来管你？三公子不懂杂志专业，理尼只会公关和看账本，他们凭什么来管你？脑子灌水了？”

“照你这么说，我该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上市以后，你将成为市值十亿资产的权威媒体集团的总编辑，多过瘾啊！”

文文不无怀疑地问道：“这么大的好事，可是，真能上市吗？经验告诉我，凡是天大的好事，你千万别相信！”

黄林冷静分析道：“有《名人周刊》作为宣传手段，有季家，石家，还可

能有你们文家三大家族联手，谁会怀疑我们的实力？这可是金不换的好项目，金融市场就认这个。你觉得很无聊的事情，难以置信的是，无聊变成有趣，美梦居然成真，在现实金融市场中，事情就是如此简单，如此轻而易举，如此莫名其妙。文文，这次听我的，闭着眼睛，就说：GO！”

文文信了，果真对黄林说：“黄总，GO！干吧！”

黄林拿起电话，对三公子说：“马克，你起草合同吧。让我们一起干！”

在电话那头，马克笑了，他知道胜算在握！他可不想在父母庇护下生活一辈子，其实，他不愿被人们叫做季半城的儿子，他，就是季马克，一个普普通通的商人，一个剑桥毕业的寻常企业家，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这几天，理尼很累，她知道，要做大人物，你就得累，不累还能做人上人？她立刻去会馆办公室，把三公子的战略意图，马上就通知了四太太。

肖董先是勃然大怒，后来，又慎重起来，对她说道：“理尼，你去告诉你爸爸，说是马克要单飞，看看他是什么意思？”

张小姐奉命行事，立即赶到七号花园的季家独栋。此时，季爷刚唱完一段京戏，感觉很好，很自在，十分悠闲，看见理尼，就问道：“理尼，干女儿，怎么想起来看你干爹了？”

理尼马上笑容可掬：“想爸爸了呗！”

季爷很是诧异：“你叫四妈是干妈，当然叫我干爹了，今天为何改口叫爸爸了？是何道理？”

那“是何道理”四个字是用京剧道白说出来的，很幽默，很好玩，很有趣！理尼很会审时度势：“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干妈非要我改叫她妈妈，那么，我只能统一礼仪体系，叫您爸爸了！”

“哎——”

季老确实幽默，在一旁的姚二爷笑得前仰后合。在实际生活中，季半城其实是个很好相处的老先生，慈祥，和蔼，当然，那是在他没有生气的时候，一旦他老人家发起火来，那可是山崩地裂，雷霆万钧！

张理尼把三公子最近的大动作如此这般地叙说了一番，季半城听得认真，问得仔细，最后对姚二爷说：“你怎么看？”

二爷说：“大约想自己打出一片天地来。”

“这倒不是什么坏事，可是，他的钱从哪里来？找我要？”

理尼说：“他说过，不问您要，想办法找别人去借。”

季爷仰天大笑：“糊涂！他以为他是谁？没有我的支持，他能借到一百万？休想！这个社会上的人势利得很，谁不会察言观色？”

二爷说：“不妨让他碰碰钉子，以后就聪明多了。”

季爷最终的意见是：“告诉你四妈，先别管他，让他出去闯闯，我的态度是：不支持，不干涉，不反对，冷眼旁观，看他究竟能有多大的本事。”

理尼回道：“好的，爸，我就去告诉妈妈。”

“三儿可能会去找你伯父借钱，告诉他，先拖一下，不要急于答复。”

“YES, SIR!”（是，长官！）

此时，三公子情绪激奋，他已经看到前面的辉煌了，而且，这一次是他自己亲手创造的辉煌，他将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建造季马克的商业王国！他能不兴奋吗？他对理尼的效率非常满意，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一举一动全在父母监控之下。是的，在季家，任何事情难道还有什么秘密吗？没有的，全然没有的！

在过去几天里，周刊里的工作人员全很忙，人要一忙，这脾气就容易急，一急就要发火，一发火就会吵架。这年头，究竟谁怕谁？

在小会议室里所举行的兼并以后董事会四巨头会议开始很顺利，但是，当讨论到总编辑人选时，出现重大分歧。

黄总力荐文文，首先发言：“文文是海归，业务水平很高，在过去的几期中，成绩辉煌，这是有目共睹的，她出任这一职务绝对没有问题！”

马克也表示赞同：“她完全称职！”

理尼按照四太太的旨意，马上冷笑道：“我不同意。第一，她的写作能力不错，这我承认，但是，她没有业务管理能力，一个人单打可能非常出色，但是，要是出任总编辑，管理整个团队，就可能很吃力了；第二，她在社交方面太嫩了，未来周刊发展成为媒体集团，公司做大了，她就很够呛。”

周刊董事长曲直想了一下，婉转地表示：“我觉得张理尼小姐的意见不无道理，还是不要一下子提得太高了吧？”

黄林急了，大声说：“那怎么行？不重用文文，周刊的发行量如何上去？”

理尼冷笑道：“死了一个屠夫，我们就吃混毛猪了？曲董事长的意见确实高明！”

黄林说：“马克，你来说句公道话！”

马克历来温和，一看双方相持不下，就笑道：“那就先空着，让文文当业务总监，以后再看情况吧。”

曲董事长和张理尼马上表示赞成。

黄林非常气愤地说：“我要是连总编辑的推荐权都没有，将来还当个狗屁总裁！”

理尼当即反驳道：“你即便是未来的董事长，恐怕还是要尊重大家的意见吧，否则如何共事！”

黄林说：“你们不了解她，就认为她太年轻，其实，我很清楚，她非常能干，完全胜任！”

会议室里面在吵，外面可是听得清清楚楚。周刊面积太小，说俗点，放个屁公司里都能听得见。几个大人物在里面开会，公司年轻人知道是关于未来人事的里程碑式会议，谁不把耳朵竖起来听。文文就坐在会议室隔壁，想不听，也不行，里面的声音是一清二楚。等到讨论她的职务时，争论话语传到她耳朵里，她没法不听，黄总为她据理力争，她当然很感激。她知道，这一位置十分关键，未来前途远大，谁都会争。黄林能够不以她资历浅，全力推荐，她委实深感知遇之恩：“没想到，这个黄林倒还是一个讲义气的老板，难得！”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老话，我们的文文此时真有这种壮烈的感动！她爱吃零食，爱跳舞，爱旅游，爱下饭馆，爱侃大山，爱买衣服，毕竟她是一个女孩，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孩，一个什么都想尝试的漂亮女孩。她在周刊里的形象很 TOUCHING（动人），很 CHARMING（有魅力）。黄林总裁只要说起她来，肯定赞不绝口：那个文文很能干，很可爱！

四人高层会议的决定是个折衷决定，文文出任业务总监，总编辑的位置暂时空着，如文文再有战功，则予以晋升总编辑，若无战功，将另聘总编辑。

当黄林在会后通知她时，文文只是淡然一笑，当不当总编辑，她并不在

乎。本来，她只是回国寻求一些阅历，积累媒体经验，过两年就会回美国攻读博士，可是，不知怎的，她开始慢慢喜欢这家小周刊了。她感觉到，周刊里的人员实在是有些特别：黄总很特别，小红很特别，三公子很特别，就连张理尼，尽管有时令人讨厌，自以为是，然而，理尼在工作中的认真和疯狂也很不一般。文文似乎预感到，在这里将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前景，是辉煌？抑或出人意料？她不知道。从理智上来说，她的未来是属于父亲的公司的，是和那种驰骋世界的高科技公司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从感情上来说，她还是愿意和这些个性鲜明的人士一起去拼杀，去创造周刊的辉煌未来！

她对黄林说：“黄总，谢谢你！”

黄林诧异：“谢我什么？”

“你尽力了，我得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

黄林天真地笑了，天真无邪的样子，甚至于显得有些天真活泼：“你以为我是为你在争？错！我是为我，为我们的周刊在争！是的，没有你，周刊将会依然存在，但是，只有拥有你，周刊才会真正辉煌！”

“真心话？”

“你听我说过任何假话吗？”

“黄林，你听着，我真有点开始喜欢你和你的周刊了！”

“你喜欢我？可能吗？别拿我寻开心了。你喜欢我们的周刊？注意，是你和我们的周刊，不是我一个人的，也是你的，更是大家的！现在，我非常，非常开心！有了你的支持，我相信，我们会一起缔造一个世界级的传媒公司！”

“真的？”

“相信我，肯定会美梦成真！”

文文容易激动，她知道这是自己的一个缺点，但是，此时此刻，她又激动了，心潮澎湃，不能自己。她拉着黄林的手说：“黄总，我再也不回去了，和你们在这里一起拼！”

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是一个改变文文人生轨迹的决定。从此以后，她再也不会考虑父亲的跨国公司的战略问题，而只是考虑中国媒体跨国公司的战略了。

对于黄林来说，周刊大老板曲直董事长和他的谈话无疑是晴天霹雳，事情

来得太突然了，而且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到极点。曲直董事长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说：“黄总，我感到遗憾的是，你居然和季夫人的关系搞得如此糟糕！”

“季夫人？哪个季夫人？”

“季半城的四夫人啊！”

黄林啼笑皆非：“我都没和她说过几句话，何糟糕之有？”

曲董事长摆摆手：“我无意介入你们之间的矛盾，更不想来趟你们的浑水，但是，你只有两条路，一、取得季太太的谅解；二、离开周刊！当然，你的离职待遇是不会有损失的，我会根据相关合同进行妥善处理。”

黄林历来是个与人为善的好人，但是，他本性耿直，决不会向恶人低头。他有什么过错？什么过错也没有，完全是四太太在无中生非，简直是不可理喻。但是，曲董事长的决定却出乎意料。

黄林说：“曲董事长，我不想，也没有任何必要去取得四太太的谅解。我想，如果我被迫离开周刊，损失最大的应该是周刊的业务，绝不是我个人的事业！”

曲董事长显得很无奈：“我这个人有时优柔寡断，不太喜欢和强势人物进行对抗。本来嘛，为了挽留你，我还可以考虑去为你说说话，打打圆场，可是，你做事太固执，太草率，这个忙，我就无法帮你了。我想，你应该是理解我的，我很无奈，看来，还是你主动辞职比较好，这样一来，大家都有面子。”

黄林见大势已去，大失所望，马上说道：“好的，从现在起，我宣布辞职。”

他知道，他喜欢周刊的工作，但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与其被四太太羞辱，被这个老娘们欺负，倒还不如回北方大学商学院教书算了。什么商场？狗屁商场！俗话说得好，无奸不商，这些王八蛋有了几个臭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真是岂有此理！

此时，曲董事长很体谅地笑了一笑，说道：“我希望你能在两天之内把辞职书交上来。”

“还需要两天吗？我马上就交给你。”

下午，黄林把全部文件移交给常务副总，随即离开了周刊，公司里的员工都觉得很突然，但是，这种风云突变也不是第一次了，他们只能表示恋恋不

舍，不过，大家都得活下去，还能怎么办呢？发生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文文正在外面采访，大家是群龙无首，只能静观其变。

小红立即给文文发了短信，文文回复说：“天没塌下来，再看看有什么好戏。”

黄林一下子成为一个下岗职工了，他没有单位，没有组织，只剩他自己。好在曲董事长真没有亏他，多发两个月工资，让他不至于马上就没钱了。

黄林自言自语道：“拿钱不用干活，好事！”

但他情绪依然恶劣，被赶走的老总永远郁闷。于是，他关上手机，一个人驾车来到故宫后门的筒子河边，把车停好，随即顺着河边慢慢散步，希望能在凉风中理出头绪来。这里人迹罕至，很有些大隐隐于市的感觉。不远处，故宫后门喧闹不已，而在筒子河边却安静得很，淡淡的历史孤独，朦胧的古都遗韵，昔日宫廷风貌全凝缩在故宫角楼的侧影中，数百年风雨尽现出来。

黄林想想，数百年的王朝说垮就垮了，就连不可一世的崇祯爷也无法控制混乱局面，悄悄从这里跑到景山东侧的槐树下，上吊了。比起那些历史巨头来说，谁冤？谁更冤？我算什么？俱往矣，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生活总得继续下去！

此时，文文急于找到黄林，但是，他的手机居然关机。她只好发了短信给他：“乐得休息几天！有空联系。”

当小红通知她，黄总已经辞职了，文文顿时大骇。商场多变，她是知道的，可是，黄林是个稳重的人，怎么会说辞就辞？她想起曲直董事长，便给他打电话询问。

曲董事长支唔半天，方说道：“这是你阿姨四太太的意思。”

“阿姨对你说的？”

“不，是张理尼小姐来转告我的！”

“混蛋！”

“文小姐，你怎么骂人？”

“哦，对不起，曲董事长，我是骂理尼，她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

“下次你骂人前，要说清楚啊！”

文文放下电话，就打理尼手机，上来就是一顿臭骂，骂得张小姐里外不是

人。理尼也知道此事处理不妥，忙说道：“对不起，我确实是被四太太当枪使了，但是，你也不至于这么骂嘛。”

文文气还未消，数落她道：“人家黄林冤不冤？我不就是没顺从四太太的意思，去嫁给她那宝贝儿子嘛？至于吗？至于赶尽杀绝吗？有能耐来把我辞退，去杀什么无辜的黄林？我说，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你想上门当儿媳妇？那你去啊！干嘛要害人家黄林丢饭碗？他可喜欢周刊了，你啊，整个一个混蛋！”

理尼很聪明，当对方发火时，她就不听，把手机一直朝下放着。在她身边的三公子马克听见里面有人大喊大叫，情绪激昂，便问道：“是谁？这么热情洋溢？”

“还能是谁？你们季家理想的儿媳妇！”

三公子苦笑，其实他心里也苦，他一直讨厌父母包办自己的婚事，可是，真要是文文，他还真不反感。过去在美国度假的日子里，他们一起去过许多地方，文文的睿智，敏捷，大气，能干，他都喜欢，可是，文文只是把他当成哥哥，如此而已，他有什么办法？无计可施，只能无可奈何。人生就是如此，你想得到的，往往得不到；你不想得到的，甩都甩不掉。

于是，他大声说道：“命！这就是命！”

理尼惊奇：“你什么意思？”

马克一看自己有些失态，马上笑起来：“没什么，只是随便说说！我们还是继续研究募集资金的事情吧。”

“募集资金？你还需要募集？登高一呼，谁不送钱来？”

三公子一脸阴沉：“我设想得太好了，其实，这几天我一直在跑，没想到，全碰壁了。我现在意识到，过去人们对我所做的承诺，其实，全是看在我老爹面子上，只要老爸不放话，没有任何人愿意贷款给我。”

“这么悲惨？实在是不可思议。”

理尼此时真有些为马克感到委屈。她马上意识到，如果长袖善舞的三公子都会在资金问题上惨遭冷遇的话，那就意味着，所谓的富二代的光环其实依然是父辈的光环！父辈愿意第二代灿烂，第二代就能明亮！要是父辈不说话，那些所谓的富二代必将洗尽铅华，光辉不再！悲剧，你能说这不是悲剧？其实，自己也算是富二代，看来，三公子的悲惨遭遇也是她未来应该警觉的借鉴。

文文最终在筒子河边找到了黄林。黄林很吃惊：“你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

“我记得有一次你对我说过，每当你有什么想不通的事情，你就会来这里！”

黄林苦笑了一下：“不好意思，让你笑话了，真难为情！没想到，居然会祸起萧墙！”

文文眼圈红了：“其实，都是我不好，与卿何干？没想到，我的私人决定，结果却连累了你！”

黄林很委屈，但是，在女孩子面前总不能哭吧？其实，他很想哭一次，好好地哭，痛痛快快地哭，泪飞顿作倾盆雨，那该多痛快，多淋漓酣畅！

他压抑着自己的痛苦，安慰她道：“没事的，失业好啊，可以无忧无虑地看两个月书，好在北方大学商学院欢迎我回去当教授呢。”

文文一听，破涕为笑：“你啊，真是想得美！你能后退吗？天下多少豪杰的遭遇比你悲惨，你就消沉下去？让那些小人看笑话？黄总，你真要是这样，我会很失望的！”

黄林可不以为然：“当教授有什么不好？非要当商人？我现在讨厌商场，讨厌商人，全他妈的是市井小人！”

“祸由我起，我当然负责。你放心，我会有办法的。”

说完，文文走近黄林，轻轻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大哥啊，有时你真傻！”

她身上的那股淡淡的幽香令他不能自己，那是一种迷人的香味，温馨，如同在野外玫瑰园那样，使人沉醉，他仿佛要醉倒在玫瑰花丛一样。黄林闭上眼睛，沉浸在这种美好的感觉之中，可是，等他睁开眼睛时，文文已经离去，消逝了，就像筒子河边的晚风那样，飘忽而去，无影无踪。

四周华灯初上，暮蔼深处，只有故宫角楼巍峨的侧影依然耸立在河岸边，默默地注视着世上的一切。对于文文来说，故宫筒子河边的花前月下已经没有任何诗意了，她感到一阵冲动，尽管她给予黄林一个沁人心脾的吻，让自己的情感得到释放，也算是给予书生一个妹妹般的安慰。她愤愤不平地走了，很有些古代大侠拎着大刀走向江湖的情怀。

文文的人生哲学是：你讲义气，我更哥们，为了黄林，她感到悲壮。她肯定是要做些事情的，总不能让黄林回去教书吧？黄林的倒霉就在于他低估了四太太的能量，高估了自己的水平，在绝对悬殊的实力对比下，他个人其实是苍白，无奈的。结果呢？四太太都不需要自己出手，就凭张理尼所传达的旨意，就能轻轻地借曲直董事长之手，把他赶走了，让他尝尝爱管闲事的苦涩。

她应该怎么办？很简单，力挺黄林，拿四川老乡的省语来说，就是“雄起”！黄林肯定是能站起来的，他那么聪明，那么能干，被四太太教训一下，其实未必不是好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在挫折和倒霉中炼成的。

巧合的是，文文的父母正在上海出席文氏慈善基金会的成立典礼。文文坐夜班飞机飞回上海，回到自己家族在黄浦江边的“唐城”家里。“唐城”是上海最豪华的临江建筑，俯视大江，直对浦西百年江景，那种气派是来自天，源自地，生于江，得于人。在这里，推窗而望，天人合一，江人归一，人景交融，一句话：壮哉，唐城！

唐城的投资开发商就是文文的爸爸文老板。当文廉董事长夫妇看到文文冲进家时，欣喜若狂，真的是欣喜若狂。老夫妻就只有文文一个千金，文文历来是父母的宝贝，她从不工于心计，为人绝不势利，老两口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非常喜欢，把她看做是掌上明珠，从小她就得很得宠。可是，文文却过于任性，我行我素，这难免不是一大遗憾。

文文高中毕业以后，就以高分进入纽约大学。开学以后，父母和她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文文来去匆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一阵风似的，老两口也不好说什么。今天看见文文回到上海，文老板就推掉一切应酬，专心在家里陪女儿。

第八章

柳暗花明

往事如烟。文廉董事长其实是文人起家，真正的儒商。当年，在没有结婚以前，他喜欢的并不是现在文文的妈妈王惠，而是她同宿舍的室友刘显。那时，他们三人全是北方大学的同学，文廉是自动化控制系的，两位女同学则是英语系的。文廉学的是俄语，但是，他很喜欢英语，刘显虽然是英语专业的，但并不喜欢英语。

文廉认识了刘显，向她请教英语问题，她很乐意教他，给他讲了许多欧·亨利的英文小说，既学了英语，又听了故事。这位欧·亨利先生还真不简单，进了监狱，没钱花，就拼命写小说，故事简单，结构也不复杂，但结局颇为意外，因此受到许多杂志欢迎，出狱以后，居然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了不起的作家。

文廉听得津津有味，刘显讲得也很有趣，少男少女在一起学英文，在一起聊美国文学，在那个暴风雨的年代里，真还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他俩越来越熟，不想在校园里看那些轰轰烈烈的革命大字报，就一起出去玩，转西直门，逛西四，围绕着太平庄，四处转，玩得高兴，转得痛快，他们聊天全是说英语。

刘显对他说：“本来我不喜欢英文，但是，你那么喜欢，居然也感染了我。”

十几年以后，他从美国留学回来，成为北方大学计算机软件教授和系主任，而刘显还在教中学。他们俩之间的英语水平应该是一个天上，一个肯定不在天上。可是，每当他走上讲台时，他知道，没有刘显，他是不可能站在名校讲台上的。

有一次，文老对文文回忆起他初恋时的故事。当时，他们是多么年轻啊！

一天，刘显请他去她家里下棋。他很激动，没法不激动，他知道，他俩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里程碑阶段。谁都知道，一个女孩子邀请一个男孩子去她家里，这意味着什么。

她家在北京崇文门外花市，想来古时候这里应该是卖花的市场。他去了，四周全是大杂院，没有城里四合院的隐秘韵味，但是，胡同深处，小巷幽静，时而传来一阵京城特有的鸽哨声，温馨，祥和，和那个文革时代的激烈与血色的主旋律好像很不协调。

她的家里布置得很精致，小巧中显出玲珑。刘显的父母仔细端详了他一番，便很客气地把里屋留给他俩。在里屋，棋局早已布好了，一副象牙制的象棋安放在红木桌上，格外有味道。

他笑了：“你也会下？”

刘显也笑了：“会吧，我爸爸是此道高手，周围几条街没有对手。”

文廉知道，她爸爸是想通过下棋来考验他的智商，看来，这盘棋还得下好。棋局开始了，刘显的棋风相当凌厉，攻势很猛，很快就兵临城下，让他的老师四面楚歌。

她很高兴，棋局中的高手永远自负：“怎么，还要下下去吗？”

文廉想了一下，回道：“风声鹤唳，并不意味着没有出路。我要是把小兵挺过河去，未必不是一步好棋。”

她爽朗地笑了：“太莽撞了吧？过河小卒固然勇敢，但已无退路了，弄不好就要粉身碎骨的。”

他大声疾呼：“只要值得，死而无怨！”

她惊异地看着他：“何必如此冲动？凡事要三思而后行，留有余地。”

最终棋局以和棋结束，他给她留了面子，在最后关头没有将死她的老将。握手言和是为人之道，何必逼人太甚？世上有许多事，其实可以慢慢来的，千万不可操之过急。

刘显的父亲走进来，看了看棋盘，然后说道：“你的棋艺不错，可惜棋风偏软，未来恐是要吃大亏的。”

在这之后，她的父母亲留他吃了炸酱面，很好吃的，酱好，面好，一切都好。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再也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炸酱面了。

文老对文文回忆说，他一直怀念花市，怀念那个大杂院，怀念花市大杂院

里的棋局，当然还有那顿美味的炸酱面。

文文好奇地问父亲道：“那后来呢？”

翌日上午，刘显来找他，在学校大操场上，寒风似刀，冷冷地砍了过来。他沉默不语，知道她要宣布一个重要决定，这个决定将会决定他的后半生。

最终，刘显说了：“我爸爸妈妈很喜欢你，我爸爸说，你的棋路尽管偏软，但不失为君子之道。”

文廉很高兴，刘显爸爸的话非常关键，是关键中的关键。

于是，他满怀希望地问道：“他们的意见是？”

“我俩不合适！一个臭老九就很够呛，要是两个臭老九在一起，未来肯定很麻烦。他们希望我找一个工人或是部队上的干部。”

他抬起头来，看着她问：“你怎么想？”

“我从小就听爸爸妈妈的话。”

他依然看着她，说：“这可是关系到终身的大事，开不得玩笑。”

她更为坚定地说：“父母看得比我远，我相信他们。”

他使劲劝说她，明明知道这是最终判决，但还是试图挽救残局，但是，没有用，大势已去，无法挽救。从那以后，他有英语问题还是可以去问她，但是，他俩之间只有严格意义上的英语学习关系了。

在文廉同学痛苦不堪的时候，刘显的同学王惠走进了他的生活，默默地关心他，照顾他，尽管不会下棋，不会讲欧·亨利的故事，可是，经历过爱情挫折的文廉要求不高了，他不需要会下棋、爱讲故事的女朋友，他需要一个懂得关心爱护他的老婆。毕业以后，文廉结婚了，此后一直很幸福。

从王惠那里，文廉不时了解到刘显的情况，她去了边疆地区，后来嫁给农场一个工人，成为当地媒体宣传的热点。再过一年，有同学来信说，刘显经常被老公打得鼻青脸肿；再以后，她离婚了，孤独一人，面对塞外烽烟。

几年以后，新时代开始了，文廉考上北方大学研究生，和王惠一起回到北京。听说刘显后来嫁给北京一个丧妻的老校长，老校长设法把她调回首都一所中学，她回到北京，回到花市，和父母在一起了。那当然很好，文廉也就不那么挂念了。他们一直没有重逢，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即便后来，文廉在季半城支持下，去美国创业，逐步走向辉煌，他在自己的事业顶峰时期，依旧喜欢对文文讲述当年校园里的爱情故事，讲述自己的初恋。文老对北京花市，对那个鸽子哨呼啸的大杂院，对那场玄秘棋局至今不能遗忘。

文文问过王惠：“妈妈，爸爸当年喜欢过的刘阿姨漂亮吗？”

妈妈说：“挺漂亮的。”

“有您漂亮吗？”

“好像没有吧。”

“那爸爸为什么当初先喜欢她呢？”

“她比我开朗，比我会讲故事，比我会下棋，男同学喜欢嘛。”

“她什么不如你？”

“她太精明了，不会看准人！结果放走你爸爸，抱恨终生。”

“难怪呢！”

文文若有所思。回到北京后，终于有一天，她憋不住了，跑到那所中学，去找那位刘阿姨。阿姨早已徐娘半老，但是，依旧风韵犹存。她问文文道：“你是谁？家长吗？还是我过去的学生？”

文文回答说：“我是文廉和王惠的女儿。”

“文廉？哦，我想起来了，他们还好吗？”

“还好吧，我代爸爸妈妈来看望您。”

刘阿姨笑着说：“代我问他们好。很抱歉，我要去上课了，BYE！”

阿姨走了，依然很有风度，气质应该不减当年。历史时光会消磨一切，消磨爱情，消磨感情，消磨记忆，最终一切全会烟消云散，什么也不存在。

有一次，文文告诉爸爸妈妈关于刘阿姨的近况。

妈妈说：“依啊，神经兮兮的，去打扰阿姨干什么？”

爸爸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叹了一口气。他能说什么？什么也不能说。毕竟，一切全是往事了！

此时此刻，爸爸依然和蔼地看着她，问道：“文文，又闯什么祸了？没麻烦，你是不会主动回来的。”

妈妈关切地说：“快说吧，有什么事情要爸爸帮忙的？”

文文哭了，她知道，即便走遍天涯海角，还是家里最温馨，在外面再惹麻烦，再捅漏子，至少还有父母会在后面支撑着自己。于是，她决定把最近发生的所有故事，完完全全地讲给他们听。当文文讲完以后，客厅里的气氛有些紧张，毕竟事情关系到季家四太太，文老板颇有些为难。对于季家，他是欠人情，而且是欠大人情的，再说，四太太个性太强，很不好相处，可是，自己女儿的事情又不能置之不理。

于是，文老询问女儿道：“姑且不论你阿姨的是非，你希望爸爸妈妈做什么？”

文文回答道：“阿姨有火，可以冲着我来，但不能滥杀无辜，我要还黄林一个公道。”

“怎么个还法？”

“我知道，你们为我准备了一笔钱，作为我的嫁妆，我希望你们能交给我支配。”

“可是，你并没有结婚，好像不能使用嫁妆，这不合情理。”

文文坚定地表示：“爸爸，妈妈，你们对我好，我心里很感激，我这一辈子过得很幸福，平时我从来没有向你们提出过任何物质金钱方面的要求，可是，这一次希望你们能让我自己做主，自己来支配我的钱。”

文老板追问道：“你想如何支配这笔钱？”

“我想投资《名人周刊》，还是由黄林出任总裁，由我出任总编辑，我相信他和我的能力，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周刊是一定会赚钱的。”

只要说起生意上的事情，文老板可是聚精会神，马上说：“可以，我出这笔钱，但是，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公司财务由我派人，不是为了控制你们，而是为你们把关，你根本就没有做生意的经验，黄林又太嫩，我很不放心。一年以后，等你们赚钱了，我的财务撤出，由你们自己独立经营。”

文文太感动了，她没想到，老爸会如此通情达理，她扑过去，给老爸一个甜蜜的吻并撒娇地说：“老爸，我好喜欢你啊。”

老妈不乐意地说：“我呢？把我给忘了？”

文文又飞过去，给老妈一个吻，老妈闭着眼睛，尽情享受女儿的温情：

“老头子，你看看，要不是为了钱，文文会对我们这么好吗？”

文老板一脸严肃地说：“肯定没有这么好，至少不会亲我们。”

文文撒娇道：“你们就是不懂我的心，我生气了。”

老妈把女儿搂在怀里，开心地说道：“这是你爸爸生平第一次这么痛快地把钱拿出来。”

客厅里欢声笑语，温馨，甜美，窗外的黄浦江依旧在缓慢流淌，宁静而又庄重。

翌日上午，文文回到北京，见到黄林以后，对他说道：“我想投资《名人周刊》，还是由你出任总裁。”

出乎意料的是，黄林并没有马上答应。他说道：“你的决定是否太仓促了？为什么要为我投资周刊呢？有这个必要吗？我又不是没饭吃了，你何必与四太太赌气呢？”

文文笑道：“你啊，真是个书生，我就看不惯那些势利小人。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复仇？超过对手！”

黄林笑道：“第一，我没有什么对手！第二，我为什么要报仇？报谁的仇？第三，我不想欠你的情。为你打工？我们之间的关系算怎么回事？那会让周刊的管理变得很复杂的。本来我们之间很平等，很友好，很单纯！再说，接管周刊可不是开玩笑的，那是具有明确商业目的的行为，是要赚钱的。如果不能赚钱，我会内疚，会离开你的，但是，即便赚了钱，我还是会内疚的，觉得欠你一个大——人——情！”

文文火了，说：“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劲？婆婆妈妈的，一点也不像个爷们。四太太看不起你，曲老板不够意思，你就和我一起来打天下嘛，有什么不好？”

黄林知道文文误会了，便解释道：“先不说我们之间谁领导谁，即便要投资，也得进行可行性研究，投资投什么领域？投资手段是什么？规模是多少？是天使投资？是介入私募？还是从中期开始？抑或到路演以后，才最后参与？你得有明确计划，明确想法，至少要先进行市场调查吧。”

文文不耐烦地说：“我不需要听这些，与其自己去学一门本事，还不如去交一个精通这门本事的朋友！告诉你，今天启动资金已经到位，我明天就去和马克和曲直签定合作协议，今后公司财务由我老爸委派，签定投资协议以后，

马上就来向你报到。你马上去国贸看看周刊的办公用房，注意，千万不要为我省钱，要有最好的办公条件，最好的媒体人员，公司管理由你全权负责，我老爸不介入任何管理，他只是想了解业务进展而已。新管理班子立即准备进驻，下个星期全面接管，同时向外界宣布！”

“雷厉风行啊，没想到，你还来真格的！”

黄林心中还真有些佩服这个小姑娘，他原以为她只是个整天开开心心，只知道时尚，游览，是个地地道道的富二代，没想到，她在商场上调兵遣将也是十分老到的。

文文问道：“你在想什么？”

“我想人不可貌相！”

“哼，我是谁？我是美国文氏软件集团文老板的虎女，即便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这家小小的周刊公司还要老娘来亲自操刀？有你足够了！说定了，今天开始行动，你的工资也从今天开始计算。”

黄林开玩笑道：“月薪多少？怎么分红？”

文文回答道：“参照你在周刊原来的条件，如何？”

“可以，看来，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文文笑道：“这就对了，军号已吹响，队伍已集合好，司令员同志，请下命令吧！”

她行了一个军礼，有些滑稽，有些可笑，但是，文文绝对是真诚的。黄林一时间百感交集，酸甜苦辣，全涌上来了。他能说些什么好呢？还是什么也别说了。他知道，文文和小光是真心实意地对他好，这笔钱肯定来得不容易，究竟是如何来的，他没问，问了她也不会说的，他只能呕心沥血，把周刊办好。

想到这里，黄林突然站起来，像文文一样也行了一个军礼，大声喊道：“是，文总编辑！”

在文文眼里，黄林一直是个非常成熟，非常老练的老总，现在见他孩子般地敬礼，实在是滑稽得可以，顿时笑得前仰后合地说：“你别逗了，快把我笑死了！”

此时，黄林却很严肃，走到文文身旁，低声说道：“文文，谢谢你，真的感谢你，其实，你根本没有任何必要为我做什么！”

文文感受到他的真情，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说：“我和小光就是要你好，

就是要你不受气！”

黄林没有答复，屋里一片沉默。最终，黄林说道：“我只有一个条件，你给我一年时间，我全力去办好周刊，一年以后，如果周刊成功了，我们再继续考虑新的合作模式，好吗？”

文文高兴地说道：“你啊，怎么这么书生气十足？这有妨碍吗？”

“我不想私人之间的朋友关系会影响周刊的管理进程。”

她叹了一口气，随即说道：“好吧，我答应你！”

这是一个奇怪的投资决定，一个难以想象的决定，或许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无论如何，《名人周刊》新的管理班子在一周之内正式进入总部，在京城媒体界掀起一股巨浪。在文文的策划下，京城新闻媒体进行了狂轰滥炸，几天之内，周刊名声大振。

此时，有人在媒体上预言：“香港季半城即将进军首都媒体业！”还有专家分析道：“黄林领军《名人周刊》，必将有大动作！”几家电视台也在财经节目里，进行了相关报道：“《名人周刊》黄大师再次出山，鏖战京城媒体业！”

四太太很快就获悉了这些消息。她冷笑道：“看不出，这黄林还不是个生瓜蛋子，居然还能绝地反击！”

张理尼安慰她道：“他还是有本事，把文文给忽悠晕了！文文被迷住了，傻呼呼地把她未来的嫁妆钱给拿出来了！小黄这个小白脸，实在是没出息，只会吃软饭。”

四太太脸色阴沉地说：“文家老头子也不知是什么打算，难道想和我斗？”

理尼忙解释道：“他哪会？他肯定是在考虑，应该如何支持文文。”

“我说也是嘛，老头子怎么会这么糊涂，由着文文胡来？”

理尼说：“据说文文的爸爸并不认识黄林，只是听文文说要自己办周刊，手一松，就拿出钱了。”

肖董转变话题：“马克融资的事情进展如何？”

“很不顺利，没您的支持，谁把钱借给他？结果让文文和黄林钻了空子，乘虚而入。”

“马克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他好像有些不服气，还在使劲乱跑。”

肖董冷笑道：“现在的年轻人莫名其妙，放着阳关道不走，非要自己去碰钉子，不碰个头破血流硬是不回头。”

理尼附和道：“就是啊，太不懂事了。”

在七号花园，季半城听说了文文的事，觉得很有趣，非常生动活泼。他对二爷说：“没想到，文老弟的女儿还不服输，对四太太来个绝地大反攻，你说说，我该支持谁？”

二爷说：“女人嘛，就爱来点小动作，没有大意思的。”

季半城笑道：“茶余饭后，不可缺故事。不过，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小动作。我可是爱从小处看人，四太太将来能否掌握季家全部家业？我还真没想好，不过，她要是输给文文，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连这个小丫头都搞不定，还能掌控季家集团的江山大业？”

二爷干笑道：“四太太为人极聪明，但是，是小聪明，不是大聪明。”

“是精明，不是聪明。”

“季爷说得好，是精明，而且是小精明。在江湖上，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应置敌于死地。”

“是极！现在看来，四太太是管小不管大，整天考虑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此而已，这样一来，生意如何能真正做大？对了，马克的融资事情有进展吗？”

“三公子还是欠火候，钱没倒手，已经满城风雨，有些本末倒置。”

季爷大笑道：“娃娃想自己出来单飞，容易吗？不过，我想，他毕竟和四太太不同，马克确实是想做些事情的，而四太太则是吃饱了饭撑得难受。”

两人相视大笑，七号花园季宅里气氛热烈，这种指点江山，笑视商战的小规模评论每天都在进行，正是这种点评推动了庞大的季氏四季集团不断朝前发展。

无论人们在一旁说些什么，议论些什么，倒霉的马克已经无暇过问了。他很忙，忙得甚至没时间吃饭。他到处融资，到处碰壁，原先以为轻而易举的小事，现在却难于青天。不过，要是认为他会知难而退，那可是小看了剑桥出来的高材生。

说来有趣的是，三公子性格的形成与高尔夫球场有关。他刚去剑桥大学读书的第一年，父亲对他说：“我为你支付所有的学费、杂费、住宿费、服装费，但是，零花钱你必须自己去赚。”

三公子小心翼翼地问道：“如何去赚？”

父亲回答道：“姚二爷常去英国打高尔夫球，与当地球场的老板很熟，他已经为你安排好了球场球童的工作，每周三个半天，每次三小时。”

三公子低声请示道：“我能做些什么？”

“帮球场客人背球杆、倒水、拿衣服等等。”

三公子心中瓦凉瓦凉的，死的心都有，如果父亲要羞辱他，可以在其他地方羞辱，为什么偏偏要在剑桥，要在自己大学附近？大户人家子弟就是有涵养，三公子尽管有死的心，但是，在外表上依然平静，父亲看不出他有任何情绪上的变化。季半城很满意，他判断儿子心里瓦凉瓦凉，他认定儿子有想死的心，但是，他居然没有看出来。

马克悲壮地踏上去剑桥的征途，他去了，身上几乎没有零花钱，没有信用卡，他只能去球场当球童了。他工作很卖力，每周三个半天，每次三小时，热情洋溢地帮球场客人背球杆，倒水，拿衣服等等，客人们很满意，赞不绝口，给他不少小费。可是，没有人知道，他是富商的亲儿子，他家里的资产富可敌国。但是，三公子心中依然是瓦凉瓦凉的，不过，他再也没有死的心了。他现在开始明白了，一分钱是如何赚来的，一分钱是可以如何花出去，父亲并没有想羞辱他，只是想要他在剑桥，在自己大学附近，体验人生，体验美丽人生！人生真是充满魅力，尤其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当你为那些阔佬背球杆，倒水，拿衣服时，那个人生会美吗？

苦难使人成熟。三公子慢慢懂事了，逐渐成熟了，他肩膀上的球杆所压出来的血红印子后来成为很深的发紫印记。有一次，当他回到家里，四太太问他想不想去打高尔夫时，他先是沉默，最终开始说话了，当然是咬紧牙关，压抑着自己的愤怒：“您喜欢高尔夫？您想打高尔夫？知道那是什么玩艺儿吗？妈妈，您真想知道吗？”

三公子把上衣撕开，露出肩上那些紫色的印痕，说：“妈妈，看看吧，这就是阔人的游戏，这就是美妙的高尔夫！见鬼去吧，从今以后，谁也别跟我提起这血腥的高尔夫。谁再提起，别怪我拿球杆砸碎他的脑袋瓜子！”

四太太从来没有看见过儿子发火，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是，她笑了，得意地笑了。儿子终于长大了，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个成熟的商人。季家后继有人，江山有望继续兴旺发达！

实际上，对于三公子自己创业的勇气，季半城倒是很欣赏。他对二爷说：“这小子还真有点倔，不靠老爹，不靠老妈，就靠自己。”

二爷说：“您别说，还真有点像您当年的气魄。”

季老板叹气道：“可是，我老了，心软多了，不想让他碰壁太多，把那一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全给碰光了。”

“您的意思是？”

“你打电话给文老板，要文老弟出面，给他融资一亿元，当然，是用我的钱，不过，文老弟要严格保密，不透露任何风声。”

“好的，我马上去安排。”

对于文老板来说，这种借花献佛的好事是乐得做的，姚二爷把一切安排全和他讨论好了。二爷走后，文先生立刻通知三公子马克去上海找他。马克立刻在张理尼陪同下，飞往申城。

在金茂大厦文氏集团办公室里，文先生很客气地说：“马克，前两天你打电话给我，要我支援你，我没有立即表态，实在是抱歉。”

马克很是善解人意地说：“文叔叔，我理解您的难处。”

文老板笑着说：“但是，今天我正式通知你，你需要的一亿元，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随时可以提取。”

马克本来已经精疲力竭了，蔫了，没脾气了，只是死撑着，没垮下来，现在听文老板一说，马上精神焕发，眼眶里甚至闪露出泪花，激动地说：“文叔叔，太感谢您了！但是，是贷款，还是投资？您的条件是什么？”

文老板心中好笑，什么条件？有条件吗？你爹的钱，还要什么条件，不过，他当然不能挑明，接着说：“你考虑一下，由你提出相关事项，我闭着眼睛在协议书上签字，完全按你提出的建议办。”

马克激动，激动得睁大双眼，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什么是叔叔？这就是叔叔！真心诚意，救自己于困境之中！他说：“文董事长，您放心，我一定

会还您的!”

文老板一生见过多少幽默的场面，但是，今天的幽默应该是天下之最！拿他爸爸的钱借给他，他还感激得不行，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幽默吗？文先生平静地说道：“你把协议起草好，然后在协议书上签字，钱款明天就到你指定的账号上。”

三公子拍额称道：“文叔叔，我是绝处逢生，得贵人相助，您就是我的贵人!”

你爹，季半城才是你真正的贵人！文先生暗暗想道，不过，他还是得说些门面话：“马克，我算啥贵人？啥也不是，就是你叔叔！小伙子，祝你马到成功!”

等到三公子走出文老板办公室，在外面等候的理尼忙问道：“谈得如何？文老板是怎么说的?”

马克快乐得吹起口哨，那是电影“百万英镑”中伟大的派克所吹的那首曲子。他现在吹起来，别有一番情趣，轻快，幽默，显然是一种得意心情的绝妙展示。

理尼问道：“成了?”

“成了!”

“多少?”

“一亿!”

“何时到账?”

“明天!”

口哨乐曲非常欢快，像是给马克欢快的心情伴奏。理尼觉得难以置信，她说道：“马克，文董事长历来做事谨慎，小心翼翼，走一步，看一步，最近怎么连走怪棋?”

马克听后，忙问道：“怎么，你不相信?”

“不，不是。我奇怪的是，文老板最近怎么会接连不断拨钱出来？先是给文文，今天又给你。我知道，他最近的一些投资活动相当频繁，还要开设慈善基金会，手头头寸应该有些吃紧。据说，他还要四处去筹集资金，怎么会如此慷慨解囊，到处做善人?”

三公子笑道：“你啊，你不想想，我是谁？我的 CREDIT（信用）总还是

可以的。老实说，他把钱借给我，实在是一步高棋，谁能和季家三少爷有生意往来，那实在是他的福气！”

张小姐再会谦让，也看不下去马克的狂妄，当即反驳道：“你啊，昨天还在唉声叹气，现在就得意忘形了？我看，文老板是看你可怜，才施舍给你的。”

马克正在兴头上，也不想争辩，便说：“好，好，就算是他老人家施舍吧！反正，我们可以大展宏图了，你立即把商业计划书修改一下，就按一亿元去做盘子，大张旗鼓地进入商战战场！”

第九章

家有内鬼

黄林最近心情不错，工作不错，身体也不错，满面红光。他是事事顺利，处处得意，先是文文的投资进入周刊，让他重新出任总裁；接着，周刊发行量节节上升；现在，三公子也决定追加投资，钱说来就来了。

在公司董事会上，黄林首先表示：“感谢各位齐心协力，本周刊已经开始全速前进了。下面由马克来宣布拓展规划。”

执行董事马克说：“我们要抓几件事，公司立刻拓展为三大领域：一、《名人周刊》增加市场人员，加大在全国各地的发行；周刊主要由文文负责管理。二、理尼负责招聘一百人，在半年内完成动画片制作基地的建设。”

张理尼立即说：“没问题！”

“黄总负责尽快招聘三十人，开始组建手机内容方面的工作班子，寻求与通信公司的战略合作，力争在三个月内完成团队组建工作。”

黄总表示道：“手机部门我立刻开始组建！”

马克最后说道：“我立刻赴美，洽谈《名人》杂志在中国地区使用权，力争下个月开始运行，扩大全球范围知名人士的报道内容，在一年以后，先在亚洲地区树立我们自己的品牌，而后用自主知识产权来占领全球市场。”

曲直先生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

文文最后宣布：“本董事会决定：《名人周刊》公司改名为名人媒体集团，集团董事会由我、马克、曲直、黄林、张理尼五人组成！”

董事会成员鼓掌通过，就这样，一个崭新的媒体集团就在京城崛起。集团公司先声夺人，加上季家、文家和张家三大家族的雄厚背景，马上给于外界以丰富的想象空间，至少业内没有任何一方敢小看这家公司。

名人媒体集团公司成立以后，季爷暗暗高兴，文老板乐得做好人，公司里

面的年轻人全都笑得合不上嘴。可是，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开心，就会有人愁眉苦脸。此时的四太太就很没情绪，她眼睛都绿了，心里恨得咬牙切齿。于是，四太太来找季爷理论，季半城当然明白她的来意，但是，故意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提正事。

四太太憋到最后，终于还是说了：“你看看，这文先生太不给面子了，先是在背后不支持文文和我家联姻，接着又给文文一笔钱，支持那黄林和我对着干。最近，又背着我们，给马克一大笔钱，让他出面联合文文，扩大《名人周刊》的实力，这是什么打法？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肯定是要赔得一塌糊涂的，你看你，都不出面管管。”

四太太脸都气青了，季爷可是最爱看她生气的样子，当年，就是因为年轻的肖姑娘爱生气，使得无人敢惹的季爷突然喜欢上她的逆反行为，你越是不听话，我就越喜欢。季爷聪明，聪明到极致：“小四，我倒是想管，可我这把年纪，还管得动吗？你看看我，足不出户，可怜啊，看来将来只能在轮椅上度过年了。”

季爷一脸苦相，悲哀到极点，就差没有使劲挤出几滴老泪了，姚二爷在一旁也是眼圈微红，痛苦得不行，那幅愁容，任谁见了，也不能不伤心。

四太太也不傻，冷笑道：“姚二哥，季先生装蒜，你也跟着瞎起哄，我看，最近的热闹事情，有一半是你在里面搅和的吧？”

二爷老到，此时更是悲痛欲绝地说：“四妹，你冤枉谁，也不能冤枉我啊！我整天陪着季哥唱京戏，吊嗓子，哪里还去管什么人间闲事？”

肖董要是再谦让，那就不是肖董了，沉着脸说：“二哥，你最近忙得很呢，上周的一天半夜，你坐公司商务专机去上海，在理查饭店和文老板喝咖啡，天亮前赶回来唱戏，你那么辛苦，恐怕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去上海消消食吧？”

二爷一听，急忙解释说：“那是文老板最近手头银根紧，他想在虹桥和我们公司一起买下一块地，急着要季哥去商量，我看季哥太辛苦，就自告奋勇，跑了一趟。不过，我并不看好那块地，回来后，就劝大哥不要去掺和这笔买卖。你要不信，可以问问大哥。”

季爷当然不能不出来打圆场：“小四，你的消息还真灵通，姚二爷不就是跑了一趟上海嘛，何必大惊小怪？”

四太太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畏惧，就怕季爷一个人，她敢教训姚二爷，但是，只要季半城出来说话，她就不吭声了。四太太聪明，知趣，很识时务，该出面时，她坚决出面；该退缩时，她立刻后撤，决没有半点含糊，也正因为如此，她和季爷才能长期和睦，保持良好的夫妻关系。

四太太的商业情报当然十分准确，在季家四季集团里面，要是不能同步掌握所有的重要信息，那么，四太太也就不用出头露面了，那还不是丢人现眼，自讨没趣？为了掌握四季集团内部所有动态，她真是下了不少功夫。

等她走了以后，季爷很是感叹：“天下从此怕是要多事了。”

二爷询问道：“您的意思是？”

季爷长叹道：“不务正业，一门心思只打听这些小道消息，是何居心？”

二爷倒也不计较：“这也难怪，女人嘛，作为四季集团总裁，把耳朵伸长些，未必不正常。”

“其实，她应该多关心一些集团公司的业务，少打听一些高层人士的动向，所谓的包打听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是会伤害到自己的！”

话说到这份儿上，姚二爷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毕竟人家是夫妻，再怎么，也是共睡一个枕头，自己尽管是季爷多年的铁哥儿们，可是，当今世界上究竟有几个人能真正铁？季爷和他真铁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倒底是不是，恐怕只有老天才知道。

好事多了，坏事就要来，所谓“福兮祸所倚”，说的就是这么个道理。一星期以后，马克从美国回来，在公司会议室里，三公子依然保持着他那特有的王子式微笑，但是，微笑中有几丝不易觉察的阴影。

黄林询问道：“此行如何？”

理尼闷闷不乐：“据说是没劲透了！”

文文询问道：“见到美国《名人》杂志的老总了？”

三公子回答道：“见是见到了，可惜的是，几天以前，有一家公司老总和他们谈判，要求取得中国经营权，并答应美方所提出的所有条件，而且当天就支付了定金，翌日上午就签署了正式协议。”

黄林问道：“是哪家公司？美国公司，还是华人公司？”

“应该是华人背景的公司。”

文文惊讶道：“真奇怪，这么大的动作，怎么事先一点动静也没有？”

黄林作为董事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说：“如此看来，对方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应该是有备而来，而且，很可能是获悉了马克此行的动向，因此，志在必得，答应了美方全部条件。”

理尼说：“这么说，这家神秘公司是要和我们对着干了？”

曲直笑着说道：“不是冤家不聚头，也好，我很想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厉害。”

三公子眉头紧锁说：“可是，我并没有得罪谁啊？为什么会冲着我来？奇怪！”

理尼说：“江湖上稀奇古怪的事情多了去了，你在明处，别人在暗处，你怎么会知晓？”

黄林忙说道：“我们别瞎猜了，还是做好自己的事吧。如果没有老美《名人》杂志的内容，还可以想办法去联系其他杂志，只要掌握了国内市场，还怕没人合作？”

马克点点头：“也只好先这样了。”

快下班时，前台小红接到一个电话：“哪位？”

“我是张大力啊！”

“谁？”

“张大力！”

“哪个张大力？”

电话里传来一阵笑声：“你过去的男朋友张大力！”

“对不起，张大力已经死了，我不认识你！”

说完，小红就把电话挂上了。半小时以后，一个人闯进来了，西装革履，而且是一身的名牌，显得气宇轩昂，派头十足。

来人大笑道：“小红，不至于连老朋友都不见吧？”

小红本想大骂，毕竟是女孩子，又是在自己公司里，只好忍下一口气，说道：“张大力，你快走吧，过去的就算过去了，我们之间无话可说。”

张大力自己拿了一把椅子坐下来，平静地说道：“往事不堪回首，当年是一场误会，我刚去大连打天下，压力很大，根本就没时间和你联络，殊不知有

人造谣中伤，说什么我另有所爱，笑话，我张大力是那种厚颜无耻的小人吗？绝不可能！”

小红不想听任何解释，生气地说：“我很忙，正在上班，马上就要开会了，你走吧。”

大力叹了一口气，随即说道：“好吧，我以后再解释吧。我这次来，是代表马老板来和你们公司洽谈合作，中国机会太多了，不可能一家做完！”

小红一想，公司刚开张，有业务当然好了，就随意问一句：“你准备来谈什么？”

大力得意洋洋地说：“本公司刚刚签下美国《名人》杂志在中国的独家经营权，我希望，我们能合作经营。”

小红说：“那我去请示文总编辑，看看她能不能见你？”

“好吧，我等着。”

文文听说以后，就要小红把张大力带进会议室。她笑着询问道：“大力，马董事长呢？”

张大力回答道：“马董事长要我来打前站。”

“老马想怎么个合作法？”

“我们占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你们占四十九，如何？”

文文本来是个书生，现在进入高层以后，天天谈生意，本事见长，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谁出运营资金？”

“当然是你们出了，我们提供美国杂志的经营权，你们出资金，强强合作，双赢嘛！”

文文见大力，本来很高兴，现在一看老马的合作条件实在是苛刻之极，马上回道：“什么双赢？回去告诉老马，现在还当我脑子里灌水了？这种条件，别说不可能合作，就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大力无奈，只好说道：“文文，您何必生气呢？商场上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和敌人嘛！”

文文说：“起码的商业道德还是要的吧。”

大力一看四周无人，便对文文低声说道：“马爷怎么会提出这么缺德的条件？全是后面出钱的那个娘们提出的要求！”

“谁？”

“四太太啊！我陪着马爷去美国谈判，一切全是四太太安排的，钱也是由她出的，只是要马爷出个面。但是，昨天晚上，四太太和马爷吃饭，逼着马爷立刻来和你们谈判，尽快完成兼并。马爷一想，他不好亲自过来谈，就把我给支来了。”

文文马上知道里面的猫腻，便笑着说道：“你回去吧，谢谢老马，说我明白了。”

“好，那我走了？”

“再见！”

大力经过前台时，对小红说：“今晚一起吃顿便饭？”

小红圆睁杏眼，骂道：“滚！”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一物降一物，大力在小红面前可真没脾气，讨好地说：“小红，如果骂我能让你消气的话，那你就骂吧！但是，我告诉你，那年离开你以后，我曾经发誓，一定要好好干出一番事业，让你过上好日子。现在我已经买房子了，我正式向你求婚！你什么时候答应，我们就什么时候结婚！”

张大力把自己的名片放在桌上，就走了，小红依然一肚子火，压抑不下去。黄总听见有人在前台闹，以为出什么事了，便出来看看，见小红还在骂人，便跑了过来说：“新鲜，小红女士居然也会骂人！”

小红没好气地说：“你别惹我，我气还没消呢。”

黄林不干了，反击道：“你当你是谁？谁是你的出气筒？你骂谁，也别骂我，我还一肚子火呢，我朝谁去发？”

小红一想，干嘛拿老板出气？就马上道歉：“对不起，黄总，我是遇见高中同学中的一混蛋了！”

文文忽见公司前战战火四起，连忙跑出来，马上联想到小红过去的伤心往事，便赶过来安慰她：“黄林，你先回去，就让小红一个人呆一会儿吧！”

黄林其实是很体谅下属的，就说道：“好吧，你好好安慰她吧。”

小红其实很有自控力，此时已经冷静下来，说：“黄总，文文，张大力当年对我山盟海誓，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后来一去大连，就什么消息也没有了。今天见到我，还想挽回关系，和我结婚，那怎么可能？痴心妄想！”

文文说道：“你们这些年轻人，本来公司里就够乱的，你们还不知趣，这

不是火上加油，更添麻烦吗？”

小红说道：“不说废话了，我那个王八蛋同学最近跟着马董事长，把美国《名人》杂志的中国独家经营权签下来了，想在中国大张旗鼓干一场！”

文文问道：“他们是自己出钱做，还是和别人一起干？真正的后台老板又是谁？”

“哎呀，我还真没问！”

黄林笑着说：“傻了吧，你看，小不忍则乱大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公司的事再小也是大！”

小红惋惜道：“还是我傻，只顾出气，没顾上打听内情！”

文文建议说：“他不是来找你，要和你恢复关系吗？你再去找他，学个诸葛亮下江东，去刺探军情！”

小红鼓掌道：“美人计！好极！端的是文姐妙计安天下！”

黄林马上说：“不同意！”

两位小姐齐声问道：“为何不行？”

黄林严肃地说道：“只怕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文文大乐，小红却佯作发怒状，看着黄总说：“黄总，不可能的！我一去，保证张大力老老实实交代！”

三人大笑，笑得背过气去。

翌日上午，小红接到大力电话：“小红，气消了吗？”

文文正好在前台处理快递邮件，知道是大力的电话，示意小红稳住。小红笑着回答道：“大力，对于你这种卑鄙小人，我根本就不屑一顾，还生什么气？”

张大力反正是死缠烂打，低声下气地说：“今天中午一起吃个饭，如何？我向你赔罪！”

小红正想拒绝，文文拼命摇头，小红只好说：“好吧，在哪里？”

约好地点以后，小红便一脸正气，为了公司利益，前去向对手摸底，她自觉很悲壮，文文也觉得她了不起，便使劲夸她。

小红不高兴地说：“文姐，换了是你，你会去吗？”

“当然会去。你伟大，真正女豪杰！”

在和大力吃饭时，小红根本就没法看他，一看就想起当年他毫无音信的往事，心里别提有多别扭，这么个没情义的小人，居然还有脸来找她，哼！

大力叹气道：“无论如何，也是我的错，工作再忙，也该和你联系，你看，现在我可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小红懒洋洋地说道：“你这种小人，无耻到极点，还好意思来找我。”

大力把一大口龙虾使劲塞进口中，边嚼边说道：“快吃嘛，味道好极了，我陪马老板去美国波士顿的新港码头，吃一只才八美元，刚从海上捞回来的，那味道之鲜，啧啧……”

小红当然无心听他讲什么新港的龙虾，便问道：“你们新老板很看中你吧？”

“新老板？什么新老板？我们公司就是马老板的，没有什么新老板。”

大力显得很真诚，继续大嚼龙虾。小红冷笑道：“怎么可能？你们幕后老板不就是四太太吗？”

“四太太？哪个四太太？”

他一脸茫然，看来，不像是做秀。小红好生奇怪，分明是四太太在后面搞鬼，怎么会不是她？如果不是她？那又会是谁？她继续问道：“你们的资金是谁投的？”

“是一家香港公司投资的，董事长是香港人，叫肖江雨。”

“肖江雨就是四太太！但是，她懂我们这一行吗？”

“她当然不懂，所以要来找马老板，我们也没你们懂，所以来找你们！”

“你们公司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当然是要做成最大规模的媒体公司，最终在美国上市！”

“就靠你能成？”

“所以我要你来帮我。”

“就像上次那样？给你钱，贴你路费，帮你过河，然后让你拆桥？你真会打如意算盘！”

大力嚼龙虾的样子很难看，嘴角的蠕动就像昆虫似的，呕心啊，呕心。小红一口也没吃，就喝了两口法国矿泉水，随即站起来，说：“我走了！”

大力莫名其妙，忙问：“这么好吃的龙虾，你怎么不尝尝？你到底帮不帮我？”

小红摔下一句话：“帮！当然帮！不帮你这种小人，天理难容！”

大力始终没听明白她的意思，脸色苍白，神情困惑，只有龙吓肉还在嘴里滚动。

回到公司，小红告诉文文说：“大力他们公司是家香港投资公司，其实就是四太太的公司。”

文文吃惊地问道：“她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大力说是在美国上市。”

她们随即来到马克办公室，把马董事长公司的内情讲给他听。

三公子也颇感奇怪地说：“看来，他们很了解我们的动向，我们却是一头雾水。我妈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要搞垮我？还是要给我一点颜色？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文文干脆把黄林和小光全叫来，大家坐在一起，煞费苦心，想摸透对手的路数。

文文说：“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对方很了解我们，步步抢先。”

马克问道：“他们是冲着我来的是？还是冲着黄林？抑或是主攻文文？”

黄林比他们老成一些，此时分析道：“马克，恕我不敬，此次令堂下此狠手，目的就是冲着我和文文来的，她认为你太软，控制不了局面，实权在我和文文手中。此外，令尊尽管愿意你在商场中迅速成熟，但是，对于你自立门户还是颇有微词，不过，他可能不会采取打压手段，只是想看看你在复杂局面中如何动作。”

马克想了一下，说道：“确实符合实际情况。”

小光分析道：“目前的情况至少可以表明，来者不善！此外，一、四太太和老马联手，很有实力，应该可以和我们抗衡。第二、他们了解我们的内情，甚至可能在我们内部有人。”

在场各位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到底谁会是对方的卧底？

小红倒吸一口凉气，说：“难道我们中间还会有对方的线人？”

黄林点头道：“是的，拿时下流行话来说，就是工业情报间谍。”

文文瞪大眼睛，认真询问道：“那会是谁？”

在场人士个个严肃，严肃得有些自危，我看着你，你看着他，他看着我，

如果真是这样，事情就复杂了，前景就很微妙了。他们不仅要面临商战，还要对付潜伏在内部的卧底对手，看来，要做成一件大事，还真不容易。

此时，马克叹一口气，说道：“这位线人很可能就是……”

众人追问道：“是谁？”

“张理尼！”

“为什么？何以见得？”

“获取美国《名人》杂志经营权的过程，只有理尼陪我谈判过几次，你们都不清楚。如果不是她捅出去的，还能有谁呢？”

文文鄙视地说道：“如果真是这样，那她就为人所不齿了！”

小红朝着地上猛吐几口：“呸，呸，呸！”

会议室内一片寂静，这也难怪，商场真是比战场一点也不差，那种曲折和复杂，足以令人惊心动魄！周刊外部局势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而且，令人困惑的是，对方究竟还会采取什么新的攻击手段？公司内部也是疑云密布，明明知道有人在搞鬼，但是，如何加以控制？马克自从首次出山以来，开始逐渐了解到商场险恶，他要求召开一次董事会，展开内部清查。

曲直董事长是个老好人，历来宽宏大度。他首先讲话：“各位，应马克董事等一半以上董事的要求，我们今天召开紧急董事会，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

文文补充道：“我提议，此次会议还有一个议题：公司内部有没有内鬼！”

冷笑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效的防御手段，进可以发火，退可以表示委屈。张理尼董事冷笑道：“真是滑稽，怎么可以把我们公司弄成谍战片，公司里有内鬼吗？谁是内鬼？真好笑！”

黄林心直口快地说：“谁是内鬼谁明白，我看，有人就是做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

张董事气的脸色苍白，大气说：“黄总，你什么意思？你是指我心虚？我是身正不怕影子斜！”

文文大声反驳道：“是指你了吗？你心虚什么？”

曲直先生历来为人平和不偏不倚地说：“别吵了，全是自己人，吵什么？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够了，何必把公司搞成谍战机构，弄得人人自危，这样

下去有什么必要？至于吗？我看，还是和为贵！”

马克冷静地说道：“现代工业间谍也是很常见的，我们不可害人，但是，防人之心总不能没有吧？”

理尼理直气壮地质问道：“那你怀疑谁？快说啊！”

三公子是大家子弟，历来很有涵养，从来不发火，此时，他回答道：“我怀疑谁？我谁也不怀疑！在坐的，我能怀疑谁？你们全是知根知底的，能怀疑谁呢？只是，我们的每一步动作对方都很清楚。你们看，我们刚决定去购买美国《名人》杂志在中国的经营权，人家就比我们早两天到那里，马上答应对方的全部条件。这是干什么？完全是有的放矢嘛！傻瓜也能看到！”

理尼说：“太好了，好极了！所有的谈判过程我都是和你在一起的，你可以证明，我没有和老美公司的人员单独接触吧！”

马克点头道：“是的，我可以为你证明！”

文文不以为然地说：“谍战电影谁没看过？要乔装打扮还不容易？另外派一个人去，例如，派老马去，不就齐活了？”

张理尼大笑道：“太妙了，老马和谁熟？就和你熟！你们是老朋友，要是出问题，只能出在你那里。”

黄林也大笑道：“贼喊捉贼，老把戏啊！”

理尼不满地说：“黄林，你怎么可以这样？追我的时候，我是美似天仙！现在，言犹在耳，你就指控我是贼了？你把证据拿出来，只要能证明我是内贼，我马上退出董事会！”

马克一直在认真听，此时开始说话了：“首先要确定泄露消息的动机！其次，要看看，谁能从中得益！”

文文说：“要说动机的话，我看，就是想嫁入豪门，成为你夫人嘛！”

黄林也说道：“还有一个动机，配合四太太，搞垮我们周刊，以便取而代之！”

三公子涵养再好，也不能不维护自己母亲的尊严，严肃地说：“你们怀疑谁都可以，就是别怀疑家母！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我在周刊有股份，还是执行董事，家母支持我还来不及，为什么要来搞垮我和大家的公司？不合情理！”

曲直董事长和藹地笑着说：“完全在理，我全力支持！”

张理尼也举手道：“我完全同意！”

文文不服道：“我们现在是要追查内鬼，怎么话题转为四太太了？”

曲直说：“还有一个话题是：对手是谁？是四太太吗？事情越说越复杂了！”

马克是个善良人，信誓旦旦地说：“坦率而言，我看家母根本没有任何动机来挤垮我们周刊！”

理尼说：“我呢？我有动机吗？”

文文说：“你有！你当然有！”

理尼冷笑道：“证据何在？”

“对于马克独立单干，四太太是反对的，她要是反对，你就不会支持！谁不知道，你一直唯她马首是瞻！”

“不支持就会搞鬼吗？这可是完全不同的！”

曲直说：“我来说句公道话：我相信张董事，她可能不积极支持公司，但是，要指控她当内鬼，确实是无稽之谈。”

理尼叹气道：“我在公司里快累死了，至少还有曲董事长出来说句公道话！”

文文突然醒悟道：“说起当内鬼的动机，我想，有人有阴谋！”

大家问道：“谁？”

文文指着曲直董事长道：“你，曲董事长！”

黄林用手击头说：“我晕！我晕！”

大家全乐了，马克说道：“文文啊，我看你是草木皆兵！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了，看谁都是内鬼！”

张理尼大声说道：“反正乱咬，咬谁是谁！”

文文说：“曲董事长最近四处扩张，扩展速度很快，他的下一步动作将会越来越大！我以为，曲董事长在借别人之手想掌握媒体集团的实权！”

曲直笑了：“文文，你太年轻，你完全不知道商场里面的微妙关系。我看你最近是太疲倦了，精神紧张，压力太大，今天的发言实在是有些语无伦次，根本就是瞎折腾！你谁都怀疑，先是怀疑四太太，而后猜疑理尼，现在又对我发起攻击，我已经垂垂老矣，还能活几年？和你们年轻人斗什么？”

马克说：“曲董事长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我支持。我认为，我们内部可以有不同意见，可在外面，大家应该齐心协力，一致对外！”

理尼忙说：“YES！YES！”

文文不好意思地说：“今天我太激动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了，你们就当我是个刚出道的侦探，还不成熟！”

张董事说：“你要是当侦探，天下还不知道有多少冤假错案！”

黄林说：“看来，今天的董事会没有什么结果了，不过，我还是有疑问，谁能肯定，我们公司内部没对方的线人？”

曲直董事长不高兴地说：“还有完没完？”

马克想了一下，说道：“我委托律师去香港打听了一下，老马的新公司很神秘，是在百慕大注册的，注册资金五千万美元，实力还真不小。但是，他们公司的真实目标是什么，目前我们还不清楚！”

曲直说：“我看，现在没有必要闹得鸡飞狗跳，还是先把自己周刊的事情做好，自己有真东西了，还怕别人搞鬼？”

理尼马上说：“支持！”

马克也表示同意，文文也不好反对，董事会就这样结束了。

第十章 温馨圣诞

事关大局，张理尼不能不去找四太太。她知道，四太太最喜欢在花园会馆三楼办公室处理商务。办公室宽敞明亮，布置豪华，在那里，肖江雨有一种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感觉。这种感觉能让肖董在纷繁复杂的商战中，始终保持清醒，冷静地处理自己所面对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张理尼来到肖董办公室，对她哭诉了刚才所召开的周刊董事会的详情。四太太听得很仔细，逐字逐句地细问。

最终四太太说道：“真是无中生有！我亲儿子的事情，我怎么会去搞名堂？岂有此理！”

“就是嘛，还有人含沙射影，指控我是内鬼，莫名其妙！”

“是文文？”

“不是她是谁？她看我当上您的女儿，吃醋，嫉妒，于是，千方百计挑您和我的毛病。”

理尼很聪明，她不说文文只是挑她的毛病，她把四太太给引入被打击的对象之中，这当然是高明的做法，凡是被列入被打击的对象之中，谁能不火？没谁不火！

但是，四太太毕竟不是初出茅庐的生瓜蛋子，她是遇事不慌的，为什么要慌张呢？有权势的大人物是冷静的，是把所有的乱事看成是小菜，无非是小菜一碟。特别是文文，你张理尼害怕，我肖江雨还怕这黄毛丫头？没必要嘛。

于是，四太太询问道：“文文为什么要恨我？”

“她莫名其妙地指控你支持老马，去和周刊作对！”

四太太微微一笑，说：“我是支持老马去把美国《名人》杂志在华经营权买下来，这有什么关系？你们要是听话，我自然会支持你们，可是，你们不仅

不听话，还要自以为是，那我倒是要看看，谁敢爬在我头上作威作福！”

张理尼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继续说：“不仅文文敢，黄林也跟着她为非作歹！”

四太太冷笑道：“你们那公司，我看，真是庙小神灵大！”

“水浅王八多！”

“说得对！王八还真不少。其实，我看，也不全是王八，也有好人。那个曲直董事长就很老实，很听话，当然，你也很能干！”

“还能干呢，不受气就心满意足了。”

四太太想起自己的儿子，随即问：“马克是什么态度？”

“骑墙派，哪边风大，就往那边靠！”

“软，优柔寡断，这是马克的致命弱点。将来，你可得好好帮帮他。”

“妈妈，这您放心！您把这个神圣的使命交给我，我还能不努力执行？”

四太太想了一下，笑着安慰理尼道：“女儿，你别生气了，妈妈请你吃晚饭，为你消消气！”

肖董出面请她吃饭，多大的面子！理尼马上说道：“谢谢妈！”

四太太严肃地交代她道：“对了，我告诉你，我的座右铭是：永远要活得好好的，把痛苦留给别人，把快乐留给自己！”

张理尼小姐如获至宝，兴奋地说：“太经典了，妈！”

与此同时，马董事长召见张大力。大力小心翼翼地走进董事长办公室请示道：“马爷，您有何指示？”

马董事长说道：“根据可靠消息，《名人周刊》高层已经怀疑他们内部有四太太的线人，而且，他们正在调查我们公司的背景和近期战略目标！动作很快啊！”

张大力谄媚地说：“周刊就那么几个娃娃兵，还想和我们斗？”

老马说：“不，不，不！我之所以手下留情，主要是因为文文在晶晶的事情上确实很够意思，帮了我不少忙。但是，商场就是商场，生意就是生意！我在生意场上，历来不轻敌，永远是如临大敌，哪怕是卒子，我也重视！而且，我也是先礼后兵。你别忘了，千万不能小看他们。文文家族，黄林家族，都不可忽视，况且，马克的位置很微妙，季半城的态度也发人深省！”

张大力马上说道：“是，马爷！他们几个家族确实很厉害，到关键时刻，几个老家伙要是一起出马，我们还能招架得住吗？”

“你小子的意思是？”

“要么不打，要打就连出重拳，致敌于死地！”

马爷仰天大笑道：“大力，你小子跟着我还真有长进！坦率而言，只要我略施小计，就可以让他们几个娃娃溃不成军，把他们的所谓集团战略掐死在萌芽状态！他们究竟有多厉害，我并不担心……”

大力小心翼翼地问道：“那您还忧虑什么？”

老马想了一下，回答道：“我到现在还没看透那个曲直董事长。他从表面上来看，是与世无争，甚至与世隔绝，老是躲在自己的庄园里。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他要做什么？”

大力说道：“他有多大能耐？能和您和四太太斗？”

马爷说：“我不怕和我所熟悉的对手过招，哪怕对方实力雄厚；但是，我最怕和曲直这样的人打交道，他到底有多少钱？他的钱是怎么赚来的？我询问过京城很多朋友，可是，没人知道。”

大力马上说道：“就是，就是，马爷还派我去调查过，可是，依然是一头雾水。”

马爷长叹一声，说：“如果是和文文的老爸斗，是和季半城斗，即便斗不过，我还知道如何躲闪，如何逃避，如何曲膝投降。可是，这个曲直董事长真是个好手，弄不好，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而且，……”

“他还能怎么着？”

“死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坟墓还是你自己挖好的！”

大力一听，不由得毛骨悚然，马上问：“可是，马爷，他怎么会和您有如此深仇大恨？”

马爷大笑道：“我和谁都没有仇！我只是小心谨慎罢了。”

大力询问道：“在未来的决战中，您看，鹿死谁手？”

此时，马爷招手叫他过去，大力当然立刻走到马董事长身边。

马爷拍拍他的肩膀说：“大力，我给你一句忠告：在这个世界上，知道得越少，你就越安全！”

大力顿时醒悟过来，谦恭地说：“马董事长，谢谢您的忠告！”

马爷最后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昨天你和周刊的小红那顿龙虾吃得怎么样？”

大力只觉得背后发凉，看来，马爷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忙说道：“小红是我高中时的同学，算是女朋友吧。”

马爷一笑，问道：“据说你房子也买好了，就等着和小红结婚了？”

“我听马爷的。”

马董事长历来对下属是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很体谅地说道：“我看，你没有必要再和那个丫头好下去了，我帮你找一个漂亮的！”

大力张开嘴想解释什么，可是，马董事长和蔼地对他说：“你已经对她讲了不少不该讲的事情。我想，不能再让你继续上当受骗了。”

大力还能再说什么？不能说了，还要不知趣的话，下场就不妙了。

圣诞节快到了，周刊所在的数字大厦早已充满节日气氛，大堂里五米高的圣诞树高大挺拔，很是温馨，温馨中略带一种异国情调。文文刚到自己的办公室，黄林就走进来了，但是，他的脸色发红，说话支支唔唔。

文文很奇怪，问道：“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黄林面带羞涩地说：“实在难以启齿。”

“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妈今天晚上到北京。”

“好啊，要我去接吗？”

黄林顿时眼睛放光，急问：“你愿意和我去接？”

“去接老总的妈妈，荣幸啊！”

黄林眼神又暗淡下去，为难地说：“可是，可是，……”

“可是什么？”

黄林咬咬牙，说：“我妈老要我结婚，为她生个孙子，我就只好骗她，说我有女朋友了，她就信以为真，今天专程从上海来北京看看未来的儿媳妇。”

文文一听，反问道：“黄总，你不是要我给你当女朋友吧？”

黄林忙把门关上，轻声说：“低声点，别让员工听见。你就帮我一次，行吗？”

“我可没给别人当过钟点女朋友。”

“就当两天，我妈今天来，明天晚上走，要回去陪老爸过圣诞。”

“就当一天？”

“一天。”

文文一跺脚说：“舍命陪君子！”

黄林叹口气道：“我跟你说吧，我妈对我特好，所有的爱全给我了。”

“不会吧？将军书法家的儿媳妇会有那么多母爱？真要是这样，谁不羡慕？”

黄林说：“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我来给你讲讲我爸爸妈妈的故事吧！文革时期，我爸和我妈那时还没结婚，当了好几年知青，我妈先被招工，调到区邮局上班。浙东那个地方多小镇，小镇很美，古色古香，极有古韵，石板小街曲里拐弯，拐来拐去，从绿田里拐到镇上，再从镇上拐回田野里面。前几年我去那里，寻访当年爸爸妈妈的足迹，在小街上走来走去，总也走不够，总爱发发奇想。那时，我就想啊，数百年前我们的祖先是否也在这里走来走去呢？他们后来走到哪里去了？”

文文说：“别走题，说你爸爸妈妈。”

“就是，就是。话说，镇上有一个邮局，每天就一班汽车，从县城开来，然后再开回去，邮局里就我妈妈一个人，大家全叫她‘姚局长’！当然，她那时才二十岁，哪当得上局长？这是当地老乡对她的尊称，上级邮局一概不承认的。于是，‘姚局长’负责邮局业务，同时兼卖汽车票，一天只卖四十张票。可是，要进城的人可多了，所以，我妈妈那时特有权权威性。她后来对我说，她一生中最牛的时候就是在一个人的区邮局当‘局长’的时候。”

文文不无向往地说：“多浪漫啊，浙东小镇，古色古香，一个人的邮局，哦，真令人神往！”

“神往？现在就派你去！镇上只有一家银行，一家粮站，一所中学，一所小学，当然还有一个区政府，好像所有的政权机构，文化机构，邮政机构，粮食机构等等，全齐活了。当然，我还忘说了，还有一家餐馆和一家区医院。

我爷爷那时被打成走资派，关在秦城。我老爸是知青，因受父亲问题的牵连，就不能调离农村。我老爸那时长得很帅，毕竟是上海的高中毕业生，有点文化，喝过些许墨水，按现在的话来说，很酷，一句话酷毙了！但是，他有苦

恼，就是天下文化人的通病，高不成，低不就！当地女孩他看不上，觉得没有情趣，无法执子之手，相伴终生！可是，上海女知青一看他是黑帮子弟，也不敢跟他好。老爸在爱情问题上很执着，很坚定，相信爱情是要缘分的，大爱不怕等！老爸的精神境界比较高，他等啊，等啊，终于等来机会！皇天不负有心人，绝对是真理，是真理的绝对！

话说邮局新来一名职工，叫小姚，也就是后来我妈妈。那时小姚确实是绝代佳人，说是沉鱼落雁肯定贴切，当地老乡一致认为，他们一生中，再也没有遇见比小姚更漂亮的女孩子了。

其实，小姚是杭州人，浙女多情，历来如此。但是，在这个偏僻的小镇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她能找到自己的爱情吗？当然不行！晚上下班，邮局里面就她一人，孤苦伶仃，她就只能以泪洗面。

但是，将军书法家的儿子黄小军可没有袖手旁观。自他从县城回来，看到在邮局的小姚第一眼以后，他就没法把她忘掉。小军喜欢小姚，一天晚上，他勇敢地敲开邮局大门，送来无产阶级战友的友情，端来一锅鸡汤，劝小姚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邮政事业，保重身体！文文，你看看，我老爸多聪明，多能干，多勇敢！”

文文说：“你啊，在爱情问题上，就是缺乏军人的勇敢和无畏！”

“小姚很感动，对小军的热情，诚恳，印象很好！当然，那时还是革命同志之间的印象！小军同志的真诚令人感叹，从那以后，他每天来送营养补品，不是鸡汤，就是排骨，还有新捕捞上来的活鱼。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即便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感动。一月以后，小姚同志终于接受了小军的无产阶级战斗友谊，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拥有爱情的女孩子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小姚是一脸光辉与灿烂，那是欢欣的光辉，是获得人生新动力的灿烂。

从那时起，我爸爸和妈妈就相爱了，爱得死去活来。1977年，我爷爷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恢复高考后，我爸爸考上外语学院，我妈考上邮电学院，他们两人离开了小镇，离开了县城，离开了那里的山山水水，还有那里淳朴的乡亲们。当然，还有那条弯弯曲曲，来自远古，走向未来的青石小街。他们大学毕业以后，就结婚生下了我。”

“就这么多？”

“就这么多!”

文文感触地问道:“你爸对你妈好吗?”

“绝对的一往情深!”

“你妈妈呢?小姚‘局长’爱你爸吗?”

“你说呢?要是你,爱不爱当年的小军?”

“应该会爱上!多经典,多浪漫的爱情故事啊!毕竟你爸爸成功了,而且一直对她好!”

“成功了,一直对她好,就幸福了?”

“我不知道,也许吧,那个时代太复杂了,我们还真难理解。”

“你知道,我爸在外事部门工作,老出国,经常就我妈和我两人在家,有时候我一生病,就只有她一个人照顾,所以,她和我相依为命,一想起我,她就要掉泪。”

“典型的怜子情结!”

“算是吧。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机场?”

“看你吧。”

当晚,要说在机场最愉快的,恐怕就是黄林的妈妈,当年小镇上的姚“局长”了。黄夫人一下飞机,就看见前来迎接的黄林和文文,她一看就满意,不是一般的满意,而是那种前生前世就相识的满意。

黄夫人高兴地说:“孩子,妈妈喜欢你!”

姚妈妈的父亲当年是浙江医学院教授,说起来,她也是一名媛,只是在文革时期被送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了。但是,多少年过去了,现在又是黄夫人,那种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得她越发雍容华贵,气象万千。

文文不好意思,只能笑,等着黄林来解围,殊不知他哪里是解围的主?只是在一旁看着妈妈傻乐。黄夫人从头到脚仔细打量文文,越看越仔细,越看越喜欢,最后,干脆拉着她的纤纤玉手说:“我们黄家是祖宗积德,才修下你这个好媳妇!”

文文满脸通红,窘得要命。黄林终于说道:“妈,快上车吧,停车场就在那边。”

在轿车上,黄夫人一直夸文文。黄林的专车司机叫倪克山,是曲直董事长

推荐过来的。他当然知道这个女朋友文文是暂时借来的，虽不敢放声大笑，也是偷着乐。

翌日上午，黄夫人拉着文文去珠宝店，非要送她一条金项链。文文吓了一跳，忙说：“阿姨，这可不行！我不能要。”

“什么阿姨？快叫妈妈，以后就叫妈妈！”

黄林也大方，说：“妈妈要送，你就拿着，以后，你要是真不进黄家的门，就留作纪念。”

黄夫人不以为然地说：“瞎说，送文文的礼物是留给未来的孙子的。”文文更害怕了，这玩笑是越开越大，那哪成？打死也不能要。在珠宝店里，黄夫人一次性付款，刷卡为她买了一条沉甸甸的足金项链。文文心里直跳，黄林直向她使眼色，她只好先收下，反正黄妈妈一走，就还给他，自己可说是问心无愧。当晚，心满意足的黄妈妈就在儿子和“儿媳妇”陪同下去北京机场，在无比的喜悦中，离开北京飞回上海。

今天是圣诞节，年年热闹非凡的七号花园今年更是装点得五彩缤纷，格外艳丽。可是，季家豪宅此时却显得并不那么尽如人意，每人说话全都小心翼翼，惟恐说出不得体的话。

季爷笑容可地说：“大家怎么回事？这么小心翼翼？今天可是圣诞节啊！”

四太太冷笑道：“这季家今年还有规矩没有？谁都想造反！”

马克对父亲陪着笑脸说：“爸，您别生气，反正有我和妈妈呢！”

四太太说：“我就不信，今年就这么冷清？”

季半城笑着说道：“是我安排不要太喧闹了，我想过个安静的圣诞节！”

张理尼哄着季爷说：“爸爸，本来圣诞节就是一个 SILENT NIGHT。”

（宁静之夜）

季半城笑着说道：“理尼说的话，我爱听。”

四太太不高兴地说道：“你看那几房，有意不来北京，哼！”

季爷饶有兴趣地询问道：“大房、二房、三房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

肖江雨冷冷回道：“我哪里知道？已经有一年没见过他们了！”

季爷转身询问姚二爷道：“你看看，我才生了一个月的病，季家天下就不

太平了，真要是我眼一闭，脚一蹬，过去了，那天下岂不大乱？”

姚二爷想缓和紧张局势，忙说：“他们说那里太忙，实在走不开，等春节再回来看您！”

季爷大笑道：“我看，他们已经是按捺不住了，要独立了，春节能回来吗？”

马克出来打圆场说：“爸，您别多心，哥哥和姐姐他们还是很爱您的！”

季爷低声说道：“但愿如此！”

张理尼何等精明，嗲声嗲气地说：“爸，我和马克就知道对您好，做您的乖儿女！”

季老笑着说：“今天过节，有你们在一起，我就很开心了。马克，你是在海外长大的，应该知道公司的运行机制，千万不要自作主张，随意乱来。”

马克回答道：“爸，您放心，我会按照您说的去做。”

季爷对他说道：“三儿，你怎么看最近所发生的乱事？”

三公子问道：“哪些乱事？”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跟我装糊涂？这是有黑手在挑衅！在向我挑战！说重点，是想逼我退出市场。”

理尼安慰季老说：“爸爸，没那么严重吧！”

季半城仰天大笑道：“我这一个月哪里有什么病，其实我壮得像头牛！我就想看看，那些黑手究竟想要干什么！马克，你叫文文在周刊上发表一篇专访，告诉他们，就说是我说的，有本事冲着我来，别对着四太太耍花招。说老实话，四太太也是奉命行事。如果他们还要一意孤行的话，就别怪我出手太重！”

姚二爷出来打哈哈：“季爷，别生气！没那么邪乎！外面的那些小家伙年轻不懂事，就想借挑战您为名，试图一举成名！下次我去说说他们，要他们知难而退！来人啊，老爷要用膳了，开饭！”

外面一片呼喊声：“开饭了！老爷用膳了！”

季家圣诞大宴即将开始了，在场人士全都松了一口气。大家知道，老爷吃饭时是不谈正事的，只是吃饭，说说笑话。大餐厅里摆了四桌，近四十人在里面用餐。

张理尼低声说道：“马克，刚才吓死我了。”

三公子低声回道：“事情刚刚开始，老爷子要是决定应战，天下恐怕从此要多事了。”

“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当然站在老爷子这一边。”

“你能不介入吗？恐怕由不得你。”

“那就边走边唱吧，走到哪里，唱到哪里。”

“你倒是豁达大度。”

马克说道：“天下事，了犹未了，不妨以不了了之。”

理尼回答道：“大肚能容，容世上难容之事。”

“正是，正是，无欲则刚。嘿，文文呢？她去哪里过节了？”

理尼心中不是滋味，表面上还是笑着回道：“据说她回上海去陪她爸爸妈妈了。”

三公子微笑道：“你看，她多懂事，孝顺啊。”

理尼生气地说：“我不孝？我比你孝多了，就是为了你，还能不孝？”

“你干吗要使劲往我家里拱？”

“拜托！是你妈要我叫妈妈的，她要我进你家，我能错过机会吗？”

“我妈妈面子那么大？”

“那是因为你爸爸的面子更大！”

马克恍然大悟。

季家圣诞大餐果然是集天下西餐之美味，汇九州佳肴之精华，琳琅满目，彩色缤纷，色泽亮丽，味乃绝妙，香是奇异，山珍海味，无奇不有。季爷脸上洋溢着节日的欢乐，可在内心深处，他却有几分悲凉，真是自己老了？老得对手居然敢如此嚣张？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

他曾经预测，九号项目的争夺战会有些风浪，有些不顺，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风乍起，已经激起千层浪，这场斗争是避免不了的，可是，真要应战，怎么斗也是鲜血淋漓，非常惨痛。他当然没有想好所有的细节，此事体大，大得是悠悠万事，唯此为第一！当然，即便宣战，也得冷静，不可操之过急。

此时，二爷举起酒杯：“季爷，大家敬您一杯！祝您节日快乐！”

全场人士高声欢呼：“祝董事长节日快乐！”

节日的欢乐气氛弥漫在季家，但是，大家全明白，节日之后，这温馨的节日气氛就会没有了，代之而来的，将是围绕着九号项目剑拔弩张的决战。

在上海“唐城”，节日倒是过得很宁静，很祥和。文老板有女儿陪着，心满意足地问：“文文，你那个白马王子呢？”

“我叫他来，他不来，说是博士还没拿到，等毕业再来看望您。”

妈妈问道：“他去哪里了？”

“一人去普陀了，每年此时，他都要去那里，住一星期，冷静地回顾一下自己过去一年的学习。此外，还要请教那里的一位高僧，看看下一年学习如何。”

“他还真信？”

“真信！而且，还信到痴迷不悟的地步。他说，去年年底，高僧就曾告诉他，说今年他会得到爱情，会走桃花运，而且，他还会遇见高人相助。”

妈妈开玩笑道：“我们家文文就是他小光的贵人。”

老爸很关心地问道：“你们不小了，什么时候把事情给办了？”

文文不开心地说：“他没说，我怎么好催？”

妈妈说：“就是，这书呆子真傻得可以。”

欢乐交谈中，时间慢慢过去了，圣诞节就在人们的期待中，温馨中，思考中，酝酿中，缓慢而又快速地渡过了。

在普陀，周小光独自过节，好在主持道静大师为他单独安排了一间僧房，从窗里望出去，海天一色，浩瀚极了，浩瀚中所展露出的那种雄浑，那种铺天盖地的气势令他激动不已。小光历来喜欢大海，对于大海有一种天生的敬畏，一种由衷的崇拜。为什么不崇拜呢？海是生命的起源之地，没有大海，怎么来的人类？

在海色熏陶下，他很有文思，对于文文和马克拟投资项目进行了反复研究，推敲再三，最终将项目的商业可行性报告写完以后，他立刻发邮件给文文。文中用词公事公办的味道很重：“尊敬的文总编辑：现将两个投资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报告呈您一阅，有何看法，盼示！周小光”

结束电脑文案工作以后，他很幸福地闭上眼睛，双手朝空中伸展，很舒服地伸了个懒腰。惬意啊，惬意，工作完毕总是有一种快感。此时，他突然想起了文文，她还好吗？节日过得如何？于是，他给她发了一则短信：“文文，节日过得好吗？很想念你！普陀真美，美得让你愿意纵身一跃，跳进大海之中，与海水融为一体！真希望你能来！”

短信刚发完，手机铃声大作，他一看，居然就是文文的来电，马上问道：“过节好啊！”

文文气愤地说道：“你还想起我了？我还以为你把我给忘了！”

“忘谁，也忘不了文总！”

“去你的，谁是你的文总？”

“这是事实，无法改变！对了，你在哪里？在南京路步行街？”

“我就在你下面的大庙门口，从窗口往下看，就能看到我！”

小光马上从窗里望下去，果然，文文就站在大庙门口，使劲向他挥手！啊，多情的女老总！善解人意的文文！此时的小光真是感动不已，只觉得眼睛湿润了，有一种抑制不住想流泪的感觉。

“你怎么了？不下来接我？”

小光用手背把眼睛擦了擦，大喊道：“你等着，我就下来！”

节日真好！普陀真好！文文真好！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海边的漫步，观看海浪，畅谈人生，那几千年的故事，那数万种的题材，所有的一切全成了谈天的话题。小光真正感觉到，爱情确实是蓝色的，LOVE IS BLUE！正是那种带有一些忧郁，带有一些深沉，带有一些温馨的奇妙感觉，很宁静，很祥和。

第十一章

少帅出师

节日的普陀风平浪静，充满活力，充满生机，充满温馨，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在七号花园“季园”出现。与此相反，“季园”是外松内紧，人们都能感觉到一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季半城有多年没有如此紧张了，这种山雨欲来，或者准确一点，是山雨已来的感觉，甚至于黑云压城的感觉使他有些喘不过气来。与过去几十年里所遭遇的危机不同的是，此次的对手不是在明处，而是在暗处，自己只能感觉到，却根本无法确认对手藏在哪个阴暗角落里，窥视着他的动态，伺机以待，准备发起致命的攻击。

季爷紧张归紧张，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蛮喜欢这种刺激的，这是一种许久没有享受过的刺激！他喜欢挑战，喜欢刺激，在某种意义上，他还真有点喜欢对手的阴谋，欣赏对手所挑动的背叛。人要是完全生活在一个祥和的环境里，那还有什么意思。会很枯燥乏味的！

季半城看着姚二爷，笑了笑，说：“小崽子们长大了，会玩手段了，不简单！”

二爷也笑着说：“现在的对手厉害就厉害在，你不知道他是谁，你不清楚他何时发起总攻！很有意思。”

季爷脸色一沉，说：“人说，与人为善！可是这一次，我看，在九号地标项目的巨大金钱利益面前，那些饥饿凶猛的虎娃子要吃人了，要来啃他们老前辈的骨头了！”

二爷低声说道：“看来，我们还是不能大意，不可掉以轻心。”

季爷冷笑道：“我们要是漠然置之，那就会失算，是老道失算！是要中他们圈套的。”

“季爷久经风浪，还能栽在几个无名小辈的手里？”

季爷忽而又笑道：“最有趣的是，此次我是绝不能当输家的！”

“当输家不是您的秉性!”

“我即将交权，交给季家后辈了，从此以后，淡出江湖，未来的四季集团还是季家的天下，但是，是小季们的天下，不是你我的天下!”

“是的，最后一战必定要杀出威风，树立样板，以英雄老将的姿态出局，开开心心地出局!”

季爷大喝一声：“说得好，即便淡出江湖，也得是老子自己体面离去，而不是被逼出江湖!”

二爷忧虑道：“只是，这一仗的特点是对手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怕是要格外谨慎从事，要是操戈起来，误伤了谁，总也不是件好事情!”

“有理，有利，有节!”

“稳，准，还有狠!”

季爷从轮椅上一跃而起，信手把轮椅一把推开，大声说：“去你娘的，老子不再需要这玩艺儿了!”

只见他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分明就是一头虎，一头即将下山的猛虎，那股虎威油然而生，煞气冲天，令人折服。季爷和姚二爷来到后房的电子控制室，里面是电子指挥系统，季氏四季集团在全球各地的大公司的情况全在各个屏幕上显现出来，同步，而且即时，制造厂、码头、航运船舶、百货公司等，所有的大型企业全都历历在目，一目了然。

季爷下令道：“先查阅财务系统!”

助理立刻打开计算机财务系统。

季爷询问道：“总公司账上共有多少钱?”

助理一看，说道：“董事长，总共有现金 98.46 亿元。”

季爷大笑道：“好!足够了，漂亮，日常运营周转的资金 38 亿能对付一阵子。把 60 亿元冻结起来，未经我的批准，任何人不准调用。”

二爷啧啧不已：“老板兵贵神速，兵马未动，调钱先行!”

“我估计，此次九号地标 50 亿元起拍，最终会在 60 亿元左右得手!你以为如何?”

“按常理来说，应该如此。可是……”

“讲!”

“我估计，在非正常情况下，特别是在内地最近有些不理性的竞争中，可

能需要 80 亿元甚至会近百亿。”

电子控制室内气氛很紧张，无声无息，静，静得如同真空一般。

季老板徐徐说道：“这么说，起码还差 20 亿元？”

“是的，我和开发与财务部都是这么估算的。”

季爷不笑了，脱口说：“奶奶个熊！资金缺口还不小！”

二爷建议道：“或者是联合战略伙伴，或者是出售现有资产。”

季老板想了一下，摇摇头说：“现在出售，必然被人杀价，卖不出好价钱的。损失太大。看来，只能联合战略伙伴了。”

二爷松了一口气说：“看来，联合战略伙伴比较可靠。”

季半城冷笑道：“可靠？未必！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会减少一些投资风险。也只能这么去办了，不得已啊！你看看，哪些人可以考虑？”

“文老板是首选，为人可靠，而且欠你人情。”

“不行，最近他已经银根吃紧，没有多余资金了。”

“那就只有石大远和马大联了。”

季爷啼笑皆非地说：“你看，这些小娃娃，过去根本就上不了台面的，现在居然要去求他们了！”

二爷询问道：“要不要去问问四太太？她那里总有些私房钱。”

“不用了，四太太也就一、两亿小钱，救不了大旱！当然，她最可靠！即便有一天，我背叛了我自己，她也不会背叛我。”

“还有我呢！”

季爷感叹道：“是啊，此次决战，只能赢，不能输！二爷，你如何看？”

二爷没说话，看着助理，助理连忙知趣地出去了，把门带上。

二爷说：“大意必失荆州！”

“粮草不足，其奈何耶？局势不妙啊！”

“如何动作？”

“来硬的，还是来软的？”

“软为上策！”

“如何是软？软能奏效？”

“先叫三公子利用周刊，虚张声势，先声夺人，打退不如吓退，让潜在对手知难而退！”

季老板说：“好计！利用这段时机，去摸对手的底，与此同时，试探谁是可靠的战略伙伴，如此，就可有一半天下！”

“然后再审时度势！准备决战！”

“是极！”

“如此一来，不失为一步好棋！”

季爷看着二爷，二爷看着季爷，两人大眼对小眼，无言，寂静，最终两人同时大笑：“哈哈，哈哈！”

两个老头笑得眼泪全出来了。商场是什么？是江湖！江湖险恶，商场同样险恶！但是，两位老江湖居然先失一局，后面会如何？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唯一觉得的是好玩，是异常的好玩！江湖好玩，商场更好玩，那就接着玩下去吧。

季爷说道：“把三儿叫来！”

“好！”

三公子来了，他有些莫名其妙，他不知道房地产业内局势很紧张，他更不知道，业内有人正在策划阴谋活动，一场大战即将开始！剑拔弩张，山雨欲来，风满季园，就在这圣诞的节日里，就在父亲的季园里。

在外面客厅里，依然响着“铃声响叮当”的圣诞节旋律，快乐，欢畅，很是喜庆，但是，节日乐曲中所隐藏着的一些莫名的紧张感使得马克有些不知所措，甚至有些恐惧。他是一个很善良的年轻商人，富有，但是绝不奸滑，在激烈拼搏的商场上，他能适应吗？他知道自己有些嫩，有些缺乏实战经验，可是，难道以善经商就行不通吗？他还是看不清楚，依然需要走一步，看一步。

“马克，你又面临一次新的考试了。”

他抬头一看，父亲正盯着他，表情严肃，凝重，似乎要把某种重任委托给他。究竟是什么使命？他在等待着，等待父亲的训示。

“目前所面临的这一切，在剑桥学不到！”父亲轻声总结道。

二爷附和着说：“岂止是剑桥？那是任何商学院教材里所没有的！”

父亲继续说道：“这次你要是通过实战考试，才算真正毕业！”

三公子小心翼翼地问道：“什么考试？”

“真刀真枪的考试!”

“考题是什么?”

“我们的潜在对手已经在进行谋划，计划在九号地标竞争项目一战中，全面展开攻击！我们季氏四季集团将向何处去？”

晴天霹雳，无疑是真正的晴天霹雳！马克以为是开玩笑，他看看老爸，又看看二爷，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他知道，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是一次巨大的商战危机！他该怎么办？是逃避？袖手旁观？还是坚定不移地站在父亲一边？

他喃喃道：“父亲，我该怎么办？”

季爷语重心长地说道：“究竟该怎么办，你自己决定！”

这场考试真的来了，早不来，晚不来，就在圣诞节来，三公子觉得有些难办，有些不知所措。他回答道：“能否和为上？双赢？甚至三赢？”

“怎么个和法？是我们退出？还是针锋相对，以牙还牙？”

三公子这才知道，这场斗争其实比他想像中的决战更为严重，更为困惑。他只能说道：“爸爸，我得好好想想。”

季半城挥挥手，严肃地说道：“好，你先下去吧，晚上来找我，提出你的解决方案！”

“是，爸爸。”

三公子退出了，有些悲哀，有些苍凉，甚至有些无奈。他该怎么办？或许，他应该向圣诞老人祈祷，让他给自己送一份礼物来？今年的圣诞节居然会是这样，他确实是始料未及。此时，三公子很忧郁，忧郁是由于犹豫而起的，他没法不犹豫，一边是未知的竞争对手，他们既然敢向季家发难，肯定是有备而来，而且，势必一剑刺中要害！另一边是爸爸和妈妈。他是卷入这场决斗之中，还是出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如果老爸把他推到前台，他究竟能做什么？能在决战中获取胜利吗？父亲真是老了？还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爸是否想看看自己有多大的本事？想磨练自己？抑或只是让他去当牺牲品？

他思来想去，苦于找不到良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只能犹豫！但是，犹豫绝非男人的好手段，因此，他只能忧郁。忧郁是种很伤人的情感，使人低沉，毫无斗志，不想冲，不想打，更不想拼！只是呆呆的，傻傻的，苦苦的，

看着时间慢慢逝去。

四太太来到他房间，看着儿子，眼泪止不住就往下掉。四太太是个极坚强的女性，在任何危机面前绝不流泪，可是，当自己唯一的儿子遇到麻烦，她就不一样了。

肖董说：“三儿，真对不起，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马克看着妈妈：“是老爸不让您帮我？”

“是的，他放话了，这点小事，就让三儿去搞定吧。他说得多轻松，哼，近百亿的项目，还这点小事！”

马克心头很苦：“妈妈，你说说，我能开打吗？在季家，我是兵无一个，枪无一条，能指挥谁？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老实说，大家全在看我笑话，看着这条小可怜虫如何在绝望地蹦跶！”

四太太忙是帮不上，气可是要鼓的：“别怕，孩子，不好打就更得打！正因为如此，打赢了，你是风光无限；即便输了，也输得是条汉子！我看，你何不去找找你在周刊里的那帮朋友？尽管我讨厌他们，可是，总比没人商量要强。”

三公子眼前一亮：“说得也是，那帮人还真有些鬼点子。”

在数字大厦《名人周刊》会议室里，马克亲自召开了一次决定他命运的历史性会议。当哥几个刚从圣诞节的气氛中回到北京时，又被三公子的尴尬处境感到为难。这叫什么事儿啊？家大还真有家大的难处，可是，谁又能想到，商业巨人季半城居然会遇见自己有生以来最难对付的潜在对手，而且，他们只能感觉到对手在自己四周盘旋的阴影，却连对手究竟是谁都不清楚！

听到马克介绍了四季集团所面临的困境以后，众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的，他们其实还都是一帮小年轻，在外面是威风凛凛，其实，谁都知道，最大的黄林也只有三十岁，其他的只有二十来岁，女的还没皱纹，男的，说难听些，嘴巴上还没毛！他们只能在这场巨大的危机前默然了。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没人说话，没人发言，大家全朝地下看，希望能回避三公子无助的眼光。

三公子突然冷笑道：“你们不想管，是吗？不够意思吧？看着我就这样沉没下去？眼睁睁地看着我垮掉？看着四季集团兵败走麦城？”

文文第一个开口：“不是的，马克，你千万别这么去想。这个九号地标项

目是近百亿的项目，又处在京城繁华地区，谁不是虎视眈眈的！我们确实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方面毫无经验！”

小光容易激动，高声说：“娘的，怕个屁！三哥，你说，你要我干什么？来软的，还是来硬的？是去单挑，还是打群架？”

文文笑道：“小光，你太可爱了，来软的，你会吗？来硬的，你能打过谁？别逗了！”

黄林毕竟见的世面多一些，忙说道：“遇事还是要冷静。我们这几人不便出头露面，也只能在后面出谋献策而已，这毕竟是季家家族四季集团的大战，外人嘛，也只能做壁上观，最多参谋，参谋。”

张理尼情绪激动地说：“你们这是什么话？马克的事就是我们大家的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文文说：“别吓死人了，TERRIBLE！我还真没想这些，你们大宅门里恩怨恩怨，我们说不清楚。”

理尼马上说道：“这也好，你早晚也会走进大宅门里，先长长见识吧。”

文文嘴一瞥：“去你的！谁进豪门？打死也不进！”

马克忙说：“别瞎扯了，黄林，你学过危机管理，你来拿主意！”

黄林说：“好吧，既然要帮，那就实话实说了。按照通常的危机管理，首先要控制风险，其次要平息着火点。”

三公子忙问道：“具体点说。”

黄林分析道：“我看，先由张理尼去找你妈妈，说服她和老马把美国《名人》杂志在华经营权转给我们，结束和我们的疲劳战，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否则的话，我们没法介入，最多只能保持中立。如果能取得我们的全力支持，马克的仗就有三分之一胜算了！”

三公子说：“理尼，这个任务由你负责完成！”

张小姐有些迟疑不决，说：“我只有一半把握。”

文文说：“四太太不是很喜欢你吗？”

“是的，她很喜欢我，可是……”

黄林说：“你立即去见四太太，把事情挑明，要她结束内战，大家团结一致，否则的话，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小光很兴奋地喊：“妙计！”

黄林继续建议道：“第二，迅速筹集大量资金，如果可能的话，通过文文，再继续筹集资金，再加上季家四季集团的资金，应该绰绰有余了。”

三公子眼睛放光，兴奋地说：“粮草先行！”

“对！如果资金能够充足，则胜券可操！”

小光说：“妈呀，此仗可是有规模啊！”

文文笑着说道：“善战者必然有备无患！”

黄林继续建议道：“既然讲到这里，干脆就不做，二不休，要建议季老板，和京城有影响的巨头进行战略合作，在推出九号项目的同时，善于让利，敢于让利，部分建筑改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采取高低档结合的战略，取得社会信任，获取舆论同情，如此，则大局可定！”

张理尼怀疑道：“廉租房？那会影响九号花园的价格吧？”

小光说：“你那是妇人之见！”

马克说：“黄林的观点有道理，在九号花园的旁边，修建一定数量的经济适用房，只要设计美观大方，整体景观一致，是不会影响房产价格的。”

文文鼓掌道：“好，好，甚好！如此好方案，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房地产业竞争战略和战术方案。”

黄林对马达说：“时间很紧，局势很严峻，一定要尽快和你老爸商量，你就把这几招说给他听，他应该会采纳的。具体做不做，怎么做，何时做，那就是老爷子的事了。”

文文说：“好了，我们的话说完了，剩下的就是你们季家四季集团的事情了！”

马克起身离座，走到大家面前，一一握手，表示诚挚感谢，大家随即陆续离开。

文文还是感觉很沉重，紧紧拉着马克的手说：“马克，你要好自为之！”

张理尼不愿看到他们密切举动，便催促道：“马克，走吧！”

小光知道理尼的小算盘，噗哧一声笑了起来。理尼恼羞成怒，怒视他道：“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笑！”

小光赶紧严肃起来，和文文一起离开了。

马克和理尼马上赶往七号花园，在“季园”向老爷子汇报了会议中所提出

的全部建议。季爷双眼紧闭，坐在沙发上，认真听完了他们的汇报。

季半城说道：“这几招挺高明，看不出是娃娃们提出的，很老到，也切实可行。二爷，你说呢？”

二爷恭维道：“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看很好！”

季爷突然把眼睛睁开斩钉截铁地对马克说：“三儿，兵贵神速，你就立即照此行事！今天晚上，说服你母亲，立即把她和马先生所掌握的美国《名人》杂志在华经营权转给你们，不能再延误了。”

张理尼说：“爸爸，您放心，我出面来说吧。”

季爷说：“也好，以免三儿为难。此外，二爷，你看，此次九号项目大战，就由马克出任投标委员会主任，如何？”

二爷忙说道：“举贤不避亲！大哥，我很放心。”

季爷对马克说道：“三儿，此次你可是临危受命啊！九号地标投标，风云变幻，浪急涛涌，将会很不平静！”

马克知道任重道远，忙说道：“爸爸，我会竭尽全力，把事情做好。”

二爷也说道：“大哥放心！我一定会全力辅助三公子，办妥此事！”

季老板说：“有你辅佐，我就放心了！”

说罢，他又闭上双眼，沉默不语了。

对于马克来说，过去的一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是学业、事业、情感、人生变化过于巨大的一年。原来他是被照顾的，被关切的，而从今往后，他不得不开始走上前台，肩负重任，去关照别人，去考虑集团的事业。他的前途和人生将会充满不定因素。马克下定决心，勇敢地来到母亲那里，他与母亲的谈话很是直截了当，没有废话，直奔主题。

三公子说：“妈妈，父亲要我来做您的工作，把《名人》杂志在中国的经营权立即转给我们，事情就这么简单。”

四太太笑着说：“还需要做我的工作？不需要！你爸爸已经来电话了，把事情说透了，他不希望我们内哄，不能再发生内战，尤其害怕家族内部争斗，他要我偃旗息鼓，把重点放在九号项目上，全力配合你，力争打好这一仗。”

“您同意吗？”

“在我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爸爸。我为什么要反对他？”

他一直待我不薄！再说，家族利益高于一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个道理我还不明白？”

“那么，关于运营资金的问题，妈妈有何考虑？”

肖董说：“运营资金当然是你爸爸提供。顺便说一下，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我们四房的，也就是我和你的！当然，只要老头需要，他随时可以支配其中的大部分资金。”

马克很佩服母亲处理问题的老辣，敬佩地说：“妈妈，您的战略考虑实在是滴水不漏，经得起推敲。”

张理尼马上补充道：“妈妈，您的处事风格实在是干净利落，大事不虚，小事不漏！我一定要好好跟您学习！”

四太太微笑着说道：“就是嘛，记住，马克既然要出任投标委员会主任，那就要吃透老头心中的想法，与他的战略观点保持一致；此外，当然也得对得起妈妈和你自己的利益！”

马克问道：“在未来的动荡中，我能保持足够的权力，获得下属的支持，取得稳定进展吗？”

“SURE！（当然）我会告诉你老爸，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老头子即将退出日常管理工作，如果你能打好这一仗，很可能就能出任四季集团总裁。你放心，我会坚决支持你的，我也会说服你的哥哥姐姐站在你这一边。”

张理尼询问道：“他们会服气吗？”

四太太严肃地说道：“未来的集团总裁是要能掌控大局的，如果你有战功了，你的哥哥姐姐为什么会反对呢？搞家庭政变？没有任何必要嘛，我已经向他们明确表达了我的观点，他们也原则上表示同意。”

理尼嘴甜：“妈妈，真得好好谢谢您！”

肖江雨苦笑道：“尽管工作难做，但是，大家全是成年人了，每个人都不傻，他们会祈祷老天保佑你的。听说你明天就要上任了，妈妈祝你顺利！”

马克运气不错，有爸爸和妈妈的支持，有周刊一批哥们的全力配合，看来，出征前景令人欢欣鼓舞，他是信心倍增，准备摩拳擦掌，大干一场。可是，商场就那么简单吗？就凭马克这短短几个月的商战实践，就能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获得胜利？坦率来说，别说季爷不相信，就是周刊的铁哥们也是心

存疑虑。

姚二爷悄悄询问季爷道：“大哥，您真放心让马克全权掌管九号项目的投标工作？”

季老板笑了，笑得很惬意：“二哥，你说呢？”

姚二爷直截了当地说道：“应该不放心，可是，军中无戏言，您的话一出去，怎能更改？”

季老板又笑了，意味深长地说：“不是还有你吗？所有财务支出或重大决定，必须有你副签嘛。”

二爷恍然大悟道：“有所放权，有所不放！”

大哥脸色一变，说：“是做秀！完全是做秀！”

“做给谁看？”

“对手在暗处，我就让马克在前台开演，对手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二爷佩服得五体投地，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大哥好一个疑兵之计！”

季爷和盘托出计划，二爷恍然大悟，于是说道：“看来，运筹帷幄，未必只有古之将帅，您季大哥也完全可以决胜于花园之中。”

季老板很得意，随即闭上双眼，继续养神。

大战在即，时间紧迫，尽管这天是新年前夕，马克和二爷联系好，准备去见石大远。他打通了石董事长的手机，可是，接电话的，却是石大远的助理。

彬彬有礼的助理回复：“对不起，季总，石董事长正在开会，因此无法接您的电话，敬请留言！”

三公子勃然大怒地说：“我有十万紧急的事，少啰嗦！快找他来接电话！”

助理依然十分客气地说：“非常抱歉，石董事长确实无法接电话！”

马克怒火中烧，他知道，此时此刻，石大远肯定就坐在助理旁边，面授机宜。于是，他怒骂道：“你这个小人，再不叫石大远来听，别怪我不客气！”

可是，那头早已把电话挂上了，里面只有忙音！马克，可怜的马克，在他一生的二十几年里，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真他妈的窝囊！

姚二爷在一旁看着他，见他生气，二爷便笑道：“三侄，世态炎凉，历来如此！”

“二爷，那我们该怎么办？”

二爷安慰他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怕什么？二爷在江湖上行走多年，还怕没人接待？你放心吧，看我的！包你马上走进会议室！”

二爷拿出手机，这可是稀罕事儿，马克大惊，谁都知道，二爷从来不用新鲜玩艺，什么电脑，邮件，信用卡，一律不用。此时，只见他很熟练地使用手机，拨了一个号码，电话通了，里面问道：“哪位？”

二爷回答道：“我，二爷。”

里面马上热情洋溢地问：“老爷子，您在哪里？”

“在你大楼外面。”

“您别动，我马上下楼接您！”

此时，三公子有些不愉快，这毕竟是一年的最后一天，可今年不顺，居然会给他留下如此不美妙的回忆。明天，就是新年了，在新的一年里，他的命运又会如何？老天还会一如既往，十分眷顾他吗？人间的玫瑰还会始终为他绽放吗？他不敢确定，生活之所以美妙，可能就是因为有那么多的变幻莫测和反复无常吧。

他不知道和二爷通话的是谁，二爷也没说，他们就在大楼门口等候。马克觉得无聊，就拿起手机，给所有熟人发短信。群发短信很便捷，他一一发出去了，上面很短，只有寥寥数语：“别了，过去的一年！开心，亲爱的朋友！”

在大楼附近，大厦林立，灯光四射，首都除夕之夜十分安静，十分温馨。此时，只见七，八个汉子从里面急匆匆地出来，为首的就是石大远董事长。石总见到二爷，马上奔了过来，和他老人家热情握手，同时说道：“二爷，怎么不早点打招呼？我要是知道了，肯定来接您！”

二爷笑一笑说：“这是季爷的三公子，未来的集团领袖！”

石总随即和他握手，但显然不如对二爷那么尊重。石大远说：“一直在开会，所以，很抱歉，有失远迎！敬请三公子见谅。”

三公子回答道：“就叫我马克吧，我更习惯一些。”

石总立刻把他们两人迎到自己在8楼的办公室。马克一看，哇，老石的办公室真够大的，足足有几百平米，里面有私人图书馆，大小会议室，卡拉OK厅，休息室，大小办公区域，简直就是一个独立的天地。他经常听别人说起，

京城办公室里，最讲究的就是石总的。

石总边走边骂他的女助理：“三公子的电话你不通报我，自作主张，不接过来，害得二爷和三公子在楼外面等了半天，你要马上道歉，否则我就开了你！”

女助理吓得诚惶诚恐，对二爷和三公子不断道歉。二爷对这种小把戏早就看透了，也就一笑置之。

马克说：“没什么，别道歉了，凡是当老总助理的，有风光，有辉煌，也有倒霉，有委屈。”

石总满脸堆笑说：“欢迎你们光临寒舍，蓬荜生辉啊！我先带你们参观我的不大的办公区域。”

石总的一大爱好就是为来宾展示他那豪华的办公区域，来客的赞叹总是令他心旷神怡。他继续说道：“我们接着进行什么项目？先吃饭，接着唱歌？还是先说正事，茶余饭后，再去消遣消遣？”

二爷说：“还是直奔主题吧。三公子即将出任我们四季集团有关九号项目的投标委员会主任，全面负责这一项目！”

老石说：“责任重大啊，近百亿的买卖。不知道我老石能出什么力？”

马克询问道：“您有兴趣和我们集团一起联合投标吗？”

老石豪爽，此时仰天大笑道：“我在这个世界上，就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令尊大人，还有一个就是姚二爷。五年前，有一次我手头的钱全去堵窟窿了，被债主逼得要跳楼。此时，我去找二爷，二爷说：我不会让你跳楼的！你回去吧。我说，我活不到明天了。二爷说，要多少可以不跳？我回答说：至少要五千万救命钱。二爷说，你回去吧，该干嘛，就干嘛，你唱歌很有名，就去唱歌吧。我说，我还有唱歌的心吗？二爷笑着说：小老弟，在江湖上，还是听我的话吧。半夜十二点，我来找你。”

马克原来就纳闷，为什么石大远对二爷如此谦卑，现在开始有些明白了。他连忙追问：“后来呢？”

石总回答道：“我只好听二爷的话，去附近的歌厅唱歌。”

二爷笑着说道：“那晚你肯定是一生难忘！”

“绝对难忘！十几个债主紧紧围着我坐，就怕我跑了。包厢里没人唱，我是没心唱，债主是不敢唱，我要是跑了，他们就该跳楼了。包厢里面只有音响

播放的歌声，其他人全是紧张得不敢吭声。我知道，只要过了半夜十二点，我就再也看不到我那白发苍苍的爹妈了。”

“再后来呢？”

“十一点五十分，二爷出现在歌厅包厢门口时，我由于过分紧张，晕过去了。”

二爷笑着说道：“小 CASE，小事情嘛，石总那时还不够沉稳，钱都到了门口，你晕什么劲儿？”

石总说：“后来我才知道，是二爷说服了你父亲，把钱借给我了。三公子，你说说，我能不听你爸爸和二爷的吗？”

后面的谈判就很简单了，石董事长马上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在未来的九号地标投标中，占有一定投资比例。

在回去的路上，马克询问二爷道：“既然他欠我们集团的人情，为什么开始时，他要给我颜色看呢？”

二爷说：“很简单，他并不欠你的人情！这就是东方色彩极为浓厚的商场人脉关系！他欠你爹，欠我，但不欠你，所以，他有意让你知道，和他打交道，你还嫩着呢。”

马克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爸爸要您来帮助我。”

二爷言简意赅地回答说：“扶上马，送一程，如此而已。”

第十二章 危机公关

经过连续奋战，呕心沥血的文文此时突然觉得很累，累得精疲力竭。善解人意的黄总立即批准她一个月假期，让她好好休息一下。她出发了，驾车前往承德，计划在那里好好玩玩，彻底放松，然后再去大同，看看云岗石窟，接着去五台山拜拜佛。承德当然是个很值得去的地方，小光正好要考试，很遗憾，未能陪她去。

小光对文文说：“承德那里的风水很好，大有皇家气魄，兼有密宗神韵。你好好去换换气，回来再战。”

文文说：“你不能去就算了，说什么风凉话？我和谁开战？”

“向一切对手开战。”

文文冷笑：“我敢吗？哪个对手伸一小指头，也足以把我捏碎。”

小光叹口气道：“你要是答应和我结婚，我就陪你去，大不了导师取消我的博士生资格，反正我也不想读书了，跟你去美国，那里多劲。”

“有劲个头！我不喜欢。我现在累死了，至于婚姻大事，那可是要得到父母同意，小女子不敢再造次。”

“卑劣的推脱，荒谬的借口。”

文文很得意地说：“我拒绝了你小光的非正式求婚，特开心。”

“我伤心透了，你居然还有心思开心？残忍啊！”

“这已经足以证明我不是剩女了，下次别人要是问起，我就可以说，追我的人海了去了，最近还有一博士生向我求婚，被我一口回绝。哈哈，真是乐死人。”

小光一脸苦相地说：“悲剧，真正国际悲剧。”

他的苦相实在是令人悲痛不已的惨，惨到文文不忍再看下去了，便劝道：“你别再这样悲伤下去了，我这个人就怕男生假装悲伤。”

小光突然大笑：“你还敢牛？你已经二十五岁了，到了婚姻的生死线了，还没有危机感？那是要倒霉的！”

文文不理他，继续整理行李，随即拎着行李包上车，疾驶而去。在承德，文文独自玩了两天，在几处名胜古迹里转来转去，问东问西，对当地历史文化有了更多了解。

第三天半夜两点，文文从梦中被宾馆电话吵醒。

服务小姐说：“北京黄先生要和您通电话。”

文文大怒道：“我说过，谁的电话也不接！”

服务小姐说：“可是，他认识我们老总，是老总要我把电话接通的。”

文文无奈地说：“那就接过来吧。”

黄林真是神通广大，文文想道，他好像还没有不认识的人。

电话接通以后，黄总上来就道歉道：“文文，要不是有天大的事情，我也不会打电话给你的。”

文文冷笑道：“天大的事情和老娘有何关系？少来啊！还让不让我睡觉？”

“四季集团九号项目已经启动，目前遭遇意外事件，你马上动身，明晨抵达北京，立即到我办公室。”

“你还真不让我睡？”

“我们全在这里，一夜不会休息，有小光、张理尼，马克也在这里，你要和他们说话吗？”

“不说了，我明晨到。”

“你别结账了，全算在我头上，我已经和宾馆老总打过招呼了。”

文文把电话挂上，她知道，要不是天大的事情，黄林也不会如此着急。那到底会是什么事情呢？什么是四季集团的九号项目？项目是什么？涉及什么商业内容？

半小时以后，文文驾车开始返回北京，好在高速公路已经完全畅通无阻，一路顺利。夜深人静，周围无声无息，静得很是冷清，冷清得令人越发孤独，高速公路上只有很少的车辆，孤零零的车灯照射在前面的道路上，实在寂寞。她有些发困，只好把CD打开，听听里面的摇滚乐曲，让躁动的旋律刺激她的

神经，以免犯困。凌晨六点，文文赶到周刊总部，冲进会议室，她看见里面所有周刊的得力干将全都东倒西歪。

文文大吼道：“都起来，都起来！”

大家睁眼看见文文，马上陪笑脸说：“旅行家凯旋归来，欢迎啊！”

黄林打了个哈欠，说：“我们刚眯了一个小时，会议是五点结束的。”

黄林对大家说：“你们接着睡，八点接着研究。”

然后，他就拉着文文来到自己办公室，把门关上，显得很神秘，低声说道：“出大事了，你这三天没上网吧？”

“我断绝了和外界的一切关系，关闭手机，不用手提电脑，不接受和发送任何邮件，总之，没人能找到我，就连小光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黄林得意洋洋地说：“可是，我还是找到你了。”

黄林把三天来发生的事件详细告诉了文文。大前天上午，各大媒体都接到了季马克晚上将在花园会馆订婚的消息，等到媒体记者来到花园会馆，那里却一切平静，全无举行隆重典礼的迹象，季马克根本不在现场，而且，究竟是和谁订婚，也没人知道，不少记者陆续离去。但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半夜时刻，一辆白色面包车疾驶而来，在会馆门口急刹车，车上跳下一群剃光头，戴墨镜，身穿迷彩服的年轻人，他们在茫茫夜色中，显得格外刺眼。

这群人大模大样地走到会馆门口，询问门童：“肖江雨在几层？”

门童沉默不语，这几个人立刻泼口大骂：“四姨太，女流氓！公然组织卖淫活动，罪该万死！”

少数留在现场没走，正在犯困的娱乐记者们立刻清醒过来，他们举起手里的相机、摄像机准备拍摄，但是，这几个人马上迅速离开。记者们感到十分诧异，互相询问这一事件的幕后背景，但是，无人知道。

十分钟以后，白色面包车又开回会馆，车上跳下来四个蒙头男子，手里拿着墨汁，走到会馆侧门，冲着橱窗里的四季集团巨幅宣传海报泼了上去，然后跑回面包车，随即这辆车就迅速离开了。在会馆门前的媒体记者十分困惑，而会馆保安被弄得措手不及。

翌日媒体刊载了相关报道，显然，有人编造了季公子订婚的谎言，故意吸

引记者来到会馆，然后派出打手，前来闹事。但是，季半城历来口碑不错，为什么会有人来挑衅？显然，这后面大有文章，绝不会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那么，不明身份的闹事者究竟是为何而来？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后台是谁？在此以后，还会有更为严重的事件继续发生吗？

一家媒体分析道：“事件的背景绝不简单，在这背后很可能隐藏着我们目前所不知道的神秘内幕。”

还有一家媒体分析道：“肖江雨女士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麻烦，在当晚闹事开始之前一小时，就有人在微博上预告了花园会馆将有热闹发生。”

根据报道，这位匿名人士于当天 23 点 5 分发布消息说：“季半城的四太太肖江雨女士据传现在正面临着一场巨大麻烦。此时，一彪人马正在杀向会馆，本人将继续关注事态发展，并向朋友们及时报告最新动态。”

一小时以后，这一微博文章开始直播会馆门前事态的发展：“本人预测已被证实，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士在花园会馆门前泼墨挑衅，看来，一场大战即将开始，势必难免！”

黄林立即拨通了这位在微博上直播事件经过的人士的电话。

黄林说：“您好！我是《名人周刊》总裁黄林。”

那位人士回答道：“久仰您的大名。”

“您能谈谈，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

“哦，我也是圈内人，我猜想四太太是得罪了什么人。开到会馆的那辆面包车车牌做过手脚，车内装备齐全，一看就是特殊车辆。看来，这群人很有来头。”

黄林继续问道：“请问，您是如何预知此事的？”

此人笑答：“不太方便透露吧。不过，跟我同时知道此事的还有几个朋友，我只不过是写出来了，如此而已。”

说完，此人立刻挂上电话。黄林继续拨，电话已关机，无人接听。

文文询问道：“此次事件的焦点是什么？”

黄林想了一下，回答道：“可能是九号项目。”

“什么是九号项目？”

“九号项目就是季家四季集团针对北京九号地标而建立的投标项目，由马克出任投标委员会主任，是我们名人公关公司的第一个项目。”

“名人公关?”

“你忘了? 我们在大门口还有一块牌子名人公关公司?”

文文冷笑道: “这个所谓的公关公司不就你一个空军司令吗? 其他还有谁?”

“两块牌子, 一个机构, 周刊里面的全部人员都是公关公司的相应人员。”

“对不起, 我可不是, 我是专题记者, 不是什么公关小姐。”

黄总说: “你别理解歪了, 周刊何尝不是在做公关工作?”

“举例来说?”

“我们不刊登石大远集团在晶晶事件中的相关新闻, 其实就是在帮他们集团做公关工作。”

“此次你接的公关项目是谁委托的?”

“是四季集团委托的。”

“为什么委托给我们?”

“不是委托给我们, 是委托给你。”

文文冷笑道: “我文文何德何能, 受到如此厚待?”

黄总说道: “真的, 是季马克的母亲四太太亲自来我们周刊, 进行委托的。”

“委托什么?”

“危机公关处理。”

“什么危机?”

“信誉危机。”

“什么信誉危机?”

“姑奶奶, 你自己上网看一看吧, 我叫小光把相关文件给你参阅。”

文文笑道: “小光不读书了? 成为你的员工了?”

黄林干笑道: “他和我是哥们, 既然如此, 那就什么忙全得帮了。”

文文立即上网, 上去一看, 吓一大跳, 顿时心里一阵凉嗖嗖的。“香港日报载: 四季集团旗下花园会馆总裁肖江雨涉嫌贪污慈善捐款, 已受调查。”

《北方晚报》载: “花园会馆员工阿兰举报, 会馆藏污纳垢, 为富商提供色情服务, 问题严重。”

“八卦网报道: 花园会馆老板娘肖江雨下落不明!”

“香港股市数据表明：上市公司四季集团已经停牌，在过去三天里，该公司股价暴跌30%。”

文文目瞪口呆，没想到，洞中方三日，世上已沧桑。她曾经学过“危机公关处理”，深切知道，上市公司最惧怕什么？信誉危机！一场信誉危机可以使公司市值巨量下降，而股东损失则难以计算。在这种情况下，公司需要什么？需要危机公关处理！但是，要进行灭火式的信誉危机处理，那就必须邀请危机公关公司。

危机公关公司的作用就在于：使用专业评估标准，衡量客户公司，或某个名人，（因为，名人也需要危机公关），为什么会出现信誉危机？是一般性的问题，还是致命性的问题？造成危机的真正根源究竟是什么？如何及时控制危机影响的蔓延，尽快减轻危机规模和影响，以尽快恢复正常局面？

八点钟大家准时来到会议室，黄总在会上分析说：“举例来说，最近发生一件案子，国际著名明星王子野和过去的好朋友刘富贵闹翻了，其实，也就是那么点破事，结果，刘富贵觉得很没面子，就向一家网络媒体八卦网悄悄透露，说是王子野被某某富婆包了，富婆喜欢看他的电影，不仅投资给他拍片，还送他一栋房子。王子野一看到这条新闻，马上发火，就起诉八卦网，谁知八卦网正愁没有知名度，老总笑眯了，好啊，我就应诉嘛，越打越有知名度。于是，八卦网就开始刨根问底，死挖小王的老底，结果把他当年在歌厅唱歌，后来有几个情人的事情全抖出来了。王子野不仅没出气，反而被八卦网所利用，这家网站现在一下子名声大噪！”

文文说：“谁要是敢诽谤我，我就跟他没完！”

小光说：“你是谁？谁来惹你？犯不着。再说，你不去惹别人就不错了。”

文文询问道：“如果我既要出气，又不想把事情闹大，那该怎么办？”

黄总笑道：“八卦网是一家小网络媒体，你起诉他，是帮他大忙，他正愁没广告呢！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对方是一家大媒体，那还可以考虑起诉，因为对方也要考虑法律诉讼的严重后果。但是，如果是这种不入流的媒体，那最好不要上当，而是仅仅起诉刘富贵，毕竟是刘富贵的诽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这样一来，可以对准刘富贵打，而不是把矛头对准八卦网，也就是说，在危机公关处理中，首先要确定真正的危机源是什么？也就是应该处理的对象。”

张理尼说：“据说，后来王子野请你吃饭，要你出主意？”

“是啊，他也是我所赞赏的演员，他有困难求我，我能不帮？”

小光问道：“你收多少钱？”

黄林淡然一笑，说：“这种小 CASE（事件）收什么钱？我就建议他首先撤诉，然后改变起诉主体，去告刘富贵诽谤罪。刘富贵在不少公司中有股份，他要是成为被告，他所投资的公司信誉就会受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诉讼对他们都没有好处。”

文文询问道：“那你为什么还是要建议他起诉？”

黄林笑着说：“有时，起诉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战逼和，这是兵家常用手段！”

小光佩服道：“果然好手段！”

黄总说：“其实，这也和你当医生一样，开刀能治病，不开刀也能治病，目的是为了治好病。对小王明星来说，一是要出气，但不能闹得太大，太大则容易反伤自己。”

文文说：“你为什么不怕和刘富贵干？”

“刘富贵产业更大。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所谓起诉就是给他施加压力。”

“最终呢？”

黄林笑道：“最终刘富贵登报表示媒体报道失实，他为此愿意道歉，王子野也就顺此下台阶了。”

文文说：“这里面学问太大，我可干不了。”

黄林说：“可是季公子力荐你出任危机处理总负责，你就勉为其难吧。”

马克在一旁劝道：“文文，你很有办法，头脑清醒，完全可以担当重任。”

文文说道：“我可干不了，还是黄林来干。”

黄林大笑：“五百万的买卖，你能不做？不做我们吃什么？”

小光说：“天塌下来，高个子顶着。有黄总在，你怕啥？”

文文一听，确实有理，便点点头，算是勉强答应了。

此时，季公子着急地问道：“你们说的很有道理，可是，我们四季集团的危机应该如何处理？”

黄林胸有成竹地回答道：“一切正在推进！第一步，把花园会馆与四季集

团分隔开来，各是各，立即发表声明：花园会馆是一家独立经营的实体，与四季集团本身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以此来控制信誉中负面影响的扩散程度和打击范围。”

文文请教道：“这很有道理，我们应该如何进行？”

“首先，我已经找了几家有影响力的媒体总编辑，要求他们等局势明朗以后，再刊载相关新闻。”

季马克询问道：“他们同意吗？”

“能不同意吗？都是我的好朋友，再说，季家四季集团是一家香港爱国人士的企业，我要他们慎之又慎。”

小光说：“高，实在是高！”

“只要有几家拥有影响力的大媒体不动作，多数媒体就会慎重从事。他们为什么要当出头鸟承担法律风险？没有这个必要嘛。”

文文道：“其次呢？”

黄总说：“其次，就是你的事情了。”

文文诧异道：“怎么会是我的事？”

黄总说：“既然季家四太太要你负责，当然是借重你的一支妙笔来生花了。”

“可是，我怎么知道花园会馆有没有组织卖淫活动？”

黄林说：“注意，在处理信誉危机公关活动时，一定要有道德底线。这就是，我们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绝对不能违反法律，更不能指鹿为马，尤其不能颠倒黑白。如果真有这种黄色色情活动，我们就不能昧着良心去说没有。这种钱我们是不能去赚的。”

文文觉察到里面的新闻热点，凭直觉是很有写头，遂问道：“如果我在采访中发现有黄色色情活动呢？那我可是要据实刊登的。”

黄林有些吃不准，问季公子道：“会馆里究竟有没有非正规服务？”

季马克是个老实人，他一听追问，马上出了一头冷汗，接过张理尼递给他的纸巾，惶惶不安地回答道：“至于我们会馆里到底有没有非正规服务？我的答复是……”

文文脾气急，催道：“究竟有没有？你老实交代！”

她一急，把威逼的语言也说出来了。

马克说：“应该没有！我们季家还需要以这种方式去赚钱吗？”

文文觉得有道理，便询问黄林：“谁揭发四季会馆是个色情场所？”

黄林回答道：“根据八卦网透露，是在会馆里面工作的阿兰小姐揭发的。”

文文若有所思地说：“必须尽快找到阿兰！”

马克问道：“为什么？”

“解铃之人就是她！”

理尼问道：“你如何去找？”

“我们可以动用我们的社会关系，搞到阿兰的手机号码，要求对她进行采访。”

黄总说：“好，我立刻去办。此外，中午十二点要举行新闻发布会，我们全部出动，为季马克去助阵，尽量挡一挡。”

文文说：“新闻发布会的目的是什么？”

“澄清事实，进行说明。”

“马克公子能够应付吗？”

张理尼一脸忧虑地说：“看来够呛。”

“四季集团公关部的人呢？”

张经理回答道：“全在香港忙着呢，北京来不了，就由马克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他求我过来帮忙。”

黄林询问道：“石大远同意吗？”

“他为什么不同意？他当然乐意我在四季集团兼职！”

文文讽刺道：“你可是脚踩两只船啊！”

小光补充道：“而且是两只大船！”

文文继续询问道：“四太太究竟在哪里？她可是很有经验的。”

理尼回答道：“下落不明，手机关着，就连马克也不知道他妈妈躲哪里去了。”

文文觉得奇怪，问道：“那她怎么会指明要我出面呢？”

马克说：“是她走以前，给我打电话，要我陪她来周刊，说如果遇到什么事文文能够帮助我度过难关的。”

文文觉得不可思议，说：“奇怪，我和四太太在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聊过危机处理啊。”

小光开玩笑道：“没准是看上你，要你当她儿媳妇呢。”

文文反击道：“就你这样的人才没出息，还想向我求婚呢！”

黄总故意显得很紧张，说：“你答应了吗？要是答应了，那我就没希望了。”

文文说：“我会答应小光？除非我痴呆了。”

小光说：“还有就是脑子灌水了。”

黄总大笑道：“那就好，那就好，我还有希望。”

此时，季公子催促道：“新闻发布会的时间快到了，我们走吧，到那里再随机应变。”

黄总说：“理尼，你去吗？”

“能不去吗？四季集团都起火了，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文文走进新闻发布会现场，很是出乎意料，没想到，原本只邀请二十家媒体，却来了近百家媒体，大小电视台、大小报刊，几乎京城媒体全派人来了。想想也是，人们需要新闻，人们尤其需要刺激性新闻。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浮躁新闻最受关注。你想想，有什么新闻能比此次四季集团花园会馆的丑闻更加令人亢奋的呢？会馆本身就很神秘，再加上色情场所，实在是令人刺激。还有，四太太居然失踪，能不具有悬念？毕竟她也是在上流社会红了二十多年的名人了。至于贪污募捐款，嘿，所有善良的人们难道能不气愤，能不发火吗？

在北方大厦大会议厅里，真是记者云集。当季马克走上新闻发布桌前时，双腿在不停地颤抖。他没法不打颤，过去他出席媒体见面会时，人们全是用一种崇敬的目光，甚至有些讨好的眼光注视着他。而今天呢？他所看到的，不说是仇恨的目光，至少也是冷酷的，或者是鄙视的。我们的马克受不了，几乎要哭了。作为季家公子，他是含着银勺出生，在蜂蜜水中泡大，四周全是鲜花，听到的只有掌声，哪里见过今天的严峻场面？

张理尼小姐其实很能随机应变，她见势头不妙，立刻快步走过去，挽着他的右手，一脸灿烂的微笑，用充满魅力的眼神向她熟悉的记者朋友打招呼，她的温暖如春的手臂给予马克以巨大的安慰。男人其实是最软弱的，他们有时更容易崩溃，在这个时候，谁能救他们？女人！只有女人！尤其是美丽的，风采迷人的女人能够帮助他们坚定自己脆弱的信心，在危急关头，勇敢挺住，重新

站起来，再去面对前面的险恶风波！

马克感激地向她笑一笑，那是获得精神支持，重新得到力量的笑容。张理尼也报之以灿烂的微笑，这使得马克放心许多。张理尼临时出任新闻发布会主持人，她宣布新闻发布会开始。在这以后，马克宣读了一则简短的声明，声明是由黄林亲自撰写的。

声明如下：“近日来，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对四季集团公司极不负责任的谣言，本公司特此严正声明如下：

1. 花园会馆并非四季集团公司旗下直属企业，只是个别董事个人所开设的独立经营的企业，在法律上，经济上与四季集团没有任何关联。

2. 四季集团将根据相关法律，采取相应的法律手段，坚定不移地维护四季集团公司的声誉。我们相信，在风波过后，四季集团将会继续在董事会领导下，向前快速发展。”

张理尼宣布：“现在开始提问：《名人周刊》文文小姐，请！”

文文站起来说：“众所周知，四季集团是一家负责任的香港集团公司，该公司在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做出过卓越贡献。请问：为什么最近有关贵公司，在社会上会出现那么多的负面流言？是否有可能是竞争公司之所为？”

文文的发言采取的是所谓的定调子策略。在新闻发布会开始时，风向往往未定，此时第一个发言提问的记者很关键。如果他带头放炮，全场局势就有可能江河日下，成一面倒的局面。当然，黄总是不希望这种局面出现的。文文的发言提问有两个目的：一是稳定局势；二是提醒人们，四季集团是一家有贡献的公司，大家要手下留情；第三，文文的发言是试图转移风向，把焦点转向竞争对手。

但是，历来独立自主的文文为什么会同意做这番发言呢？首先，她有道德底线，违背事实的事情她不会去做，打死也不做；其次，朋友的忙能帮还是帮，当她还在犹豫时，看见马克颤抖的双腿，女人天生的同情心使她最终进行了有利于马克的发言。

马克回答说：“最近所出现的一些奇怪传闻显然是有人在恶意攻击四季集团公司，我们将会继续进行深入调查。”

固然，文文的发言减缓了炮轰的火力强度，但是，炮击并没有停止，也不可能停止。弟兄们是干甚的？是吃新闻饭的，没好新闻，回去如何交代？

此时，一个中年人站起来了。他大声疾呼：“我是八卦网总编辑金水波，我想知道，花园会馆是如何利用高级场所进行色情活动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你想想，这位金记者是资深望重的老记者了，他所采用的战术是不打则已，一打就是要你死！中国古代的师爷传统是很厉害的，能叫你死，能让你活，就看笔下如何去写。现在，这位记者朋友也大有绍兴师爷的狠劲，这一炮轰过来，还会有季三公子的活路？

八卦网金总编辑够毒，但是究竟毒在哪里？按照新闻记者的职业惯例，这一问题应该是这样提出：“据说，有人指控花园会馆利用高级场所进行色情活动，不知季先生如何看待？这一传闻是否属实？”

可是，这位金总编辑打破常规，劈头盖脸亮剑刺来，不是问你有没有此事，而是上来就定性，在肯定有色情活动的前提下，问你们是如何进行色情活动的！

厉害，实在是厉害啊！现在的传媒业谁说不出人才？是人才辈出！即便是当年大清时期老谋深算的老师爷也只能望尘莫及。

季公子一听，顿时眼前一阵空白。晕，实在是晕，他快崩溃了，这种侮辱，不顾事实的侮辱，他如何能忍受下去？！如果会馆是色情场所，那他伟大的母亲就是阿妈桑，他季公子就是阿妈桑养的，再推理下去，那就更可怕了，他堂堂正正的季马克是宁愿当场以首撞墙，也不愿受此诬蔑！

关于此次新闻发布会，八卦网进行现场转播，这也就是为什么金总编辑亲自出马，放出狠话，为了网站的江山社稷，他不得不横戈跃马，冲杀过去。看到马克快昏过去的神情，总编辑金水波心里稍感有些愧疚，毕竟他和公子还是一起吃过饭的。可是，商场就是江湖，你季三公子没这两把刷子，那就去欧洲风花雪月，为什么还要来趟这里的浑水？

文文毕竟是个善良女子，看到马克遭此谤诽，心里实在难受，眼泪都涌出来了。她转眼去看黄总，只见黄林却谈笑自若，低声和王神探在说些什么。

远在香港半岛树林深处一栋豪宅里，季半城正和四太太一起观看八卦网实况转播。

四太太眼泪汪汪地说：“你个老头子，不让我出面收拾烂摊子，却完全推给马克，你不是存心要逼死他吗？”

确实，儿子的痛苦在母亲心里是要以立方去计算的。可是，了不起的季半城依然无动于衷地说：“这小子如果连这点小事都搞不定，那就别在商场上混了，还想继承我的事业？”

正在此时，四太太大叫一声，季半城一看，只见在新闻发布会现场的马克头昏眼花，几乎就要倒在张理尼的身上了。实际上，季公子在公开场合摇摇欲坠的形象正是黄总所希望展示的。季公子本来就以自己的纯情和对爱情的执着赢得了无数粉丝的爱慕，他在晶晶坠楼事件中的表现实在是可圈可点。

黄林在新闻发布会前就有意布置马克以软弱无力的形象出现在记者团面前。这当然是一步妙着，是一步能够力挽狂澜的绝妙好棋。你道为什么？因为记者团里有一大半是女记者，尽管她们的年龄有所区别，但是，对于风度翩翩的纯情公子遇见大麻烦时，善良的女记者往往不愿落井下石。

此时，马克知道表演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勉强站直，拿起黄总为他拟定的应答讲稿，上面有一个答复就是针对类似攻击的。马克站好后，就开始回答了。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沙哑的声音有时很奇妙，在感动善良的女记者们时，确有其效。

马克说：“各位，你们知道，四季集团是一家老老实实做事的企业，而花园会馆则是一家自主经营的会馆。尽管会馆与四季集团没有经济上和法律上的联系，可我要说明的是，家母负责会馆的业务。家母尽管出身贫寒，但是，历来很有自尊，完全知道维护女性的尊严。其实，家父当年在喜欢家母的过程中，也对家母的女性尊严表示了最大的尊重。”

这是一段众所周知的美妙故事，是一段能够永远感动善良女性的温馨传说。文文等女记者开始频频点头，深表同意：“是的，确实是这样。”

在看到部分记者，特别是女记者显露出支持的神情以后，季公子更加自信了，自信的马克是很会讲话的。

于是，他放下讲稿，开始慷慨激昂地说道：“家母在经营花园会馆的过程中，一直秉承尊重女性的原则，努力开展业务，对于那些有伤风化的事情，她一直表示强烈愤慨。作为一家正经的企业，花园会馆坚决反对任何色情交易在我们会馆里发生。至于一个所谓叫阿兰的服务员以假身份证混入会馆，这种人所提供的一切全部是捏造和诽谤，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也是一切有良知的人们所不能同意的！”

会场上顿时掌声如雷，季公子的真诚讲话赢得了媒体的同情。

在香港半岛住宅里，季半城颇为得意地说道：“虎父焉有犬子？”

四太太用红红的眼睛看着老头子，说道：“真把我给吓死了。马克讲得真好！”

老头子得意洋洋地说道：“那个黄总和文文是人才难得啊，我知道他们是中流砥柱，是未来马克的好帮手，所以才要你打电话给马克，聘请他们为我们的危机处理公关顾问。这一步棋下得如何？”

四太太破涕为笑道：“当然还是你老当家的厉害啊！”

“我看，这点小风浪正好是锤炼马克的最好机会！”

新闻发布会就这样顺利结束了。但是，新闻发布会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所有风波的结束，与之相反的是，新的一波攻击又开始了！

第十三章 绝处逢生

翌日，八卦网刊载了阿兰的署名文章“含泪揭露花园会馆从事色情交易的罪恶真相”。一些小报和网站也立即予以转载，并策略地强调：“根据八卦网所刊载文章转载”云云。一时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名人周刊》编辑部会议室里，黄林对季公子说：“总的来说，局势并没有恶化，这肯定值得庆幸。但是，风波并没有就此平息下来。我认为，我们必须提出铁的反证，才能压倒负面报道文章。我已经派文文去花园会馆了，她的文章明天就可以在我们周刊上刊载。”

“需要我做什么？”

“你立刻要求你们公司律师，马上提出起诉。”

马克询问道：“起诉八卦网？”

“错！起诉一家媒体决非上策，你越起诉它，它越来劲。道理很简单，它必须维护自己的声誉，而在维护过程中，还能提高自己的点击率。何乐而不为？”

马克问道：“那我该怎么办？”

“起诉阿兰！”

“可是阿兰用的是假身份证！”

黄林是个高人，他立即提出：“不要紧！你就要律师向法院指出，八卦网和阿兰有紧密联系。你的目的是揭露阿兰的诽谤，因此，先瞄准阿兰猛烈开火，压下去再说，然后再去追寻真正的幕后黑手！”

马克恍然大悟道：“黄林，你真厉害！这些危机处理手段全是剑桥学不到的！”

黄总得意洋洋地说道：“你以为在 MIT 能学到？学不到！全是回国慢慢学的啊！”

马克点头称是。

与此同时，文文在花园会馆开始进行调查，四太太早就打了招呼，要求会馆人士进行全面配合。文文很快就得到阿兰假身份证复印件，她立刻拍摄下来，然后，分别对几名阿兰过去的同事进行了深入采访。据这几位美丽的女服务员说，会馆方面历来严禁任何性质的色情服务。

文文询问服务员小英时，小英说：“据说阿兰原来是北方商业学院毕业的，还是本科生。”

文文很吃惊，问道：“本科生到你们这里来倒茶送水？”

小英说：“是啊，有一次她忍不住悄悄告诉我说：哼，我只是来一个月的，回去后，我就要出人头地了。”

“她还说什么？”

“她说，她可以拿两份钱，会馆这里拿一份，外面公司还拿一份，所以手头比较宽裕。”

“她什么时候离开会馆的？”

“几天前，她接到一个紧急电话，神情有些慌张，说是家里有急事，就离开了。”

文文恍然大悟，显然，阿兰是带有某种特殊使命，打入会馆来故意栽赃的。采访结束以后，她离开会馆，准备赶回《名人周刊》总部，向黄总汇报。

当她驾车到四环路时，发现后面有一辆白色面包车老是紧紧跟着，距离太近了，近得几乎要追尾，她立刻加速朝前冲，等她再看后视镜，那辆白色面包车已经不见了。

可是，等她开到建翔桥，准备朝外开出去时，说时迟，那时快，那辆白色面包车突然朝她撞过来，文文见势不妙，立刻打方向盘，但是，她打得过急，轿车立刻撞到路边水泥杆上，“嘎”的一声停在马路边上，文文当场昏迷过去。

翌日，文文在昏迷中感觉到一种奇怪的东西在她脸上，缓慢地流，她恨不得大叫一声，可是，她喊不出来，只能听任那种不舒服的液体在缓慢流动。她急了，一定要阻挡这种奇怪物质波状运动形态的继续进行。

文文终于使出全身力气，大喊一声：“停！”

此时，她听见有人在大喊：“大夫，她苏醒过来了！”

文文使劲睁开眼睛，依稀看见小光在使劲喊叫，医生和护士跑了过来。一个女医生和蔼地问她：“你醒了？想吃点什么？”

“水！矿泉水！”

她突然想起汶川地震时，那个小青年所喊叫的：叔叔，我要喝可乐！可是，她还是只想喝水。小光把水轻轻倒入她的口中，文文勉强喝了几口。

医生仔细检查以后说：“好好休息，你没事的。”

医生走后，文文问小光说：“刚才我脸上的液体是什么？”

小光大脸红。黄林笑嘻嘻地说：“是泪水！男人的泪水！”

文文询问道：“谁的？”

黄林嫉妒地回答道：“当然是小光的！我还有资格吗？咳，晚了！”

“你没哭？真没哭？就不担心我成植物人？”

小光说：“当时，医生说你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成植物人，所以我就哭了。”

黄林说：“我一想，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不成植物人，所以我欲哭无泪！”

此时，王神探手持鲜花走了进来说：“活过来了？好极了，早知道我就不买花了。”

文文生气地说道：“我要是成植物人了，你才买？”

王神探开玩笑道：“你当是给你买的？我是买给黄林和小光看的，我和他们是哥们，面子上总要过得去吧。”

文文一歪脸转过去，不理他。王明亮得意地笑了。

小光说：“他当然是给你买的。你出事以后昏睡了两天，王警官可是整整两天没睡觉，一直在追查那辆白色面包车。”

王神探说：“文文，说真的，我真羡慕你。要是我成植物人了，我就能踏踏实实地睡两天，让你去忙乎两天，那该多好啊。”

文文笑着说：“去你的。”

小护士过来说：“你们那么大声，还住什么院啊？干脆回周刊算了，医院病床现在多紧张！”

小光说：“嘿，你还说你是文文的粉丝，怎么着？这一翻脸就不认人了？”

小护士严肃地说：“公事公办！上班是护士，下班才是粉丝！”

王神探说：“这案子够复杂的。那辆白色面包车查了半天，最终在廊坊给找到了，但却是一辆被盗的车，看来，案犯是早有预谋的。”

黄林询问道：“案犯的外貌有线索吗？”

“在现场录像中，我们看到一个模糊的外影，是个中年人，三十岁左右，头戴棒球帽，瘦瘦的，图像并不清晰。我已经去清华了，找几个老同学，要他们想想办法，把图像处理一下。”

黄林说：“要是更清楚一点，那就好多了。”

文文问到：“四季集团的事情平息下来了？”

小光说：“基本平息下来了。”

“阿兰找到了？”

王明亮回答道：“没有任何线索，看来，这一次案件是有预谋的，全是老手，很专业。”

正在此时，张理尼和季马克捧着鲜花进来了，一见到文文，理尼上来亲了一下，说：“宝贝，醒来就好了。”

马克朝她微笑一下，但是，脸色还是显得有些紧张，肌肉很不舒展，他随即拉着黄林就出去了。

文文有气无力地询问道：“又出什么事了？”

张理尼说：“咳，你就别操心了。”

文文说：“我这人就需要刺激，一有新闻，病就好多了。”

张经理想了一下，终于还是说了：“八卦网发了一条新闻：《名人周刊》与四季集团狼狈为奸，企图掩盖事实真相！花园会馆组织黄色色情活动，不容抵赖！”

此时，季马克和黄林回到病房。黄林说：“岂有此理！八卦网蓄谋已久，试图挤垮我们周刊，一箭双雕，真是野心勃勃！”

马克一脸忧虑地问：“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王神探说：“看来，这案子还真不简单。理尼，你怎么看？”

理尼气得脸色都白了，说：“你看看，他们企图害死文文，现在还不罢休，阴谋继续搞下去。石老板要我问问你们，有什么需要他办的，他已经忍无可

忍了!”

黄林说道:“交手到现在,仗是越打越大,看来,我们必须反击了。”

小光问道:“如何反击?”

黄林说:“我看,一是抓住白色面包车车主;二是抓住阿兰;只要把这两人抓住,八卦网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幕后黑手的尾巴就能露出来。”

理尼困惑道:“可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抓呢?”

只见黄林用手指着王明亮,说:“警察同志,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民事案件了,可以肯定,这已经是刑事犯罪活动!我想,警方绝不会坐视不管吧?”

王明亮说:“白色面包车案件肯定是刑事犯罪案,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可是,对于阿兰的案子,我们暂时无法定罪,目前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小光询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办?”

只见黄林不慌不忙,说出他的意见来:“要确定开面包车的凶手是谁,首先要了解动机!他的动机是什么?抢劫?不可能!可以排除。行凶?不完全是。他可以选择晚上,或深夜干,因此,恐吓可能是主要目的。为什么要恐吓?肯定是文文的采访行动影响了他们的计划,也就是潜在的黑势力的行动目标。我们不妨来看看,文文正在做什么?她正在调查阿兰!”

王神探开玩笑道:“有道理,我看,你可以调到我们那里去工作了。”

小光说:“靠谱,请继续分析。”

黄林颇为得意,业余侦探往往容易得意,其实也只是一孔之见。他继续分析道:“阿兰究竟在哪里?肯定是有人把她藏起来了。谁藏她?动机是什么?”

小光说:“就是要毁坏四季集团的声誉。”

季马克追问到:“而后呢?”

张理尼推断道:“当然是要逼迫四季集团退出九号地标的竞争。”

马克再问道:“那么,谁会从中得利?得利者就是潜在嫌疑人!”

黄林答道:“动机是作案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北方三大房地产开发商里,老马似乎已经灰心丧气,早就表示退出了。季家四季集团当然不会自己去搞垮自己,因此,合乎逻辑的,只有石大远了。”

众人看着理尼,毕竟她还兼任着大远集团公关总监。只见她冷笑道:“笑话,偌大个京城,岂止这几家?石老板尽管锋芒毕露,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做事很谨慎的人,要是公开场合骂几句,电视上说几句,全都可能,但要是下手

干掉谁，决不是他的风格。”

黄林说：“有道理。”

小光说：“可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对他的怀疑。”

理尼说：“真要是怀疑，谁的嫌疑也不能排除！你黄林就没有嫌疑了？很可能是你为了追求文文，没有得逞，怀恨在心，出此下策！也可能是你小光干的！你害怕马克得到她，就来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当然，你马克也脱不了干系，你们季家没有得到文文，难道就没有心存险恶？”

大家面面相觑，你能说理尼的分析没有逻辑？于是，全场冷清，无人说话。

此时，王神探大笑道：“还是不要草木皆兵了吧。”

黄林说：“我要是再说，理尼就会责怪我欲盖弥彰了。不过，我们身边可能还有一个可疑的人，此人一直没有出头露面，但是，石爷早就有所警惕。”

马克追问道：“是谁？”

黄总说：“我要是知道，还不告诉你？”

文文在病床上有气无力地说道：“我看，阿兰和白色面包车可以并案调查，显然，幕后主使人是同一名嫌疑犯。”

小护士忙说道：“文姐，你别参加他们的讨论。嘿，我说，你们快走吧，在这儿瞎争论什么？让文文休息吧。我可告诉你们，我是她的粉丝，真要是急起来，也是很吓人的！”

王神探一直在认真倾听，此时，他说道：“走吧，该让文文好好休息了。”

大家和文文一一握手道别，文文很感动，什么是友谊？这就是友谊。她在海外呆了不少年，尽管海外什么条件全好，就是没有这种温馨的友情，她珍惜这种友情，在告别时，没有说什么，但是，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小光轻轻地用纸巾把她眼角上的泪花给擦去。

小光很心痛，在她耳边悄悄说道：“等你好了，我一定向你求婚！你要是不答应，我就……”

“你就怎样？”

“保密，不告诉你。”

等大家全走以后，文文一人静静地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只是躺在那

里。她也累了，真的很累了。

此时，小护士蹑手蹑脚走了进来，见她眼睁睁着，就问她道：“你爸爸来电话，你接不接？”

文文笑道：“好的，给我手机，我接。”

她拿起手机，说道：“爸，你好吗？”

老爸是从纽约打来的，声音好像有些遥远，有些苍凉：“乖乖，我刚才知道，你出事了！全怪爸爸不好，没照顾好你。”

老爸哭了，文老板从来不掉泪，即便是当年在东北劳动，冰天雪地，手冻坏了，他也没吭一声。现在，他居然会为了女儿，一个不那么孝顺的女儿，在电话中哭起来了。文文当然很愧疚，她没有想到，一贯坚强的老爸居然会这么在意她。

文文说道：“爸，没事的，我已经好多了。我这里很好，好多好朋友在照顾我，关心我，他们对我可好了。”

老爸说：“宝贝，爸明天就到北京，把你接回纽约，好好调理调理。”

文文说：“老爸，我爱您！您别来了，我没事的，等我出院了，就去看您。”

正说着，电话里突然没声了。文文对着手机大喊：“喂，喂，HELLO！HELLO！”

此时，手机里居然传出一个阴森的声音：“文文，你老实听着，离阿兰远一点，否则的话，你和你老爸全都会有大麻烦的！”

电话里很快就没声了。文文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事情才刚刚开始，大的激战仍在后头。那种黑云压过来的感觉依然把她压得喘不过气来，她应该怎么办？尽快回纽约？还是继续留在这里？她不知道，只觉得浑身乏力，一身冷汗。

文文正忧虑不已，在她病房斜对面的办公室里，王明亮正在盯着桌上的无线监听仪器沉思默想。

警察小虎问道：“王队，你看电话录音中的那个家伙究竟是什么人？”

王神探回答道：“显然，这帮人势力还很大，拥有高科技手段，能够窃听电话，截断电话通信，很厉害，我们还真不能漠然置之。”

小张询问道：“我们还需要加派警力吗？”

“目前有三个就够了，人太多，反而容易打草惊蛇。”

“好的，那哥几个就多辛苦一些。”

王队说：“我们特别要注意深夜时刻，防止有人对文文下手，那时是嫌疑人下手的最佳时机。”

“是，王队。”

这时候，小光回到文文病房，手里多了把红艳艳的玫瑰花，里面还有一张纸条。

文文接过鲜花，欣赏着花色的艳丽，问道：“是送给我的？”

“当然啊，他们全送了，我要是不送，绝对说不过去。”

“你啊，就是粗心。你知道，女孩子最喜欢什么？就是那些小资情调。你呢？什么全懂，从维生素到宇宙大爆炸，再到中东局势，没你不懂的，但是，你就是读不懂女孩子！”

小光严肃地说：“每个女孩子都是一本书！谁能真正读懂，就能幸福地拥有她！”

文文大乐道：“格言啊！你读懂我了吗？”

“那么容易？难着呢！”

“为何？”

“你不按常理出牌，缺乏逻辑，所以很难判断。”

“错！你就按真善美三字去推测，十有九对。”

小光顿悟道：“有道理！你先眯一会儿吧，要不小护士又要发火了。”

文文叹气道：“睡不着啊，我也不知道得罪谁了，有人来电话威胁我，真吓人。”

小光说：“你别怕，晚上我陪着你，再说，王神探他们也在附近日夜值班，专门保护你的安全。”

“为什么如此重视？”

“这个案子很神秘，作案团伙很专业，一直隐藏得很深。不过，王队好像胸有成竹，他说，很快就能破案了。”

文文惊喜道：“真的？那太好了，我又有新专题可写了。”

说着，说着，文文声音越来越低，她感觉困了，就迷迷糊糊地慢慢睡

着了。

等她醒来后，发现枕边有封信，是小光留下的，上面写道：文文，我回学校取几本书，晚上回来陪你。好好休息！WITH LOVE（爱着你！），小光。

P. S. 我还给你写了一首诗，请你指教。

赠文文

初春季节，京城犹感几丝寒意，文文出事昏迷，刚刚苏醒，欣喜之余，颇有感触，遂书数行。

苏醒方觉春意浓，
女儿还记昨日梦？
谁言巾帼不潇洒，
莫道须眉独英雄！

文文看后，不觉笑了，难为他一个医学院博士生，能写成这样，也算不简单了。晚上，小光果然回来了，紧紧拉着她的手，给她讲了好多故事。

事情就是这样，两个人在处境困难时，反而会觉得会相互依赖。文文本来是个很独立的女孩子，可是，人在虚弱的时候，很容易加深对照顾她的男孩产生依赖感，而这种依赖感也就在潜移默化过程中，增加了爱情的化学反应。文文想，再这样下去，也只好嫁给小光了，不过，她没有说出来，毕竟，现在还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

文文的病情逐渐好转，医院平安无事。深夜三点，外面黑漆漆的，万籁俱寂。在文文病房外面，值班护士正在打瞌睡，走廊里寂静无声。正在此时，一个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医生轻轻走了过来，见护士正在睡觉，就悄悄把文文病房门打开，病房里面没有任何声音，毫无动静。医生把门掩上，随即走到文文病床旁边，把吊瓶连接处解开，从口袋里取出一瓶毒药，小心翼翼地倒入吊瓶里，而后，再把连接处接上，看着吊针里的药水继续下滴。

看来，这位“医生”是来者不善，在黑暗中，倒入毒药，显然是要置文文于死地。他是谁？奉谁的命令来害死文文？文文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她随时都有可能被毒药害死。四周还是寂静无声，漫漫长夜之所以令人恐惧，就是因为这无声无息。

“医生”模样的人正在等候着毒药缓慢滴入文文血管里，他很专业，不慌不忙，很有耐心。他知道，三十秒钟以后，毒药将会进入文文体内，文文会在睡梦中，离开这个世界。“医生”看着表，已经二十秒了，二十五秒，三十秒，时间到！

文文应该已经在睡梦中安息了。“医生”走到病床旁边，准备用手机给文文拍照，他很镇静，毕竟是道上的老手，照完相回去以后，十万元人民币就可以到手了。夜还是那么安静，静得令人毛骨悚然，就连道上高手自己，也感到有些莫名的恐怖，双手开始发抖。

“医生”走到病床边，揭开被子，准备拍照。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夜色中突然有一个东西在顶着他的脑门，硬硬的，冷冷的，是手枪！是的，这是一支手枪正顶着他的脑门，一个男人站在他的面前，这一切神不知，鬼不觉的动作全是在一刹那间完成的。“医生”吓傻了，呆在那里，不知所措，此时，病房门被打开了，两名手持手枪的便衣冲了进来，迅速打开电灯。

在床上的“文文”，原来就是王神探！他从“医生”口袋里搜出一支手枪和一把匕首，随即就地进行突审。

王明亮说：“不简单，你还是个老手，有备而来，动作很熟练！我还真等你有两天了。叫什么？”

嫌疑人低声下气地说道：“报告政府，我叫韩二丰，山里边的人。”

“刚从里头放出来？几年的刑期？”

“报告政府，坐了五年牢。”

“什么罪？”

“抢劫罪。”

“谁派你来的？”

嫌疑人结结巴巴地说道：“是……是石爷派我来的。”

“哪个石爷？”

“石大远。”

王明亮马上问道：“你见过石大远吗？”

“我没见到他本人。但是，派我来的那个倪爷说，他是石爷的人，他真是这么告诉我的。他说，石爷财大气粗，可以通天，我只要为他做完这件小事，

他可以让我拿到十万元。”

“那个倪爷是怎么找到你的?”

“是通过马六爷牵的线。我拿到钱后，再分马六爷三万元。”

王明亮冷笑说：“你拿卖命钱还要给他？你要是坐牢，马六也帮你坐三分之一刑期的牢?”

“这是道上的规矩。”

王明亮递给他一支烟，随即把白色面包车司机的模拟画像给他看：“是这人吗?”

韩二丰辨认后回答道：“是，是的，很像是他。”

“你怎么和他联系?”

“通过马六爷。”

“怎么和马六联系?”

“办完事，马上就打电话给他。”

王明亮说：“好，你立即打电话给他，说你已经办妥事情了，文文被除掉了，你见那个倪爷，越快越好，要他立刻安排一下，你把照片给那人，那人把报酬给你。注意，可别和我要花招!”

“政府，我哪敢啊？您放心!”

在王明亮的监视下，韩二丰随即拨通电话，说是要把照片送过去，那边说，叫他马上去，倪爷那边等着要看。

等他关闭手机以后，王明亮对他说：“告诉你，私藏军火罪，携带毒品，企图下毒谋杀，是什么罪，明白吗？有什么下场?”

“死罪！政府，肯定是死罪!”

“家里还有什么人?”

“还有老婆和孩子。”

“要为他们着想！你只能配合政府，捉拿真正的罪犯，争取立功赎罪。明白吗?”

“政府，您是为我好，我知道。您放心，过去在牢里头，我还是学习积极分子，道理全明白。”

“那就好，快走吧。”

王明亮的副手早就和刑侦队取得联系，那边立刻派来十几名特警队员，押

着韩二丰就去抓马六和倪爷。

关于病房里前前后后的动态，小光可是听得一清二楚。原来，文文的病床早就重新安排了，她被换到斜对面房间里。到此时，小光越发佩服王明亮了，平时只觉得他话不多，沉默寡言，可真要是到关键时刻，王明亮一出手，马上案子就柳暗花明，迎刃而解了。

文文从睡眠中苏醒过来，轻轻问道：“小光，出什么事了？怎么外面闹哄哄的？”

能不闹腾吗？刚刚发生的惊险一幕，肯定是会有些声响的。但是，小光却不能告诉她，更不能造成文文的情绪不稳定，于是安慰她道：“新来了一个急诊病人正在抢救，家属多，有些吵。”

文文也没意识到什么，更没有想到，如果不是王明亮他们在这里保护，她早就驾鹤西去，而且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她翻过身去，就又继续睡了。小光见她睡了，就跑到走廊里，悄悄给黄林打电话。

他说道：“黄林，告诉你一件大事情。”

黄林正在家里睡得迷迷糊糊，随意问道：“什么事？”

“文文差点被暗杀了！”

黄林大骇，顿时惊醒过来，说：“暗杀？我马上过来！”

“不用过来了，凶犯已经被抓住了。”

“是谁抓住的？”

“当然是王明亮啊！”

“不愧是神探！”

“你知道是谁指使暗杀行动的？”

“凶手供认是石大远！”

“石大远？”

“是的，就是这只老狐狸！他这个老王八蛋再也跑不了了！”

黄林呆住了，真是石大远？可是，怀疑一个人和找到这个人犯罪的确凿证据，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现在真的是水落石出了？可是，要不是石大远，又能是谁呢？

第十四章 疑案迷云

翌日上午，黄林急冲冲来到文文病房，对她说道：“知道吗？谁是第一嫌疑人？”

文文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小光已经告诉我了，据说是石大远。”

黄林拍额称庆道：“天网恢恢，我早就怀疑那头老狐狸了，现在凶手供出他，他还能逃得掉？”

文文低声说道：“不对，那是误导。”

“谁在误导？凶手被捕了，还敢误导？”

“不是的，你再回忆一下，当初你在分析几大房地产巨头争斗焦点时，说得很清楚，是关键项目决定决战目标。”

“对，我是这么说的。”

“那么，你再想想看，现在局势如何？要跳出来想，千万不要就事论事。”

小光在一旁说道：“黄林，文文的话很有道理。前一段时间，别有用心的黑势力的火力是朝着季半城的，目前，至少在表面上，四太太自顾不暇，早已离开北京，根本没有精力再在京城房地产市场去进行运作。此时此刻，为什么有人把矛头又冲着文文？”

黄林说：“对啊，这样做没有道理，至少逻辑上说不通。”

小光继续分析说：“我看，这可能是系列阴谋中的一次转折点。”

“什么意思？”

“在干掉九号地标投标主帅季半城以后，黑势力又开始转向新的打击目标。”

黄林恍然大悟道：“我怎么这么糊涂？文文根本不是真正的打击目标，而是对方的佯攻目标。那么，真正的打击目标会是什么？”

文文轻声说道：“石大远。”

“为什么你如此确信无疑?”

小光说:“你想想,石大远是对文文很不满意,但是,至少还不会为此而动杀机,况且,既然他老谋深算,即便要对文文下手,肯定会考虑到医院里有保护措施,那么,他绝不会如此笨拙,只派出一名杀手来独自进行谋杀行动。石大远的做事风格是:要么不做,要做就置对手于死地。”

黄林听着,听着,突然感到灵感来了,便立即冲到病房外面,把医生办公室用的小黑板一把拿到病房中来,随即在上面画了一张分析图。

黑手主攻目标:

第一阶段

1. 四太太贪污募捐捐款;
2. 四季会馆有色情场所;
3. 四太太去哪里了?

主攻部队:(1)八卦网;(2)阿兰指控(下落不明)。

第二阶段

1. 吓阻文文(采访活动可能影响对方的行动计划);
2. 通过暗杀文文,借机把真正的火力目标引向石大远。

主攻部队:(1)八卦网;(2)韩二丰(炮灰)。

第三阶段:???

小光佩服地说道:“黄总毕竟是黄总,画出来一目了然。”

文文冷笑道:“什么一目了然?了如指掌?没有!依然是雾里看花!”

小光道:“为什么”

黄林说:“第三目标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最终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我们还是不知道。真正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我们有一丝线索吗?没有!”

文文挣扎着坐起来,仔细看着黑板上的列表,看过来,看过去,看了半天,好像一无所获。她感到非常懊丧,就又躺下去了。黄林和小光始终站在黑板前面,沉思默想,很久以后,黄林脸上终于浮现出几丝笑容。

小光问道:“你笑,证明你已经有所领悟。”

“YES!老奸巨滑,真是厉害!”

黄林得意地跑到小黑板前面,把四太太和石大远联系在一起,随即分析道:“显然,这还是和京城九号地标的决战有关!我们可以看看这些事件发生

的时间表。

第一阶段，两个星期，其中包括：

1. 四太太贪污募捐捐款；
2. 四季会馆有色情场所；
3. 四太太去了哪里？

由主攻部队八卦网和阿兰分别去完成任务。

第二阶段，一个星期，其中包括：

1. 吓阻文文（白色面包车司机？）；
2. 在医院暗杀文文（韩二丰！）。

第三阶段，一个星期：

主攻部队（1）八卦网完成攻击任务；（2）韩二丰充当炮灰，提供假目标，把火力指向石大远；（3）铲除竞争对手，实现战略目标！！

小光看得惊心动魄，说：“黄总，真正的嫌疑人已经呼之欲出了！”

黄林说：“何以见得？”

小光笑道：“看来，我的侦破水平与当年的福尔摩斯有一比了，至少接近他的水平。”

文文在病床上笑道：“小光，你就使劲吹吧，反正英国神探已经去世，根本无法和你相比。”

小光笑着回答道：“人可以去世，或者沉默不语，但是，其中的逻辑关系始终就在那里，就在所有线索的综合之中。”

黄林肃然起敬地问：“愿闻其详！”

小光走到黑板前，用手指着上面的时间阶段说：“尽管暗中指挥黑势力的主帅可以污蔑季半城，但是，他们要彻底搞垮四季集团是完全不可能的。”

黄林说：“完全正确！他们只能想方设法赢得一段时间。”

“其实，他们要真正搞垮石大远也很难，但是，他们还是企图赢得一段时间。”

文文说：“为什么要赢得一段时间？他们究竟要做什么？”

黄总肯定地说：“就是为了实现他们近期的作战方案。”

小光很有把握地喊道：“作战目标就是！”

三人异口同声喊道：“下星期即将举行的……”

正在此时，小护士又冲进病房，大声说：“喊什么喊？还让不让文文恢复了？快出去！走啊，你们还楞着干什么？”

小光恳求道：“就给我们一分钟，一分钟行吗？”

黄林说：“就只给一分钟！然后，我请你吃饭，麦当劳、肯德基、比萨屋，吃什么都行！”

小护士却什么也不听，铁面无私，把他俩全推出病房门外，说：“就是长城饭店也不行，再不听话，就取消你们二人的探视权！”

小光苦着脸大叫：“冤啊，冤！”

“比窦娥还冤！”黄林无奈地说道。

小护士则得意地站在病房门口，看着他们，脸上露出嘲弄人的微笑。

在刑警队里，大家全喜气洋洋，王明亮很是高兴，最近两天侦破工作颇有进展。由于抓住了韩二丰，警方带他很快就抓住马六，然后顺藤摸瓜，把白色面包车司机也给抓住了。

王明亮立即提审面包车司机：“叫什么？”

“倪克山。”

“多大了？”

“30。”

“在哪里工作？”

“在《名人周刊》。”

王神探心中一震，邪了门了。于是，他再重复问道：“在哪儿工作？”

倪克山提高声音：“在《名人周刊》上班。”

“干什么？”

“给黄总开车。”

“再说一遍！”

“给黄林开车！”

“最近干什么坏事了？”

倪克山看着王明亮，乞求道：“能给根烟抽吗？”

王明亮把一支烟放到他嘴里，然后给他点上说：“你快交代吧，政策你是知道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就干了一件坏事，开车吓唬文文，让她难受，接受教训。”

“谁让你干的？”

“黄总啊。”

王明亮严肃地审问道：“再说一遍！”

“黄总，黄林。”

“你为什么要犯罪？”

“我是黄总的司机，他叫我干，我能不干吗？”

“他为什么要你去吓唬文文？”

“黄林一直对我说，尽管他在表面上糊弄文文，实际上他认为文文把他的权力给夺走了，只有除掉文文，他才能真正成为周刊的老大。”

“你还有什么罪行？”

“政府，您是指什么？”

“文文住院以后，你指使人做过什么？”

“我指使谁？想不起来了。”

“你还狡赖！马六和韩二丰全交代了，你还想抗拒到底？”

倪克山想了半天，最终交代说：“是的，我老实交代，是黄总要我找道上的人，把文文除掉。”

“黄林的目的什么？”

“他想当周刊真正的老大。”

王明亮反复思考，总觉得倪克山的交代有问题，可是，问题究竟在哪里？黄林真是他的幕后黑手？好像没有充足的证据。可是，如果主使人不是黄林，那又会是誰呢？

他声色俱厉地说道：“倪克山，我警告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是不老实交代，后果自负！”

倪克山显得很可怜，双腿哆嗦：“政府，我现在在你们手里，只能老实坦白，还敢做假供？我还想活吗？对了，我再交代一件事，给文文点滴里加的药其实就是维生素，不是毒药！”

“真是如此?”

“您可以去化验!我要是说假话,政府可以枪毙我!”

王明亮大喝一声:“带下去!”

倪克山被带走以后,王明亮沉思默想,使劲抽烟,一口气抽了半包烟。

他的副手问道:“真是黄林干的?”

“你说呢?”

“王队,要说不是他干的,那倪克山还敢诬陷他?真要说是他干的,可总觉得不对劲。”

王明亮追问道:“为什么不对劲?”

“动机!动机!动机究竟是什么?”

“倪克山不是说,他在表面上和文文很友好,实际上是怀恨在心。”

“他没有必要嘛,你看,文文投资以后,还是让他全面主管周刊,自己只管业务,挺够意思的。黄林怎么会派人去害她?”

“可是,倪克山被抓以后,只有一条出路,交代幕后黑手。他是有前科的,不老实交代,绝没有好下场,这个他是知道的。”

副手分析道:“万一黄林真是幕后黑手呢?我们过去办的案子也还真有不可思议的动机的。”

王明亮想了一想,说道:“那我就去会他一会。”

王明亮打通电话,说:“黄林啊,你在哪?”

“我正在文文病房里,大家一起分析案情呢。”

“好,我马上过来。我这里也有一些新进展。”

“欢迎啊!我们等着你。”

王明亮立刻驾车赶往医院。等王明亮走进病房,只见黄林、小光、张理尼、小红,还有小护士全在这里。

王明亮说:“这么热闹,开派对呢?”

小护士说:“我把他们全赶出去了,好让文文休息。可是,你猜怎么着?他们又全溜进来了,说是马上就要破案了。”

王明亮笑着说:“所以,你就不赶了?不管文文的病情了?”

文文靠在枕头上低声说道:“他们不在,我也睡不着,就让他们呆着吧。”

小光笑着问道:“神探,您一来,准保案情有重大突破。”

王明亮严肃地说道：“对！我们已经抓住重大嫌疑犯！”

众人问道：“哪里的？”

“《名人周刊》的。”

病房里一片哗然：“怎么可能？不会吧？”

文文问道：“是周刊里的谁？”

王明亮看着黄林说：“倪克山！”

小光鄂然：“那不是黄总的司机吗？”

众人全盯着黄林，可怜的黄林立即脸色刷白，额头上全是冷汗。

此时，病房中安静得可闻落地针音。

王明亮问黄林：“黄林，你如何回答？”

黄林说：“我没有任何问题，我想，是有人在诬陷我。”

此时，文文从床上坐起来，对黄林说：“黄林，我经常叫你黄总，但是，今天我不叫了。”

大家全都盯着她看。

文文说：“你过来，就坐在我身边。”

黄林看了一下小光，迟疑不决。

小光说：“黄林，既然文文叫你过去，你就过去吧。”

黄林慢慢地走过去，站在她的床边。

文文低声说道：“坐下来！就坐在我身边。”

黄林看了一下小光，小光示意他坐下，他就坐在文文身边。王明亮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注视着所有这一切。

文文说：“黄林，我相信你，就像相信我自己一样。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相信你是无辜的，是完全清白的。如果没有小光，我会不顾一切地去爱你，跟着你走遍天涯海角。但是，如果王神探把你带走，你放心，我会为你请全国最好的律师，来证明你无罪！”

王明亮严肃地说道：“文文，你怎么证明黄林是无辜的？他的司机指控他操纵了所有这一切事件，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没问题？”

文文斩钉截铁地说：“我和小光，还有周刊所有员工一定会证明黄林是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人！”

王明亮说：“我是警察，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案件真相

没有完全澄清之前，我不能做出任何判断。”

小光和在场的其他人全都说：“王同志，你一定要尽快查明真相！”

王明亮严肃地说：“我们肯定会尽快查明真相的，不过，现在既然他的司机指控他，我只能依法传讯黄林，请他到我们那里，接受调查。黄林先生，请跟我走吧。”

文文不顾一切地从床上跳下来，扑到黄林身上，吻着他的额头说：“黄林，历史将会证明你是无罪的，我们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王明亮说：“文文小姐，不要激动。你要相信警方，一定会迅速查明真相。”

黄林没有说什么，他能说什么？他知道，自己是被人诬陷的，他的内心世界里掀起波澜，他感激文文，感激小光，在他处于逆境的时候，能够毫无保留地信任他，支持他。这是什么？这就是友谊，无私的友谊！这就是知己，肝胆相照的知己。人们常说，平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现在，他得到这么多知己，即便再遇见任何大风大浪，他都会无所畏惧的？

黄林平静地对王明亮说：“老王，我知道你是在履行你的职责，你放心，我会努力配合警方的。走吧！”

黄林和王明亮一起走了，消失在病房外面。文文不再说什么，两行热泪从她的脸上流下来，泪珠掉在床单上。小光默默地把纸巾递给她，他知道，文文对自己是真诚的，但是，她真正爱着的，却是黄林！病房里一片寂静，寂静得什么声音也没有，人们全在等待着，等待最后决战的到来。

黄林被警方带走的消息，不胫而走，立刻在业内广泛流传。

马董事长听张大力说了以后，大惊道：“这怎么可能？”

石大远得到张理尼的电话，获悉这一消息，他没有说话，只是在沉思默想。

当马克告诉季半城时，季爷仔细询问了所有的情况，甚至连细微末节也问了个遍。

随后，季爷问姚二爷道：“老二，你怎么看？”

二爷说：“这次真够复杂的，从一开始，就是戏中有戏。我总觉得有一双无形的黑手在操控所有这一切。”

季爷询问四太太道：“小四，你的意见呢？”

四太太说：“老实说，过去我对黄林的印象很不好，可是，这一次大火烧到我们季家四季集团以后，我倒是发现他处事沉稳，镇定自若，大有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的大将风度。如果他真出了问题，我会非常惋惜的。”

季爷继续问马克道：“你呢？你和他很熟悉，你如何看？”

马克左思右想，而后说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季半城说：“继续说。”

马克说：“他的司机指控他，并不等于他肯定有问题。说实话，我绝不认为黄林会有罪。”

张理尼问道：“爸爸，您怎么看？”

三公子不满地说道：“你喊什么爸爸？这爸爸也是你叫的？”

理尼冷笑道：“这是你爸爸和妈妈要我叫的。你以为是我自作主张，上赶着这样叫吗？”

三公子还想说什么，季半城干咳几声，随即说道：“三儿，确实是我们叫她叫的。至于你有什么想法，以后再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黄林的问题，究竟是真，还是假？”

二爷问道：“季爷，您怎么看？”

季爷正要开讲，助理进来，低声对他说道：“客人已到！”

季爷马上起身，迎到门口，只见马董事长，石大远董事长，曲直董事长陆续抵达，季爷把他们一一带进客厅。

老马最豪爽，大声说道：“果然季宅豪华！”

曲直董事长也很开朗，称赞道：“半城，半城，我看是尽得一城之美！”

石大远最爱开玩笑，原本和季老板也很熟悉，此时笑着说道：“有什么好吃的？大碗的酒，大碗的肉，尽管端上来！”

季爷大笑：“要我开宴？难道不担心开成一顿鸿门宴？”

老马大喊：“死在季爷手里，也强似死在石爷手中。”

大远问道：“马兄，此话怎讲？”

老马说：“季爷做事干脆利落，要命也是喀嚓一声，就齐活了。要是落在石老板手中，那就且折腾呢！”

众人为老马的幽默而大笑。

曲直董事长问道：“季老板今天发出武林英雄帖，有什么要事相商？”

姚二爷说：“各路英雄许久没有相聚了，季先生很想念各位老友，就邀请诸位到此一叙。”

石老板问道：“既然是英雄大会，自然是当代群英会，那么，会议主题是什么？”

季先生气度不凡，不言自威地说：“主题其实很简单，最近业内怪事很多，我想请大家群策群力，找出怪事的源头！”

各位来宾坐下以后，互相打量对方，大家心中全在打鼓，既然季先生有请，应该是手中有些过硬的证据，否则就没有开会的意义了。可是，究竟谁是幕后的真正黑手呢？

姚二爷、四太太、季马克、张理尼等人分别坐在沙发后面的位置上，前面坐着的，自然就是四大集团巨头。尽管大家谈笑风生，可是，人们还是能够察觉出里面所蕴涵着的紧张气氛。

季宅这里是剑拔弩张，形势紧张，周刊那边也不轻松。文文已经强撑着出院，吊着盐水，在和小光、小红他们，一起研究黄林的情况。正在此时，文文接到一个电话，她仔细一听，原来是王明亮打来的。

在电话里，王明亮说：“文文，你别吭声，听着就行了。黄林在我这里一切都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先别对外界宣布，我这里已经有些线索。请你和小光过来，再最后确认一下。”

“到哪里？”

“密云滑雪场附近的训练学校，这里人迹罕至，十分安静。你们立刻赶过来。”

放下电话，文文立即对小光说：“有个紧急采访任务，我们立即出发。其他人该干嘛干嘛，别影响下期周刊的发行。”

小红等人知道，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但他们知道，不该问的，就不问，于是就留下来，忙着下期杂志的出版工作。

小光和文文赶到滑雪训练学校时，已经快到半夜了，王明亮和黄林正等着他们。

文文一见黄林，立刻握着他的手说：“你没事吧？”

黄林一笑，说：“虚惊一场，明亮是想摆出迷魂阵，迷惑幕后黑手，让他们以为，警方已经上当了，把我黄林给逮起来了。”

王神探笑着说：“倪克山死死咬住黄林，说是他指使的，我们就将计就计，把黄林给请过来了，制造假象，让倪克山以为他们的阴谋诡计已经得逞。而后，我就对倪克山宣布，根据他的坦白交代情况，让他先回家听候处理。现在，他已经回城里了，我们的人正在跟踪他，看看他究竟去哪里，会去找谁，到底是谁家的爪牙。”

文文长叹了一口气，说：“黄林，我和小光真为你担心。”

王明亮笑着说：“文文，你对朋友真是两肋插刀啊。”

小光说：“我们以为你出问题了，文文已经去为你联系最好的律师了！”

王明亮笑着说：“那就免了吧，文文还要请律师吗？”

文文说：“小光，你就傻吧，怎么说话呢？”

大家全笑了。王明亮说：“看戏看到这里，我看该落幕了。你们说，到底谁是幕后的真正黑手？”

文文说：“据说，季半城此时正在和马总、石总、曲总三位巨头开会讨论。”

“会议主题是什么？”

“究竟谁是黑手？”

小光问道：“是谁告诉你的？”

文文答道：“马克刚发短信来，说是季爷怀疑黑手就在今天开会的几个人中间！”

黄林忙问道：“可是，究竟是谁呢？有证据吗？”

文文说：“无论如何，戏到了这个时候，也确实该落幕了。”

小光说：“谁是真正的黑老大？”

文文说：“你们去问老王吧！”

老王笑道：“你们问我，我还想问你们呢。”

文文对老王说：“我们还是采取上次那个办法，先写在手心里，然后一起摊开。如何？”

黄林说：“惭愧，我实在是吃不准，写不出来。”

小光说：“我更是稀里糊涂，不知道是谁。”

只有文文在手心里写出一个字，然后，等着老王写出来。

正在此时，老王接到一个电话，放下电话以后，他笑着说道：“我们走吧，既然今天季老板在开会，我们也一起去凑个热闹吧。”

文文悄悄对老王说：“你看看我写的字。”

老王一看，那个字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也是他想写的，可是，毕竟现在是敏感时刻，他还不能加以证实，或者进行否认。

王明亮只是笑了一下，说道：“文文，你还真能猜。”

小光满怀希望地问道：“猜得对吗？”

老王巧妙地回答道：“究竟是对，还是不对，那要看最后的证据。我们快上车吧。”

小光是个飙车迷，等大家上车以后，立刻疾驶而去。半夜时刻，夜色茫茫，公路上已经车辆稀少。小光越开越快，在前面警车上的王明亮干脆把警灯放在车顶上，鸣起警笛，风驰电掣般地朝着城里飞驰。文文心里很紧张，究竟今天是否会水落石出？她默默地祈祷苍天保佑，能够揪出罪恶黑手。

第十五章 剥茧抽丝

夜色朦胧，雾气迷漫中的古都给人一种深沉迷茫的感觉，三环路边的高楼大厦此起彼伏，鳞次栉比。夜深了，整个城市似乎疲乏了，困倦了，静得出奇，唯有环城高速公路上的各种车辆在毫不疲倦地奔驰着。

此时，文文接到马克的短信：“此间渐入佳境，速来观看热闹！”

文文立刻打电话给王明亮，说：“神探，马克叫我们立刻过去。您看呢？”

王明亮立刻说道：“好啊，你们马上赶过去，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随时联络。”

“好！”

小光马上朝着七号花园急驶过去。

在季家豪华餐厅里，季老板心情舒畅，正在谈笑风生，边聊边和贵宾一起喝酒。桌上摆满了“烤麸”、“醉虾”、“毛蚶”等时兴小菜。

季半城点了几瓶绍兴花雕，边喝边说道：“各位，今天到这里，我们可是要喝得尽兴，不要东想西想。九号地标拍卖在即，我想邀请各位加盟，共创宏图！来，干一杯！”

几位老板显得情绪饱满，举杯一饮而尽。

石董事长喝完后，大笑道：“今晚喝酒可是高手过招！你厉害，对手更厉害；你聪明，别人更聪明！我理解季老板今天酒宴的真正目的：认清敌友。如果我们是他的朋友，他就肝胆相照，联合进军九号地标。当然，如果不是朋友，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对手，他老人家会很不开心的。来，干一杯！”

曲直董事长笑道：“老弟是话中有话，为什么干杯，总得有个名头！”

老石说：“曲直兄痛快，既然要名头，那就为幕后高手干！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错就错在低估了对手的能力，说句实话，尽管我们全在猜测，但是，

对手却在暗中观察我们的动静，看清我们的走势，我们却是一直在下盲棋，频出误着啊。来，干！”

此时，老马显得有些垂头丧气：“不瞒各位，晶晶死后，我可是心如死灰，娘的！我没有什么亲人，就这么一个养女，可是，她却离我而去，你们想想，做生意没有心思，现在你们还要怀疑我，这酒还能喝得痛快吗？”

曲直同情地说道：“是啊，老弟在晶晶事件中，确实有许多让外界人士不解的做法，不过，毕竟都已经过去了，人总得活下去，是不是？勇敢地活着！干！”

众人又是一杯。

姚二爷显得有些木纳，只是在一旁坐着，偶然碰一杯。他认真地看着大家在喝，自己却一脸哭相，手拿酒杯，却难得喝一口。

季爷笑着说道：“来，来，来，厮杀汉如何不饮酒？喝！”

此时，老马已经微醉，一连猛喝几杯，季老板也不挡他，只是笑着看他猛喝。

老马却大为不满地说：“你，你想看我热闹？是不是？”

季董事长回答道：“是的，目前我们出现了许多失误，被别人利用了，可是，塞翁失马，不一定是坏事。来，我陪你干一杯！”

两人对饮一杯。季半城把酒杯放下，说道：“别忘了，我们是强者，但是在明处。对手未必是强者，所以只能躲在暗处，他只能在我们的疏忽之中，连出毒招，但是，他的最终目标还是牟取九号地标。因此，他势必还要出洞，肯定还会露出蛛丝马迹。我们现在就是要抓住对手的弱点，看准机会，给予他致命打击。此次，我们出手要快，下手要狠，识破陷阱，不怕他不乖乖就范！”

此时，几位老板全都停杯不再喝了，认真聆听季爷的高见。

助理走进来，对季董事长汇报道：“老板，文文，黄林和小光到了门口，说是想喝您的好酒！”

季爷说：“光是我们几个人喝，不热闹，加几位年轻人一起喝，各位以为如何？”

曲直笑着说道：“客随主便！”

季爷大笑：“马克，去把你的朋友们请进来！”

“好的，爸爸。”

文文，黄林和小光进来以后，很客气地和各位人士热情招呼。

季老板笑着说：“看来，除了我们几个老人以外，年轻人的势力巨增！黄先生居然能够化险为夷，脱身而出，实在是值得恭喜的。你代我受过，被人诬陷，吃苦了，来，我们干一杯！”

黄林一饮而尽。

季老板赞扬说：“英雄海量！”

此时，季马克询问道：“爸爸，酒喝到这里，是不是来些节目？”

“你们年轻人有什么提议呢？”

文文微笑着说道：“各位叔叔，我们很冒昧地闯进来，应该自罚一杯，将功折罪！”

她立刻喝下一杯酒。

季爷说：“黄总，看你脸色，肯定有话要说！”

黄林马上说道：“是的，季董事长，既然来了，我就班门弄斧了。我推测，正因为九号项目是个绝对赚钱的项目，赔本的买卖没人干，赚钱的买卖谁不做？因此，业内就有坏人立即采取卑鄙行动，策划阴谋活动，指挥一群打手，无所不用其极，企图把可能参与竞标的手一一除掉！”

文文惊叹不已，赞许说：“黄总，你真神了，一语道破此次怪事不断的实质问题。”

黄林继续说道：“黑手在哪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间屋里！”

全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季爷忧心忡忡地说：“看来，现在的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过，我们千万不要搞得太紧张，今晚是我请客，我们只是在这里喝喝酒，聊聊天，毕竟谁也不是警察，不能确定谁是谁非！”

文文突然笑起来了，说道：“各位叔叔，既然是喝酒，就得有节目助兴。我建议，今晚我们来个猜一猜，谁是坏蛋的游戏，如何？”

姚二爷关切地问道：“怎么个玩法？”

文文说：“在场人员每人有权问任何人五个问题以判断谁是坏蛋，猜对了，被询问者罚一杯，猜错了，自罚一杯。”

季爷说：“主意不错，有点意思！但是，我这个人最反对搞得剑拔弩张的，没有必要嘛，全是朋友，对不对！我建议，我们还是来个猜一猜，谁不是坏蛋

的游戏比较好，在我这里，度过一个轻轻松松的夜晚，如何？”

曲直董事长大喜道：“季老板主意甚好，赞成！”

文文说：“那好，具体过程是：逐步淘汰，采取记名投票制，每人先选一个好人，写在纸上，如果此人获得一半以上赞成票，此人就被看成为好人，不再参加投票，进入旁观者行列。”

季爷说：“一人向隅，满坐不乐！我看，被选为好人后，可以继续投票，各位以为如何？”

老马说：“甚好！”

老石说：“投对的，免喝，没投对的，罚一杯！”

曲直笑道：“坚决支持！”

季老板大笑道：“文文好主意，今晚的游戏会非常有趣！”

二爷立刻叫人把纸、笔拿来，随即把在场人员名单列在小黑板上。他们是：季半城，曲直，石大远，马大联，肖江雨，姚二爷，季马克，张理尼，黄林，文文，周小光。

季半城开心地说道：“搞不好，我会成为今天的大坏蛋！”

四太太说：“最可能的坏蛋是我！”

曲直说：“现在别争了，最后总会有个说法！”

季老板看到一切就绪，马上宣布道：“第一回合，现在开始！”

助理立刻把纸笔分发给在座人员，每人沉思默想，随即写下一个名字，然后，由助理负责统计，姚二爷负责监票。

季爷开玩笑道：“各位，人在江湖，各保自己！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分为十一人，各奔东西了。朋友们，任重道远！最终揭票之时，应该就是坏蛋被揭露之际！”

在座的各位人士已经听到隆隆的战鼓声，他们雄姿英发，做好准备，即将挥笔大战！在这场游戏中，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残酷的智力决战和生死较量。与此同时，天网恢恢，已经开始铺天盖地撒了下来。长剑出鞘，谁与争锋？真正的幕后黑手是否会显露马脚？大家全在拭目以待等着看手中的纸条拿出来后的结果！

历来大人物总是有大人物的绝招，否则就不成其为大人物了，从小人物爬

到大人物地位的，更得有绝中之绝的秘招。季半城是从一个小杂货店老板爬到拥有员工上万人的大老板，他的思维能不独特？今晚把几个他有所怀疑的老板请来，设下比鸿门宴还要鸿门宴的酒宴，在酒席中间，又暗示马克把文文他们请来，共同使用妙计，准备通过推理式的手段，找出真正的黑手。要是知道他的良苦用心，谁能不为之惊叹！

季半城最为自我欣赏的是，他历来使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判断，去经商，去赚钱，去管理公司，现在，他还是要使用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去找出躲在阴暗角落里，企图置四季集团于死地的罪恶黑手！

季半城兴奋地说：“我们要玩的是一场智力游戏，很好玩的！也就是说，使用智慧，撕裂黑幕，把那阴险小人的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大家一致赞成！好人要赞成，坏人更得赞成！能不赞成吗？你要是不赞同，显然，那坏人就是你！因此，即便心里再不乐意，也得装得兴高采烈，积极拥护。

但是，老马却有些困惑不解，他看了看季老板，随即说道：“这么做，就能找出坏人？”

文文小心翼翼地询问道：“马老板，您的意思是？”

马董事长举起手中的纸片，厉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究竟想干什么？就凭这种小孩子的游戏，就能揪出真正的黑手？那还要公安局干什么？侦破案件，找出凶手，那是警察的事情，我们怎么能取代警方来破案呢？”

曲直董事长笑着说道：“马兄，你可别闹，你一闹，别人还以为你是做贼心虚呢！”

老马迟疑了一下，随即大喊道：“我怕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没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坏事，我怕谁？”

四太太走上前来，安慰马大联说：“老马，警方有警方的职责，我们老百姓有老百姓的义务，您别脸色难看，听我一劝。目前怪事太多，那怎么办？要用脑子！要用我们的脑袋去思考，去判断，但是，我们不能不追查，要是今晚在这里暂时还找不到答案，那我们还要继续配合警方进行追查，我希望您能配合一下，大家一起努力。怎么样？”

文文反应敏捷地说：“马老板，我们今晚的游戏并非游戏，只是使用推理的方式，看看幕后倒底有什么文章？”

石老板坐在一边，不动声色，只是静静关注着世态的发展。

马老板在她们的劝说下，只好无奈地点头说：“好吧，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让你们满意，行吗？来啊，快收纸条！”

助理走过来，一一收取纸条，石老板交出纸条以后，站了起来，说道：“季老板，容我来说几句话！您想想，就算真正的坏人就在这里，您就愣把他看成是笨蛋？是草包？是不是？您以为那小子是吃素的？您太低估他了！你们就这么点小把戏，就把那小子给揪出来？大错特错啊！”

季老板很有兴趣地问道：“错在哪里？”

石老板大声说道：“他既然能利用你们的疏忽大意，放松警觉，不断地大做文章，他就能把自己掩盖得很严实，丝毫不露马脚。”

老季当然是聪明人，马上回答说：“石老弟，不就是一场游戏吗，就算陪年轻人玩玩吧。”

曲直耐心地劝石董事长道：“老石，您就委曲求全吧，季爷的面子总得给，是不是？”

老石无可奈何地坐下来，喝下一杯酒。

正当助理和姚二爷在唱票时，在城中心一条胡同里面，倪克山独自一人在慢慢行走。倪克山其貌不扬，看起来十分平庸，走在外面，人们肯定会以为他只是一家小店店员，但是，在这个极为寻常的面容后面，却隐藏着狐狸一样的狡猾与山狼一般的凶狠。他过去是一名惯犯，有着丰富的反侦查经验，在躲避警方追捕时，他的嗅觉格外灵敏，而且，正是他的那种作案时心狠手辣的犯罪风格，还有近乎疯狂的执着，使他在黑道上名声大振，如日中天。

此时，倪克山正不时回头，密切注意后面是否有人在跟踪。当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时，他就放下心来，继续往前行走。

在季家住宅内，文文向各位人士点头致意，表情极为谦逊地说：“各位老总，各位朋友：我知道，今天能够参加此次游戏的，全是京城业界的成功人士，因此，本人说话有不得体之处，敬请包涵！其实，此次要进行所谓的追查坏人游戏，本人心中没底。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过去我们过于轻视作案的幕后黑手，对他们知之甚少。作为周刊记者，我本应该消息灵通，至少能掌握一

些相应信息，但是，无论是在晶晶坠楼之前，还是在她死后，我们都没有查出幕后是否有人别有用心，连续作案。但是，如果当时我要是提出，有人在蓄意挑衅，建议重视对手的阴谋活动，那我就会引起你们的哄堂大笑。”

几位老板点头表示理解。

此时，监票姚二爷开始宣布：“第一轮投票结果为：十一人投票，九人表明周小光不值得怀疑。”

周小光站起来，向大家挥手，表示感谢。他的清白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他没有任何作案动机；第二，他是一个研究生，没有任何能力去操纵并进行阴谋活动。

二爷继续宣布：“现在进入第二轮投票。”

各位人士马上陷入沉思，尽管这种游戏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随着游戏的进行，人们却不由自主地越来越重视，越来越认真。当大家把票交上去以后，按照规定，可以有一人提问。

马克询问马董事长道：“晶晶死后，您不是一再表明您无意于商场了吗？可是，您为什么还是介入购买美国杂志在中国的经营权？显然，您还是拥有您的新战略目标，雄心勃勃，先生之志则大矣！这就使得我不能不怀疑，您还有其他更伟大的战略目标。”

马大联回答道：“是的，我确实有退出江湖的考虑。但是，当令堂大人向我提出，由她出资，由我出面，购买美国杂志在中国经营权时，我心动了，这种好事要是不去做，那就太傻了。至于幕后有什么其他战略，那你可以去询问你的母亲，道理很简单，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商业行动。”

文文继续责问道：“您有志于媒体收购，您的幕后活动很厉害嘛，您还要求张大力到我们公司进行秘密调查。”

老马回答道：“你是否认为，所有与你们公司人员进行接触的人，都是我派遣的？这是一种极为荒唐的思维逻辑！”

黄林马上责问他：“那你没有派遣张大力来获取我们公司的商业情报？”

老马冷笑道：“当然不是！即便我要获得你们公司的信息，我会把目标放在你们那个小红身上？你们也太小看我马大联了！”

马克大怒道：“按照逻辑推理，既然你有志于媒体收购，你就有可能继续向九号地标进军，当然有可能从事某些不可告人的活动。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你难道还要包庇其他人的罪责？那只会加重你自己的问题。事实胜于雄辩，你难道还不想说出真相吗？”

老马却微微一笑，不想继续说下去了。

马克怒火中烧，继续追问：“你必须对此加以说明！”

季老板摇摇头，说道：“马克，你的态度不对，不能这么对马叔叔说话。当然，我听你们争论，只是觉得这个张大力非常可疑。”

马克说：“是的，我以为是这样！张大力符合我所提出的值得怀疑的条件，一、他能够接触到我们的员工；二、他是马总的亲信。”

石老板考虑了一下，随即表示：“在此次事件中，肯定有值得怀疑的人物，但是，是不是老马？或者说，是不是张大力，那是要打个大问号的！诚然，张大力试图接近你们的小红，但是，那究竟是个个人原因，还是受老马派遣？老马认不认识这个小红？是不是有人要故意陷害老马？我们在追查可疑人员的同时，也要警惕被人利用，上当受骗，更不能随便怀疑，冤枉好人！”

季半城点头称是：“石总判断明确，具有说服力。这个问题到此为止，不要再议了。”

老马显得很高兴，对老石报之以感谢的微笑。马克则说道：“尽管我和石老板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是，我会尊重他的意见。”

石老板说：“很好！不要忘记，我们的目标是揭露真正的坏人。”

曲直董事长说道：“石兄确有过人之处，兄弟闻之十分赞赏，我对老兄的断案判语，表示十分满意；难怪京城商界把你叫做北方之狐，果然名不虚传，我看，您真是名副其实啊！今晚的游戏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此时，季半城的心情确实有些郁闷，在外面世界里，他是个大人物，名声显赫，可是，在这里，他可不能为所欲为，颐指气使，追查进展甚慢，所以，他显得心情沉重，一团阴影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他的脸上。

他问助理道：“有烟吗？”

助理立刻把烟递过去，为他点燃，他猛吸一口，呛得咳起来。

助理忙说道：“老板，对不起，我不该把烟给您的。”

季爷摆摆手，说：“没关系的，是我跟你要的。”

四太太始终没说话，她在季爷身边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心情如

此恶劣。季老板历来沉得住气，即便公司局势再困难，他也始终保持着乐观的面容。看来，今天的局面非同小可，绝对是格外特殊。四太太心里在想，但是，脸色依然平静，只是默默等待着季老板的决定。

过了好一会儿，季爷才若有所思地说：“二爷，宣布第二轮投票结果。”

二爷大声宣布：“第二轮结果是：八票赞成文文小姐不应被怀疑！”

大家鼓掌，说道：“理所当然！理所当然！”

文文笑着说：“各位叔叔无非是看在我是女流之辈的份上，让我轻易过关！谢谢了！”

此时，石大远大喝一声：“且慢！”

他这一喊不要紧，在场人士本来就很紧张，一听大喝，客厅里气氛陡然一变，每个人都挺直腰板，准备倾听意见。

但是，石大远突然脸色一变，显得兴致勃勃，谈笑风生道：“都那么紧张干啥？诚然，八票支持文文，可是，最近出了那么多怪事，文文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吗？晶晶坠楼以后，最早发现的，就有文文！那只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另有深意？再说，文文父亲最近正在调集资金，准备在中国市场上大显神通，难道，他就没有夺取九号地标的雄心壮志？如果有的话，文文就可能利用《名人周刊》先后出手，扫清竞争对手！所以，我要责问，你文文就没任何过错了？”

文文一生中还没受到过如此严重的指责，顿时一头冷汗，回应道：“石老板，推测只是推测，不能表明真相！”

石老板脸色一变，杀气腾腾地说：“你文文表面上是左右逢源，实际上是极有心计，是要看我们几个老总的笑话，是不是？”

文文边用手帕擦拭额头上的冷汗边说：“那我可不敢！”

黄林试图为她解释，季老板不快地说：“各人有自己的一本账！你以为你干净？周刊的问题你毫无觉察，该不该承担责任？”

黄林斗胆直言：“季老板，要指控也要问得明白，别让我做个糊涂鬼！”

曲直先是沉默不语，一句话也不说，此时却突然发话：“黄林老弟所言极是，季先生，要揭露，就揭露那些该杀之人！”

四太太看了看黄林，随即说道：“黄总，你一直很会掩饰自己，你以为你城府很深，别人就看不穿你？”

黄林还是脸色平静地说：“各位老板，最近频频出事，肯定有人在幕后操

控，就看谁最终会露出马脚！”

马克头脑活络，马上说道：“我以为，要是这样互相指责下去，弄得狗咬狗，一地狗毛，最终玉石俱焚，有什么好处？我看，倒不如……”

曲直见他出面献策，马上附和道：“马克眼光敏锐，定有高见！”

马克不言，只是指了指张理尼，示意她讲。

张小姐嫣然一笑，说道：“时下正是用人之际，再怀疑下去，能干的人跑的跑，躲的躲，死的死，得力干将还能剩几人？”

季半城边听边想，随即说道：“具体点！”

张理尼想了一想，继续说道：“到目前为止，被警方抓获的只有一人，韩二丰！看来，要把一切罪名加到他头上，应该是有问题的。那么，谁是韩二丰的后台，谁就是真正的黑手。同理，他想害谁，谁就可能是无辜的，因此，既然韩二丰试图对文文下毒，那么，可以证明，文文是无辜的！”

小光立刻兴奋得站起来说：“高见，实在是高见！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惭愧，惭愧！”

季老板转过头来问石老板：“石老弟，你看呢？”

石大远想了一想，回答道：“从整个局势看，也只好暂时这样认识。”

季老板很有魄力，他的魄力是在精心算计之后的果断：“好，就依你们！文文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提起了。不过，还有那个倪克山，值得深究！”

曲直马上说道：“倪克山已经被警方释放了，从京城消失，无影无踪。”

黄林说：“跑了也好，目前，我看他的幕后老板也是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但是，文网恢恢，黑后台早晚也会落到警方手中！”

众人齐声回答：“是的，很有道理。”

文文的难题迎刃而解，季老板能不高兴？只要能在文老板那里有所交代，他就如释重负了，此时，他已是春风满面，招呼道：“来，来，各位喝酒！”

第三轮投票开始。黄林知道，今天的热闹才刚刚开始，好戏仍在后头，因此，他不动声色，耐心等待。

果然，没过几分钟，四太太就把问题转向了他：“还有一件事，黄林先生！为什么你的专用司机倪克山会是操纵韩二丰的黑手？请你解答！”

黄林心头一紧，知道麻烦还没完，随即镇静自若地解释道：“我的专车司机有问题，并不等于我有问题！”

四太太显得迟疑不决，没有说话，但是，季半城立刻做了个手势，要她继续说下去。

四太太继续说道：“那也不等于你没有问题！至少你和指使韩二丰犯罪的黑手有紧密联系。”

曲直补充道：“我们查阅了公司总部所有档案，没有发现黄总与倪克山有任何特殊关系。”

季老板厉声问道：“警方审问过倪克山吗？”

曲直回答道：“据律师说，曾经审问过，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有关本案的蛛丝马迹。”

季半城冷笑道：“我看你们多是浮在表面。黄林老弟，你来说说！”

黄林此时倒很冷静；他想此时要是不说，肯定不行，但是，他也不能公开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三思以后，他开始分析道：“从逻辑推理来看，有几种可能：第一，是我指使的！”

季老板点点头。

“第二种可能：是有人故意通过倪克山来指使韩二丰，企图毒死文文，然后，把罪名推到石老板头上。当这一罪名不成立以后，他又把目标引向我，显然，他是在施放烟幕弹，混淆是非，真真假假，转移大家的视线，企图把我们引到错误的迷局中去。”

季老板微微眯着眼睛，没有说话，显然，他在沉思默想。

张理尼小姐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不敢苟同！既然警方将他释放，这表明，作案人不是石老板，就是黄林先生。对不起，这是逻辑推理，不是指控！”

文文可不想让张理尼风头出尽，马上说道：“单凭警方释放倪克山，并不能表明他无罪。我怀疑，警方是否还有别的考虑？我倒是认为，黄林的意见不无道理。”

黄林知道，此时大家是要从他们的对话中，特别是要从他本人的意见中，了解他的真正意向。此时，人们全在紧紧地盯着他，特别是几位老板，某种怀疑的阴影始终围绕着他。最近一段时间，他始终感觉到黑色幽灵紧紧纠缠在他

的身旁，忽前忽后，或远或近，老在自己附近飘忽。即便在深夜，他也能感受到某种恶魔般的喘息声，那种恐怖，那种妖怪似的阴影总是隐隐约约地尾随着他。

在过去几年的商战生涯中，黄林曾经碰到过许多对手，但是，此次最为残酷，对手一直试图置他于死地。在他和文文两人背后，总有一双贼眼在死命盯着，此人肯定是他的真正冤家对头，命运似乎注定他俩之中，只有一个人能生存下来，不是自己垮台，就是对手失败。他当时没有想到的是，与貌似平庸的对手决战居然会如此残酷。

想到这里，黄林马上表态道：“既然是个迷案，我倒是很有兴趣去应付挑战，当务之急是破解倪克山的神秘来源，进而找到他的藏身之地，接着查明他的真实身份。如此，则可真相大白！”

季老板本来斜靠在沙发上，听他一说，立刻坐直，感慨地说：“危局思良将啊！大家只会向我诉苦，说什么：无头公案，无人能破！什么屁话？简直就是混帐话！还是黄林先生深知我心。此案不破，我是昼不思食，夜不能寐。好，现在请二爷宣布此轮投票结果。”

二爷宣布：“第三轮结果是：七票支持黄林先生是清白的。”

这太出乎黄林意料了，他兴奋不已地说：“谢谢大家！”

季老板斩钉截铁地说：“好啊，黄林先生幸运出线，但是，我可不是吃素的，你们知道我的脾气，我不爱算老账，但是爱算新账。只要有新账，新老账一起算！”

季老板的一双鹰眼紧盯着在场人士，冷森森的寒气骤然逼来。他继续说道：“直觉告诉我：此案是个大案，是个关系九号地标近百亿的买卖，是个关系未来重新进行房地产商业格局组合的大案。我们要是不能及时破解，前景堪忧！”

在场人士全都点头称是：“是的，季爷所言极是！”

季爷不由得看了看黄林，只见他现在显得安定自若，脸上表情静如止水。季老板暗自思量：“这小子莫非手中还真有金刚钻？看来，他虽然年轻，但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此时，他对二爷说：“第四轮投票开始！”

大家继续在一张纸条上书写名字。周小光，文文和黄林出线以后，还有八

人，当然要慎之又慎，大家在深思熟虑之后，方才落笔。二爷和助理等大家写完，便立即收集上来。

此时此刻，在城里一个小胡同里，倪克山走过事先约定的秘密联络点，然后，一个急回头，胡同里行人稀少，没有任何车辆，显然，他后面没有尾巴。他躲在树荫里观察了好一会儿，随即悄悄拐了三条巷子，在一家小院后门，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准备进入秘密联络点。

此时此刻，倪克山已经忘却周围的一切，在他内心深处，早已热血沸腾，全身火热，热得血脉急剧扩张，心跳得快冲出嗓子眼了！他已经看到，前面的一百万巨款正在等他去拿，只要拿到这笔钱，他就马上离开北京，转道云南，出国挥霍。世上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变得可能了，而且马上变成辉煌的现实。天啊！这个世界居然这么奇怪，有时赚钱很难，有时却容易得如同囊中取物！世界如此可爱，真的令人迷恋！

正是在这里，几个月前他见到了自己的大老板，一个能够改变他命运的贵人！等他拿到这笔钱后，他应该再也不会来这里了。是啊，自己还有必要来这里吗？当然再也不会来这里了。

正在此时，倪克山发现里面的人向他发出“有情况”的三声紧急暗号。他立刻掏出手枪，弯下腰，迅速跑到树荫深处，躲在大树后面，朝前面望过去。他看见一个老头正从公共厕所中走出来，急促地朝自己的家里走去。他随即松了一口气，轻轻推开了小院的后门。

里面有个女人问他：“安全吗？”

“没事，一个老头从厕所出来。”

那个女人再次询问道：“你确信无疑没情况吗？”

倪克山回答说：“我发现前面胡同里有动静，然后只看见那个老头在朝自己家里走。”

倪克山进门后，立即把门关上，随即把那女人紧紧搂在怀里说：“阿兰，想死我了！”

阿兰热情洋溢地吻着他，低声说道：“山哥，你还好吗？”

“好，好！”

阿兰说道：“山哥，这里不安全，要立刻撤！你先走！”

倪克山回答说：“好的！阿兰，你也要注意安全。我先撤了！在哪里碰头？”

“一小时后，在北京西站大厅！”

“钱呢？”

“到那里，我就把钱交给你，然后，我俩一起去南方。别在北京花，目标太大！”

倪克山刚准备走，阿兰拉住他，低声说道：“老板嘱咐，你要小心，现在太危险了！”

倪克山凝视着她的眼睛，随即急促地说道：“兰兰，如果我出事了，你就告诉大老板，我会守口如瓶的，他不用担心！”

说完，倪克山就转身离开了。他右手握枪，悄悄离开小院，走出胡同，立刻要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说：“师傅，菜市口！”

出租车疾驶而去。过了几分钟，从小院里面走出阿兰，她刚走到小街上，就被一个老头用枪逼住：“别动！”

阿兰转身就跑，但是，她立即发现有三个便衣已经把她紧紧围住，便笑着问道：“是道上的朋友？要什么，尽管说！”

老头严厉地下令道：“刑警队的！别出声，跟我们走！”

阿兰马上说：“我配合政府！您放心”

老头其实就是王明亮，当他看到倪克山所乘坐的出租车开走以后，仔细观察周围动静，发现一切正常时，便指挥在四周蹲坑的便衣警察，将小院围住，随即抓住了准备逃跑的阿兰。

经过突审，阿兰终于交代了倪克山与她的新联络地点和联络时间，但是，对于幕后老板，她却守口如瓶，拒不交代。王明亮立即带领人员，赶往西客站，抓住了在那里等候阿兰的倪克山。

在西客站派出所办公室里，王明亮突击审查倪克山。此时，王明亮坐在桌子后面，既不说话，也不看他，只是闭着眼，在考虑审问方案。倪克山心里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他在迅速思索，判断自己所面临的困境究竟如何！当然，他知道今天将会有麻烦，而且肯定是大麻烦，否则王神探不会亲自来抓他，也不会亲自坐镇审问。但是，王队长手头所掌握的材料肯定还不十分确凿，否

则，他将是在监狱接受审讯，而不是在派出所接受查询。有了这个底，倪克山全身涌出的恐惧感马上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却是稍许的自信和平静。

他走到桌旁，准备以攻为守，便扶着桌子，大声问道：“王队长，您有什么问题请快问，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王明亮在椅子上动了一动，但还是没有吭声。

副队长顿时冷笑道：“姓倪的，你以为你还能有出去的机会？”

倪克山诧异，很是诧异：“王明亮队长，我有什么问题？你们凭什么抓我？有批捕证明吗？既然没有，为何不让我走？”

王明亮睁开眼睛，低声说道：“你给我听着，姓倪的！你只要能回答清楚下面的问题，你就有了坦白从宽的机会！”

副队长大喝一声：“倪克山，你听清楚，今天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你知道，不及时交代，那就只能从严处理！你老实回答：你的幕后后台究竟是谁？”

这个问题来得突然，如同一把利剑，直朝倪克山刺来！

他不假思索，马上答复道：“我的后台老板就是黄林！”

副队长追问道：“黄林真是你的幕后后台？”

倪克山一口咬定：“当然是他！我早就交代过。”

副队长以拳击桌，喝道：“姓倪的，你他妈的放老实一点，你现在是在接受审问！”

倪克山反驳道：“队长，你可以审问我，但是，你总得实事求是吧！”

王明亮在椅子上又动了一下，但还是没有说话。

副队长说道：“我提醒你，倪克山，你要明白，所谓的黄林是你的后台，其实只是个骗局，那只是你的真正老板金蝉脱壳的小把戏而已！”

倪克山狡辩道：“不是黄林，那又是谁？政府，你们要我说是谁，我就说是谁，这样一来，你就满意了吧？”

副队长趁热打铁：“阿兰已经被我们逮捕了，什么全招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你快交代实情，你真名叫什么？”

倪克山马上理直气壮地回答道：“队长，您真幽默，我现在是叫倪克山，过去是叫倪克山，将来还是叫倪克山！名字是爹妈起的，我能改吗？我干嘛要改？我有病啊？”

王明亮在沙发上深思：“看来，这家伙是硬扛到底了。”

王队长闭着眼睛挥挥手，副队长马上把一叠照片摔在倪克山面前，厉声问道：“你老实交代，你和这个老板认识多久了？”

副队长果然厉害，铁证如山，他很会使用铁证，而且，他根本不问你是否认识此人，而是上来就问，你认识多久了。他的审讯技巧确实高明。

王明亮暗暗想道：“还别看不起这些年轻人，他们已经成熟了，可以单打独斗，担当重任了！”

倪克山看了看照片，随即回答道：“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他是哪里的？怎么有些面熟？可能是萍水相逢，碰巧见过而已！”

副队长大喝一声：“你倒是会把自己撇干净！这人是你的老上级，这次再次利用你，企图玩弄阴谋诡计。阿兰已经交代了，现在该你老实交代，你讲清楚，就没大事了，否则的话，你能脱得了干系！”

倪克山笑了：“副队长，您说，您知道他是坏人，既然都知道了，还等什么？那就去问他本人吧！”

此时，王明亮睁开眼睛，从椅子上坐起来，对倪克山训斥道：“看来你还真是个人物！难怪你的后台老板会重用你。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乱世中的大豪杰，更别以为自己聪明能干，站得高，看得远！”

倪克山很激动，忙解释道：“王队，我可不敢！谁敢在您面前耍花招？”

副队长吃惊地看到，倪克山眼中真的是眼泪汪汪，非常感动。

副队长指着照片上的一个人，追问道：“你究竟和这个人是什么关系？”

倪克山回答道：“他是我的老板，和我是上下级关系。”

“你们常见面吗？”

“见面啊，在一个公司，能不见面？”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倪克山立刻回答道：“去年，从我到公司那天开始。”

副队长把脸一变，厉声训斥道：“胡扯！你还不老实交代？十年前，你就是他手下的保镖，为了他，你带人去殴打对手，结果把两人打成重伤，因而被判刑五年。当时，你的名字叫李克。而且，我告诉你，你当年打伤的那两个人就在北京，要不要把他们叫过来对证？”

倪克山知道，警方已经掌握了他过去的全部经历，便低声下气地说道：“不用说了，我全都招，你们要问什么，我就说什么。”

王明亮微微一笑，审问道：“在照片中，把你的幕后老板指出来！”

倪克山立刻指着照片中的一个人说：“就是他！”

王明亮点点头，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他知道，是收网的时候了，是最终破案的关键时刻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什么神探，那只是媒体的褒奖之称，他只不过是能够把握案件侦破的节奏，轻重缓急，何时该放，何时该收，什么是最佳收网时刻，如何致敌于死地，对于这些破案的战略战术，驾驭起来游刃有余。

此时，他发了一则短信给黄林：“真相大白！”

随即 he 就把审讯交给副队长，自己开始调兵遣将，准备进行最后的收网了。夜色越来越浓，这已经是黎明前的最后黑暗，王明亮有些发困，他使劲打了一个哈欠，睁开眼睛，即将打赢的时刻是最令他兴奋的时候，那种看到对手在法网中震颤，挣扎，绝望，沮丧，作为执法者来说，绝对快乐！实在欣悦！

各路人马正在云集，警车笛鸣，人声鼎沸，王明亮做了个手势，用宏亮的声音下令道：“目标，七号花园，出发！”

第十六章

水落石出

此时，七号花园“季宅”已经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而是硝烟弥漫，战云密布。季家客厅里，人人紧张不已。在不断的舌战之中，黄林真是有些恐惧了，不过，此次绝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文文和马克！其实，他已经忘记了，就在刚才，他自己还在遭遇围剿，稍有不慎，他就会被怀疑的目光撕成碎片。可是，此刻，他心中只有文文和马克的安危了。

月转星移，曙色初现，黑沉沉的夜很不情愿地缓缓退却。在七号花园外面，王明亮的警车快速驶来，他马上做了个手势，司机急速刹车，他跳了下来，见四周全是自己的人，很是高兴。

王明亮走进七号花园里面，来到季家独栋，对门口保安人员说：“进去通知一下季老板，我们是来办理公事的。”

保安接通里面客厅的电话，随即说道：“季董事长有请！”

王明亮叫大队人马在外面等候，自己独自一人走进客厅。

季老板客气地站起来迎接：“欢迎啊，王先生，据说您是京城有名的神探，不胜荣幸！”

王明亮笑着和他握手，说：“季先生，深夜打扰，实在很抱歉，公务在身，不得不过来。”

站在窗边的石大远董事长冷笑着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在私人聚会的时候，来到此地？”

“为什么？很简单，我这个人很好奇，我想看看你们之中，谁是天使，谁是魔鬼！”

王明亮的语气极为平和，但是，里面所潜藏着的用意，甚至连久经沙场的老马都有些不寒而栗。石大远原本就看不起王明亮，他早就从公安局的朋友那里了解到王明亮的背景，作为京城商界的头面人物，他根本就没把一个

警察放在眼里。石大远作为一名成功人士，总是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他的面部肌肉从来就无法构成一个愉快的笑容。可是，王明亮连下几手好棋，令他不得不佩服，看来，英雄真个是不问出处。他自己是商业领域里的佼佼者，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在王明亮面前，自己居然会反应如此迟钝，简直有些弱智。

此时，王明亮却依然保持谦虚态度，诚恳地说道：“据说你们这里很热闹，在进行一场很有意思的游戏，我只是来参观学习的。你们继续进行，我绝不破坏你们的雅兴。”

此时，二爷宣布第四轮投票结果：张理尼出线，全场鼓起掌来，表示为她高兴。

张理尼说：“其实，我是最有资格第一个被排除的。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会第四个被排除？”

马克回答说：“从作案动机来说，小光，文文，黄林都不太可能，只有在他们被排除之后，你才可能被排除。”

季老板不由得为儿子的判断叫绝，赞许道：“这确实是一个绝妙的推理，说是言之有理，绝不为过！”

如果说，季老板这个商场高手都会为之叫好，那么，对于马克的判断，四太太岂能不高兴？她不能不报之以欣慰的笑容，但是，又不能过于显露出来，于是，她使劲拼凑成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很难看，当然不好看，尽管皮在笑，肉却没有笑。

马克并不是一个争权夺利的人，得到父亲的充分肯定，今天委实高兴，他怎能不高兴？要知道，未来他在集团里的权力地位，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父亲之外，即便是他的母亲四太太也望尘莫及，所以，他很是开心。

姚二爷有些讨好地说道：“季爷，马克为了此次的查询活动，可说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现在，我坚定不移地深信，我们会将那些牛鬼蛇神全部查明，然后，交由警方处置。我真恨不得用勾肉铁钩把这些坏蛋统统吊死！”

季爷历来讨厌拍马的下级，不过，今天可是例外，他知道，为了今晚破案的顺利进行，没有二爷的支持，自己一人将寸步难行。对于知趣的下属，特别是知趣的二爷的吹捧，他丝毫不反感，附和着说：“是的，为了今天的精彩

游戏，你和我是共同下了一些工夫的。”

张理尼很开心地笑了起来，这世界真是可爱，可爱得让人不能不笑。坐在那里的黄林想看我的笑话，这时应该不那么趾高气扬，没有那种至高无上的感觉了吧。理尼想着，想着，觉得此次游戏真是绝妙，于是，她又像孩子那样，高兴地笑出声来，笑声真纯，真到了天真烂漫的地步，纯到纯洁无暇的程度。

助理询问季爷道：“游戏还继续进行吗？天快亮了！”

季老板看了看窗外的天色，随即挥挥手，示意助理继续进行。张理尼越想越可笑，她的笑声持续不断，爽朗，纯真，一直在客厅里回响。黄林感觉到烦躁，只好用手捂着耳朵。文文却一直在认真倾听，听得格外认真，似乎要在她的笑声中寻找什么，发现什么。

曲直董事长很是佩服游戏的精心策划，说道：“季爷，您是我们商界同仁中罕见的权威人士，您使我们真正了解到中国成语兵不厌诈的深刻含义，此次游戏势必成为我们商界的经典案例！”

石大远补充道：“也将是商业竞争中的罕见杰作！”

说完以后，石大远突然又显得冷漠了，道理很简单，游戏再好，也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历来追查行动只要一开始，就不再好笑，最为神秘的追查行动就更不会令人愉快。其实，他本人早就感受到此次追查行动的巨大压力，万一最终怀疑到他的头上，他将如何洗刷自己的嫌疑？

此时，老马却提出：“几个年轻人已经陆续被排除，显然，他们即便有贼心，也没有实力去策划阴谋活动，那么，马克，你如何证实，你也不在被怀疑对象之列？”

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早就胸有成竹了，他来参加今晚的游戏之前，早就对嫌疑人在京城的行踪进行了部分调查。作为此次游戏的积极参与者，他当然必须了解侦查行动所针对的捕获目标，不过，他为人很知分寸，该讲就讲，不该讲，就闭上自己的嘴。他没有马上直接说出理由，只是考虑如何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此时，马克谦逊地低下头来，没有看着父亲，低声说道：“其实，谁都知道，作为一个初入商场的年轻人，我还是生活在父辈的关照之下，我想，基于这一点原因，我在此次游戏中的位置，各位前辈应该是很清楚的。”

马董事长其实并不需要马克回答，他依然不动声色，对于资深人士来说，即便有任何明确结论，最好不要在公开场合中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那会伤害别人的自尊心！如果能巧妙暗示在场人士，由大家自己讲出来，事情办成了，问题也解决了，岂非上策？

老马继续问道：“马克，坦率而言，你认为谁是最值得怀疑的嫌疑人？”

马克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有，当然有！在拥有巨大商业影响力的人士之中，迄今为止，最干净的人，很可能就是最值得怀疑的人！”

曲直大声询问道：“你指谁？”

马克毫不留情地说道：“我就是指你！”语惊四坐，大家愕然，没想到马克会这样直截了当。

四太太说：“什么？你指的是曲直董事长？决不可能！他可是一个老实人，在商场里老是受人欺负！”

马克略微提高了声调说：“老是受人欺负就可能使他在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而这种逆反心理就有可能在商战时选择和大众背道而驰的手段！”

曲直大笑，笑得眼泪水都涌出来了，说道：“可爱的马克，小伙子，你真可爱，可爱到极点！难怪你自己也说，你是一个初入商场的新手。新手的特点是什么？是嫩！是分不清黑白，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好玩，看着小年轻胡说八道，真是感到非常幽默！”

马克悲愤地说道：“曲董事长，其实，我也不希望您是真的幕后黑手！如果是的话，那将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

曲直冷冷回答道：“非常抱歉，本人干不出任何令人耻辱的事情，对于你的那些奇谈怪论，也是不敢苟同！”

文文说道：“曲董事长，马克说的，可是西方犯罪心理学中的一条基本原理！此次的黑手绝非等闲之辈，要知道，此人必须神通广大，能够完全掌握获取各方的商业情报，也有自己的秘密情报渠道，而且，一定是个大人物，或者是潜在的大人物。”

曲直回答说：“我真是佩服，真的是由衷地佩服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丰富想象力！文文，你是个记者，整天东奔西走，简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难怪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异军突起，成为京城新闻报道的第一专题记者！”

文文说：“董事长先生，您实在是过奖了。”

曲直诚挚地表示：“你知道，文文，我和四太太，季老板可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我在圈里的口碑也是路人皆知的。当年在中学里同学时，我和季老好得能共穿一条裤子，不过，后来我们几人分别到了不同的地方，他在香港起家，我在京城下海，我们之间一直很默契，从来没有分道扬镳，更不可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商场嘛，当然能改变人们的命运，也会改变所有老同学的命运，但是，我们之间的同窗情谊则是永不会变的！”

很好，再好也不过了，只有老同学才能最了解自己伙伴的各种习惯，其中包括思维习惯，生活习惯，心理特点，等等，如此一来，季老板还能说什么？

季爷笑笑，说：“马克，你怀疑我可以，但是，怀疑你曲直叔叔，那就完全不对了嘛！”

父亲一开口，马克还能说什么？他只能谦逊地表示：“父亲所言极是！”

黄林此时说道：“实际上，只要我们按照嫌疑人的固定行为模式，去采取行之有效的推理手段，那还要担心什么？还怕这个自命不凡的坏蛋不会乖乖就范？”

老马说：“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下一轮的游戏活动将会加快推进。”

季老板此时言听计从，不断说道：“是的，是的！”

就这样，游戏中的第五轮投票开始了。很快，二爷宣布道：“此次投票，马克出线！”

不出所料，马克出线是情理之中的结果。

石大远懒洋洋地说：“好啊，五个年轻人相继出线，就剩六个老前辈了。季老，曲直老，老马，四太太，姚老和我了。好极了，老年俱乐部正式开始进行决战！”

游戏已经进行到一半，越唱越有味道，越唱越有看头！但是，在这几个老人中间，个个都是德高望重，人人皆是商场翘楚，其中真有幕后黑手吗？如果有，哪究竟会是谁？他的秘密计划又是什么？

此时真可谓疑云密布，罗网撒出，阴影与诡计齐舞，机遇与陷阱同在！七号花园，七号花园啊，人们常说你是一个商界巨头的乐园，其实，你更是一个与阴谋家暗战的角斗场！

此时，曲直微笑着对姚老说：“老兄，论出谋划策，您是第一！但是，即便您想搞垮谁，也只有运筹帷幄的水平，而没有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能力。我看，第六轮的投票肯定是您出线了。”

二爷平和地说道：“曲爷，我谢谢您的评价，不过，话是这么说，程序还不能不要。我们继续投票吧。”

诚如曲直董事长所预料的那样，第六轮投票结果是二爷出线。

此时，马董事长大声疾呼：“四太太应该出线了吧？她当然是个活跃在京城商界的女杰，但是，在四季集团里，纵然是在万人之上，但毕竟还只是一人之下，季老风头正健，四太太无论如何是无法与其抗衡的。再说，黑手煞费苦心要搞臭的也是她，她的出线应在情理之中。”

四太太一笑，说道：“老马，您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但是，您是这样想，别人未必如此。”

曲直董事长有些傲慢地问道：“根据我们所获悉的商业情报，你和四太太在暗中一起策划建立一家庞大的媒体集团，你们两人也是老朋友吧？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和你密谋的？我奉劝你从实说来！”

老马本来就看不起曲直那种人，马上反驳道：“倪克山是商业间谍，你们去抓他啊！我又没当商业间谍，你们在我面前要什么威风？”

曲直继续盘问道：“你为什么要和四太太结盟？”

老马回答道：“我和四太太是老朋友，而且，我们的商业理念非常一致，因此合伙做一些事情，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吧？再说，我俩之间的联系并不多，每月不到一次，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曲直直截了当挑开道：“你们是准备如何算计文文和周刊的？”

老马显得有些惊慌失措，忙问：“算计文文和周刊？你什么意思？不明白！”

曲直质问道：“老马，今天既然是游戏，咱们按照约定，现在是你在接受查询，不要拒绝查询，更不准把问题推掉，否则对你将极为不利！”

老马无奈，回答道：“好的，我回答问题。四太太是和我谋划，准备逐步挤掉文文和黄林，把周刊交给马克和理尼管理。还有什么问题，你们问吧！”

季老板不满道：“小四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对得起文家老弟吗？真不像话！”

四太太忙说：“那时是对文文和黄林有些看法，后来不是都说开了吗？”

曲直追问道：“既然你们喜欢采取一些阴谋手段，那真正的黑手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老马气急败坏地说：“老曲，说话要负责任，在京城商界，大家全是有头有脸的人，你可不能血口喷人！”

曲直干脆一追到底，继续说道：“老马，你这个家伙尽管看起来是个有头有脸的人，说话慢条斯理，可是，你的反侦察能力极强，遇事反应灵敏，避重就轻，善于转移目标，所有能够使用的手段你全用上了。看来，你还真是一个极难对付的家伙。”

老马冷笑道：“曲直，你以为你厉害，是不是？你以为你那些心计没人知道？你最近一段时间深居简出，在忙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谋划九号地标的竞标，设计方案都做完了吧？你不要自以为聪明，像你这号人物，我见得多了！”

曲直对老马死命拉他做垫背的，老羞成怒，便恶狠狠地威胁道：“嗨，姓马的，你小子和四太太是同谋！今天你要是不老实说出来，还敢嘴硬，我要你知道我的厉害！”

季半城训斥道：“你们两人先冷静，冷静，要学会尊重别人，尊重自己！一定要顾及自己脸面，千万别不给对方面子！”

老马顿时冷静下来，彬彬有礼地向季老板说道：“对不起，让您看笑话了。”

老马端起酒杯，一下子就喝完了，自责地说：“我自罚一杯，我怎么这么没出息，跟这个小人一般见识！”

曲直击掌大笑道：“老马果然手段厉害！我原来碍着季老的面子，没给你来硬的，现在看来，你的手段比我狠，真是要斩尽杀绝，心狠手辣，佩服，佩服！”

老石长叹一声，说：“我来说几句公道话，如何？对于那些不念昔日朋友之谊的小人，对于那些吹阴风，放冷箭的黑手，我是深恶痛绝，恨不得亲手刃之，以消我心头之恨！但是，我们也不能为了查清事实真相，闹得鸡飞狗跳，伤了和气！”

黄林委实钦佩地说：“石老板，有你这句话，我就不信查不清真相！”

两人相视而笑。但是，老石知道，自己的笑中带着某种苦涩，那是事实没有澄清之前的苦涩，可是，为了查明幕后黑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如此行事了。

此时，文文坐在一旁，默默注视着曲直董事长，尽管她一直在他手下工作，可是，依然对他缺乏了解。曲直已经人到老年了，身材中等，很是魁梧，稍嫌发胖，脸上满是横肉，双眼细眯，但眼神很厉害，不言自威，他在商界闯荡多年，事业浮沉，目睹过多少风云变幻。

第六轮投票的结果出来了，肖江雨，也就是四太太出线。四太太很激动，含着热泪说道：“前不久，有人恶意中伤，说我组织色情买卖活动，幸亏老天有眼，朋友们公正，还我公道。谢谢大家！”

客厅里顿时响起掌声。曲直挥手致意，要求大家安静。他口若悬河，像是演讲：“各位，我曲直历来是很难得推崇一名朋友的，据说，你们常在背后议论我，说我狂妄骄傲，自命清高，对不对？”

全场肃静无声，不知道曲直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激动地说道：“可是，今天你们会听到我的心声，我对肖江雨女士现在是心服口服，五体投地啊！我之所以会如此服气，是因为肖女士能为天下难为之事，能受人间难受之辱！这样的优秀女士，大家举目看看，能有几个？可是，我们行业人士之中，居然混进了个别败类，可怕啊，就是这些丧尽天良的败类，四处造谣惑众，恶意中伤肖女士，这些罪恶滔天的混蛋始终像炸弹一样埋伏在我们身边，却以所谓的忠诚朋友的面貌出现在大庭广众之前，他们所散播的流言蜚语举不胜举，毒啊，太毒啊，丑恶得我都没法重复！但是，肖女士始终不畏诽谤，坚定地站在第一线，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四太太听得双眼满含泪花，她的人格，她的道德品质，终于得到大家的公开认可。此时，她满怀激情地说道：“各位朋友，各位同仁，我肖江雨出生在香港附近的一个小鱼港里，从小跟随父母在海上打鱼，后来在香港大学学习，毕业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本事，只是为了家族一直在勤勤恳恳做事。我知道，大家对我的肯定，不仅是给我一个人的，也是给予我们季家家族全体人员的！这是莫大的荣誉，我要继续努力，在商场上不怕困难，按照季董事长的战略安排，把事情做好！完了，谢谢大家！”

马克站起身来，带头鼓掌，全场高呼：“肖总，我们相信你！”

四太太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此时，第七轮投票的结果也出来了，姚二爷顺利出线。他早就知道，没人会为难他，所以，他只是向大家会意地微微一笑。目前，只剩下季董事长，马董事长，石董事长和曲董事长。

季老历来淡定从容，纵然沧海横流，其奈我何？季老板心中想道，自己在商场身经百战，商战经验丰富，实际上，他并不担心这最后的几轮投票，对于自己出线，是理所当然；至于老石，他没什么忧虑，对于老马，他也不十分担心，那是个直率的人！但是，对老曲，他确实有些担心。他感觉到，曲直是面善心狠，绝不能掉以轻心！

在第八轮投票开始前，文文询问石董事长：“石总，我有一个问题不知该不该问？”

石总大笑道：“今天的游戏规则就是，打破沙锅问到底！问！”

文文说：“那好。请问，晶晶坠楼前十分钟，您去她那里做什么？”

石大远说：“这个问题，其实警方早就问过。我问心无愧，因为，晶晶并没有让我进去。既然没有进门，那就绝无作案可能。”

文文说：“错！您进门了，而且在里面呆了十分钟！”

石大远顿时满头大汗，没有说话。

老马立即跳起来，说：“石大远，你好狡猾！直到今天，你还在撒谎！你进去做什么了？我早就怀疑，就是你害死了晶晶！”

文文一直讨厌石大远，心里对他感到恶心，但是，过去在表面上还不能不应付。

石大远抹去头上的冷汗，遂问道：“文文，你是如何知道的？”

文文回答道：“我的消息历来十分准确，而且绝对是一流的可靠。但是，只是到今天上午，我才被告知，有人亲眼看到你在最后时刻，进入晶晶公寓。”

石大远思考半天，最终说道：“是的，在最后十分钟，我确实进过晶晶的房间。”

全场肃静，这太惊人了，在晶晶生命的最后时刻，石大远是最后一个进过她的公寓，并且和她交谈过的人。

老马愤然而起，说道：“你和她说什么了？”

石大远回答道：“晶晶看起来思绪很乱，她对我说：叔叔，做人没意思。

我说：你还要怎么样？那么多女孩子羡慕你还羡慕不过来呢，你居然觉得没意思。她说：我有男朋友了，今天晚上就到北京，我们已经办好了去美国结婚的所有手续，明天下午出发，可是，我父亲坚决反对！我问道：他为什么反对？她说：父亲就是不愿意我结婚，要是我结婚了，他就断绝和我的一切来往。我问道：刚才在里面和你吵架的就是你父亲？她说：是的，就是老马！我大吃一惊：他不是你的司机吗？晶晶苦笑道：他是以司机身份出面的大款，他的资产和你差不多。”

在场人士全都屏住呼吸。

老马追问道：“后来呢？”

石老板叹口气道：“她继续说道：你告诉我父亲，没有马克，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但是，离开父亲，我的世界就会彻底崩溃！叔叔，您请回吧，我想休息了！我看她情绪还正常，只不过对老爸和马克有解不开的情结，自己冷静想想会解开的，就回来了。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她会最终殉情而死！”

马克和老马全崩溃了，马克是泪洒一地，老马则放声大哭；马克是为“没有马克，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这句话而悲憾万分，而老马则是为“但是，离开父亲，我的世界就彻底崩溃”这句话而伤心到极点。

文文问石老板道：“为什么您没对警方说实话？”

石老板说：“斯人已去，说这些有用吗？能换回她的生命吗？所以，我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去想，生命如此脆弱，人生不过如此。”

四太太也不停地用纸巾擦眼泪，双眼目光真诚而悲伤，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认真倾听着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最终对马克说：“妈妈错了，我要是早知道晶晶是这样痴情，肯定不会反对你们结婚的。”

马克呆呆地说道：“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思？人死都死了，为时已晚。”

张理尼在他身边，诚挚地说道：“没关系的，马克，我会一直陪着你，照顾你，爱护你的。”

马克哽咽道：“你永远也取代不了晶晶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此时，曲直当即把脸一沉，正言道：“石老板，看来对于晶晶的死，你是脱不了干系的。你即便不是直接谋害者，至少也是见死不救！”

马老板马上响应道：“你本来是可以把晶晶挽救下来的，可你就是别有用，试图用她的死来影响我的情绪，甚至可能故意把晶晶的死因和我联系在

一起。”

石大远无奈地说道：“反正我问心无愧！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此时，文文朝王明亮那里看了一眼，只见他正闭着眼睛，稳稳地坐在椅子上打磕睡，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她该怎么办？是漠然置之？还是当机立断？正在举棋不定之时，文文看见黄林正在沉思默想，他总是那样，不管处境如何，不管外面是天崩还是地裂，依然我行我素，稳如泰山。文文就曾经说过他：黄林啊，你的心理素质很不错，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现在，自己已经把关键消息给捅出来了，看来，此次老石是凶多吉少，在劫难逃。

此时，第八轮投票揭晓：季老板出线。文文远远地朝季老板看去，季老板面色如故，始终的平静，永恒的淡定。季爷是个怪才，是商界难得的怪才，他只有初中学历，并没有得到过任何深造，但是，他的商业嗅觉却是任何人都很难攀比的。拿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只要看一看商场最近的动态，就能嗅出这里究竟是否有赚钱的商机。对于他的商业判断，圈子里的朋友们没有任何人会不相信，人们从来不敢轻易否定他的过人判断力。

现在，只剩下石老板，马老板和曲老板三个大佬了。

老石喝了一杯威士忌酒，笑着说道：“你们还真认为我是嫌疑人？”

曲直不爱喝欧洲酒，要了一瓶日本“樱花”清酒，随即说道：“还是日本清酒爽口，我讨厌西洋酒。至于这场游戏嘛，终究只是游戏，无论结局如何，也只不过是寻寻开心，没有定论的。”

季老板意味深长地问道：“曲老弟，那你并不真正认为石大远董事长是嫌疑人？”

曲直笑道：“我并不关心他究竟是不是嫌疑人，他是也好，不是也好，关我什么事？”

“那你为什么要派出韩二丰把嫌疑引向老石？”

曲直的酒量实在不敢恭维，刚喝下去半瓶清酒，就满脸通红，说道：“季大哥，我可没有指使韩二丰做什么事？”

石大远说：“我是一个商人，我只要发现商机，我就亢奋，就要一追到底。与猎人相同，只要前面有猎物，当然要紧追下去。但是，我感到奇怪的是，你

为什么要韩二丰死死咬住我？说我是幕后指使人？”

老马恍然大悟道：“我就奇怪，为什么有人先咬住我，把我逼退，不敢再问天津城房地产，然后，再咬住你石老板，企图再把你逼退！”

四太太接着说道：“第三目标就是我和季先生，试图把我们也挤走。”

曲直哭丧着脸说：“你们欺负我这么一个老实人，有意思吗？你们凭什么乱咬人？”

季老板冷静地说道：“我们今天的游戏是首先排除掉最不可能的人，大家先认为谁不是黑手，而后一个接着一个排除。在此过程中，深入进行追查，在追查过程中，逐步缩小怀疑范围，再来看看，我们当中谁最终有可能是真正的黑手。”

石大远站起来，激动地说道：“对，季大哥，您是采取无罪排除法，而我呢？与之相反，我坚信曲直就是我们追查的坏人！我是有罪推定法！追查到最后，如果实在无法发现他的罪证，再另当别论！”

马克说：“我以为不妥。在这敏感时期，如果最终发现曲直先生无罪，那么，他所受到的冤枉，我们拿什么补偿？这种名誉上的损失是难以衡量的！”

石大远带着几分醉意，用手指着曲直说：“完全正确，黑手就是你，自以为是的曲董事长！无论结局如何，你完了，我要说的是，你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你绝不是什么牺牲品，更不是什么替罪羊，这就是铁的事实！你指使爪牙授意韩二丰死咬我时，我就想到，这种伎俩只有你才干得出来！这么阴，这么毒，这么狠，非你莫属！”

张理尼说：“我看曲董事长老实巴交的，这些坏事会是他干的？我很怀疑。”

石大远用手指着她，冷笑着说道：“这有什么办法？作为老朋友，我们能救他吗？我们救不了他！当他迈出第一步时，命运就注定他会完蛋的！”

张理尼很讨厌别人指着自已说话，这是极无教养的举止。她想发火，甚至想把杯中的酒泼到这个侥幸成功的混蛋脸上，可是，她还是忍下来了，毕竟是自己的老板，小不忍，则乱大谋，搞不好，就会影响今晚的最终结局。

曲直此时意识到，大家的怀疑已经缩小到他的头上，他当然不想被石大远牵扯到目前的迷案中去。曲直是有自知之明的，尽管他不是天才，但也不是一个商界的生瓜蛋子，即便没吃过多少猪肉，总也看过猪跑吧。至少，他能始终

控制自己的情绪，甚至能在激愤的心情中，做到脸色缓和，心平气和，这就是他的真功夫，是他能在激烈的商战中，生意逐步做大的诀窍。

曲直说：“大远兄，我真心谢谢你的指教，你不拿我当外人，我就把你看成是自己的兄弟。那你说，你怎么证明我有罪？你手头有多少证据？你胡乱咬人，这一套手段管用吗？”

大远此时不醉了，只要涉及到追查内容，他的头脑就会极端清醒：“绝对没用！如果你真是黑手，这些常规手段能在你身上奏效吗？别忘了，你还是心理学会高级顾问，听说，你的智商是190，才华横溢啊！”

曲直大笑道：“有个屁用！但是，我不是黑手，你们怎么逼，我也不会承认！”

老马有些不明白了，说：“这么说，你是黑手，我们证明不了，你要不是黑手，我们还是证明不了？”

季老板哈哈大笑道：“对极了，马老弟！这就是此次游戏的魅力之所在！否则我们聚在一起干什么？大家全过得好好的，抽疯啊？来这里趟浑水？”

老马诧异地说：“要是证明不了，进行此次游戏有什么意思？”

季半城不再笑了，他的目光在闪烁，神情异样地变化着，那是威严的目光，能把猎物逼疯。他严肃地说：“无论结果如何，这场游戏只要开始，我们势必进行认真追查，绝不会让黑手轻易蒙混过关！”

曲直无言以对，他知道，季老板的话是有道理的，他只能沉默不语。

季半城继续说道：“为了维护大家的神圣荣誉，我们只能这么去做！本来在我们之中，这其实是绝对不应该被允许发生的！当初，老马被怀疑杀害了晶晶时，那已经是海中冰山刚刚显露出来的一只角，是一出大戏的绝妙开场锣鼓。真正的大戏在哪里？就在七号花园，就在这里！主角是谁？是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对手！而且，按照我的直觉，隐藏很深的对手就是可尊敬的曲直先生！”

曲直气急败坏地说：“季老板，你有证据吗？有确凿证据吗？如果没有的话，你要对你今晚所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季半城走到曲直面前，紧紧盯着他，咬紧牙关说道：“你知道为什么我能识破你的阴谋诡计？就因为我是季半城！就因为我有超人一等的直觉！告诉你，天才的直觉超过任何证据！你懂吗？”

曲直咆哮如雷地吼道：“姓季的，你不要血口喷人！”

季半城微微一笑，笑是他的魅力，是他内在力量的展现，继续说：“其实，从一开始起，我就对你有所怀疑，你太干净了，谁都有问题，就你没有问题！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正因为如此，我就怀疑你了。到后来，你诬蔑一个人，我就排除对那个人的嫌疑，一直到现在，就在刚才，我终于接到朋友的消息，现已查明……”

“你，你，你不要胡说八道！”

季半城一把揪住曲直的衣领，说：“黄林的司机在十年前就是你的司机，这个人就是倪克山，是你的死党！”

四太太咬牙切齿地说：“曲直，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你血口喷人，你四处造谣，差点逼得我步晶晶的后尘，从香港第一高楼的楼顶上跳下去！”

季老板继续说道：“我一方面佩服你小子的狠劲，另一方面，又觉得你的神经有些不正常，可是，当我最终意识到，你是在为九号地标的竞标清除障碍时，我一切全明白了，是啊，你担心我，或者，老石，或者老马，会参与竞标，因为你比不上我们的实力，竞标必败无疑！而你为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石大远说：“诚然，我们是在进行商战，残酷的商战！可是，商战是有道德底线的，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就是底线！你超越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采取了一系列违反法律的阴谋手段，妄想夺取九号地标，在京城地产界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曲直举起手中的酒杯，漠无表情地说道：“来，来，来，各位，为了刚才那些荒诞的推理，我们一起来干一杯！”

大家全不理睬他，只有黄林举杯说道：“曲董事长，我一直在你手下做事，照说，人在江湖，各为其主，可是，当你唆使倪克山要污蔑我是幕后嫌疑人时，我就知道，你的伪善画皮最终揭下来了。我曾经被你的爪牙打得情绪低落，毫无还手之力，也曾糊涂一时，不明真相，可是，我最终清醒过来了，你就是披着羊皮的狼！来，老板，干一杯！”

文文也走到曲直身边，举杯说：“董事长，干一杯，为了过去，为了现在，也为了你的未来！”

刚才还趾高气扬的曲直，现在却黯然失色地说：“黄林，文文，你们糊涂

啊！他们哪里是想搞垮我？他们是想毁灭整个《名人周刊》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道理，难道你们还不明白？”

文文叹了一口气，低声说道：“曲董事长，这次游戏使我们看清了每个人的真正面目！有的是面目全非，有的是面目一新！你自以为高明，殊不知在你的身旁，众目睽睽，你所做的一切，都会有人知道！头顶三尺有神灵！你能逃脱法律的审判吗？”

曲直笑着说道：“黄林，文文，我待你们一直不薄！我问心无愧的是，我做出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你们搭建更大，更宏伟的平台，让你们施展你们的卓越才华！在此次决战中，你们千万不要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所挑拨离间，上当受骗！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围绕着九号地标，一场死战即将开始。我曲直之所以会坦然自若，就是因为我正在等待你们，和我同心协力，共同奋斗，从危险的处境中，绝处逢生，反败为胜！”

文文一听，顿时觉得愤怒难耐，厉声说：“曲老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痴迷不悟？你还想负隅顽抗？你很聪明，既然聪明，就应该知道，回头是岸这个道理，就应该明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曲直没有立刻回答，他只是把酒杯在手中慢慢转动，最终把杯中的清酒一饮而尽。

黄林讽刺地说道：“尊敬的董事长先生，这是你身败名裂的时候了，我要是你的话，就选择一处楼顶，从那里跳下去！那也许还算一个男人，敢于为自己的罪行负责！”

曲直的脑海中顿时出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可怜的他站在北京第一高楼的楼顶上，环顾四周，天低云暗，黑云压顶，他能往何处去？已经无路可走了，难道这就是他曲直的最后归宿吗？他下定决心，双眼紧闭，一跃而下，耳边寒风呼啸，只有自己孤独的身影在半空中坠落……

此时，刑警队副队长走了进来，请示王明亮道：“王队，该采取行动了吧？”

王明亮看看表，点点头说：“行动吧。”

副队长看着曲直，冷冷地说道：“你是曲直吧？”

曲直眯着眼睛，阴笑着对他说：“先生，我不得不对您说声对不起！要抓

我得有我的律师在场才行!”

副队长说:“你会有律师的,你看看,七号花园外面全是警察,你今天的旅途将会非常有趣,肯定会有一个令你兴奋的结局!”

老马心情舒坦,踌躇满志,很是高兴地说:“好啊,今天警方真够意思,派出这么多人在列队欢迎你曲直,对你的接待规格真是太高了!七号花园这个地方本来就令人难忘,再有你曲直的助兴,将会更加难忘!”

王明亮用警觉的目光四处观看了一下,他知道,副队长进来,就已经表示,一切安排就绪,就等逮捕曲直最后归案了。

王明亮充满自信地说道:“各位,今天的游戏也该结束了。我们已经知道最终答案了!”

此时,季半城满面春风,对大家说道:“怎么样?今晚的游戏很热闹吧!各路英雄全在这里,整个一出群英会嘛!”

张理尼即便经历一夜苦战,依然面如桃花。她轻启樱唇,接得下句:“还有曲老板的走麦城!”

王明亮脸色一变,凛如冰霜,对着曲直说:“曲直,走吧!还等什么?”

人要是惨败了,是很难看的,此时的曲直面色惨白,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在场人士也觉得匪夷所思,就在京城,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这么一个有头有脸的老板,居然会干出这些卑鄙的坏事!

曲直转身对黄林说:“黄老弟,我家中的事情,就麻烦你代为处理一下,此外,帮我请一个京城最好的律师。”

黄林目光躲闪,迟疑不决,文文示意他表示同意。于是,黄林回答道:“好吧,你就好自为之,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吧。”

老马鄙视地说道:“他这人不够意思,到了关键时刻,总是回避要害问题。你们看着吧,没救了。叫我们如何帮他?”

曲直紧紧盯着酒杯,再也不说话。文文摇摇头:“你啊,真没出息!”

她把酒杯拿过去,让曲直喝了一口,曲直大叫:“不够!”

王明亮做个手势,文文就把酒杯递到他的嘴边,曲直兴奋异常,眼中闪闪发光,小心翼翼地用手把杯子捧起来,贪婪地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他心满意足,面露喜色,十分感激地看着文文。他笑了,笑得很真诚,确实有点像在外面玩够了跑回家的小孩子那样。

副队长有些不耐烦，但是竭力压制自己的烦躁，他知道，对于一名高手来说，急躁就是天敌！急躁有用吗？只能是有勇无谋的体现，那是会误大事的。

他提醒曲直道：“别磨蹭了，快走吧？怎么着，还要请吗？”

曲直用哀求的目光看着王明亮，王神探却转过头去不予理会，他历来就看不起这种熊蛋，大权在握时，趾高气扬，至高无上，但是，一朝阴谋败露，马上就垂头丧气，摇尾乞怜。王明亮压抑着自己心中的怒火，示意副队长叫人把曲直带走，曲直只得乖乖地跟着走了。

公安人员离开以后，大家纷纷询问季老板：“您是如何看穿曲直的？”

季老板很高兴，他不能不高兴，他在商场上的判断能力已经毋庸置疑，但是，在案件侦破方面，他也显示出自己杰出的判断能力，这当然令众人折服，而且，也使他很为自己感到骄傲。

季老开始分析道：“此案曲折复杂，悬念迭起。从晶晶坠楼以后，我们的朋友圈里就不太平了。先是老马和老石相继遭受怀疑，究竟是谁在扩大事端？开始时，我以为是黄林和文文在制造麻烦，后来意识到，肯定不是！如果是你们两人制造事端，没有任何动机嘛。可是，曲直作为董事长，为什么没有进行任何干预？这并不符合他往常的处事风格。他绝不是那种无为而治的老板，而是事必躬亲的董事长。此时，我开始产生怀疑。”

四太太用崇敬的目光看着季老，她永远用这种目光看他，不是为了做秀，而是真心诚意地崇拜他。

季老继续分析道：“当八卦网开始向肖董事发难时，我有意请黄林和文文进行危机公关处理，实际上，我就是想看看曲直的态度。曲直也很狡猾，始终不露马脚，我就从八卦网下手，从那里打听他们发难的背景，后来，我的线人透露说，有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大款给予八卦网老总二百万，条件是把肖董事搞臭，进而把我搞垮。”

文文倒吸一口凉气，说：“戏中有戏！”

季老板说：“正是！说句实话，在商场上，我是以德经商，以诚待人，得罪人很少，所以，敢出此狠招之人，必有异常之心。我就开始琢磨了，那么，是什么事情能够让幕后嫌疑人相继把矛头对准我，老马和老石呢？显然是在房地产项目！那么，目标是什么？显然是九号地标。如果把我们三人搞垮，最能

获取利益的这第四人会是谁？我排了一个队，把凡是进行有关九号地标设计方案的十二家企业全部排列出来，可知，曲直的资产总额排在最后一名，根本不够角逐九号地标。”

黄林询问道：“那您是如何判断的？”

季老先生笑道：“曲直要想参加这场竞争，至少还要三十亿元的外来资金。这么大一笔资金必须经过金融机构。我就委托朋友打听了一下，果然不出所料，曲直最近刚从海外融得三十亿元，但是，外资的条件是必须成功竞拍得到九号地标，否则资金必须原款加息退还。如此一来，曲直必须竞标成功，不能失败，他在作案动机，作案手段等方面，条件完全符合。”

马克询问道：“可是，您为什么没有马上反击？”

季老板微微一笑，说道：“反击？条件不具备嘛！在军事上，要么不战，要是开战，必须进行秒杀！讲究一个稳，准，恨！”

张理尼佩服得五体投地说：“所以，您就继续等待？”

“是极！曲直敢于发起此次大战，显然也不是等闲之辈，在这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个高手。我知道，尽管我还没有掌握曲直作案的确凿证据，但是，他的嫌疑还是有的。因此，我就考虑，究竟应该如何对付。”

文文询问道：“曲直毕竟在商界多年，根深蒂固，那么，您准备采取何种战略？”

季老回答得简明扼要地答道：“守株待兔！”

黄林很感兴趣地问：“何谓守株待兔？”

“如果曲直确实是幕后总指挥，那么，他绝不会就此收手！他肯定还会派遣他的爪牙，继续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能够盯死曲直这棵株，就肯定能等到前来破坏的兔！”

小光由衷地赞扬道：“季老板果然判断准确，眼力厉害！”

“哪里的话！我也看不准他的具体动向，在这点上，王明亮比我们更早觉察出曲直的动向。他在发现漏洞以后，看到曲直的秘密活动有所收敛，便在守株待兔的同时，派出一些刑侦队便衣在医院、环路、车站、机场四处活动，主动出击，寻找曲直可能派出的人员，所谓一动一静，交叉结合，互相补漏，不怕曲直的人马不撞到我们的天罗地网之中！”

黄林回答道：“好主意！当然，在这个世界上，一个男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

于被自己的朋友怀疑为坏人，当朋友的手枪顶在自己脑袋上，那会是什么感受？”

此时，客厅里一片寂静。

黄林继续说道：“当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警方带走时，你们知道我的感受吗？我委屈啊！”

说到这里，黄林委屈得哭起来，文文立即把纸巾拿给他，让他擦泪。他继续说道：“后来我给我爷爷打电话，我说：爷爷，您说我倒霉不倒霉？我没有任何问题，可是，还得不到自己人的信任，真没意思！”

文文忙问道：“你爷爷如何回答？”

“爷爷说，孩子，你这点委屈算啥子！爷爷我干了这么多年，经历的事比这难得多！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当年苏区红军清理 AB 团，风声很紧，我按照上级命令，把从上海来的小王同志抓起来进行审查。当时，部队要紧急转移，上级命令我当天晚上把小王枪毙掉。可我想，他刚来还没一个月，什么问题都没发现，只是有点怀疑，还没任何结论，怎么就要枪毙？我就没有执行命令。半夜，我也被逮捕了。我大声问道：罪名是什么？上级说道：小王是 AB 团，你不执行命令包庇 AB 团，肯定也是 AB 团！”

文文听到这里，心情十分紧张，原来黄林的将军爷爷也吃过大苦头，忙问：“那后来呢？”

“爷爷说，当晚，我和小王被带到村外，负责行刑的小李下不了手，说：你们跑吧。我和小王就跑了。后来，小李很久没有消息。”

小光焦急地追问道：“小李呢？他后来怎么样？”

黄林没有立即回答，只是走到窗前，凝视着外面的夜空，显然，他很难回答。他想了半天，终于开口了：“解放以后，爷爷终于知道了，在他和小王跑到毛委员的部队以后，小李就被作为 AB 团分子，给枪毙了。从那以后，爷爷和当了部长的小王就把小李的妈妈看成是自己的亲娘，一直瞻养到她老人家去世。”

沉默了一会儿后，小光请教道：“季老，当韩二丰给文文下毒被抓获以后，您是如何判断的？”

“很简单，最后决战开始了！什么样的神秘人物拥有如此的条件和能量，能够相继策划给文文下毒，开车冲撞文文轿车，买通马六，把侦查方向朝石大

远引去，最终，还把大火朝黄林烧去？只有曲直！”

二爷敬佩地请示道：“曲直的如意算盘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去想想韩二丰一马六一倪克山这一条线？他们所承担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不妨再回忆一下所有的细节，说白了，他们就是炮灰，就是曲直为了掩护他的真实目标的佯攻部队！当他们顺利突破所有的对手防线以后，整个任务链就完整了，接上了，天衣无缝了！”

石大远心服口服地说：“季大哥，那你为什么要举办此次游戏活动呢？”

“这是最后一战，最为关键的一战。当然，我们只能采取民间的追查活动。另一方面，警方负责侦破的王神探不负众望，假装中计，把黄林带走传讯，实际上是给曲直一个假信息，麻痹曲直，随即通过跟踪倪克山，破获了曲直的秘密联络点，抓住了阿兰，也就是曲直的助理和倪克山的情人，一举破获了这一案件。”

马大联询问道：“可是，你那时并不知道警方的具体行动啊？”

“当然，我那时还不知道。可是，九号地标的竞拍活动下周一正式举行，时不我待！于是，我就组织了这次特殊的游戏，通过一一排除法，逐步把矛头指向曲直，让他露出马脚，最终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全场热烈鼓掌！这是对季老判断力的肯定，也是对全案顺利破获的庆祝。

在公安局审讯室里，王明亮对曲直进行了审讯，曲直在如山铁证面前，只能交了自己的罪行。

曲直说：“当我了解到九号地标的情况以后，我知道，这是一个获利颇丰的项目，我是志在必得。我估算了一下，整个项目的地标要拿下来，至少需要五十多亿元，但是，我手头资金不足，于是，我和海外机构进行联系，他们同意联合开发，但是，条件是地价不能超过六十亿。可是，能够和我竞争的机构还有马大联集团，石大远集团和季老板，只有想办法使他们退出竞标，我才能达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利用黄林和文文的追踪报道，把晶晶死亡的怀疑目标引向老马，当他遭受打击以后，无意继续竞争。我再把打击目标指向老石，让老石疲于奔命，自顾不暇以后，我就买通了八卦网老总，派出阿兰打入花园会馆，诽谤四太太进行色情交易，企图迫使四季集团退出竞争。可是，黄林和文文不听招呼，全力帮助四季集团进行危机公关处理，于是，我派出倪克

山和马六联系，指使韩二丰去毒害文文，如果被捕，那就顺水推舟，把大火烧到石大远身上。而后，指使倪克山指控黄林是幕后黑手，企图把警方调查目标引向错误方向。但是，当我以为自己的阴谋诡计即将得逞时，你们识破了我的阴谋，使我功亏一篑，没有成功。反正，成事在人，谋事在天，老天不帮我，徒唤奈何！”

此时，王明亮拍案而起道：“曲直，你自以为聪明，可是，你的一举一动，早就在警方的掌控之中。当你开始把打击目标一一展开以后，我们就知道，有人是用心良苦，而且，此人必然是针对九号地标的。经过各方配合调查，我们逐渐识破了你的阴谋诡计，看透了你的罪恶行径，于是，我们采取欲擒故纵的战术，把倪克山放出去，跟踪他，找到了你的秘密联络点，抓住了阿兰，并掌握了你的大量罪证，最终将你绳之以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曲直，你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曲直被带下去以后，王明亮觉得疲倦，非常疲倦，他已经连续许多天没有合眼了，他伸了一个懒腰，打了一个哈欠，倒在沙发上就马上睡着了。他的面容显得格外安静，憔悴。

曲直案件最终结束了，光明战胜了黑暗，正义得到了伸张。

尾声

三天以后，北方大厦门庭若市，热闹非凡，京城九号地标今天在二楼会议大厅正式进行拍卖。新闻发布以后，各界人士表示出极大兴趣，人们全在关注，最终花落谁家。

在竞拍现场，高朋满座，贵宾云集，参拍名企蜂拥而来，不仅有万向、保华、远航等国有企业，也有绿城等老牌地产大鳄。媒体感兴趣的是，四季集团、大远集团和大联集团等北方房地产界赫赫有名的三家公司已经联合组建了四季联大地产公司，由季马克出任总裁参予竞拍。

上午 10 点，九号地标正式开拍。从一开始，所有竞拍企业一直进行激烈地厮杀，急于拿地的迫切之情可见一斑。但是，当竞价进入 40 亿时，保华等大部分企业都退出竞价，只剩下万向等三家公司继续坚持。当总地价涨至 50 亿元时，全场肃静，人们全都屏住呼吸，期待着地王的出现。但是，万向等企业不再举牌，表示退出竞争。此时，只有远航地产与四季联大地产公司展开白刃战，在最后竞价中，两家房企轮番举牌，最终，远航代表把地价抬高到 61 亿元，四季联大公司的代表应声提高至 62 亿元，此时此刻，全场人士紧张得不敢吭声，只剩下拍卖师在叫喊：“62 亿元，第一次，62 亿元，第二次，还有没有继续出价的？”

但是，远航地产没有再举牌，仅一步之差，被四季联大地产公司挫于马下。

于是，首席拍卖师将拍卖槌使劲一敲，正式宣布：“九号地标由四季联大房地产公司以 62 亿元的价格夺得！”

现场顿时掌声如雷，有人高呼：“又一个地王诞生了！”还有人则惊叹：“房价又要涨了！”

九号地标正式成交，总金额达 62 亿元。按此价计算，该地块的楼面地价达到 24000 元/平方米，但若刨除医院、学校、一万平米公租房和一百套经济

适用房等配套建筑，该地块实际楼面地价高达 29000 元/平方米，成为今年京城“单价地王”。此外，九号地标临近七号花园，在众多房企的厮杀声中，四季联大公司以 62 亿元胜出，这一价格超过去年的“地王”（总价 59.5 亿元），成为京城新的“总价地王”。

这一双料“地王”最终由四季联大房地产公司夺得。对此，业内人士表示，这说明房地产行业已经进入强强联合的新的历史时期，而九号地标则是几家著名房企联合进行开发的经典案例。

翌日上午，四季联大公司在《名人周刊》发表文章，题为：“君子聚财，取之有道”。

文章表明：“作为一家由三大集团公司联合组建的房地产公司，四季联大公司肯定是要在房地产开发业务中赢利的，也就是要聚财的。但是，我们重申，作为一家对社会负责的房地产企业，即便聚财，也要取之有道。我们在设计中，十分重视配建政策性住房，我们将按照有关部门要求，在九号地标开发中，配建限价房一百套，而且，限价房销售均价为 7800 元/平方米；与此同时，本公司还要配建一万平方米公租房，建好后由市政府或市政府授权的其他单位以 6200 元/平方米回购。根据有关部门要求，九号地标配建的公租房由本公司开发，户型参照经济适用房户型要求建设，以一居、两居为主，面积在 90 平方米以下，建好后将按照政府指导价出租。”

在新闻发布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四季联大房地产公司总裁季马克微笑着表示说：“在目前的市场里，九号地标的地价应还合理。”

他还表示说：“本公司真诚希望房地产市场能够平稳发展，不希望房价脱离市场的合理范畴。”

在经历了“花园会馆事件”以后，季马克显得格外沉稳，应对媒体充满信心，对答如流，赢得媒体人士一致好评。黄林、文文、小光、张理尼等人也出席了新闻发布会，但是，他们只是坐在后面，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媒体人士预测：四季集团的季半城时代已经结束了，马克时代已经来临。看来，在季马克等新一代企业家的率领下，四季集团将迈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拍卖会结束以后，文文对小光说：“明天我们就要去纽约了，我想和黄林

单独告别一下。”

小光问道：“你的意思是？”

“告别，只是告别。”

小光用充满信任的目光看着文文说：“好的，其实，这就是生活。”

“对，这只是生活。”

在后海最有情调的“名人咖啡馆”里，黄林和文文相会了，他俩知道，这是他们之间在情感意义上的最后告别。

咖啡馆里传来老式留声机里的美国“蓝调”歌曲“宝贝，跟我回家，跟我回到加州的家中，那里满是金色的阳光……”。黑人歌手的歌声极为忧郁，节奏缓慢，慢得让人难受。文文在忧郁而又缓慢的旋律中，流下了几颗晶莹的眼泪。

黄林伸出自己的手，隔着咖啡桌，把文文纤细的小手紧紧握在自己手中，她体内的千种柔情，万般蜜意，顿时经过细指传递过来，一直渗透到自己全身每一根神经中来。黄林只觉得一种无法抑制的浓烈爱意，使他犹如火烧一般，只觉得昏眩，不能自己，于是，他轻轻地把文文的雪白小手缓缓拉到自己一边，俯下头来，用自己温暖如春的嘴唇，在她竹笋般的手指上，深情吻着……吻着……！

这是他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约会，是两人之间确实确实的亲密接触。尽管他们没有全身心地紧紧拥抱在一起，没有忘却世上的一切，疯狂亲吻，但是，这毕竟是他俩之间真爱的接触，深情的交融！

文文的眼睛全都湿润了，她哭了，全身颤抖，颤抖得厉害。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和自己深深狂恋的男人有着肌肤之亲！她将永远不会忘却这个“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就在她昏眩之时，她感觉到那火热而有力的大手缓慢地松开了，紧握着她的手离开了，一个魁梧的身影默默站起来，随即离她而去，最终从咖啡馆里消逝了。

文文依然坐在那里，默默倾听着留声机里的歌声，那个黑人歌手还在用着嘶哑却有磁性的低音，缓慢地唱着：“宝贝，我们暂且分手吧，暂且分手吧，但是，我的心，却始终留在你身边……”

翌日下午，文文走了，是和小光一起走的，黄林开车送他们去机场。其实，他从来就不喜欢机场，那是个令人伤感的地方，无论是接人，还是送人，总是容易在他心中激起一种莫名的惆怅。

在车上，他们很少说话，说什么呢？该说的不能说，不该说的，更不能说，或许，沉默不语是最好的方式。小光扭过头去，使劲看着窗外，机场高速公路两侧的高楼大厦飞速退去，一排接着一排，无穷无尽的楼房，有些像纽约，但比纽约新，尽管没有纽约高。

黄林知道，七号花园的故事结束了，落幕了，遗留下的千种风情，竟与何人去说？所谓“曲终人不見，江上数峰青”，就是此时黄林的感触。他知道，文文心里也不好受，那次，她从病床上跳下来，在他头上留下的轻轻一吻，是那么的淡，又是那么的深，刻骨铭心，真正的刻骨铭心，此情何以堪？黄林一生中很少和女孩子周旋，尽管追逐他的美女不少，可是，除了初恋女孩和文文，没有谁能让他真正动心。

轿车很快就到达机场三号楼了，那里豪华，气派，简直是宏伟雄壮，直指蓝天。黄林和小光把行李从车后背厢里取出来，放上行李车，他们开始离开停车场，朝机场大楼走去。文文对他很客气，他对文文更客气，小光自觉地走在前面，留出最后一点时间给他们两人，此时他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文文不无感伤地说：“黄林，其实，人生就是一台接着一台的连续剧罢了，后面还会有新戏上演的。”

她是在安慰他，他怎么会不知道？可是，是否真有新戏即将相继登台？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黄林回答道：“在过去几个月里，七号花园是戏中有戏，在商场激烈的争斗中，我始终能感受到你所展示出来的真、善、美，真得贴近传统，善得使人流泪，美得令人震撼！”

文文听后淡淡一笑，女孩子在关键时刻的自制能力往往比男人强，不止强一点，而是强得多。

黄林继续说道：“特别是在我最后的逆境中，我尤其为之动情，为之洒泪，即便你远远离我而去，我也会把那些美好的感觉永远保存在自己的心灵深处。”

文文苦笑着说道：“是啊，这个世上会有多少遗憾，再好的曲子也会奏完，

再美的戏也会演毕，现在，戏播完了，演员们全走了，观众们也只能回家了，只是留下无限的回忆和难得的震撼。”

黄林若有所思地说：“文文，我好像一生与爱情无缘，为什么？我难道不该得到自己的爱情吗？还是老天有意不让我的一生过于完美？我不知道。现在，与你的情感故事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明明知道，这原本是一部好戏，一部会在我的生活道路上扣人心弦的好戏，可是现在……”

文文此时突然高喊：“小光，慢点走，等等我们！”

黄林知道，文文是对的，她比他聪明，至少在情感问题上，比他聪明得多，是的，人总不能老去做无用功，如果真是一场没有希望的爱，那还说这些伤感的话干甚？他有些尴尬，当然，文文是那么聪明，绝不会让他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分手的时候到了，文文轻轻地拥抱了他一下，小光也热情洋溢地和他握了握手，意味深长地说道：“黄林，谢谢你！”

随即，文文和小光推着行李车，很快就走进安检口，即将淡出他的视野。黄林的心里难免有些感伤，有些失落，有些忧郁，其实，这也正常，既然他没有使劲去追，没有撕心裂肺地，不顾一切地去追，这种为了顾全和小光友谊的无奈结局应该是很自然的。他想哭，真想哭，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让眼泪纵情地往下流，朝下滚，真能那样，其实就好了，就一切都释放了。

七号花园的故事结束了，即将修建的九号花园将成为京城新型标志性住宅。在未来的九号花园里，还会发生什么新的故事呢？